

盗墓笔记

【一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
【最好看的盗墓小说】

南派三叔 著
七星鲁王宫

上海文化出版社

①



茶
字
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笔记.1 / 南派三叔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740-727-0

I. ①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6813号

出版人

王刚

责任编辑

王珺

装帧设计

刘碧微

书名

盗墓笔记.1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5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727-0/G · 562

定价

32.8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10-80715681

盗墓笔记

七星鲁王宫

- | | | | | | |
|-----|--------|----|------|----------|----|
| 第一章 | 血尸 | 2 | 第十一章 | 七星棺 | 45 |
| 第二章 | 五十年后 | 6 | 第十二章 | 尸 | 49 |
| 第三章 | 瓜子庙 | 11 | 第十三章 | 02200059 | 51 |
| 第四章 | 尸洞 | 16 | 第十四章 | 闷油瓶 | 54 |
| 第五章 | 水影 | 21 | 第十五章 | 屁 | 57 |
| 第六章 | 积尸地 | 26 | 第十六章 | 小手 | 59 |
| 第七章 | 一百多个人头 | 29 | 第十七章 | 洞 | 63 |
| 第八章 | 山谷 | 33 | 第十八章 | 大树 | 66 |
| 第九章 | 古墓 | 37 | 第十九章 | 女尸 | 70 |
| 第十章 | 影子 | 41 | 第二十章 | 铜匙 | 73 |

盜墓筆記 壹

第二十一章	青眼狐尸	76
第二十二章	八重宝函	80
第二十三章	棺椁	82
第二十四章	活尸	86
第二十五章	玉佛	89
第二十六章	紫玉匣子	93
第二十七章	谎言	97
第二十八章	火	101
第二十九章	紫金匣	105

盗墓笔记壹

越海潜沙

第十章	枯手	139	第十一章	甲板	142
第九章	鬼船	137	第十二章	三叔的谎言	145
第八章	变天了	133	第十三章	海猴子	148
第七章	女人	130	第十四章	永兴岛	151
第六章	海南	125	第十五章	胖子	154
第五章	老照片	122	第十六章	开金	157
第四章	海鬼	119	第十七章	头发	160
第三章	大风暴	116	第十八章	大量头发	164
第二章	双屙墓塔	113	第十九章	大瓷罐	168
第一章	蛇眉铜鱼	110	第二十章	甬道	171

盗墓笔记

壹

第二十一章	箭	174	第三十四章	连环	220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解谜	177	第三十五章	血字	224
第二十三章	继续解谜	180	第三十六章	脱困	229
第二十四章	开棺	183	第三十七章	盗洞	233
第二十五章	一个人	186	第三十八章	禁婆	237
第二十六章	荒画	189	第三十九章	混战	241
第二十七章	无题	193	第四十章	墙洞	245
第二十八章	继续无题	196	第四十一章	珊瑚村	250
第二十九章	石碑	200	第四十二章	困境	254
第三十章	池底	203	第四十三章	炸弹	258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	206	第四十四章	脱皮	262
第三十二章	奇门遁甲	212	第四十五章	脱出	266
第三十三章	生门	216	第四十六章	总结	270



盜墓筆記



七星魯王宮

第一章 • 血尸

五十年前，长沙鏢子岭。

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

铲子头上沾着刚从地下带出的旧土，离奇的是，这一抔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血液里浸泡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接着道，“下面是个血尸嘎，弄不好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撂在下面噢。”

“下不下去喃？要得要不得，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独眼的小伙子说，“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你屋里二伢子海式撩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支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

那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你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老太爷淘土的时候你他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吃屎咧。”

“我咋说……说错了，老祖宗不说了嘛，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下面宝贝肯定不少，不下去，走嘎一炉锅汤。”

“你还敢顶嘴！”大胡子举手就打，被老烟头用烟枪挡了回去。

“打不得，你做伢那时候还不是一样，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独眼的小伙子看他老爸被数落了，低下头偷笑。老烟头咳嗽了一声，又敲了那独眼的少年一记头棍：“你笑个啥！碰到血尸，可大可小，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东西，结果现在还疯疯癫癫的，都不知道着了什么道儿。等一下我先下去，你跟我后面，二伢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三伢子你就别下去了，四个人都下去，想退都来不及，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吆喝你就把东西拉出来。”

年纪最小的那少年不服气了：“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

老烟头大笑：“你看你看，三伢子还怯不得子了，别闹，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

“我不要你摸，我自己会摸。”

那独眼老二就火了，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你这杂家伙跟我寻事觅缝嘞，招呼老子发宝气喃？”

那年纪最小的少年看样子平日挨过不少揍，一看他二哥真火了，就吓得不敢吭声了，直望着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了。他二哥这下得意了：“你何时咯样不带爱相嘞，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你要再吆喝，我拧你个花麻鸡巴！”

老烟头拍拍老二的肩膀，大叫一声：“小子们，操家伙嘞！”说完一把旋风铲已经舞开了。

半个小时后，盗洞已经打得见不到底了，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气，洞里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老三等得不耐烦起来，就朝洞里大叫：“大爷爷，挖穿没有？”

隔了有好几秒，里面才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不……知道，你……待在上面，拉好……好绳子！”

是他二哥的声音，然后听到他那老烟头咳嗽了一声：“轻点声……听！有动静！”

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

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什么变故，吓得也不敢说话了，突然他听到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好像蛤蟆叫一样从洞里发出来。





然后听到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了一声：“三伢子，拉！”

他不敢怠慢，一蹬地猛地拽住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刚拉了几下，突然下面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拉去。老三根本没想过还会有这种情况，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他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尾巴绑在自己腰上，然后全身向后倒去，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三十度角，这个是他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的时候用的招数，这样一来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绳子上，就算是匹骡子，他也能顶一顶。

果然，这样一来他就和洞里的东西对峙住了，双方都各自吃力，但是都拉不动分毫，僵持了有十几秒，就听到洞里一声匣子炮响，然后听到他爹大叫：“三伢子，快跑！”就觉得绳子一松，土耗子嗖一声从洞里弹了出来，好像上面还挂了什么东西！这时候老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知道下面肯定出事了，一把接住土耗子，扭头就跑！

他一口气跑出有二里多地才敢停下来，掏出他怀里的土耗子一看，吓得大叫了一声，原来土耗子上钩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他认得那手的模样，不由哭了出来，这手分明是他二哥的。看样子他二哥就算不死也残废了。想到这里，他不由一咬牙，想回去救他二哥和老爹，刚一回头，却看见背后蹲着个血红血红的东西，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这老三也不是个二流货色，平日里跟着他老爹大浪淘沙，离奇的事情见过不少，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不是大惊小怪，而是随机应变。要知道再凶险的鬼也强不过一活人，这什么黑凶白凶的，也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一边后退，一边把腰上别着的一支匣子炮已经拿在手里，开了连发，只要那血红的东西有什么动静，就先给它劈头来个暴雨梨花。谁知道这时候那血红的东西竟然站起来了，老三仔细一看，顿时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腾，那分明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浑身上下血淋淋的，好像是自己整个儿从人皮里挤了出来一样。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还能走动，真是奇迹，难道这就是血尸的真面目？

想着，那血尸一个弓身，突然就扑了过来，一下子老三就和它对上眼了，那血淋淋的脸一下子就贴着他的鼻子，一股酸气扑面而来。老三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打在了那东西胸膛上，距离过近，子弹全都穿了过去，把那东西打得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老三心中暗喜，再一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就听咔嚓一声，枪竟然卡壳了！

这把老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墓里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开枪的机会又少之又少，谁知道竟然在这节骨眼上卡壳了。那老三也真不简单，一看枪不好使唤，抡圆了胳膊用吃奶的力气把枪给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看准前面一棵大树就奔了过去，寻思着怎么着它也不会爬树吧，突然脚下一绊，他一个狗吃屎，整张脸磕在一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

老三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心里那个气啊，妈的怎么就这么背。

这时候听到后面风声响起，知道阎王爷来点名了，心一横，死就死吧，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没承想，那具血尸好像没看到他一样，竟然从他身上踩了过去，那血淋淋的脚板马上在他背后印下一个印子，这血尸出奇地重，一脚下去，老三就觉得嗓子一甜，只觉胆汁都像被踩吐了出来，而且背上那被踩过的地方马上一阵奇痒，眼前马上朦胧起来。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而且这毒毒性还非常地猛烈，恍惚间他看到不远处的地方，他二哥的那只手里好像还握着什么东西。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古帛片。他心想，自家二哥拼了命都要带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又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好歹得把这东西收好，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身上找得着，那二哥的这只手也不算白断了，我也不至于白死。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艰难地爬过去，用力掰开二哥紧握的手，把那帛片从掌心里拿出来，塞进了自己袖子。

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蜂鸣了，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按他以往的经验，现在他裤裆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中尸毒的人都死得很难看，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自己这个样子。

他就这么浑浑着胡想，脑子已经不怎么听他使唤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盗洞口听到的那种咯咯怪声。

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刚才和血尸搏斗了那么些时候，也没听它叫过一声，现在怎么又叫起来了？难道刚才的那只并不是血尸？那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无法思考了，他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了一下，只见一张巨大的怪脸正俯下身子看着他，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空荡荡的毫无生气。



第二章 •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杭州西泠印社旁，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这里收不收拓本？”他问，看样子就是随便问问的。我做这行挺有天分的，也就敷衍他：“收，不过价钱不高。”意思是，你没好东西就滚吧，别耽误大爷看书。

做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演变到后来，只要看到那些过路客，就直接放哀乐赶人。不过最近空闲得也有点儿过分了，眼看旺季快过了，也不见什么好东西进来，所以也有点儿耐不住。

“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就是五十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一篇。”那人一边看着我柜台里的藏品，一边问。

“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哪里还有？”我一听就火了，“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哪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得到？”

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痒介绍来的。”

我警惕起来，心里一惊，老痒不是前年就进号子了，怎么，把我供出来了？心里一急，背上冷汗就出来了：“哪……哪个老痒，我不认识。”

“我懂我懂，”他呵呵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只手表，“你看，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那手表是老痒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鹃啊，丽啊”地叫，我问他你那老娘儿们到底叫什么，他想了半天，竟然哭出来，说：“我他娘的给忘了。”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

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但人家找上门来了，还是爽快点说话好，于是直接一抬手：“那就算你是老痒的朋友，找我什么事？”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颗大金牙：“我一个朋友从山西带回点东西，想让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东西。”

“看你一口京腔的，你北京的大土靶子到南方来找我咨询，太抬举我了吧。北京多少好手，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嘿嘿一笑：“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得很通透。说实话，我这次来，确实不是找您，我想见见你家老太爷。”

我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找我爷爷，你什么居心？”

“你老太爷当年在长沙镖子岭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一两份拓本？我朋友只想知道，与我们手上这一卷是否一样。”

他话没说完，我对着边上打瞌睡的伙计吼道：“王盟，送客！”

那金牙老头急了：“怎么说说着就要赶人呢？”

“你说的是不错，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我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你要找他，回去割脉吧！”我心道：当年那事情，连中央都惊动了，那是大事情，哪能给你把旧账翻出来，我家里还能有好吗？

“我说你个小孙子，说话怎么就这么不中听呢。”大金牙老头一脸贼笑，“老爷子不在了也不打紧，我也没说怎么着啊，好歹，你也看一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卖老痒的面子不是？”

我看了他一眼，这皮笑肉不笑的，看样子不给看一眼他还真不肯走，心说就当卖老痒个面子，他出来的时候也不用被他埋怨，于是点头：“看看就看看，不是我可不敢说。”

其实这战国帛书有二十多卷，每卷各不相同，我爷爷当时拓下来的那一篇只是其中很短的一部分，但是又极其重要。现在也就是我有几份拓本当压箱底的



宝贝，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只见那金牙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我一看就来气，靠，还是个复印件。

“那是啊，那宝贝哪能揣着到处跑啊，一抖就碎。”他说，还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要是我路子广，这东西早跑到国外去了，也算是为人民服务。”

我呵呵一笑：“看你那样子不就是个倒斗的吗，我看你是不敢出手，这是国宝，你脑袋不想要了！”

一句话被我揭穿，老头子脸就绿了，可他有求于我，还得忍着，说：“也不能这么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道道儿，想你老爷子当年在长沙做土夫子的时候，那也是威名远播……”

我脸色肯定很难看，咬着牙：“你要再提我爷爷，我就不看了！”

“好好，咱打住，你快给我瞅瞅，我也好快点跑路。”

我展开那白纸头，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保存完好的战国帛书，但并不是我爷爷当时盗出来的那一份。这一份虽然年代也比较久远，但应该是后几朝的赝品，也就是说是古董赝品，这是个身份很尴尬的东西。于是我一笑：“这应该是汉代的赝品，怎么说呢，你说它是假的，也不是假的，说它是真的，也不是真的，鬼知道这是照本摹的还是胡编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那这是不是你爷爷盗出来的那一份？”

“实话和你说，我爷爷盗出来的那份他自己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那美国佬骗过去了，你这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你。”我心想，忽悠你还不容易，表情上装出特诚恳的样子。那金牙老头还真信了，叹了口气：“那真是不凑巧，那看样子不去找那个美国人，恐怕还真没指望了。”

“怎么，你们怎么就这么在意这一卷？”我问道，这太奇怪了，这古籍的收藏都是看缘分的，想把一套二十卷战国时期的古籍都找到，那也未免太贪心了。

“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还真不是倒斗的，你看我这身子骨，哪够折腾啊，不过我那朋友的确是行家里手，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关子，总之，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他呵呵一笑，摇摇头，“咱也不好问，对吧，先走一步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我低头一看，他那张复印件还在我手里呢，突然，我在那纸上发现一个图案，那是个狐狸一样的人脸，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很有立体感，好像从那纸上凸了出来一样，看得我吸了口凉气，这份帛书我从来没见过，应该是一份珍品。我琢磨着等老痒出来，就用这复印件做几块假的拓片也够我乐的，忙急急跑到门外张望了一眼，只看到那金牙老头正往回赶。

我心想他肯定是回来拿这张东西，忙跑回去，拿起数码相机把它给拍了下来，然后拿起纸头走出门外。迎面碰上大金牙老头的鼻子：“你东西忘了。”我说道。

我爷爷是长沙土夫子，也就是一般说的“盗墓贼”。

我爷爷入这行的原因一点儿也不出奇，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世袭的行当。我太公的太公十三岁那年，华中一带闹旱灾，那年代，一闹旱灾就起饥荒，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那时候长沙边边角角里啥都没有，就是古墓多，于是靠山吃山，靠墓吃墓，全村人一起倒斗。那几年不知道长沙一带有多少人饿死，可就他们那村一个都没死，还一个个都吃得油光满面的，那可全是靠着用挖出来的东西跟洋人换粮食吃才能这样的。

再后来时间长了，盗墓这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个文化的积累，到我爷爷那辈，已经有行规、门派之分，那个时候盗墓的分南北两派，南派就是我爷爷那派，擅长洛阳铲探土，高手只凭一个鼻子就能断定深浅、朝代，现在很多小说里动不动就描写洛阳铲，其实北派是不用洛阳铲的，他们精于对陵墓位置、结构的准确判断，也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但是北派的人有点儿古怪，怎么说呢，按我爷爷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不实在，花花肠子太多，盗个墓还搞这么多名堂，进去拿了东西就走呗，还要一叩二叩的，搁现在就叫官僚主义得很。而南派规矩就不多，且从不忌讳死人，北派人骂南派是土狗，糟蹋文物，倒过的斗没一个不塌的，连死人都拉出来卖，南派骂北派是伪君子，明明是个贼还弄得自己跟什么似的，后来更是闹到要火并的地步，甚至还有“斗尸”一类的事情发生，到最后两派终于划长江而治，北派叫倒斗，南派就叫淘沙或是淘土，洛阳铲还是分了之后才发明出来的，北派人根本不屑使用。

我爷爷不认识字，后来进了扫盲班，那时候他只会淘沙，学个字差点把他折腾死，也亏了他有了文化，才能把他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在长沙鏢子岭那老三，就是我爷爷，这些事情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记录在他那本老旧的笔记本上。我奶奶是个文化人，大家闺秀，就是被他的这些故事吸引，结果我爷爷就入赘到杭州来，在这里安了家。

那笔记算是我家的家传宝贝，我爷爷的鼻子在那次的事情后就彻底废掉了，后来他训练了一条狗来闻土，人送绰号“狗王”。这是真事情，在长沙做过土夫子的，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名字。

至于我爷爷后来怎么活下来的，我的二伯伯和太公和太太公最后怎么样了，



我爷爷始终不肯告诉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独眼独臂的二伯，估计真的是凶多吉少，一提到这个事情，我爷爷就哭，就直说：“那不是小孩子能听的故事。”无论我们怎么问，怎么撒娇，他也不肯透露半个字。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失去了童年的好奇心。

傍晚，店子打烊，又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屁东西也没有收进来。我打发掉伙计，这个时候，一条短信息发过来。

“九点鸡眼黄沙。”

是家里三叔发过来的，这是暗语，就是说有新货到了。紧接着，又是一条：“龙脊背，速来。”

我眼睛一亮，三叔的眼光奇高，这“龙脊背”就是有好东西的意思，连他都觉得是好东西，我真要见识一下。

我关好店门，开着我的破金杯车就直奔我三叔那里。一方面想看看他所谓的好东西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想让他看看我今天拍到的那份帛书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到底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唯一还和土夫子有接触的人。

我车刚开到他楼下，就听他在上面叫：“你小子他娘的，叫你快点，你磨个半天，现在来还有个屁用！”

我“靠”了一声：“不是吧，好东西也留给我啊，你也卖得太快了。”

正说着，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从他正门里面走了出来，身上背了根长长的东西，用布包得结结实实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把古兵器。这东西的确值钱，要是卖得好，价格能翻十几倍上去。

我指指那年轻人，三叔点点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心里一阵悲哀，难道我的小摊子今年真的要破产了？

我上了楼，自己搞了杯咖啡，把今天那金牙老头跑来刺探的事和三叔一说，本以为他会和我同仇敌忾，没想到他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沉默不语，直接把我数码相机里的东西打印了出来，放在灯下一看，马上脸色变了。

“怎么了？”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蹊跷？”

他皱起眉头，说道：“不会吧，这好像是张古墓的地图啊！”

第三章 • 瓜子庙

我看看上面满是文字的帛书打印件，又看看三叔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啊，难道三叔已经超脱到能从字里看出画来的地步了？怎么看这平日里吃喝嫖赌的老不正经也没什么仙根啊。

三叔兴奋得不住发颤，一边自言自语：“这些人从哪里搞来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我就从来碰不到，这次真是造化了。看样子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们可以赶在他们之前把这拨沙子给淘了。”

我大为迷惑：“三叔，也许我是笨了点，可您真能从这么小的字里看出地图来？”

“你懂什么，这叫字画，就是把那地方详细的地理位置用文字写出来。这东西，如果是别人还真看不懂，幸亏你三叔我还有点儿阅历，这世界上，能看懂这玩意的除了我之外恐怕不超过十个人。”

我三叔没什么其他本事，但是从小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正统的古代文字和暗语非常有研究，一句话概括，就是什么东西生僻他就研究什么，像什么西夏的五木书图，女真最早期的牙字，他都能说出个道道来。所以他能知道这个什么劳什子的字画，我倒是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这个人是得了便宜便卖乖的那种类



型，在他面前还得装笨，不然他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于是我装出很愁的表情，问他：“哦，那上面是不是写着向左走然后向右走，看见前面大树向右拐，看见一口井然后钻下去，这样？”

三叔叹了口气：“孺子不可教也，你的悟性这么差，看样子我们家到你这一代就玩完了。”

我看他这个样子，还叹息得如此真切，似乎是心里话，不由觉得好笑：“那你说是怎么样的？我爹又不教我，这东西又不是天生的。”

他得意地咂咂嘴，说道：“这种字画，其实是种密码，它有严格的格式，只要把里面写的东西按照它的格式画出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地图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区区几个字的帛书，不知道里面的信息有多复杂，说不定连哪里用了多少块砖都标得很清楚。”

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心说我从小到大，家里也没让我出去倒个实斗，这一次定然要让三叔带我去见识一下，摸几个宝贝也好度过我的经济危机。这么一边想着一边问他：“那你能不能看出里面写着是谁的墓，或者是不是比较有来头的主？”

三叔得意地一笑：“我现在不能完全看懂，不过这个墓穴应该是战国时期鲁国一个贵族的，光看他的墓穴所在被人用这种隐秘的字画方式记录在这张帛书上，就说明此人的地位应该相当高，而且这个墓地必然十分隐秘，是个好斗，一定值得一去。”

我看他眼睛里直放光的样子，就觉得稀奇，这老家伙平日里门都懒得出一步，难道这次竟然想亲自出马？那真是千古奇闻了。于是我忙问他：“怎么？三叔，你真的打算亲自去淘这拨沙子？”

他拍拍我的肩膀：“这你就不懂了吧，和你说，唐宋元明清，那斗里面是有宝贝，但那最多只能说是巧夺天工，但是战国的时候，那时期的皇族古墓，年代过于久远了，你永远也估计不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战国墓可是出神器的地方，那可都是人间没有的东西！你说我能不想见见吗？”

“你就这么肯定？说不定里面啥都没有呢？”

“不会，你没看这图案吗？”他指了指那张诡异的狐狸脸，“这是鲁国最早人牲时候祭祀戴的面具，这墓里埋的一定是什么身份很特殊的人，可能比当时的皇帝还要尊贵。”

我脱口而出：“皇帝他爹。”

三叔瞪了我一眼，就想把那张打印纸收起来，我一把按住，朝他一笑：“三



叔，你别急着收起来，怎么说这东西也是我搞来的，这次你怎么样也要带我去见识一下。”

他大叫：“不行，淘这沙可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地方可没空调，还机关重重的，随时可能要歇菜。你是你爹的独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非让你爹给扒了皮不可。”

我也大叫：“那拉倒！就当我没来过！”说着把那纸头从他手里猛地抽了出来，转头就走。我知道三叔这人，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点儿原则也没有，看到古董这样，看到女人也这样，我就吃准他这一点。果然才走了几步，他就投降了，追上来，一把拉住我手里的纸：“好好好，你厉害，不过咱可说好了，我们下盗洞的时候，你可得待在上面。这样总行吧？”

我顿时心花怒放，心说到时候我要下去你还能拦得住我吗？忙点头道：“一句话！出门在外，就全听你的，你让我干吗我干吗！”

三叔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我们两个人还不成事，我明天再调几个有经验的伙计过来，这几天我就解这张字画，你得帮我去置办些东西。”说着他迅速写了张条子给我，对我说，“千万别买了假货。还有，准备套旅游的行头出来，不然还没到地方，我们就先被拘留了。”我点头答应，就各自分头去忙。

三叔要的东西都比较刁钻，我觉得恐怕是故意为难一下我，因为这单子里的东西一般店里还真没有，比如什么分体式防水矿灯、螺纹钢管、考古铲头、多用军刀、折叠铲、短柄锤、绷带、尼龙绳等，我才买了一半就花了将近一万块钱了，那叫个心疼啊，直骂这老狐狸，妈的，这么有钱还这么吝啬！

三天后，我和我三叔以及两个老淘沙的伙计，还有那天买了我叔叔那个龙脊背货色的小伙子，五个人到了山东瓜子庙再往西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说起这地方，该怎么说呢，真只能说这就是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是坐长途汽车，然后是长途中巴，然后是长途摩托，然后是牛，我们最后从牛车上下来的时候，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还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看到前面跑来一条狗，我三叔一拍请来的向导：“老爷子，下……一程咱骑这狗吗，恐怕这狗够呛啊！”

“不会，”老爷子大笑，“这狗是用来报信的，这最后一程啊，什么车都没有，得坐船，那狗会把那船带过来。”

“这狗，还会游泳？”

“游得可好咧，游得可好咧，”老头子看着那狗，“驴蛋蛋，去游一个看看。”

那狗还真有灵性，真跳到河里游了一圈。上来抖抖毛，就趴地上吐舌头。



“现在还太早，那船工肯定还没开工，咱们先歇会儿，抽口烟。”

我一看表：“下午两点还没开工，你这船工是什么作息时间啊？”

“我们这里就他一个船工，他最厉害，他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开工，有时候一天都不开工，能把人急死。”老头子笑笑，“没办法，这河神爷只卖他面子，别人只要一——进那山洞就肯定出不来，就他没事。要是你们会骑骡子，我们就能从山上翻过去，再一天也能到，不过你看你们这么多东西，我们全村的骡子也不够你们用的。”

“哦。”三叔一听到山洞，马上来劲了，拿出翻译好的地图，这地图他一直当宝贝一样，看都不让我看一眼，他一拿出来，我们马上凑过去看，只有那个小伙子还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说实话，我三叔的两个伙计很好相处，都是实在人，就这人像个闷油瓶，一路上连屁都没放过一个，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天，好像忧郁天会掉下来一样，特讨厌！我一开始还和他说几句话，后来干脆懒得理他，真不明白三叔把他带来干什么。

“有山洞，还真是个河洞，就在这山后面。”三叔说，“怎么着老人家，这山洞还能吃人？”

老头子呵呵一笑：“都是上几代留下来的话了，我也记不清楚了，那河道没通的时候，村里都说里面有蛇精，进去的人一个都没出来过。后来有一天，那船工的太爷爷就从那洞里撑了只小船出来了，说是外面来的货郎。你说这货郎哪有扛着只船到处跑的？大家都说他是蛇精变的，他太爷爷就大笑，说船是他在隔壁村里买的，不信可以去隔壁村问。他们跑去一问，果然是这样，别人才相信，还以为那洞里的妖怪已经没了，结果胆子大的几个年轻人去探洞，又没出来。从那以后，只有他家的人能够直进直出，你说古怪不？后来他们家就一直做这一行，一直到现在。”

“那狗没事吗？”我奇怪了，“不是用它报信的吗？”

“这狗也是他家养的，别人家别说是狗了，牛进去都出不来。”

“这么古怪的事情，政府就没人管？”

“那也要说出去有人信才行。”老头子在地上敲敲旱烟管。

三叔眉头一皱，拍拍手：“驴蛋蛋，过来。”

那狗还真听话，屁颠屁颠就跑过来了，三叔抱起它一闻，脸色一变：“不会吧，难道那洞里有这东西？”

我也抱起来一闻，一股狗臊味呛得我一阵咳嗽，这狗的主人也真懒，不知道



多久没给这狗洗澡了。

他一个叫潘子的伙计哈哈大笑：“你想学你三叔，你还嫩着呢。”

“这死狗，怎么这么臭！”我恶心得直咧嘴。

“这狗是吃死人肉长大的。”三叔说道，“那是个尸洞，难怪要等时间才能过，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是……”

“不会吧！”我吓得汗毛都倒立起来，这句话一出，连那闷声不响的小子脸色都变了。我三叔的另一伙计是一个大汉，我们叫他阿奎，看他块头都和拉车那牛差不多大了，胆子却很小，轻声问：“那尸洞到底是什么东西？进去会不会出事？”

“不知道，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这么一个洞，那里是日本人屠杀堆尸的地方，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必有屠杀，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看着好玩就在那里做实验，把狗啊、鸭子啊放在竹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一公里多点，我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那竹排子都没出来，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漂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就想把这竹排子拉出来，才拉了没几下，突然竹排子就翻了，然后就……”三叔手一摊，“最后只看到半张脸，离屏幕太近了看不出是狗还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起过去的，要是活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不过，听说山西那一带有个地方的人从小就喂小孩子吃死人肉，把尸气积在身体里，到长大了，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连鬼都看不到他。老爷子，你那船工是不是山西过来的？”

老头子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摇摇头：“不晓得哦，那是他太爷爷那时候的事情了，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人。”说着看了看天，对那狗叫了一声，“驴蛋蛋，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那狗鸣一声，跳进水里就往山后面游去。

这个时候，我看见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潘子偷偷从行李里取出一只背包背在身上。那个一边坐着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从行李堆里拿出了自己的包。潘子在走过我身后的时候轻声用杭州话说了一句：“这老头子有问题，小心。”

第四章 ● 尸洞

这一路过来，凶险的事情遇到不少，这几个伙计，非常厉害，我对他们非常信任了。所以，潘子一说这话，我就心里有数了。大个子阿奎也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就缩后面，什么动静都别探头看。我不由苦笑，我凭什么探头啊？你一个阿奎一拳就能把一头牛打蒙，潘子就更不用说了，退伍老兵，一身的伤疤，俺们三叔从小就是打架不要命的角色，还有那闷声不吭的拖油瓶，怎么看也不像个善类，而我，自古书生最无用，三叔硬塞给我的军刀我都觉得手感太重，怎么用怎么别扭。

正想着我该带个什么东西防身，驴蛋蛋扑通扑通游了回来，老头子把烟枪往裤管上一拍：“走！船来了。”

果然，两只平板船一前一后从山后驶了出来，前面那船上站着个中年人，一边撑船一边对着我们吆喝，这船还真不小，看样子装我们几个加上装备是绰绰有余了。老头子拍拍牛脖子：“各位，行李就不用拿下来了，我把牛和车一齐拉上第二只船，我们就坐第一只船，省点力气。”

潘子一笑：“有些东西见不得水，还是随身带着好，等一下那牛跳水里去，那我们不歇菜了吗？”



老头子笑着点头：“你说的也是个理，不过俺这牛也不是水牛，绝跳不到水里去。要跳下去了，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一件也少不了你们的。”

老头说着牵着牛就先走到渡头上去了，我们几个各自背着自己的随身行李，跟在后面。那中年人船撑得很麻利，几下就到了岸边。

在老头子赶牛上第二只船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那撑船的中年人，皮肤黝黑黝黑的，极其普通，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总觉得这人看上去鬼鬼的。又想起三叔说起的吃死人肉的事情，突然觉得那人越看越恐怖。

“等一下各位到洞里的时候，千万小声说话，不要惊动河神。”那人说，“特别是不要说河神的坏话。”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那个洞？”我三叔问他。

“快的话，五分钟就过去了，里面水很急的，快得很。”

“怎么还有慢的时候？”

“是，有时候这水是逆流的，你看我刚才才是顺流出来的，那现在我们肯定逆流进去了，那时间就长了，估计要十五分钟，有几个弯还挺险。”

“那里面亮不？”

那人嘿嘿一笑：“黑灯瞎火的，怎么可能会亮，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不过他指了指耳朵，“我撑了十几年的船了，这几篙子，用耳朵就行了。”

“那我们打个手电行不？”潘子扬了扬他手里的矿灯，“总不碍吧？”

“不碍事，”那人说，“但是千万别照水里，吓死你们！”

“怎么？”我三叔一笑，“有水鬼啊？”

“那水鬼算个啥，这水里的东西，我也不敢说是什么，你们要胆子真大，待会儿自己看一眼，记得，看一眼就得了。你们要运气好，就看到一团黑水；要运气不好，看到的東西能把你们吓疯过去。”

说着，我们已经能看到那洞了。这洞藏在山壁后面，我们在岸上的时候一直看不到，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洞，但是实际一看，不由叫了一声不好，没想到这洞这么小，小到刚比这船大了十公分，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人坐着都进不去，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进去。这么小的空间，如果里面的人要暗算我们，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潘子怪叫了一声：“靠，这洞也忒寒碜了点吧？”

“这还算大的，里面有一段，还要低呢。”后面的老头子说道。

三叔看了潘子一眼，潘子造作地一笑：“啊，这么小的洞，要是里面有人打劫我们，不是想逃都逃不掉？”

这话一说，我看到撑船的中年人做了一个很不明显的手势，老头子脸色一



变。我心说，果然有问题啊，这时候我们就听到一阵呼啸，船已经进洞了。

潘子打开了矿灯，这洞刚进去这段还光亮，但是很快所有的光线就只剩下这矿灯了。

“三爷，这洞不简单啊。”阿奎说道，“这是水盗洞啊！”

“水盗洞，古圆近方，你看这些痕迹，这洞有年头了，看样子，这洞里应该另有乾坤。”

“哦，这位看样子有些来头，说得不错。”那中年人毛着腰单膝跪在船头，单手撑篙，一点一划，但奇怪的是，他的篙子根本不沾水，他人更是大气都不喘，接着说道，“听说啊，这整座山啊，就是座古墓，这附近这样大大小小的水盗洞还真不少，就这个最大、最深。你也看到了，恐怕那时候这水还没有这么高，那时候应该还是个旱洞。”

“哦，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啊。”三叔客气地递过去支烟。他摇摇头，说：“什么行家，我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那些个人说的。听得多了，也就能说上两句了，也就知道这么点浅显的。你可千万别说我是行家。”

潘子和大奎一边把手都按在自己的刀上，一边和那两个人说笑着，气氛看上去充分地融洽，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紧张。我心说，我们有五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要真的动起手来，也不见得会输，但是他们既然敢动手，那肯定是有什麼周全的准备。

正想着，突然那闷油瓶一摆手：“嘘，听！有人说话！”我们马上屏住气息，果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来，我仔细想分辨他们在说什么，可总觉得能听懂又听不懂。听了一会儿，我回头想问那中年船工这洞里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个声音，竟然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再一回头，靠，那老头子也不见了。

“潘子，他们到哪里去了？”三叔急得大叫。

“不知道，没听见跳水的声音，”潘子也慌了，“刚才一听到声音，人突然就走神了。”“糟了，我们身上没尸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叔懊恼起来，“潘子，你在越南打过仗，你有没有吃过死人！”

“开玩笑，三爷，我那时候在炊事班天天刷盘子！”潘子一指阿奎，“胖奎，你不是说你家里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吗，你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

“放屁，我乱盖的，再说了，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你见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

我忙打了个暂停的手势：“你们三个人加起来一百五十多岁，丢不丢人啊！”



我话刚说完，船突然抖动了一下，潘子忙拿起矿灯往水里一照，我们借着灯光，就看到水里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去。

胖奎吓得脸都白了，指着那水里，下巴咋舌了半天，愣没说出一个字来。三叔怕他背过气去，猛扇了他一巴掌，骂道：“没出息！咋咋啥呢，人家俩小鬼都没吭声，你他妈的跟了我这么多年，吃屎去了？”

“我的娘啊——三爷，这东西也忒大了！咱几个恐怕还不够开饭的。”胖奎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里，他本来是坐在船舷上的，现在屁股已经挪到船中间来了，好像怕水里有什么东西突然蹿出来把他叼去。

“我呸！”三叔狠狠瞪了他一眼，“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要人有人。我吴家老三淘了这么久的沙子，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你没事少在这里给我放屁。”

潘子也吓得够呛，不过对他来说，与其说是恐惧，更不如说是震撼，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水下掠过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一时间所有人脑子都抽筋了，这也不奇怪。潘子看了看四周说：“三爷，这洞里古古怪怪的，我心里瘆得慌，什么事情咱出去了再说，如何？”

胖奎马上表示同意，其实我心里也巴不得出去，但我到底是三叔的本家，怎么样也要等他表态了再发言。

三叔这个时候竟然望向那个闷油瓶，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以三叔的个性，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如今却好像对这个小子非常忌讳，我不由奇怪，转过头去看他怎么表态，却发现他根本没在听我们说话，而且本来木然得像石雕一样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盯着水里，好像在聚精会神地找什么东西。

我想问问三叔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现在场合也不合适，只好偷偷问潘子。潘子也摇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这人有两下子，他特别用下巴指了指那人的手，说：“你看，这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这样？”

这之前我还真没注意过那人的手，这一看，发现还真不寻常。

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特别地长，我马上联想到古时候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的功夫，在我爷爷笔记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那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这一双手指，稳如泰山，力量极大，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而要练成这么一手绝活，非得从小练起不可，其过程必然是苦不堪言。

我还在想着，到底他这手有什么能耐，就见他抬起右手，闪电般插进水里，那动作快的，几乎就是白光一闪，他的手已经回来了，两个奇长的手指上还夹着一只黑糊糊的虫子，他把这虫子往甲板上一扔，说：“刚才就是这东西。”



我低头一看，不由松了一口气：“这不是龙虱吗！这么说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水虱子游过去？”

“是。”那人用他的衣服擦了擦手。

虽然还不是很相信，但是我们已经松了口气。胖奎突然一脚把那虫子踩扁，“妈的，吓得老子半死。”

但是我转念一想，不对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龙虱同时活动的？而且这龙虱，个头也太大了！那闷油瓶也好像不是很释怀的样子，看样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胖奎还在用脚踩那虫的尸体，已经稀烂了，估计是想挽回点刚才失态的面子，三叔捡起一只断脚，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骇然道：“这不是龙虱，这是尸鳖。”我们一呆，都觉得不妙，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

“我的姥姥，这东西是吃腐肉的，有死物的地方就特别多，吃得好就长得大，看样子这上游，肯定有块地方是积尸地，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三叔看着那黑漆漆的洞。

“那这东西咬活人不？”大奎怯怯地问。

“如果是正常大小的，那肯定不咬人的，但是你看这只的个头，它咬不咬人我还真不能肯定。”三叔纳闷地看着，“这东西一般都待在死人多的地方，不会经常游来游去，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一起迁移呢？”

那闷油瓶突然把头转向洞穴的深处：“我看，恐怕它们刚才是在逃命。”

“啥？逃命？”胖子一个激灵，“那这洞里头……”

闷油瓶点点头：“我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过来，而且，块头不小。”

第五章

水影

“哟，我的小爷爷，你可别吓我，我虽然块头大，可最怕这说不出名堂的东西来，你说就是一帮马贼，我大奎也不放在眼里，这东西是啥都不知道，你看我这腿都软了。”

我心想，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一种很不舒服的预感在我心里一直时有时无的，不知道是这压抑的洞穴给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于是说：“别管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出去。现在我们是逆流，要往回走，肯定比来的时候快，我想我们进这个洞才十分钟不到，出去肯定不是问题。”

“对，对，小三爷说得对。”大奎忙附和，“三爷您就说句话，大不了我们出去以后翻山过去，东西都我来扛，我力气大，耽误这一两天的工夫，也差不了多少啊！咱盗洞打得快一点，不就补回来了吗？”

三叔又看了一眼那闷油瓶，问道：“小哥，你怎么看？”

闷油瓶淡淡道：“现在想出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两个人既然能放我们进来，就肯定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出不去。”

“不出去，难道在这里等到老死？”潘子看着他，那闷油瓶看了他一眼，竟然把头转过去闭目养神起来。潘子吃了个闭门羹，只好对三叔说：“我看这样，



往前咱们是万万不能，你看阿奎，非吓死不可，我们就往后退，这进来的路不复杂，说不定能出去，要真遇上什么奇门遁甲的，我们再想办法！”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三叔点点头，对潘子说，“前后都打一只矿灯，你把那几杆猎枪都装起来，我和阿奎来撑篙，潘子和大侄子盯着后面，小哥你就帮我指路。”我们各自答应，潘子又拿出一只矿灯，对着我们身后一照，那第二只船上的牛被这光一照，叫了一声，潘子骂了声娘：“三爷，得把这牛赶到水里去，不然这篙没办法撑啊。”

因为刚才矿灯是打向前面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注意，早把后面还拉了只船给忘记了，现在看到，不由骇然。看样子这两个老贼考虑得真是周详，这洞的高度，那牛根本站不起来，不要说把牛赶到水里去，那一车的装备加上这牛，吃水已经很深了，我们人再上去，不仅篙子撑不动，还有可能会沉。这样子，这后面的拖船，就像一个塞子一样把我们给堵住了。

这个时候，我隐约又听见洞的深处传出了怪声，而且，明显比上一次近了很多。那声音好像无数小鬼的窃窃私语一样，让人极端地不舒服，所有人都静了下来，气氛一时间诡异到了极点。我突然间全部的注意力被这声音吸引了，几次想收回心神，却马上又被吸引了过去，心叫不妙，这声音有蹊跷！虽然知道，却怎么也回不了神，一时间满脑子都是这种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谁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一个不稳就掉到水里去了。

马上，脑子里的声音全没了，几乎是同时我看见潘子也掉了下来，然后是三叔和大奎，最后那闷油瓶带着一只矿灯也跳了下来。在水里那声音模糊了很多，我们都没什么影响，但是用肉眼在水里看东西非常地模糊，我眯起眼睛也只能看到个大概。闷油瓶向我们指了指水下，然后用灯一照，水并不很深，能够看到水底一层白沙，他扫了一圈，既没什么植物，也没有鱼虾之类的。我实在憋不住气了，探出水去吸了一口，刚把眼睛上的水甩掉，突然发现一张血淋淋的脸从上倒挂下来，两只眼睛死死瞪着我。

我就这样盯着他，他也这样盯着我。

我认出这个人就是给我们撑船的那中年人，一抬头，发现他只剩下上半身，洞顶上一只黑色的大虫子正在啃咬他的肠子，还不时甩一下。我顿时就吓蒙了，这不是只巨大到可怕的尸鳖吗！我的老天，这得吃多少死人才能长这么大啊！

正在这时候，潘子的头也在另一边冒了出来，可惜他没我走运，还没等他明白怎么一回事呢，那虫“吱”的一声，把尸体一甩，直接一下就扑到他头上，仰起一对大螯刷地卡进了潘子的头皮里。



那潘子也算是个人物，这种情况下见他左手一翻，不知道什么时候军刀已经在手上了，把刀往那虫子的螫根下一撬，直接把它一只螫给挖了出来。要是我，挨了大虫子这一下子估计就得去阎王那里报到了。那虫子不知道从哪里发出“吱”的一声惨叫，另一只螫吃不住力气，被潘子顺势一拳推了出去，这一连串都是电光石火一般发生的，那潘子也没看见我，却直接把那虫子按在我脸上了。

我心里大骂，这潘子太不厚道了，平日里说如何如何罩我，现在一有情况，直接把这要命的东西往我脸上扔。你说你还有把军刀，老子就一双手，这下子要完了。那虫子还真不客气，直接就用它锋利的爪子割去我脸上的一块皮。我一咬牙，想把它甩开，没想到它几个爪上都有倒钩，牢牢地钩住我的衣服，有几个都直接钩到我肉里去了，我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时候，那闷油瓶也浮出了头，一看我快顶不住了，赶忙冲过来，一下子把两根手指插进那虫子的背脊，一发力，一扯，一条白花花的通心粉一样的东西被他扯了出来。可怜那虫子刚才还占尽上风，一秒钟都不到就歇菜了，我把那虫尸往船上一扔，感觉像做了场梦一样。

大奎对着闷油瓶举起大拇指：“小哥，我大奎服你，这么大一虫子，你愣把它肠子扯出来了。不服不行！”

“去，”潘子头上破了两个血洞，还好口子不大，他一边龇牙一边说，“瞧你那文化，这叫中枢神经，人家这一家伙，直接把那虫子搞瘫痪了！”

“你是说这虫子还没死？”大奎半只脚已经爬到船上去了，一听这，又把那脚放回到水里。闷油瓶一个翻身上了船，把那虫子踢到一边，“还不能杀它，我们得靠它出这个尸洞。”

“你说刚才那声音，是不是这虫子发出来的？”三叔问他，刚才听这虫子叫了几声，好像不像。

闷油瓶把那虫子翻过来，我们看到在它的尾巴上有一只拳头大的六角铜质密封的风铃，不知道什么时候植进去的，已经铜绿得一塌糊涂了。那风铃的六面，都刻着密密麻麻的咒文。潘子一边绑上绷带，一边用脚踢了一下，那六角铃铛突然自己动了起来！

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听到的一样，不过刚才听到的非常空灵，好像幽冥里飘来的一样，现在这个听起来就很真切，看样子这个铃铛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但是一要和空旷的回声配合才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这六角铃铛里必然有十分精巧的机关，而且还能经历千年而不腐，估计是金银一类的东西。但是它何以能够自己响起来？



我正在纳闷，这铃铛越发放肆地响起来，好像里面有个关不住的冤魂想逃出这封闭它的神器。可惜这东西太小，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潘子自顾自包扎完伤口，熟练得好像每天都会伤这么一回似的。那铃铛噼里啪啦地响，他听得心烦，就一脚想把它踩住，没想到这青铜的外壳其实已经老化得不成样子了，那铃铛“啪”一声，竟然被他踩裂了，从里面喷出一股极其难闻的绿水。

三叔气坏了，一拳就想敲潘子的头，想到他脑袋刚被插了两个洞，若再挨他一拳，恐怕就和这铃铛一样了，只好作罢，改打为骂：“你小子脚就不能给我放老实点？这东西少说也是个神器，你就这样一脚给我糟蹋了！”

“三爷，我哪知道这东西这么不结实啊。”潘子还觉得委屈。三叔气得直摇头，他拿军刀拨开青铜的碎片，里面是一个又一个像蜂窝一样的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的小铃铛，这些小铃铛都附在一个很精致的空心球上面，那球上面打满了孔洞，如今球已经被踩裂了，里面一只青色大蜈蚣，头部已经被踩扁，那绿水就是从这手指粗的蜈蚣体内被踩出来的。

三叔用刀尖把那空心球翻过来，发现这球上有一个管子，直插到与那巨大尸鳖连接的部分，说道：“恐怕这蜈蚣肚子饿的时候，就通过这根管子钻到尸鳖肚子里去吃东西。这样的共生系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半截船工的尸体漂在水上，一沉一浮，三叔叹了口气：“这就叫自作自受，他们肯定是想把我们放单在这尸洞里，等我们死了，再来捞我们的东西。不晓得今天遇上了什么变故，竟然自己死在这大尸鳖手里，真是活该！”

“这叫无巧不成书，看样子我们运气还不错。”我说道。

潘子摇摇头，说：“那东西的爪子力气恐怕不可能短时间内把一个人撕成两半，要是它有这力气，我的脑浆都已经给它挖出来了，我说这东西肯定不止一只，这一只肯定是在分尸后把那尸体叼过来想自己独食。”

大奎本来已经很放松了，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咽了口唾沫。

“别慌，刚才这小哥不是说了嘛，我们得靠这东西出这个洞！我们就把这大尸鳖放在船头上，让它给我们开路，这东西一辈子吃尸体，阴气极重，是那些什么僵尸啊的克星。在尸洞，估计它们就是这里的霸王。有它在我们船上，我们肯定能出去。”三叔说，“来，我们也不退出去了，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竟然能生出这么大只虫子来。”

听三叔一说，我也觉得有理，算算在这洞里已经待了不少时间了，这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地方太压抑了。我们几个从后面的行李里取出折叠铲，用来当船篙，撑着石壁就向前驶去。

我一边划一边研究这边上洞壁，突然有了个疑问，于是问三叔：“你看这些都是整块的石头，古时候的倒斗先人到底怎么挖出来的啊？就算是现在，没几百人恐怕也挖不出这么深的洞穴。”

三叔说：“你看这洞这么圆，年代十分久远了，当年挖这个洞的肯定是官倒，就是专门倒斗的军队。看样子，我们要找到那地图上所标的墓穴恐怕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三爷，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墓还在呢，你看人家一个军队来，挖了这么长的洞，难保这东西已经给人家搬光了！”大奎说，“我看，说不定我们进去的时候，连块棺材板都没有。”

我三叔闷哼一声，说道：“如果这斗在几千年前已经被人倒了，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要知道，这洞穴在那地图上确实是确实存在的，这说明这个盗洞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盗洞的年月，应该在我们要找的古墓之前。而且这一带肯定不止一个墓穴，谁知道这个盗洞是盗哪个的时候挖的。”

“那就是说，”我已经感觉到我三叔这番话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巨大的尸鳖、六角青铜风铃的年月，它们的主人可能比战国还要早？”

三叔摇摇头：“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位墓主人要把自己的墓地设在一个已经被盗的墓穴周围，这不是犯了风水的大忌吗？”

闷油瓶突然一摆手，让我们不要说话，指了指前面，我们看到矿灯光打不到的洞穴深处，有一团绿色的磷光。三叔叹了口气：“积尸地到了！”



第六章 • 积尸地

我们停下船，这应该是这段水洞里最凶险的一段，如果没做好准备，实在不应该贸然就闯进去，三叔看了看表，说：“这尸洞就是走得进出不来的洞，咱们淘了这么久的沙子，还是第一次闯进这种地方来。我觉得，有可能这洞真的有古怪！”

潘子低声插了一句：“靠，那还用说。”

三叔瞪了他一眼，接着说：“但是，这只是那老头子的一面之词。这洞到底是不是只有那船工领着才能走过去，其他人都过不去，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如果这个洞——”他加重了语气，“真的是个尸洞，那么前面必然会有危险，至于会遇到什么，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也许会鬼打墙，船开到哪里都不知道；也许会有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板。”

大奎倒吸了口冷气：“不至于吧。”

“总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这次淘沙倒斗，连墓地都没到就遇到这么多凶险，实在是运气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淘沙就不怕鬼，怕鬼就不淘沙，既然干了这一行，不遇些古怪事情也没多大意思。”三叔一边说一边招呼潘子从背包里取出双管猎枪，“咱们现在有高科技在手上，比早年的前辈们有利得多，要真有水鬼，也是它们倒霉！”

那大奎吓得浑身发抖，我对三叔说：“你这战前动员怎么说得和鬼故事一



样？反而有反效果。”

三叔一拉枪栓：“这家伙这次真把我脸丢光了，没想到这么没用，他妈的来之前吹得大力金刚似的。”然后把枪递给那闷油瓶，对他说，“一共能打两枪，打完了就得换子弹。这些都是散弹，所以距离一远就没什么威力了。瞄准了再开枪。”

我对双管猎枪还是十分熟悉的，小的时候玩打飞碟还得过奖，于是端起来。三叔和大奎一手拿着军刀，一手用折叠铲撑船，潘子、我和闷油瓶端着枪，慢慢向那发着绿光的积尸地划过去。

在矿灯微弱的发散光照射下，我发现这洞竟然越来越大起来。那绿光越来越近，我先听到边上的闷油瓶冒了句洋文出来，然后又听到潘子骂了声娘，然后我就见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景象。

这洞到了绿光这一段，豁然开朗，变成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天然岩洞，那水道也变成了岩洞里的一条河水。水道两边的浅滩上，全是绿幽幽的腐尸，是人还是动物根本没办法分辨。可以看到最靠里面一排一排的骷髅十分整齐，应该是人为堆在这里的，而在外面的就比较凌乱了，特别是河道边上的，什么姿势都有。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这些尸体上，无一例外地都有一层灰色薄膜一样的东西，就像保鲜膜一样紧紧包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只巨大的尸鳖从尸体里破出来，这些尸鳖都比我们船上这个个头小很多，但是比普通的已经大上四五倍了。一些小尸鳖想来分一杯羹，刚一爬上尸体，那大尸鳖就一口把小的咬死，吃下去。

“这些尸体大部分是从上游漂下来，然后在这里搁浅的。大家小心，看看四周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们看！”大奎眼尖，一指一边的山壁，我们转过头去，竟然看到一具绿幽幽的水晶棺材，镶嵌在这几乎垂直的洞壁的半空。里面似乎有一具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尸，但是这距离实在太远，我们根本看不清楚。

“那边也有！”潘子一指另一边，我们一看，果然，在另一边山壁同样的位置上也有—具水晶棺材，但是，这一具，却是空的！

三叔倒吸一口冷气：“这具尸体到哪里去了？”

“难道是个粽子？”大奎问，“三爷，这地方不应该有粽子啊？”

“你们都注意点，如果看到有动的东西，什么都别问先放一枪。”三叔说，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这个时候，河道的方向一转，我们绕过了一堆尸骨，大奎哇一声，吓得倒在船里。我们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白色羽衣的女人正背对着我们，黑色的长发一直披到腰，我看她衣带的装饰，断定是西周时候的，不由咽了口唾沫，说：“尸体在这里呢——”



“停——停——”三叔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大奎，把包里的黑驴蹄子拿出来！这恐怕是千年的大粽子了，拿那只1923年的蹄子，新的怕她不收。”

说了两遍，那大奎都没有动静，我们回头一看，他已经口吐白沫，在那儿抽搐了。要不是环境不允许，我恐怕都要笑出来了。

“潘子，你去拿！妈的，下回我要还带他出来，活该我给粽子吃掉。”三叔接过黑蹄子，在手上吐了两口唾沫，说，“瞧瞧吴三爷的手段，大侄子看清楚了，这千年的粽子可是难得见到的，要是我没得手，你就朝我天灵盖开一枪，让你三叔叔死得痛快！”

我一拉他：“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害怕，到底以前并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只觉得这一身素衣、身材苗条的女人的背影有一点哀伤而已，但是平时恐怖片里，那长头发白衣的女人转过来都不怎么样。心理作用在这里，心还是跳得很厉害。

这个时候闷油瓶也按了一下三叔的肩膀，说：“黑驴蹄子是对付僵尸的，这家伙恐怕不是僵尸，让我来。”他从包里取出一杆长长的东西，我认得是他从我三叔那里买走的那个龙脊背货色。他松开东西上的布，里面果然是一把乌黑的古刀，看样子竟然还是乌金做的。

他把古刀往自己手背上一划，然后站到船头，把自己的血往水里滴去，刚滴了第一下，“哗啦”一声，所有的尸鳖就像见了鬼一样，全部从尸体里爬了出来，发了疯似的想远离我们的船。一下子我们船四周、水里的、尸体里的尸鳖全都跑得没影子了。

那闷油瓶的手上不一会儿便滴满了血，他把血手往那白衣女子一指，那女子竟然跪了下来。我们看得呆掉了，闷油瓶对三叔说：“快走，千万不要回头看！”

虽然我很想看看那女人长什么样子，但是一想到回头看到的可能是张干尸的脸，还是决定不冒这个险。三叔和潘子两个人拼了命地划，终于看到前面一个逐渐变小的洞口，和我们进来时候的洞差不多。看样子，这个洞是在这个山的中心，两边挖通之后才有了这条水道，这样就变成一个两边进出口都很窄的毛细孔结构，就算两边水面把洞给没了，这里面还是能保持干燥。

我们渐渐地驶进盗洞，又不得不低下头。在进入盗洞前，我留了心眼，不是说不能往后看吗，我看水里倒影好了，看看她有没有跟在后面。不看还好，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在水中的倒影里，一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正趴在我的背上，我正想大叫出来，心里已经控制不住想回头了，就觉得后脑遭到一下重击，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七章

• 一百多个人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反反复复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朦胧中，我好像看见一个白衣女子背对着我，我想看她的脸，跑到她前面去，却还是看到她的背，于是反复地跑，可是怎么跑都只能看到她的后背，正纳闷怎么回事呢，突然发现，她竟然两面都是后背。我大叫一声醒了，眼睛一睁开，就望见血红的晚霞和天空。

“醒了？”潘子一张大脸朝我笑。

我眯了眯眼睛适应光线，潘子一指天：“看到没，妈的，我们终于出来了！”

我摸摸后脑勺：“你小子，是不是你揍我？”

“不揍你行吗？叫你别回头，你小子差点害死我们。”

我的记忆一下子恢复，吓得猛一摸后背，想看看后面那东西还在不在。潘子哈哈大笑：“放心吧，已经走了。”

“那是什么东西？”我心有余悸。

“那小哥说，那东西叫做傀，其实就是那白衣女粽子的魂魄，她不过是借了你的阳气，出那个尸洞而已，不过具体的情况那小哥也没告诉我们，才说了几句



就晕过去了。”三叔一边划一边说，“不过看样子那小哥来头不小啊，那千年的粽子就这样给他下跪，不知道什么道行了！”

我坐起来，看闷油瓶和胖奎并排靠在那里，都睡得很香，一笑。这来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现在看到这天，就觉得特别舒服，问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三叔摇摇头：“这我真的不清楚，我让我在长沙的朋友介绍个有经验的帮手过来，他们就介绍了他。我只知道他姓张，一路上我也试探了不少次，这人不是睡觉就是发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来历。不过介绍他的那个人在这道上很有威望，他介绍的人，应该可以放心。”

我一听，越发觉得这个人很神秘，但是既然三叔都这样说了，我再问也没意思了，看了一眼前面，问潘子：“能看到那村了吗？”

“好像就在前面了。”

三叔指了指前面已经星星点点的灯火：“看样子，那村子没我们想的那么破，好像还有电灯光。”

一想到有村子，我马上就想起热水澡、爆炒的野味、村里大姑娘的大辫子，不由越发激动起来。这个时候，我借着夕阳，看到我们左右山顶上有一队人影，他们骑着骡子，看样子应该也是进村的，因为这山也不高，我依稀可以辨别出这几个人都不像是本地人。

我们上了渡头，村里一小娃娃看到我们，突然大叫：“有鬼啊！”

我们纳闷，但那小孩子跑得飞快，我们也没办法。那牛就乖乖待在后面那只船上面，一点脾气都没有，真是头好牛，潘子在老家放过牛，就充当了赶牛的角色。上岸的时候，大奎醒了过来，还以为自己刚才是在做梦，先是被我三叔一顿揍，然后潘子又去补了几脚。

那闷油瓶好像失血过多，一直没醒过来，我把他扶到牛车上，这人也真是的，身子软得像个女人似的，好像没什么骨头一样。我把他安顿好，三叔抓住个过路人问哪里有宾馆，那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们：“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村一共就三十几户人家，还宾馆，想找地方住，去村里的招待所吧。”

我们只好找到那鬼屋一样的招待所，没想到里面还不错，至少通了电话和电，还是水泥的房子，最可贵的是，有热水，而且铺盖很干净。在这村里，应该是属于五星级标准了。

我们各自洗了澡，那个舒服，一身的尸臭都洗掉了，然后到大厅里吃炒菜，那闷油瓶总算是醒了过来，精神很不好，我们给他点了盘猪肝让他补补血，也没

问他什么。到底他算是救命恩人，有些话，还是得等人家康复了再说。

我们点了啤酒，明天还要开工，所以也不能喝太多，一边吃一边和那女服务员调笑：“我说大妹子，你这里不错啊，你看都是水泥地，外面也是水泥路，怎么，你们这些水泥都是那些骡子一担子一担子从山头上背过来的？”

“哪能啊，这要背到什么时候去，我们这里老早是通了公路的。那些解放汽车都能过来，前年山体塌方，把那路给埋了，山里还塌出个大鼎，省里来了好多人，一看，说这是战国时候的东西，是国宝，就把那鼎给拉走了，也不管这路了，你说气人不？后来村里说自己修，修什么啊修，没钱，修修停停，一年了，还在修呢。”

“那水路呢，你们这里不有渡头吗？”

“那都是解放前那时候的东西了，多少年没拉过船了，现在要还有人让你走水路，肯定是来谋财害命的，你们外地人一定要当心。这水滩子很邪乎，这些年淹死不少人，一具尸体都没捞上来，俺们家老人偷偷说，那是给山神爷爷吞了。”

我看了一眼三叔，心说你妈的找的什么向导啊，看样子就是找了个贼。三叔也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忙喝了口酒，问：“对了，这里外地人多吗？”

“您别看我这招待所小，我可告诉您，只要是外地来的，都住我们这里，这些时间，自从那鼎挖出来后，我们这里外地人就越来越多，还有人在山那头准备造别墅呢。”

三叔呼一声站了来，大叫：“靠，不至于吧！”这荒山野岭的造别墅，不是华侨就是盗墓贼啊。

那大妹子吓了一跳，潘子忙一拉三叔：“三爷，您一把年纪了，别一惊一乍的。”然后对那女的说，“没事，三爷大概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听到三叔低声骂了一句，然后不好意思地一笑，问：“哎，你们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有什么地方好玩点的？”

那服务员笑吟吟的，突然低声说道：“几位看来不像是来玩的，怎么，估计是来倒斗的吧？”

看到我们都不说话，她坐到我们边上：“实话说，来这里的外地人，哪个不是来倒斗的，你们要真的是来观光旅游的，这一车的装备岂不是累赘？”

三叔看了看我，给那大姑娘倒了一杯酒：“这么说，您也是行家？”

“咳，我哪行啊，我是听我爷爷他们说的，这些年来这里来了不少倒斗的，摸去不少好东西，但是我爷爷说，那厉害的东西，还在更里面的地方，那是一个



神仙墓，里面不要说金银珠宝，那些东西和神仙的宝贝比起来，那就是个屁。”

“哦，”三叔非常有兴趣，“这么说，你爷爷进去过？”

那大姑娘抿嘴一笑：“看你说的，我爷爷也是听他爷爷说的，这个传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的，那神仙听说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变成一个大将军，帮当时的皇帝打仗，当时功德圆满就飞升了，他的肉身和他打仗时候用过的宝器葬在一起了。那墓穴，比皇帝的还要好，不然怎么叫神仙啊。”

“既然这么说，肯定有很多人去找这个墓了？”三叔紧张地问道，“有人找到过没？”

“哎，您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根本进不去了，前年山体塌方的时候，那地方也塌了，您猜那山里头塌出什么来了？”

“什么，总不过是一个鼎什么的。”胖奎说道。

“什么啊，要真是个鼎，早被人拉走了，我和您说，您可别告诉别人，”那大妹子喝了口啤酒说，“那地方挖出了一百多个人头！”

第八章 · 山谷

三叔一皱眉头：“就光是人头？没身子？”

大妹子说：“是啊，你说可怕不？自从那地方塌方之后，就没路可走了，骡子都进不去，你们要想去那儿，只能一脚一脚爬过去。我看就算到了那地方也只能干看看，前面有几批人马都去过那地方，那几个老爷子一看那山塌成那样就直摇头。”

三叔看了一眼闷油瓶，看他懒洋洋的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就问那服务员：“那山塌了之前，总有人进去过吧？”

“有是有，不过我看他们进去几天，最后也就这样出来了，啥也没带出来。来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出来的时候那衣服都跟要饭的一样，臭得要命。我爷爷说他们可能连斗在哪里都没找到。怎么，你们几位也想去试试啊？”

“瞧你说的，来了总要去看看，不然不白来一趟吗？”三叔呵呵一笑，也没再说什么。那服务员去厨房催菜，潘子就说：“看样子我们要去的那大斗应该就在那地方没错了，可听这大妹子说的，我们这一车的装备，恐怕很难运到山里去。”

“有装备有有装备的倒法，没装备有没装备的倒法。这战国墓，一般是直土坑，直上直下，没有墓室，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样，这我们还得到现场看，这墓有多大，埋得有多深，恐怕和我们以前倒的那些还真不一样。你看那山里塌出的人头，那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鬼头坑，那里肯定是以前他们人牲的陪葬坑。”三叔拿



出地图，一指上面的一个圆圈，“你们看，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离那主墓还远着呢，以前来的那些人，如果按照寻龙点穴的说法，肯定到这里就得停住。这里就是龙头，一般情况，墓肯定在这个下面，但是你们看，再往里走点，这个地方是个葫芦口，你不往里走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洞天，这才是真正的龙头所在。设计这个墓的人，肯定非常了解寻龙点穴，特地在这里设了个套让他们钻。如果不出我所料，这假龙头的下面，必然是个机关重重的虚冢！”三叔看我们听得入神，得意地继续说，“要是没这地图，就是我们老祖宗来了，恐怕也得着了道儿。明天啊，我们就把必须要带的带上，轻装上阵，先去踩一下点，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搬东西。”

我们点头称是，再吃了一下子酒就都回房间去了。

然后就是拆装备。这年头当然不用传统的洛阳铲了，三叔拿出一把考古探铲，这铲子是用钢管一节一节拧起来的，你要多长就上多少根钢管，比那木把子的洛阳铲隐蔽多了。这战国墓一向都是十几米以下，所以省不了。这钢管收拾起来，每个人背十根，每人配一个铲头。潘子有把短头步枪，平时用皮套包得结实，现在也拿了出来。这枪比那些黑市上买来的双管枪短了很多，可以放在衣服里，别人却看不出来，他把这些连同几把子弹一起塞进他的背包里。三叔说，下去用双管枪根本连转身都没办法转，潘子这把短枪实用多了。我准备了一个数码相机，一把泥刀，想想也没什么东西要带，本来俺不就是个实习土夫子嘛。

一夜无话，一天的舟车劳顿，我睡得不知道多香，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关节都酥了。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带上点儿干粮就出发了。那大妹子挺热心的，叫了她村里一个娃把我们带过去，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那光屁股孩子一指前面：“就那儿！”我一看，果然，很明显前面的山沟沟是被泥石流冲出来的，我们现在就站在一条山脉和另一条山脉之间。这峡谷很长，雨季的时候应该是条河，但是给泥石流一冲，又加上这几个月干旱，就剩下中间的一条浅溪。

这两边的山都很陡，根本不能走人，而前面的河道已经被山上塌方下来的石头堵住了。

我拍拍那光屁股娃的头，对他说：“回去玩去，帮我谢谢你姐啊！”

那娃一伸手：“来张五十的！”

我一愣，那娃也不说话，就伸手盯着我，我说：“什么五十的？”

三叔哈哈大笑，掏出一百块钱来给他，他一把抢过去，蹦蹦跳跳地就跑了。我这才恍然，也笑了：“现在这山里的小子也这么市侩。”

“人为鸟死——”大奎念叨。潘子踢了他一脚：“有文化不？鸟死，你去为鸡巴死啊。”



我们二话不说就开爬，这石头还不算松动，一会儿工夫我们就翻了过去，没那大妹子说的这么恐怖，也没看见她说的那些人头，这塌坡后面刚开始是一片峡谷，到后面就慢慢都是树了，到了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态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塌坡下面的峡谷里有一个老头子正在打水，我仔细一看，妈的，不就是那领我们进洞的死老头嘛。那老头子猛然看到我们，吓得一下掉溪里去了，然后爬起来就跑。潘子笑骂了一声，叫你跑，掏出他那短枪一枪打在那老头子前脚的沙地里，那老头子吓得跳了起来，又往后跑，潘子连开三枪，每一枪都打在他的脚印上，那老头子也算机灵，一看对方拿他玩呢，知道跑不掉了，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上。

我们跑下坡，那老头子给我们磕头：“大爷爷饶命，我老汉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打几位爷爷的主意，没想到几位爷爷神仙一样的人物，这次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三叔问他：“怎么，我看你这中气足的，你什么东西没办法啊？”

“实话不瞒您说，我这身子真的有病，您别看我这好像很硬朗，其实我每天都得吃好几服药呢，您看，我这不打水去煎药嘛。”他指了指一边的水桶。

“我来问你，你这老鬼，怎么就在那洞里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说出来，几位爷爷就不杀我？”那老鬼看着我们。

“放心，现在是法制社会，”三叔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是，我坦白，”那老头子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们别看那洞好像就一个直洞，其实洞顶上有不少窟窿，那些窟窿都打得很隐秘，要不是你存心去找，根本发现不了，我就趁几位不注意的时候，站起来钻那窟窿里去了。等你们船一走，我再出来，那驴蛋蛋听见我的哨子，就会拉一只木盆过来，我就这样出去。事成之后，那船工鲁老二就会把我那份给我，其实我拿的也不多。”他突然想到什么，“对了，鲁老二呢？想必也栽在几位爷手里了吧。”

潘子做了杀头的手势：“已经送他报到了。”

那老头子先是一呆，然后一拍大腿：“死得好，其实我也不想干那事情，那鲁老二说如果不干就连我一起做了。各位，你们看我也是没办法，你们就放过我吧。”

“你少来这一套，”三叔说，“你住什么地方，怎么在这里打水？”

“我住在那里头，”老头子指指边上一个山洞，“你看我一个老头子，又没田地，我儿子又死得早，又没房子住，现在也就是等死了，可怜哦。”

“那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喽。正好，要我们放过你也可以，你得带我们去个地



方。”三叔一指那森林，老头子顿时就吓得脸色一变：“我的爷爷，敢情你们是用来倒斗的啊，那斗你们不能倒啊！那里面有妖怪啊！”

我一听，就知道有戏，这老头子肯定知道什么。三叔就问他：“怎么，你见过？”

“哎呀，前几年，我也带一队人去那里，说是去考古，我一看那就是去倒斗的。但是这帮家伙和其他人不同，我以前见到的那些小蠢贼都是看墓就倒，那一批人，不瞒你们说，那气度，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物。他们边上这些墓连看都不看，就直说要进这山沟沟里面，那时候我们村里就我一个人去过那地方，那些人阔气得很，一下子就给我十张大票子，我看到这钱就不争气了，带他们进了这林子。一直走，走到我以前到过的那地方，他们还要往前走，我就不肯咧，我说你十张大票子也不能买我的命啊，他们就再给我十张，我说再给我一百张我也不干，他们那老头就翻脸咧，拿枪顶着我的头，没办法，只好再带他们往里头走。”

他挠了挠头，继续说：“后来他们就说到地方了，这些人乐得啊，然后就在那里捣鼓什么东西了，说什么就在这下面。我们就找了个地方扎帐篷，那天晚上我就喝多了，睡下去就一点知觉都没了，可等我醒来一看，你猜怎么地，这些人全不见了，东西都还在，火还没熄呢。我就害怕啊，就到处叫，可是叫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我就觉得出事了，心想反正他们也不在，我就溜吧，于是撒腿就跑。”

那老头子好像回忆起什么恐怖的景象一样，眯起眼睛，说：“才跑了没几步，我就听到有人叫我，我头一回，看见一个他们队里的女的在朝我招手。我正想骂呢，怎么一大早就跑得一个人都没了，突然我就看见她身后有一棵大树，张牙舞爪的，往树一看，还了得，我看见这树上密密麻麻地吊满了死人，眼珠子都暴了出来。我吓得尿都出来了，跑了一天一夜才跑回村里。您说，这肯定是个树妖啊，要不是老汉我从小吃实心肉长大的，我肯定也被这妖怪勾了魂魄啊。”

三叔叹了口气：“你果然也是个吃实心肉的！”然后挥了挥手。潘子会意地把这老家伙绑起来，有他带路，我们能省很多事情呢。

这老头子一百个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按他的说法，到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要一天时间。大奎在前面开路，我们加快了脚程，边走边看地图，希望凭着地图和那老头子的记忆，能在天黑前赶到那里。我们走了有半天时间，一开始还能说话，后来就觉得怎么满眼的绿色绿得眼睛发花，人不停地打起哈欠，直想睡觉。突然，那老头子停住不走了。

潘子骂道：“你又玩什么花样？”

老头子看着一边的树丛，声音都发抖了：“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转过去一看，只见那草丛里一闪一闪的，竟然是一部手机。

第九章

· 古墓

那手机应该是刚丢下不久，我捡起来一看，上面沾着血水，就觉得不妙：“看样子这里不止我们一批人，好像还有人受伤了，这手机肯定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打开手机的电话本，看到里面就几个号码，都是国外的电话，其他就什么信息都没有了。三叔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去找他们，还是赶路要紧。”我看了看四周，也没有什么线索，只好开路继续走。但是在这荒郊野外看到这么现代化的东西，总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就问那老头子，除了我们最近还有人进过这林子吗？

那老头子呵呵一笑：“两个星期前有一拨人，大概十几个，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这地方凶险着呢，几位爷爷，咱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不就是个妖怪嘛，”大奎说，“告诉你，我们这位小爷爷，连千年的僵尸都要给他磕头，有他在，什么妖魔鬼怪都不在话下，对不？”他问闷油瓶，闷油瓶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好像根本当他是空气一样。大奎碰了个钉子，很不爽，但也没办法。

我们闷头走到天昏地暗，下午四点不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看到了十几顶几乎还完好的军用帐篷，这种帐篷质量非常好，虽然现在



上面积满了腐烂的落叶，但里面还是非常干燥和干净。帐篷里有不少生活用品，我们随便翻了翻，有很多零散的装备，没有人的尸体，那老头子应该没说谎。

我们甚至找到了一台发电机和几桶汽油，发电机用油布包着，不过大部分的零件都烂得不成样子了，胖奎试着发动一下，结果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不过汽油还OK。我翻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东西上都被撕掉了标签，连帐篷和他们背包上的商标都没有，心说奇怪，看样子这些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在这营地里生了火，简单吃了一顿晚饭。那老头子一边吃还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生怕妖怪突然冲出来，把他吊死。那压缩食品的味道实在是不好，我几乎就喝了几口水。

闷油瓶一边吃一边看着地图，他指了指地图上一个画了那狐狸怪脸的地方：“我们现在肯定是在这里。”

我们全都凑过去，他接着说：“这里是祭祀的地方，下面应该是祭祀台，陪葬的祭祀品可能就在这下面。”

三叔蹲到地上，抓起一把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又走了几步，又抓了一把，说：“埋得太深了，得下几铲看看。”

我们把螺纹钢管接起来，把铲头接上，三叔用脚在地上踩出几个印子，示意这里就是下铲的位置。大奎先把铲头固定，然后用短柄锤子开始下铲，三叔就把一只手搭在钢管上，感觉下面的情况，敲到十三节的时候，三叔突然说：“有了！”

我们把铲子一节一节往上拔，最后一把带出来一拨土，大奎卸下铲头，走到火堆边上给我们看，我和三叔一看，脸同时白了，就连闷油瓶也啊了一声。原来那土就像是在血里浸过一样，正滴着鲜血一样的液体。

三叔拿到鼻子前一闻，皱了皱眉头。我和三叔都看过关于血尸的记载，但具体是怎样一个情况，从我爷爷的笔记里也无法准确地推断出来，不过既然泥里带血，那下面的墓肯定是非同小可。

我看着三叔，想看他怎么决定。他想了想，点上一支烟，说：“不管怎么样，先挖开来再说。”

一边潘子和大奎没有停下手，大奎又下了几铲，然后把铲头都拿给三叔，三叔每个铲头都闻了一下，用泥刀开始在地上把那些铲洞连起来。我看他们忙活着定位，一会儿的工夫，地上就画出了古墓的大概轮廓。

探穴定位是土夫子的基本功，一般来说，上面什么样子，下面的墓肯定就是这个样子，很少有土夫子会弄错的，但是我看着这个轮廓，就觉得不对劲，大部



分的战国墓是没有地宫的，可这个下面明显有，而且还是砖顶，真太不寻常了。

三叔用手指丈量，最后把棺材的位置基本确定了下来，说：“下面是砖顶，我铲头打不下去，只能凭经验标个大概的位置。这地宫太古怪了，我不知道那里砖的薄厚，只能按照宋墓的经验，先从后墙打进去看看。如果不行还要重来，所以手脚要快一点了。”

我三叔他们打了十几年的盗洞，速度极快，三把旋风铲子上下翻飞，一下子就下去了七八米。因为是在这荒郊野外，也没必要做土，我们就直接把泥翻到外面，不一会儿，大奎在下面叫道：“搞定！”

大奎已经把盗洞的下面挖得很大，并清理出一大面砖墙，我们打上矿灯，下到里面，闷油瓶看到大奎在拿手敲砖墙，忙把他按住了：“什么都别碰。”那闷油瓶眼神极其锐利，吓得大奎一愣。

他自己伸出两根手指，放在那墙上面，沿着砖缝摸起来，摸了很久才停下来，说：“这里面有防盗的夹层，搬的时候，所有的砖头都要往外拿，不能往里面推，更不能砸！”

潘子摸了摸墙，说：“连条缝都没有，怎么可能把这些砖头夹出来？”

闷油瓶自顾自，他摸到一块砖，突然一发力，竟然把砖头从墙壁里拉了出来。那土砖是何等地结实，光靠两根手指要把一块砖从墙里拔出来，不知道要多大的力量。这两根手指真的非同小可。

他把砖头小心地放到地上，指了指砖的后面，我们看到那后面有一面暗红色的蜡墙，他说：“这墙里全是炼丹时候用的矾酸，如果一打破，这些有机强酸会瞬间浇在我们身上，马上烧得连皮都没有。”

我咽了口唾沫，突然间想到了爷爷看到的那只没皮的怪物，心里非常震惊，难道那不是血尸，而是被浇了矾酸的太爷爷？那爷爷那几枪岂不是打在了太爷爷的身上？

闷油瓶让胖奎往下面又挖了一个五米的直井，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支注射针头和一条塑料管子，他把管子连上针头，然后把另一端放进那深坑里。潘子打起火折子，把那针头烧红，闷油瓶小心翼翼地将它插进了蜡墙里，马上，红色的矾酸便从管子的那一头流进直井里去。

很快，暗红色的蜡墙就变成了白色，看样子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流光了，闷油瓶点点头，说：“行了！”我们马上开始搬砖，很快就在墙上搬出了个能让一个人通过的洞。三叔往洞里丢了个火折子，借着火光，观察了一下里面的环境。

我们从墓的北面打穿进来，看见这地上是整块的石板，上面刻满了古文字。



这些石板呈类似八卦的排列方式，越外面的越大，越中间的越小。这墓穴的四周是八盏长明灯，当然已经灭了，墓穴中间放着一只四足方鼎，鼎上面的墓顶上刻着日月星辰。墓室的南边，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放着一口石棺，石棺后面是一条走道，似乎是向下的走向，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去。

三叔探头进去闻了闻，然后招了招手，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

三叔看着地上的字，对闷油瓶说：“小哥，你看看这些字，能不能看出这里葬的是什么人？”

闷油瓶摇摇头，也没说什么。

我们打起好几个折子，扔到长明灯里，这整个墓室就亮了起来。我想起爷爷笔记上最后看到的怪物，还有爷爷反复提到听到咯咯的怪声，心里就直发毛。这时候潘子竟然爬到那鼎上去了，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突然，他欢呼了一声：“三爷，这里有宝贝！”

我们都爬了上去，看到那鼎里有一具无头干尸，衣服已经烂光了，那干尸身上还有些玉制的首饰，潘子也不客气，直接就摘下来戴到自己手上去了。

“这个应该是人牲完了之后剩下来的人的躯干，他们把头砍掉祭天，然后把身体放到这里祭人，这些应该是战俘，奴隶手上不可能有首饰的。”

潘子一下子跳进鼎里，想看看下面还有什么东西，闷油瓶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他回头看看那石棺材，幸好没反应。三叔大骂：“你小子，这鼎是人家放祭品用的，你小子想被当祭品啊？”

潘子呵呵一笑：“三爷，我又不是大奎，您别吓唬我。”他从里面摸出一只大玉瓶来，“你瞧，好东西还真不少，我们把这鼎翻过来看看还有啥吧？”

“别胡闹，快出来！”三叔说，他看到闷油瓶的脸色已经白了，眼睛死死盯着那石棺，知道可能出事了。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咯咯”的声音。我转头一听，不由一阵发寒，那声音不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竟然是那闷油瓶发出来的。

第十章

•

影子

我开始还以为他存心想吓唬我，可是看他的表情，又不像是开玩笑。那闷油瓶不停地发出“咯咯”的声音，又不见他嘴动，我们四个人看着他，那个寒啊，心说不至于吧，难道闷油瓶竟然是个无间道粽子？

三叔看到他表情这么恐怖，一把把潘子拉了出来。突然，闷油瓶不出声了。墓室里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有点儿不耐烦了，刚想问他怎么回事，棺材板突然向上翻了一下，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然后从石棺材里发出了阴森得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那声音和我爷爷笔记里描写的非常相似，真的好像是青蛙叫的声音。

大奎见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了。我也脚一软，几乎就要坐下去了。我三叔到底见过世面，虽然脚开始抖起来，但终究没摔倒。

那闷油瓶听到声音后，脸色非常难看，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朝那棺材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们一见，马上学样子，全部跪倒磕头。闷油瓶抬起头来，又发出一连串的怪声，好像在念什么咒语一样。三叔冷汗都出来了，轻声说：“他该不是在和它说话吧？”

那石棺终于稳定下来不抖动了，闷油瓶又磕了一个头，然后站了起来，对我



们说：“我们天亮前必须离开这里。”

三叔擦了擦汗，问：“小哥，敢情您刚才那是在和这个粽子爷爷讨价还价呢？”

闷油瓶做了个不要问的手势：“不要再碰这里的任何东西了，这棺材里的主极厉害，要是把这个放出来，大罗神仙也出不去。”

潘子还不知好歹，笑着问：“我说这位小哥，你刚才说的哪门子外语呢？”

闷油瓶也不去理他，指了指棺材后面那通道，说：“轻轻过去，千万别碰到那棺材！”三叔定了定神，说实话，有这么一个人在边上，我们胆子大了很多，于是收拾一下家伙，三叔打头，闷油瓶在最后，我们打开矿灯，直下到棺材后的地道里去。大奎走过那棺材的时候背死死贴着墙壁，尽量保持距离，样子非常好笑，但是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笑话他的兴致了。

这墓道是向下倾斜的，墓道两边都雕着铭文，还有一些石刻，我看了一下，也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我做拓本和古玩生意，对这些还是有一定研究的，能看懂几个词。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算我全都看明白这些字，因为根本没标点，要明白里面的意思也非常困难。古人讲话非常简洁，而且非常有技巧，比如说，一个“然”，我记得一个齐国的国君问他的军师一个问题，那军师点头一笑，说：“然。”那国君就回去琢磨了半天，想这个“然”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结果就积劳成疾了，弥留之际就把自己考虑的答案和军师说了，问军师当时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军师呵呵一笑：“然。”国君立马就断气了。

三叔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要走很长时间。矿灯的穿透力不是很强，前面黑漆漆的，后面也黑漆漆的，这种感觉和我们在水洞一样，我觉得非常不舒服。走了大概有半小时，地道开始向上，我们知道应该已经走完半程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盗洞，三叔不由一惊，他最怕别人捷足先登了，忙过去查看。

这盗洞肯定是不久前挖的，连土都比较新，我问三叔：“老头子说，两个星期前有帮人进了这个山谷，会不会是那帮人挖的？”

“我看不出来，不过这洞挖得很匆忙，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来而打的洞，倒像是为了出去而打的！恐怕我们真的被人抢了先了。”

“别泄气，三爷，要是他们倒得好，肯定是从原路出去的，看样子肯定出变故了。我看，宝贝怎么也应该在。”潘子安慰道。

三叔点点头，“那我们继续走，既然有人替我们蹚过雷了，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我们加快了速度，又走了十五分钟，到了一处加粗的回廊，这一段比我们来的那一段宽了一倍多，装饰也考究了很多，看样子到了主墓区了。这个回廊的底部，是一扇巨大的玉门，非常通透，而今已经大开，想必是有人从里面打开的。那玉门的边上有两个雕像，是两个饿面鬼，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鬼爪，一个手里举着一枚印玺，浑身漆黑。

三叔检查了一下玉门，发现上面的机关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从门缝里进去，里面空间很大，而且一片漆黑，矿灯的电已经不足了，照不很透彻。

但是我们已经大概可以看看个梗概，这应该就是主墓了，潘子拿他的矿灯一扫，就叫了一声：“怎么有这么多棺材！”

在没有强光源的情况下，要看清楚这墓里有什么的确十分困难，我眼睛扫了一下，果然墓室的中间摆着很多石棺，而且一眼就能看出，似乎是按照什么次序排列的，并不是非常正规整齐的排列，墓室的上面是个画满了壁画的大弘顶，四周都是正方形的石头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字。我把矿灯放到一边的地上，潘子把他手里的那只也放到和我交叉的方向上，照了个大概，我们看到墓室边上还有两个耳室。

三叔和我走到第一个石棺边上，打起火折子，那石棺和我们下盗洞时候看到的那只档次完全不同，这一只上面雕满了铭文，我看了一下，竟然能看懂一部分！

上面的文字，记述了这石棺里主人的生平。原来，这墓主人是鲁国的一个诸侯，这个人，天生就有一枚鬼玺，能够向地府借阴兵，所以战无不克，被鲁国公封为鲁殇王。有一天，他突然求见鲁国公，说自己多年向地府借兵，现在地君有小鬼造反，必须回地府还地君的人情债（当然原句不是这样写的），希望鲁国公能够准他回地府放命。鲁国公当时就准奏了，那鲁殇王磕了个头就坐化了。

鲁国公以为他还会回来，就在这里给他设了这个地宫，把他的尸体保存起来，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够继续为自己效命，云云，非常啰唆。里面还详细描述了他打的战役，几乎都是他鬼玺一亮，地下就杀出大批阴兵掠走人的魂魄。潘子听了我的解说，感叹：“这么厉害，幸亏他死得早，要不然统一六国的就是鲁国了。”

我大笑：“那可不一定，古代人很会吹的，你鲁殇王会借阴兵，那齐国的谁谁谁还能借天兵呢，我记得还有能飞的将军呢，《山海经》你总看过吧。”

“不管怎么样，总算知道我们在倒谁的斗了。不过，这里这么多棺材，哪个才是他的？”潘子问。



我又看了其他几个棺材上的铭文，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内容。我们数了一下，一共有七口，正好是北斗七星。七口棺材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记录。正在我研究其他一些我看不懂的铭文的时候，大奎在一边鬼叫道：“你们看，这口石棺已经被别人开过了。”

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棺材板并不是完全和棺材密封的，而且棺材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很新的撬杆撬过的痕迹。三叔从包里取出我们的撬杆，一点一点把那棺材板撬开，然后拿灯往里一照，潘子发出一声怪声，看了看我们，一脸的迷惑：“怎么里面是个老外？”

我们一看，里面果然是个老外，不仅是个老外，而且还非常新鲜，死了绝对不到一个星期。潘子想伸手进去掏东西，那闷油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看样子用的力气极大，疼得潘子一咧嘴巴。“别动，正主在他下面！”

我们仔细一看，果然，那老外下面还有一具尸体，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三叔掏出黑驴蹄子，说：“应该是个黑毛，先下手为强。”

这个时候，大奎在我身后拉了拉我的衣服，把我拉到一边。

他平时颇爽快，我感觉奇怪，问他怎么了，他指了指对面的墙上我们几个被矿灯投射出来的影子，轻声说：“你看，这个是你的影子，对吧？”

我没好气道：“怎么，现在连影子也怕了？”

他的脸色不是很好，听我这么一说，嘴巴也哆嗦了一下。我心想，不会吧，真的怕到这种程度？他摆摆手，让我别说话，然后又指着那些影子：“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潘子的，这个是三爷的，这个是小哥的，你都看到了吧？加上你的一共是五个吧？”

我点点头，突然好像也发现了什么。大奎咽了口唾沫，指了指不和我们在一起的另一个孤零零的影子，几乎要哭出来地问：“那这个影子是谁的啊？”

第十一章 • 七星棺

我仔细一看那影子，正赶上那影子一低头，那头再抬起来的时候，变得十分巨大，几乎比他的肩膀还要宽。这种恐惧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就觉得头皮发麻，不受控制地大叫了一声：“有鬼！”

所有的人转头来看我，我根本没办法停下大叫，一边指着那影子，一边转过头，几乎同时我就看见了那影子的主人，那是一个脑袋巨大的怪物！手里拿着一件奇怪的兵器，在半黑暗中，那畸形的大脑袋，比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怪物都要可怕得多。闷油瓶拿起他的矿灯一照，我们看清楚了这怪物的真面目，它就像……就像一个人把一大瓦罐套在头上面……靠，你爷爷的。

我的极度恐惧马上变成极度愤怒，原来那果然是一个人，头上套着个大瓦罐，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还摆了一个埃及人的pose，瓦罐上还有两个窟窿，两只贼眼透过这洞望向外面，十分可恶。

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我们也搞不清这人是敌是友，同时也是被这家伙吓蒙掉了，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最后还是潘子骂了一句：“×你妈的，一枪毙了你！”说完就去掏枪，那家伙一看把我们惹毛了，叫了一声：“我的妈呀！”也闪得极快，直接就往我们来时的那过道里跑了过去，潘子老实不客气，举枪咔嚓



上膛，然后就是一枪，把那人头上的瓦罐打碎了，就剩下个圈套在他脖子了。那人边跑边大骂：“你他妈的找死，看你爷爷我回来怎么收拾你。”说着脚下像抹了油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

闷油瓶一看，说了一句“不好”，“不能让他到我们盗洞那边去，他要是碰到那口棺材就完蛋了！”说完，他从包里刷地抽出那把黑金古刀，也不提一个矿灯，几步就追到黑暗里去了。

潘子想追去帮忙，三叔一把拉住他，说：“你过去能帮个屁忙，快去看看那两个耳室，看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忙走到右边的耳室里，看见一个盗洞从石壁里直接挖了下来，角落里还有一支蜡烛，那蜡烛燃在那里，正发着幽幽的绿光。我“哦”了一声，原来那家伙是个摸金的。我看见地上还有个包，看样子也是他丢在这里的，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工具，几节电池，还有一张这个古墓的草图，虽然非常潦草，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里面的几个方块是代表这七口棺材。这草图边上写了很多的字，都是不同的笔记，看样子应该是几个人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写上去的，在这个草图边上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写了几个字——七星疑棺。

我的心不由一紧，这七星疑棺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想就想起来，爷爷的笔记本里提到过，这七星疑棺，除了一个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里面，不是有机关，就是设了极其诡异的手段，总之如果你开错一个，这疑棺里的机关或是法术就会击发，必然是凶险万分。看那个老外，应该是不明就里，以为每口棺材里都有宝贝，结果着了道，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拖进棺材里去了，而他的伙伴，估计是看到同伴遇害，恐慌之下，逃出了这个墓室，然后在那走道里另挖了一个盗洞仓皇逃了出去。

分析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十分有道理，拿着这地图就想去和三叔说，等我一走出去，才发现外面只剩下了一盏矿灯，这盏灯在尸洞里进过水，现在时明时暗，非常不好用，而三叔和大奎他们，竟然不见了！我又到另一个耳室看了一下，也不见他们的人影，于是捡起那矿灯，喊了一嗓子：“三叔！”

按道理他们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自己先走掉的。我先是怀疑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可是，刚才也没有打斗的声音啊，以潘子他们的身手，无论遇到什么怪物，惨叫的能力还是有的啊！

可是除了回音，根本没人回答我。这幽幽的漆黑墓室，七口冷冷的棺材，一具陌生的尸体，马上把我逼回现实里，我突然间想起自己其实不是一个专业的土夫子，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待在墓室里。就算没有什么妖怪，我的想象也已经可以



逼死我了！

我又大叫了一嗓子，真希望马上有人能回答我，可还是一片寂静。这个时候，我手里的矿灯突然闪了一下，好像要熄灭的样子。我出了一身冷汗，脑子开始混乱起来，如果是一直这么安静，那么我有可能还能慢慢地冷静下来，但是非常不巧，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石头棺板咔嚓了一声，不知道是这七个里的哪个发出来的。我只觉得一阵晕眩，心都跳到嗓子眼来了。我退到墙边上，突然什么东西一闪，我转头一看，原来是隔壁耳室里的蜡烛灭了。

我哀叹一声，心说我也没拿你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就给我吹了灯了。再回头看看那几口石棺，那口已经被打开的石棺里的古尸，竟然已经坐了起来，那老外的尸体也连着被它带了起来，好像两具尸体一起坐了起来一样，好在没回头看我。

我不敢再看，闭上眼睛，迈着发抖的腿，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挪动，然后一蹿，猫进了那个耳室里。

我爷爷在笔记上写过他练胆子的心诀，就是看不到就当没发生过，我想也是，不然看着一具坐着的千年古尸，我根本没办法思考问题。我把矿灯放到角落里，尽量让光不要照到外面，然后拼命翻那胖子留下来的包，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摸了半天，又摸出几块压缩饼干，还有另外一些纸，上面也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东西，看样子重要的家伙他都带在身上呢。因为外面现在一点光线也没有了，一片漆黑，我也不知道那尸体在搞什么，如果它只不停地坐起来，躺下去，锻炼腹肌，我倒也不怕它，就怕它不知道好歹走过来。

这个时候，一阵风从那盗洞里吹进来，我马上灵光一闪，心想，对了，这洞肯定是通到外面的，要不然也是通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管哪里，总比在这里好。我在那洞边上刻了个记号，让三叔如果回来看到，可以知道我进洞里去了，然后拿起矿灯，收拾了一下那胖子的包背在身上就钻了进去。

我一边爬着，一边回忆我爷爷小时候和我说的常识，什么古圆近方，秦岭汉坡，九浅一深，哦，不对，呸，他妈的。我摇摇头，发现我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其实非常少。我看了看这盗洞，似圆非圆，似方非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挖的，心里琢磨着，刚才头上戴瓦罐那小子要是自己掘了这个地道进来，那么他敲墓砖的时候要么就是触动机关，要是高手，那起码也会发出点声音，但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肯定这个洞老早就在了。那就是说，这个洞肯定是另一伙人挖的，或者他老早就挖好了。我推断，不是这个小子从别人的盗洞下来，就是他打的盗洞和这个洞撞在一起了。



爬了一会儿，果然出现了一个分岔口，看这两个洞手法完全不同，肯定是两拨人挖的，心想无论哪个都是通到外面的，随便找一个就行了。为了让三叔能找到我，在我选的那个洞上也画了个记号，然后就爬了进去。

这个时候我已经憧憬着一阵清新的空气，一轮明月，最好是我探出洞去就能看到一个火堆燃着，他们在上面接应的人看到我，把我拉上去，让进帐篷里，然后就是吃点儿干粮，睡个好觉，然后三叔他们找到我，一起回家。倒个屁的斗啊，我真受够了，别人倒一辈子斗就遇到个个别白毛黑毛，我第一次倒斗，走到哪里都是粽子，连口气也不让我喘，我容易吗。想着，最好那在上面接应的还是个女的，然后还能给我按一下肩膀什么的。

想想就干劲十足，于是加快了动作。不久我就看到了火光出现在前面，我大喜，黎明前的黑暗啊，于是四肢齐用，猛探出了头去，真想猛吸一口气，一看，呆了。

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墓道，跟我来的时候经过的那个墓道非常相似，看样子这个墓非常复杂啊！

我不由骂了一声，一边用矿灯照了照四周，一仔细看我就傻了，这里不就是我来的同一条墓道吗！怎么，原来这个盗洞和那边那个是通的，当初我们还以为有人挖了这个洞想逃出去。

我真的一头雾水，实在想不出挖这个洞的人到底是什么目的。

第十二章 • 门

我想起那吓唬我们的小子包里有很多纸上画了一些地图一样的简图，也许上面会有线索。这个时候病急乱投医了，往前有七星疑棺，后面是个连闷油瓶都要磕头的怪物，哪边都不能去，这里最安全了。我坐到地上，摊开那些纸乱翻起来。其中一张我看得出是他们打盗洞前的设计图，下面写了很多设想，特别是关于血尸墓的设计的推测，我看不太懂，写得非常凌乱，就看到几个琉璃顶之类的字。看样子他们为了破血尸墓的机关，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实施。然后还有一张，上面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类似于树，又像是一只鬼爪的东西。

我又把那些纸翻过来看，终于让我看到一张有点意义的东西，上面是一个墓穴的鸟瞰图，我看到湖底墓道，然后又是放置七星疑棺的地方，画得非常清楚，只是我们下来的那个墓室没有画上去，看样子他们还没到过那里。我还看到了我刚才爬过的那个盗洞，那个分岔口也标得很清楚，我看到如果我选择另一个口子，到了一个地方竟然断掉了，边上写了个字：“塌。”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我想通过盗洞回地面的愿望已经破灭了。我再看，这图上最离奇的是，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的左边，没有任何道路可以连通的地方，竟然还画了一个墓室，而连通这个墓道和那墓室之间的，是条虚线，这个墓室好



像是在另一个空间一样的感觉。我不由去摸了摸我后面的墙壁，难道这墙后面有个秘道？

我仔细观察起这个墙壁来，回忆了一下爷爷笔记里那些石头暗门构造。一般来说，如果要这个机关能够千年不腐，必须使用石头和水银来击发，那击发装置的触发器必须是一块平板，这墙壁上都是一块一块的铭文雕刻，如果真有暗门，其中必然有一块能够活动，但是这一块又必须位于非常难以被注意到的地方。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俯下身子去看石壁和地板处的位置，果然，有一块四方的衔接石板非常可疑。我一按，没反应，但是有松动，再一按，还是没反应，于是就有点儿毛了，站起来一脚，这下子就听到“咕噜”一声。

我那一刹那以为，按照一般外国片里，那墙会翻转，把我带到隔壁去，要不就是墙像门一样打开，所以我脚下的地板突然一空的时候，我一点儿防备都没有，整个人就掉了下去。这种设计哪里叫暗门啊，明明是个陷阱！我暗叫一声不好，可能要歇菜！这下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不定是几把锉骨钢刀。

这是电光石火一般，我还没想完呢，就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还没来得及庆幸没摔死，手上抓的矿灯“啪”一声砸在地上，电池砸了出来，灯灭了，我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矿灯就和我的命一样重要，要是没有光线，在这根本不可能有光源的古墓里，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我赶紧扑过去，想把那矿灯摸过来，那矿灯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一下子就摸到了。那电池应该在左边，我随手往左边地上一摸，突然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

第十三章

• 02200059

我大叫一声，反射般把手抽了回来。在黑暗中摸到自己没法解释的东西是最让人讨厌的，而且摸到那手的一刹那我感觉到，这手的主人必然已经死去了，因为那冰凉和浮肿的皮肤感觉不到一点儿生气。

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些火折子，忙点燃一只，借着火光，我看到那地方躺着一具尸体。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创口上围着很多尸鳖，这些尸鳖每只都有我的手掌大，颜色是青色的，不时还有一些小点儿的尸鳖从他的嘴巴和眼洞里爬出来。

我感到一阵恶心，这个人看样子已经死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了，应该又是上一个盗墓队伍的牺牲品，难道他也是因为发现了那个机关，所以才死在这里的？我想到这里，忙借着马上要熄灭的火光找到电池，往矿灯里一装，竟然又亮了。我松了口气，那老板说这矿灯可以承受三米以上坠落的撞击，看样子还真没骗我！

有了灯，我照了一下四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非常简陋，是一个四方的地窖，四周都是不规则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墙，墙上有很多排气孔一样的洞，黑黝黝的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不时从那些洞里吹来一阵阵凉风。

我随即检查了那尸体，那是一个中年人，四十岁左右，腹部被撕裂了，看样子是致命伤。他身上穿着迷彩服，口袋鼓鼓囊囊的，我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钱包，里面有一些钱，还有一张车站寄存的纸条。我又继续摸，在他的皮带扣上，我发现了一



个钢印，上面刻了一行数字：02200059。此外再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我把他的钱包放进自己口袋，打算出去后自己再研究一下。

这里的建筑风格很像西周时候的古墓，又有点像一条临时的逃生通道。我想不太可能会有人把墓修在别人的墓地上面，可能这里就是造墓的工匠给自己留的后路！

古时候，特别是战国的时候，你要是参加了修贵族墓穴的工程，那就等于死，不是被毒杀就是和尸体活埋在一起。但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容忽视的，大多数工匠都会给自己做一条秘密的通道，好让自己逃出生天。我用灯一扫，果然看见一扇非常狭小的门在一边的墙上面，但是这扇门离地面还是有点高度的，下面有一架木头梯子，已经烂光了。我估计了一下高度，自己不可能跳得上去，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张脸突然从那通道里探了出来。

我一看，不由大喜，叫道：“潘子！是我！”

潘子吓了一跳，也看到了我，可是他不但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反而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几乎从那通道里掉下来。

我正奇怪呢，潘子突然掏出枪，枪口直对着我，我一看不好，怎么难道潘子把我当成粽子了，这下子冤死了！我大叫：“是我，潘子！你他妈的干什么？”

潘子就像根本没听见一样，一声巨响，那枪声在这地洞里出奇地响，子弹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呼啸了过去，不知道打到我身后的什么上，一泡腥臭的东西溅了我后脑勺。我猛转过身，就看见好几只青色的大尸鳖趴在墙上，几只大螯杀气腾腾地仰着。有几只已经爬到我头顶上的天花板上，离我的脑袋只有十几厘米。

我刚想后退几步，离这些大虫子远一点儿，突然，墙上的两只虫子像弹簧一样飞了过来，几乎一下子就到了我面前。就在同时，又是两声巨响，两颗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凌空把这两只虫子打爆，那真的是打爆，我一脸都是虫子爆出的体液。这个时候，我听到潘子叫道：“我快没子弹了，你他妈的还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儿跑过来！”

有了潘子这个靠山，我心里踏实多了，转头就跑。潘子又放了一枪，估计又打爆了一只，我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墙根了，潘子把手伸下来，我一跳正抓住他的手，还好这石壁非常粗糙，我的脚有地方着力，潘子只一拉我就上去了。还没站稳，潘子那把短枪从我裤裆下面伸出去，又是一枪，那弹壳直接跳出来打到我的裆部，我惨叫一声，几乎晕过去，大骂道：“你爷爷的，想阉了我啊！”

潘子骂道：“妈的，鸡巴和命当然是命重要啦！”

我突然发现矿灯不在我手上了，回头一看，发现它掉在下面，那光源的四周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尸鳖，青幽幽的一大片，不知道是从哪里爬出来的。我问潘子：“你还有多少子弹？”



他摸了摸口袋，就掏出一颗来，不由苦笑：“还有一颗光荣弹。”话音未落，一只尸鳖已经跳上石道，对着我们发出“吱吱”的声音。

潘子到底是当过兵的人，这应变的本领是不在话下，直接变枪为锤，拿着枪管，把那木头枪托当锤子，一下就把那虫子敲扁，踢了下去。但是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更多的虫子爬了上来，我们连踢带敲，还是有几只爬到我们身上，那带倒钩的爪子一下就带去一块皮肉。

我对潘子说：“我们跑吧，这么多根本没办法挡。”潘子问：“跑哪里去？”我一指后面，说：“这后面肯定是个出口呢，你看这个坑道，绝对是古时候的修墓工匠逃命用的，只要沿着这个跑，肯定就能出去。”

潘子大骂：“屁，我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就是以为书上说的都对，我告诉你，这道我都走遍了，根本是个迷宫。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算有点起色，要是再往后退，不知道要转悠到什么时候！”

我一惊，心说难道我猜错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没办法再去细想，眼看虫子越来越多，我大叫道：“那总比在这里喂虫子强！”

这个时候，突然又是咕噜一声，又从上面的暗门掉下一个人来，正压到那些虫子身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吓得那些虫子退了开去，那人骂骂咧咧地站起来：“我的屁股哎，妈的，这是什么门，怎么还往下开的？”他拿手电一照四周，大叫，“靠！什么玩意！怎么这么多虫子！”

我们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这不正是刚才在主墓吓唬我们的那个摸金贼。

那些尸鳖已经又围了过来，非常迅速，这人也算厉害，把那手电当榔头用，一敲一只，但是根本不顶用，马上他背上就爬满了虫子，他杀猪似的叫起来，手伸到后面想把那些虫子扯下来。这个时候，潘子突然一把掏出了他怀里的全部火折子，全点上，然后一个纵身就跳了下去，我连拦的时间都没有。

他就地一个打滚，就翻到了那小子的边上，那尸鳖怕火，一只只全跳了开去，可是火折子根本不是长久的点火工具，而且刚才一连串动作，那火就非常小了，潘子大叫：“你那里还有没有？”我一摸我怀里，竟然还有几个剩下的，把心一横，心想，妈的，豁出去了，也学潘子那样一个纵身，跳了下去，可惜身手不济，直接一个狗吃屎。手里的火折子就脱手了，一下子就掉到尸鳖堆里去了。潘子大骂：“我的爷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嘛！”

我忙爬起来，跑到他们边上，那些尸鳖忌讳着火，一时间也不敢扑上来，但是随着那火光越来越暗，它们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起来，我不由咽了口唾沫，心里想：“看来要歇菜了。”

第十四章

•

闷油瓶

那小子咳了一声：“同志们，我连累你们了，看样子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我胖子真的什么也没怕过，可也真没想到会这么死。”

他穿着一套黑色老鼠衣，所以在黑暗中看不出他的体形，我仔细一看，果然是个白白胖胖的人。真想不到这么肥的人也能做摸金贼。

潘子大骂：“死胖子，你他妈的到底哪里冒出来的，我他妈的真想抽死你！”

我看着火折子已经快不行了，几乎要哭出来了，说道：“你们快想想办法，不然不管谁抽谁都是虫子占便宜！”

潘子看了看四周，把短枪递给那胖子，然后把火折子递给我，说：“本来我们把衣服烧了还能撑点时间，可是这火折子火太小了，可能还没点着我们就已经挂了。我数到三，我来吸引这些虫子，你们就拼命跑到墙根那里，做个人梯爬上去，时间肯定够，我动作快，等你们上去了，我再跑过来，时间一刻都不能耽误！”

还没等我拒绝，那潘子猛地一跳，就扑进那尸鳖堆里。马上，那尸鳖潮水一样涌了上去，我们面前果然有了条路。我大叫一声想去救他，那胖子一把拉住



我，说：“上去！”

他硬拉着我连跑几步，一托，我借势就爬了上去，然后伸手把他也拉了上来。

我一看下面，潘子身上满是尸鳖，疼得在地上打滚，我几乎要哭出来了，那胖子大叫：“快爬起来，就几步路！快！”可是潘子已经不可能爬起来了，他的嘴巴里都已经开始有尸鳖钻进去，他几次想站起来，都被扑到地上。我真的没想到这些虫子攻击性这么强，潘子蜷起身子，看着我们在上面大叫，他痛苦地摇了摇头。

最后他的脸都被尸鳖盖满了，我看到他伸出了手，做了一个枪的手势，那手上已经全是伤口，我知道他是要我们把他打死。

那胖子不忍看下去，一咬牙，大叫了一声：“兄弟，得罪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那顶上又是一声机关响，又一个人从上面跳了下来。注意，这个人是从跳下来的，不是摔下来的，所以他落地的时候很稳，但是落地的分量非常重，他一躬身缓冲，单手撑地，呼了口气，那些尸鳖先是一愣，突然间就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撞起来，拼了命地想远离这个人，原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的这些大虫子，这个时候同样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消失在墙壁上的几处沟穴深处。

我仔细一看，不由大喜，这不就是闷油瓶吗！那胖子也惊叫了一声：“天哪，这家伙竟然没死！”然而我定睛一看，又觉得不妙，只见他上身的衣服已经悉数破光了，浑身上下都是血，看样子受了比较严重的伤。闷油瓶瞥见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潘子，忙上去一把把他背了起来。我们一看有救了，赶紧伸手下去，一人拉住潘子，一人拉住闷油瓶，把他们拉了上来。

这真是沧海变桑田，绝境逢生，刚才还是十死无生的境地，现在就突然形势逆转。我们想检查潘子的伤势，然而闷油瓶一摆手，说：“快走，它追过来了。”

虽然我还没有领会他话的意思，但是那胖子已经跳了起来，看样子非常感同身受。他一把背起潘子，我捡起潘子的矿灯在前面开路，四个人就直接往石道的深处跑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已经分不清到底转了几个弯，闷油瓶拉住胖子，说：“行了，这里的石道设计有些古怪，它短时间应该追不过来。”我们停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汗流浹背，我忙问他们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闷油瓶叹了口气，也不回答我，直接把潘子平放在地上。我一想也对，现在最重要的是看看潘子的伤势如何。

潘子这次真的是伤得非常严重，几乎浑身都是口子，如果用绷带把他包起来，就算有足够的绷带，他也变成个木乃伊了。我看了看，幸运的是，大部分的



伤口都不深，但是他脖子和腹部有几处几乎可以致命，看样子这些虫子非常善于攻击人柔软的地方，我想起先前让我摸到手的那尸体，也是腹部被咬得最厉害。

闷油瓶用手按了按他的腹腔，抽出了他腰间的黑金古刀，说：“帮我按住他。”

我大惊，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忙问：“你要干什么？”

他盯着潘子的肚子，就像一个屠夫在看他的牺牲品，他用他那两只奇长的手指在他伤口附近划动，一边对我说：“他肚子里钻进去了一只。”

“不会吧。”我怀疑地看着他，然后看了看那胖子，那胖子已经按住了潘子的脚：“从你们的表现来看，我相信他多一点儿。”

我只好按住潘子的手，闷油瓶一刀挑起他肚子上的口子，然后用他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插进他的伤口，一探，一钩，夹出一只青色的尸鳖。这几个动作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但潘子还是痛得整个人弓了起来，他力气极大，我几乎按不住他。

“这只窒息死在他肚子里。”闷油瓶把虫尸一扔，“伤口已经太深，如果不消毒，可能会感染，非常麻烦。”

胖子从枪里取出那颗光荣弹，说：“要不我们学学美国人民的先进经验，把这颗光荣弹用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我们把子弹头拧下来，用火药烧他的伤口？”

潘子一把抓住胖子的脚，痛得咬着牙骂道：“我又不是中枪伤！你他妈想……想烧断我的肠子啊？”他从他裤子口袋里取出一捆绷带，上面还有血迹，看样子是从他头上的伤口上拆下来的，说，“幸亏没扔掉，先给我绑上，绑紧点，这点伤不算什么！”

胖子说：“这年头不时兴个人英雄主义了，同志，你肠子我都看见了，你就别死撑了。”说完就要动手，我和闷油瓶忙拦住他，我说：“别乱来，子弹烧到他的内脏就完了，还是先包起来。”

胖子一想也对，我们手忙脚乱地帮潘子包好伤口，然后又撕了我衣服上的几块布，在外面又裹了一层。潘子疼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了，我看他靠在墙上喘气，不由非常感动，要不是我把那些火折子弄掉了，他也许就不至于弄成这样了。

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情，问胖子：“对了，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啊？”

那胖子刚想说话，闷油瓶做了个不要发出声音的手势，我马上就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从走道的一边传了过来。

第十五章 • 屁

胖子举起那只有了一颗光荣弹的短枪，示意闷油瓶，意思好像是：要不，咱就和它拼了？闷油瓶一摆手，不同意，然后让我们学他的样子，捂住鼻子，他自己一手捂住潘子的鼻子，一手关掉矿灯。

马上，我们陷入了绝对黑暗之中，四周除了那恐怖的咯咯声，就是我自己急促的心跳。这一段时间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那声音身上，我听到它越来越近，空气中也出现一股非常奇特的腥臭。

我害怕得几乎要窒息，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等死的死刑犯一样。突然，在我一个恍惚间，那个声音突然听不见了！我心里一抖，难道它发现我们了？

过了足足有五六分钟，一声极其阴森但是清晰的咯咯声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么的真切，我的老天，几乎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我顿时头皮发麻，死命按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叫出来，冷汗几乎把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这几分钟真是极度的煎熬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最后等待我的是死还是活。又过了大概三十秒，那声音终于开始向远处移动了，我心里一叹，我的姥姥，终于有一线生机了。突然，“噗”的一声，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竟然在这个



时候放了个屁。

那个声音突然就消失了，与此同时，矿灯光亮，我马上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怪脸几乎就贴在我鼻子上，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睛。我吓得一个趔趄，倒退出去好几步，这个时候，闷油瓶大叫一声：“跑！”胖子看似笨拙，其实非常灵活，一个就地打滚把潘子背起来，撒腿就跑。我跟在他后面，一边跑一边大骂：“死胖子，是不是你放的屁！”

胖子脸通红：“靠！你哪只眼睛看见胖爷放屁了！”

我真是懊恼：“我说，你他妈的真是个灾星！”这个时候，突然就听到前面的胖子大叫：“啊……”

我一惊，刚想问他“啊”什么，突然脚下一空，也“啊”地大叫了一声。原来刚才没有拿矿灯，又转了几个弯，基本上看不到东西，这个时候脚下的路好像突然间没了，我看不到下面，不知道有多深，就觉得好像正掉向无底的深渊。

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被屁股上的剧痛取代了，正晕眩间，突然一阵闪光，胖子打亮了他的狼眼手电。我一看，这里又是一个石室，非常简陋，和我们刚才大战尸鳖的那个非常类似，但是因为大小不同，我知道绝对不是同一个。不过胖子这个时候非常紧张，说：“真是冤家路窄，该不会这里又招虫子咬吧？”

我想有闷油瓶在，至少虫子不用怕，回头一看，靠，他竟然不见了！难道和我们跑岔了路了？我急忙回忆了一下，发现原来刚才混乱间，我根本就沒注意他是否跟着过来。我转念一想，那怪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能任由我们跑掉，肯定是他在后面帮我们挡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不是凶多吉少了。

心里越想越觉得非常不妙，这样下去，迟早是个死啊。那胖子检查了一下四周，然后把潘子放到角落里，自己也坐了下来，揉着屁股说：“对了，我得问你件事，你们是不是也来找鬼玺的？”

我一听莫名其妙：“难道，真的有这个东西？”

胖子仔细听了听，似乎并没有东西追过来，轻声对我说：“怎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竟然敢下到这个墓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鲁殇王，他是干什么的？”

我一听，似乎能从他嘴巴里掏出点儿什么来，便问：“他不就是个诸侯王吗？只是听说能借阴兵打仗。”

“屁！”胖子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我和你说，这个所谓的鲁殇王和那所谓的借阴兵打仗，其实就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个古墓里暗藏的玄机，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猜破了头也猜不到。”

第十六章 • 小手

我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验，这一行最考你眼力，既要会看东西，又要会看人。我一看这个胖子就不是个实在人，想从这种人嘴里打听消息，说好话不如激他，于是装作根本不相信他的样子，说：“说得像什么似的，你要真知道，能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这里乱撞？”

胖子果然就范了，拿电筒照了一下我的脸，说：“你小子还不信？我胖爷来之前可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你们知道这鲁殇王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借阴兵是怎么回事吗？知道鬼玺有什么用吗？”看我不说话，他得意地一笑，“我告诉你，这鲁殇王，说得好听是个将军，其实说白了和我们一样，就是个倒斗的。”

我忽然想起，三叔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不是非常能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胖子继续说下去：“可是人家比我们厉害，倒斗倒得都封王了，帛书上有记载，那鲁殇王的部队，大多数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经常一下子整支部队就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而且他们去过的地方，经常是‘坟多破败，问之，则曰阴兵尽出也’，你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者，怎么可能相信世界上有阴兵这种东西啊！他们必然是到处挖坟盗墓，如果被人发现坟土被动过，就说是鲁殇王借了这些墓主的魂魄，于是借阴兵一说



便四传开来，那个时候的人非常迷信这些，后来就传得神乎其神了。”

我不是非常相信，说：“你们凭这些信息就得出这个结论，未免太武断了吧。”

胖子瞪了我一眼，怪我插嘴，说：“当然不止这么点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七星疑棺，历史上记载，首先就是盗墓贼使用的，因为他们自觉盗墓无数，惶恐死后遭到相同的命运，于是凭借他们的经验，设计了这个虚棺之局。他们认为，无论机关再精巧，也拦不住盗墓贼，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犹豫不决，无法下手！这七口棺材，除了一个真正的主棺之外，其他六口，无论哪口被误开，都是九死一生，里面不是暗弩就是设了邪术。到了宋代以后，这个局才逐渐被一些能人巧士发扬光大，这种设计出自不光彩的职业，普通人家是觉得不吉利的，而且一个墓穴里放七口棺材，花费也太高。”

我看这胖子看上去十分粗枝大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渊博的知识，不由得一敬，但我看他应该还没说完，于是问：“照你这么说，那有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个是主棺？”胖子拍拍我，大概看出了我的态度变化，非常得意：“看你小同志还挺好学，那我就学孔老二‘诲人不倦’好了，你听好，要分辨这七星疑棺，并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行有行规，一般人倒斗遇到七星棺，都会叩几个头自觉退出去，老祖宗不会怪罪。以前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些搬山道人衣食无着，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破了规矩。那时候有个高人，就想出一个办法，破了这个局。那就是用两根撬杆将棺材撬起一角，然后在棺底凿穿一个小孔，用一个铁钩探入，看看钩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判断这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了。”

我不由感叹，这盗墓者和设计者之间的斗智，真的是可以写一部书了。那胖子突然很神秘地凑过来，对我说：“但是这里的七口石棺，恐怕都是假的，恐怕这个鲁王墓，都是假的。”

他又用狼眼电筒照了照我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石道口，看看没有什么东西爬过来，才继续道：“本来我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一点，但是当我掉到这个石道迷宫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西周墓。”我大吃了一惊：“难道这里不是那些工匠挖的逃生通道？”

这个时候潘子在角落里骂了一句：“我早和你说了，这里怎么可能是逃生通道，你见过谁把逃生通道挖得像迷宫一样？谁会有这么好的兴致？”我大大地迷惑，心里似乎想到什么又抓不住重点：“怎么可能有人 would 会把自己墓穴修在别人的墓穴上面？这不是想断子绝孙吗？”

胖子摸了摸嘴巴，说：“你也是个倒斗的，自然知道风水这些说法，我们这些倒斗的人是最不屑的，这风水除了指导我们倒斗外，我真看不出还有什么其



他用处。这风水是门学问，但是古人的学问，死人的学问，和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大好青年是不相干的。”他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而且，这把自己葬在别人墓里的，风水也有这么一说，好像是叫……叫……叫什么……藏龙穴，反正就是类似一个名字，这些肤浅的名字我们就不要去管它，反正把自己葬在别人的墓穴里，只要你命理配合，布置得当，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那鲁殇王的棺材，必然就藏在这西周墓里，绝错不了！”

潘子听了他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怎么，就你这熊样，也能懂风水？”

那胖子大怒：“什么懂不懂的，如果我不懂……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东西？”潘子哈哈大笑，但是一笑伤口就疼了，不由捂着肚子，说道：“也不知道你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你要是真懂风水，你带我们走出这个迷宫去？我可是转了七八个圈都找不着路。”

我听潘子说起来，便想起了一件事情，问道：“对了，当时你们怎么丢下我自己跑掉了，你知道我几乎被吓死！三叔他们呢？”

潘子艰难地直了直身子，说：“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那小哥去追这个死胖子，虽然三叔让我不要追过去，但是我心想那小子如果紧张起来，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件事情我没和你说，我总觉得这小子跟着我们过来，目的不单纯，我不是很相信他，也想去看看，所以我就跟上去了。”他皱起眉头，很迷惑地说，“我跑了几分钟，突然看见前面的墓道里有什么东西，我拿灯一照，那东西就嗖一下不见了。我有点儿紧张起来，就走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石头和石头的缝隙里，好像夹着一只五指一样长的人手。”

胖子一惊，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没发出声音来。

潘子回忆着那个时候的一切细节，说道：“于是我就凑过去看。你知道我这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大便也想尝一把，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儿后怕。我真没想到那只像手的东西，竟然突然就冲了出来，一把就掐住我的脖子，那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掐窒息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幸好身上还有把军刀，我一边手脚乱蹬，一边去割那手，发现这手的手腕细得吓人，几乎就比那手指粗一点点，也不知道它的力气是哪来的。我一刀下去，就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那手马上就松了，缩回到墙缝里去了。”潘子摸摸脖子，“我想，他妈的这墙后面肯定有蹊跷，就去查这墙，我左敲敲，右踢踢，突然不知道按了什么东西，妈的整个人就掉下去了！”他拍了拍墙，“以后你们也知道了，我掉到和这里一样的一个石头室里，然后发现了石道，幸亏老子身手好，跳了半天，终于跳了上去，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碰到小三爷。”



“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三叔他们的下落？”我叹了口气，潘子显然也刚刚知道三叔他们失踪了，也露出了非常忧虑的神色。我转向胖子，问他，“死胖子，那你是怎么下来的？你给我说实话，那鬼东西是不是你招惹出来的？”胖子说道：“哎，你要这么说那我真是比苏三还冤了。我跑到那地方时，那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老头子已经把那怪物弄出来了，跟在我后面那小子看到了，叫了声糟糕转头就跑。我一看，如果要我和那怪物拼命，估计也不是没有胜算，但是革命的火种还得保存啊，而且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我还没完成呢，于是我也转头就跑。跑了一会儿，我看见那小哥在我前面停下来，叫我站在那里，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呢，他一脚踢了一下墙壁，我就掉下来了，我还以为他要救我呢，没想到下面这么多虫子，娘的。”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四周，好像惶恐又有虫子爬出来咬他一样。

潘子看了我一眼，说：“你看，这小子好像对这个古墓非常了解，非常不简单。肯定有问题。”我一直觉得那闷油瓶不错，因为只要有他在，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但是潘子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一路上来，那家伙好像知道得太多了，好像什么他都能料到一样，不由也怀疑起来。在我包里还有从胖子那里找来的几块压缩饼干，我想起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于是拿出来让大家都吃了一点儿，潘子吃得很少，说万一他肠子已经穿了，吃多了也是漏出来，还是留给我们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他这么一说，虽然胖子很想吃也不好意思多吃了。我又把我碰到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一遍，人也逐渐放松了下来。

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又聊了点儿别的，胖子说这么干坐着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还是进那个石道碰碰运气，潘子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决定再休息一下，然后出发。

我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半睡半醒之间，突然看见胖子在朝我挤眉毛弄眼睛，我本来就觉得这个胖子非常不靠谱，有点儿精神分裂的感觉，你说在这古墓，谁还能想出在头上套个瓦罐来吓唬人？这种人不是胆子太肥就是脑子太瘦。现在我们这里一个人身负重伤，三个人不知去向，这种环境下他竟然还有兴致朝我做鬼脸，要是我还有力气，必定冲上去给他一下子。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就连潘子也在朝我挤眉弄眼起来，我想：嗨，神经病也能传染？就见他们两个人不停地拍自己的左肩膀，嘴巴一动一动，好像在说：“手，手！”我看他们头上冷汗都下来了，觉得奇怪，于是看了看自己的手，没什么异样啊，难道是我的肩膀，我很随意地转过头去，突然发现我肩膀上正搭着一只绿色的小手。

第十七章 洞

那只小手，五根手指都一样长，手臂极细，和潘子形容的一模一样，十分恐怖。胖子一个劲地向我做手势，叫我不动，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害怕，如果一个人一下遇到突发事情太多，反而会变得冷静起来。我这个时候反而觉得有种在被恶作剧的感觉，突然间觉得非常厌烦，真想一把抓住那手狠狠地咬一口。

当然理智还是让我待在那里不要动，胖子用潘子的枪，去挑那只手，想把那手挑下我的肩膀。枪刚伸过去，那手就像一条蛇一样，一把就缠上了那枪，直接就往后拉去。胖子哪肯放手，大屁股一抖，和那手拔上河了。

我忙上去帮手，胖子一个人劲就很大，再加上我，竟然也只能和这细细的手臂打个平手。眼看我们快坚持不住了，潘子一扬手，把军刀扔给胖子，胖子骂了一句，刀子从下往上狠命一割，从那手上刮下一块皮来。那手突然放开，狂甩着逃进了黑暗中，那动静，我竟然觉得非常像一条蛇。这一下子我和胖子双双吃不到力，都摔了个四脚朝天。

胖子一个肥猪打挺跳起来，追过去一看，原来那里有一条非常深的沟缝。他使劲往里面挤了挤，虽然里面还挺宽敞，但是入口太小了，他的体形根本爬不进去。他丧气地一挥手，恼怒地用手去掰那些石砖，没想到，这石头墙壁看上去



非常结实，竟然这么容易就给他掰了下来，他忙说：“快看，原来这里有个大洞！”

我们凑过去，胖子用狼眼电筒一照，里面果然是别有洞天。这洞黑糊糊的，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真是没有想到，这墙壁的黑暗处，竟然藏着一条这么窄的通道，难怪上次那些尸鳖可以神出鬼没。

潘子摸了摸那洞的表面，纳闷地说：“看样子是人工挖出来的，难道是给那些尸鳖活动的通道？”

“你说这些尸鳖就在里面？”胖子本来想钻到那个洞里去看看，一听潘子这么说，不由犹豫起来。潘子轻声说：“不用怕，刚才那小哥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我把他身上的血抹在自己手上了，你看，”他指了指手上一块血污，“你们用点口水往自己脸上也涂点，肯定管用！”

我不由失笑：“你他妈的也太缺德了，人家至少还救了你的命呢！”

潘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血滴到地上，总觉得不要浪费。”胖子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问：“怎么，那小兄弟的血这么厉害？”

我们两个都点头，把在尸洞里的情形和胖子一说，胖子顿时对潘子手上的那块血非常有兴趣，赞叹说：“那敢情好，以后我去倒斗，也可以威风一下，妈的，谁要是敢吹我的蜡烛，我就让他跪在棺材板上。”说着，好像恨不得把潘子手上那块血刺下来一样。

潘子对我说：“这小洞不知道开在这里到底是什么用意，不过既然我们走不出那石道迷宫，我想这里也是个希望。要不我们进去看看？”我看了看这个阴风阵阵的小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觉得毛骨悚然，进去有点儿不妥当，但是如果不进去，也只能在这里等死，于是点头表示同意。那胖子把自己的皮带脱下来，绑在自己脚上，对潘子说，“你就拉住这皮带，我在前面开路。”

胖子说完，一毛腰第一个进了洞，然后潘子拉住那皮带，也进去了。我看他们消失在黑暗中，咽了口唾沫，叫了声上帝保佑，然后心一横，也钻了进去。

胖子在前面爬得极慢，有的地方他几乎就过不去，一定要先运一下气，把屁股缩小了，才能通得过。潘子在后面被拖得也辛苦，而且直接对着他的屁股，他对胖子说：“你可千万别再放屁了。”

胖子在前面喘着粗气，也没力气回答，我看他这么贫的人也不吭声了，就知道他确实是累得够够的。就这样，我们像三只虫子一样，一挪一挪的，也不知道爬了多久，突然胖子轻声叫了一声：“有光！”突然间就加快了速度，潘子一下伤

口被拉紧，疼得直叫悠着点！胖子爬得极快，他这样的体形，要在这么个洞爬出这个速度已经是奇迹了，我看到那光也越来越强烈，心想难道真给我们碰到这么好的运气，这个小洞竟然是通到地面上的？终于，胖子第一个爬出了这个洞，他刚出去，我就听到他吓得大叫了一声：“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第十八章

•

大树

我小心翼翼地爬出这个洞口，外面只有一小块突起的地方可以让我站立，再往外就是悬崖了，往下最起码有十五米的高度，而且风非常大，我只有紧贴着崖壁来观察这个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看到的，在我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粗略估计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洞顶上有一道大裂缝，月光从这个裂缝里照进来，正好可以勾勒出整个洞穴的轮廓。我现在的位置，就在靠西边的洞壁上，上下都没有可以攀爬的东西。我扫视了一下，发现我们周围的洞壁上，也密密麻麻的全是洞，足有成千上万个，那密集的程度，就好像这个洞壁被不同口径的超级机关炮扫过十几遍一样。

最让人感觉到震撼的是，这个洞穴的中间，有一棵几乎十层楼高、十人环抱也不一定能抱起来的大树，而那棵大树上，还盘绕着无数条电线杆一样粗的藤蔓。这些藤蔓纵横交错，几乎缠绕了所有可以缠绕的东西，它们的分枝如柳条一样从树上垂下来，有些挂在半空中，有些已经垂到了地上，甚至有些藤蔓干脆从洞壁的孔洞里伸了进去，举目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有蔓延过来的藤蔓，就连我们这个洞口的边上，也爬着一两根。

如果仔细去看，还可以看到靠里面的树枝上还挂着很多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果实，但是看着这些东西的轮廓又似乎不是。这些东西藏在浓密的藤蔓后面，不时还给风吹得抖动几下，十分诡异。

这个天然洞穴的底部，有一条石头的围廊，从一个祭祀台一样的小型建筑开始，一直通到树冠下面，我依稀可以看到，那围廊的终点，是一处有十几级台阶的石台，上面放置有一张玉床，好像竟然还躺着个人！距离实在太远，除了一个轮廓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不敢下定论。

胖子非常兴奋，直叫：“妈的，还真给老子找着了，这里肯定就是那个西周墓的主墓室。躺在那玉台上的，必然是鲁殇王的尸身。这鲁殇老儿也真够缺德的，鹊占鸠巢，把人家的斗倒掉，自己住进来。今天我胖爷就来替天行道，收拾收拾你这个没职业道德的，让你知道倒斗就是这个下场！”他说得兴起，也没想自己是干什么的，连自己也一道骂进去了。

这个时候潘子突然说道：“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鲁殇王十分邪门，我想这里必然还另有玄机。我看我们还是想办法从上面的裂缝先回到地面上去。”

我抬头看了看上面，不由咋舌，要爬到顶上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在顶上倒挂着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那裂缝口，我们又不是蜘蛛人，怎么可能做得到？于是转过头去想问胖子的意见，只见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到悬崖外面去了，根本没把潘子的话放在心里。我见他身手十分敏捷，也就没有去阻止他，他几下子就爬下去两米多，到了另一个洞口上，刚想继续往下爬，那洞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胖子吓得一个激灵，猛踢那只手想把那手踢掉，就听从那洞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别动！你再走一步就死定了。”我一听，竟然是三叔，不由一喜，叫了一声：“三叔，是不是你？”

下面那人惊讶道：“大侄子，你他妈的跑到哪里去了！他娘的担心死我了！你没事吧？”

我一听果然是三叔，心里松了口气，叫道：“没事，不过潘子受伤了！都是这胖子害的！”说着想探出头去看看，可是下面这个洞就在我现在这块突起的死角里，我只能看到胖子的半条腿，只好作罢。就听那个胖子大叫了一声：“同志，我请你不要抓我的脚好吗？”

三叔大骂：“你这胖子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他娘的少给我贫嘴，快下来，脚不要乱踩，千万不要碰到那藤蔓。”

胖子说：“哪条，是不是这条？”说着还用脚尖去指，三叔大叫：“不





要！”话还没落，那原本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藤蔓突然像蛇一样昂了起来，末段间像花一样卷开，乍一看就像是一只鬼手一样，这个东西昂在那里，似乎在感觉胖子的方位。胖子只要一有动作，它也跟着移动，一左一右的，就像印度人在逗蛇一样。我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潘子和我遇到的那五指一样长的鬼手，就是这些东西来着。

那胖子也真不简单，竟然把脚在那里画圆圈，逗那藤蔓。我心说这家伙这么不靠谱，难怪他只能一个人来倒斗，如果他一直跟着我们，肯定有一天得给他害死。正想着，三叔果然就火了，骂道：“我说你这个人有完没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快给我下来！”刚说完，胖子就遭殃了。那藤蔓一把缠住了他的脚，然后整个一卷，就几乎把他从崖壁上拽了下去。在石室的时候，我和胖子两个人都拉不过一根藤蔓，这下子，那悬崖上又没有地方可以借力，眼看胖子就不行了，我一急之下，想找块石头，扔下去砸那东西，可这悬崖他妈的光秃秃的，一点儿渣都抠不下来，正胡乱摸着，突然就觉得脚上一紧，我低头一看，糟糕！一支鬼手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把我的脚也缠住了，我马上想找个地方抓一下，已经来不及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扯了出去。我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已经在空中了。

那一刹那间的感觉就好像失重，手脚什么东西都抓不到，然后就被重重甩在悬崖壁上，那一下子比自己撞上还惨，根本就是拍过去的！我撞得七荤八素，几乎就要吐血，就觉得那藤蔓又吃上劲道，使劲把我向下扯。我两只手都抓出血来了，也没抓到什么东西，接着就是自由落体，下面就是十五米的悬崖，我眼睛一闭，完蛋了！这下子死定了。

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三四根藤蔓被我吸引，从悬崖上卷过来，其中有一根特别粗，一下子就缠在我的腰上，我在空中像个麻花一样被裹了好几圈，然后被那特别粗的鬼手藤一带，后脑狠狠在石壁上刮了一下，脑子嗡一声，一下子就晕乎了，就觉得被那些个藤蔓拖着，一路上不是撞到树枝就是撞到石头，浑身上下没一处幸免的，直被撞得眼冒金星，几乎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朦胧着发现自己静止不动的时候，突然觉得极度恶心和头晕，想要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好像有一层纱一样。我做了几个深呼吸，逐渐缓过神来，眼前也逐渐清晰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被倒挂在那棵巨树的一根枝丫上，我的头下面就是那放置着一具神秘尸体的石台。我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那石台上，并不是只躺着一具尸体，在我看到的那具尸体的边上，还躺着一具年轻女尸。那尸体身上披着白纱，双眼紧闭，面容安详，看上去竟然有几分俊俏，

而且身上一点儿也没有腐败的迹象，如果不仔细看，还觉得她是在睡觉一样。而躺在一边的那具男尸，戴着一只狐狸脸的青铜面具，浑身上下裹着紧身的盔甲，双手放在胸前，手中拿着一只紫金的盒子。

我扫视了这具盔甲尸好几遍，总觉得哪里有个地方让我觉得不舒服，仔细一看，才发现透过青铜面具的眼洞看，里面尸体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那两只青色的眼珠子正冷冷地盯着我。



第十九章 • 女尸

那眼神真的让人汗毛直竖，我也直勾勾盯着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好。我现在像是腊肠一样被挂在这里，要跑也没有办法，只能一边祈祷，一边尽量想办法挣脱。不过挂了十五分钟，那盔甲尸也没有什么动作，连眼珠子也没有动一下，我不由怀疑是不是我的错觉。但是那诡异的眼神就这样盯着你，就算是神仙也会觉得不舒服。我不去看他，心想得快点想个办法下去。老是这样头倒挂着，脑子也快充血充爆了。

我用尽我全身的力气抬头，发现身上那个惨啊，几乎全都是淤伤。我的脚被一跟藤蔓缠住，再转头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我目力能及的地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尸体，根本看不到头，那绝对不是说几十具几百具尸体可以形成的情景，我估计总有上万的数目。这些尸体随风摇曳，看上去像很多骨头做成的风铃，这种感觉十分不舒服。

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人的也有动物的，大部分已经完全干化，还有少数的一些也腐败得非常厉害，空气中不时传来一股恶臭，而大大小小的尸鳖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些尸体上啃食。我不由庆幸，之前特地从潘子那里弄来了一些闷油瓶的血涂在身上，看样子还真的管用。虽然这样做有点儿缺德，不

过缺德总比缺胳膊少腿好。

我这时候想起胖子和我一样，也被那鬼手藤抓住了腿，不由替他担心，但是往外看又都是藤蔓，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身上摸来摸去，只摸到一个数码相机，又没有什么东西好用，正懊恼着，突然脚上的藤蔓一松，我整个人往下一沉，几乎以为要掉下去了，忙双手向下，护住头部，没想到它只松了一下，又停住了。我睁眼一看，我的脸几乎就贴在那女尸的脸上，再往下一点儿就要嘴对嘴了，吓得我忙缩起嘴巴，尽量缩起脖子。就在这个时候，我眼睛一瞄，突然看到她边上盔甲尸腰部有一把小佩刀，不由大喜，心说：“这位仙女，我现在形势所逼，问你朋友借把小刀，他总不会介意吧？”想着，我扭动腰部，竭力朝那佩刀伸出手去，荡了有两三下，突然发力，一下子抓住了刀柄，用力一抽，没想到那刀这么紧，我不但没抽出来，反而把那盔甲尸的腰带整个扯了下来。

我一看，糟了，怎么把人家裤腰带扯了，这样还不和我翻脸？忙用双腿夹住刀鞘，用力一拔，把刀拔了出来，这刀刀口寒光一闪，我就知道是把好刀，心说天助我也，然后使出我全身的力气翻了上去，只一刀就把那藤蔓切断了。我那时候只顾想着切断那藤蔓，也没想过下面是什么东西，等藤蔓一断我掉下去的时候，后悔已经晚了，才几分之一秒的工夫，我已经整个人趴在那具女尸身上了。

说实话，幸好我着地的一刹那收住力气，没有实打实地压下去，不然这尸体肯定连屎都能被我压出来，但是惯性太大，我想和女尸保持距离已经不可能了，我的脸整个就贴到她的脸上去了，只觉得冰凉冰凉的，冷得我汗毛直竖。我当时就呆了，心想，会不会有一条舌头从她嘴巴里伸出来，直接插到我喉咙里去，把我的五脏六腑都吸出来，想到这里还庆幸了一下，幸亏是个女鬼，长得还不错，要是个男鬼就恶心死了。

可待了有半晌，也不见有舌头伸出来，心说总算运气还不错，碰到了个通情达理的主，就慢慢抬起头，想溜，头才抬了一半，突然一阵香风，那女尸的两条胳膊突然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一愣，整个人都吓得僵硬了。这个时候边上的那具尸体也发出了咯噔一声，我一听不妙，心里直叫：“老兄，现在是你老婆不让我走，不是我轻薄她，你不要搞错啊！”

转头一看，原来是我刚才扯下了他的腰带，相连处的一块甲片掉了下来，不由松了口气。现在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搭着我的是这具女尸而不是隔壁这个怪物，要不然我肯定已经尿裤子了。

就这样僵持十几秒，看她没进一步的动作，我不由想偷偷地从她胳膊下面把头钻出去。可是刚一动弹，她的手也跟着我的脖子移动，我往前她也往前，我往





后她也往后。我心一横，猛一抬脖子，心说，我干脆就挣脱你，然后一个打滚开溜，结果没想到她的手拉得这么紧，我一个抬头，竟然把她拉得坐了起来。而且一震动，那女尸的嘴张了开来，露出了她含在嘴里的一个东西。

第二十章 • 钥匙

我低头一看，那应该是一把镶嵌着珠子的铜质钥匙，那颗珠子墨绿墨绿的，应该不一般，我也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成分，只知道古人有时候把珠子放到人嘴里防腐，若是我把这钥匙拿出来，说不定眼前这具千年美尸，就会瞬间变成一个木乃伊，那种恐怖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冒险去做的。然而，现在这个情况也太尴尬了，我总不能背着这具尸体跑路。

正在犹豫不决，突然听到人的叫喊声由远而近，我一抬头，看到一个人狂叫着连撞了七八根树枝，被一条藤蔓拉到我的头顶上挂了起来，不是别人，正是那死胖子，看样子他也终于支持不住，重蹈了我的覆辙，而且伤得好像比我还厉害。幸好他没撞到头，挂在那里还直骂：“妈的，想不到这鸡巴粗的树杈力气还真大！”然后他就看到我了，一看我就一呆，“小同志，在花姑娘地干活？”

我真是又想哭又想笑，也不敢大声说话，一边做了个手势道：“这个是死的！你快帮我想想办法！”胖子啊了一声，在半空中扭动了一下屁股，说：“那也得把我放下来啊！”我把手里那佩刀往上一扔，他一把接住，马上就翻身上去割那藤蔓，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后来突然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刚想叫胖子等一下，胖子已经怪叫了一声落了下来，正趴在那盔甲尸身上，竟然把那



盔甲尸的面具撞掉了，我刚想探头过去看，胖子突然转过身，对我大叫：“千万别看，这是只青眼狐狸！”

可惜他叫得太晚了，我一闪间已经看到那面具下的脸，只一眼，就让我头嗡的一声，吓得皮都歪了起来，结巴道：“这哪里是人啊！”

那面具下面是一张白惨惨的脸，如果你仔细去看，还能依稀分辨出人的五官，整颗人头上都没有毛发，没有眉毛和胡子，脸庞非常削尖的，已经有点畸形的程度。他的眼睛几乎只是一条长长的缝，两只青色的眼珠在两条缝里发着寒光，其他的五官几乎都无法分辨了。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只乍一看，这张脸非常像一只正在狞笑的人面狐狸，特别是他的两个青色的眼珠子，看上去更加的诡异。说实话，一般的尸体我真都还能撑，可是这一具我真的不敢用正眼去看他，太吓人了。如果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看到，恐怕会把人吓死。胖子也吓得够戗，一个翻身跳下玉台，骇然道：“真想不到！鲁殇王竟然长成这副德行。”

“这真的是鲁殇王吗？”我问，“怎么看上去像……像只狐狸？”

胖子的眼睛在这盔甲尸体上瞄来瞄去，说：“我一个朋友和我说过，这叫青眼狐尸。很久以前，有个人倒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朝代的古墓，打开棺椁后发现里面的尸身上竟然躺着只青眼狐狸。狐狸是有妖性的东西，尸体上躺着狐狸，十分不妙，本来应该把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可是那个摸金的道行未够，心有不甘，竟然偷偷留了一只玉乌龟下来。若干年后，他金盆洗手回乡娶了老婆，后来他老婆十月怀胎，那稳婆给他老婆接生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那人冲进去一看，原来他老婆生的孩儿，长着一对青色的眼睛。那摸金的一开始并未察觉到是那只狐狸在作祟，只以为孩子得了怪病，四处求医，谁知道那孩子的病不仅没好，反而毛发都逐渐掉光了，脸也长得越来越像狐狸。这个时候那摸金的才发觉缘由，于是长途跋涉，回到了那个古墓，将那只玉乌龟放了回去。自此以后那孩子的病才不再恶化，但是那狐狸样的怪脸，却怎么也变不回去了。”

他咂咂嘴，又说：“不过这青眼狐尸十分邪门，听说看一眼，就会给他传染，脸就会慢慢变得和他一样。你刚才看了没有？”

我虽然不是十分相信，但听到会变成这个怪物，不由也打了个寒战，骂道：“别胡说，变不变是以后的事情，你先帮我弄出来再说！”

胖子一想也是，现在这个情况，再唧唧歪歪就真不是个东西了，忙过来帮我掰那个女尸的手，他憋住了力气使了好几次劲，可那手就像铁做的一样，纹丝不动。他狠命扯了两下，累得直喘气，看我紧张的眼神，安慰我说：“别担心，你胖爷有的是手段，实在不行我就把她手给砍下来。”

我急忙大叫：“不行，万一这尸体里有尸毒怎么办，万万不可。而且我和人家又没什么仇恨，一上来先断别人一只手，太不厚道了。”

胖子挠了挠头，也没辙了，他对我说：“一般来说尸体死而不僵，肯定是有心愿未了，你替她了了心愿，她自然就会放你走了。你不如想一下，刚才她勾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稍微一回忆就想起来了，刚才我起身的时候，她嘴巴突然张开，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看形状好像是一把钥匙，难道就是这个？想到这里，就小心翼翼地把女尸的头扶正，轻声说了句：“得罪了。”然后一压她的两腮，那女尸杏口微张，我马上看到她舌头下面那把镶嵌着碧绿珠子的钥匙。

胖子惊奇地叫道：“靠，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她肯定是想你把那钥匙拿出来，你想她嘴巴这么小，含了把钥匙多难受。”

我紧张道：“万一她一口咬下来怎么办？”

胖子不耐烦了，说道：“你看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都是破绽，她咬你哪里不好，非要咬你的手？”

我一想也对，于是心一横，心说大不了少两根手指，深深吸了一口气，叉起两根手指就颤抖着往她嘴里伸去，就在几乎碰到她嘴唇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道：“住手。”



第二十一章 • 青眼狐尸

我一呆，心说，好熟悉啊，这声音不是三叔的吗？他不是还在悬崖上吗，怎么这个声音好像就在附近？忙转头去找他，却发现四周除了胖子并没有其他人，不由纳闷，突然又听三叔说道：“你手上有血气，一入尸嘴马上就会起尸，千万不要乱来。”

我四处想找那声音的来源，最后发现那声音竟然来自这玉台的底下，可这玉台颜色浓郁，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什么，慌忙问道：“三叔，你在这玉台下面？”

三叔说：“我以后再和你解释，你按照我的方法，将那女尸的头低下，用大拇指顶住她的喉咙，然后拍她的后脑一下。记住，一定要顶住她的喉咙，不然那钥匙会被她吞进去！”我答应了一声，照着他的话，一顶那女尸的喉咙，然后轻轻一拍，一把钥匙就从她嘴里掉了出来。那钥匙刚掉到玉台上，我就觉得肩膀一松，那女尸双臂垂了下来，尸身躺倒在玉石台上。

我长出一口气，心说终于解放了，就听三叔又在下面说：“大侄子，你身边是不是还有个胖子？”

我抬头看了眼胖子，他已经拿起掉下的钥匙，正在仔细地研究，点头说：“是的。”



三叔突然用杭州话说了一句：“你看看他有没有影子。”

我一听不由一愣，也没领会他是什么意思，只是条件反射地瞥了胖子的脚下一眼，只见他的影子被玉石床的影子遮住了，如果不探出头去，也看不出到底有没有。不由有点儿疑惑，说：“我现在看不清楚。”

三叔听上去非常紧张，对我说：“你听着，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怕，我在刚刚来这个地方的路上，看到了那个胖子的尸体，你千万要小心，你眼前的这个胖子，恐怕不是人。”

我看了一眼胖子，见他脸颊红润，那神态和动作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鬼，不由纳闷：“三叔，你会不会看错了？”

三叔说道：“不会，那肯定是他，我不会看错的，估计也是上一批盗墓者里的一个。他刚才肯定在怂恿你把手伸到那女尸的嘴里吧？那就是在害你！”

我顿时觉得害怕，问：“照你这么说，我眼前的这个胖子，是只鬼？”

三叔说道：“是，无论他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你现在快找找身边有什么避邪的东西。”

这个时候胖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突然觉得他的眼神非常诡异，好像非常怨毒的样子，不由马上相信了一半，忙东摸西摸，摸到那盔甲尸体的腰带，上面还连了那佩刀的刀鞘，我想古人一般都会在自己饰带上刻下镇鬼的文字，忙拿起来。

虽然那腰带上的字已经很淡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辨认出了这的确是鲁国的文字，难道这个人真的就是鲁殇王吗？那边上这具女尸又是谁呢？难道是他的夫人？我刹那间想过，眼睛也没有闲着，已经把腰带扫了一遍，这些文字虽然大部分我都不能看懂，但上面有用金粉描的“阴西宝帝”，还十分好认，的确是镇鬼的咒文。我心中一喜。

这个时候，我想了一件事情，问三叔道：“奇怪，这玉床又不通透，你怎么能看到我们？”

三叔说：“我也不知道，我从下面看起来，都看得很清楚，好像是块透明的玻璃一样。我走过来的时候，正看到你要从那女尸嘴里取那钥匙，才叫住你，幸亏你能听见我说话，不然你把手放进去，就糟糕了。”

我愈加纳闷了，总觉得有问题，心说：这玉床又不宽，上面两具尸体并排放得非常紧，而这里的月光又不是特别地明亮，想要在这种光线程度下，透过两具并列的尸体，看得这么清楚，似乎有点儿不可能。

我又望了一眼胖子，看见他还在研究那个钥匙，突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以胖子的性格，就算他听不懂我讲的杭州话，必然也会插嘴，绝对不可能在那里呆呆地看一把钥匙看这么久的时间。

我翻下玉床，一拍胖子的肩膀，刚想试探他一句，没想到，那普通的一拍，胖子的反应竟然这么大，他突然怒目圆睁，大叫一声：“你小子他妈的原来一直在骗我！”说完举起他手里的佩刀就捅了过来。我大吃一惊，往后连退了好几步，大叫：“你干什么？”

他两只眼睛通红，根本不听我说，冲过来又是一刀。那胖子动作颇犀利，我一看如果不跑肯定得给他刺伤，忙转头就跳下那石阶。胖子大叫一声：“我叫你跑！”拼了命地追过来，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好像我杀了他老爸一样。

我顺着那石道拼命地跑，那胖子看上去体形臃肿，却跑得飞快，我一看那石廊很短，再跑一下子就到尽头的那个石祭台了，再后面就是满地的藤蔓，要是踩进去估计又得给挂腊肠，心里着急。心说难道他真的是个恶鬼，想拉我垫背？可是哪有恶鬼拿刀捅人的。

想到这里，前面几乎已经没路了，我一个刹车，然后就把手里的腰带当鞭子抽了过去，那胖子一个闪身，我冲上一口就咬住他的手，心说这世界敢咬鬼的我还是第一个。他痛得大叫，刀掉落到地上，我飞起一脚将那刀踢到石廊外面。

这样一下，我已经露出了破绽，胖子一下把我按在地上，说道：“妈的老子掐死你！”就猛地卡住我的脖子。

我情急之下，一把用腰带勒住他的脖子，心说你狠我也不善，妈的和你拼了！

我勒着他，他掐着我。那互掐的关键就是要在自己窒息前把对方掐死，我一看胖子根本没留手，掐得我几乎舌头都吐了出来，忙也使上老劲，手上用上吃奶的力气。没想到，这腰带看上去保存得还可以，但质量差成这样，一用力气，啪一声，竟然断了。

那腰带是牛皮做的，上面有小鳞片一样的铜甲，牛皮一断，那些铜甲天女散花一样掉在我脸上，那块刻着“阴西宝帝”的甲片就掉进我张开的嘴巴里。我突然觉得一股苦涩的液体瞬间流进了我的喉咙里，想起那甲片是尸体上的，恶心得猛然一呛，突然就觉得眼前一阵迷蒙，好像掉到一团黑色雾气里一样。

我十分迷惑，心想难道这么快我已经被胖子掐死了？只觉得嘴巴里的苦味越来越浓，眼前的东西越来越清晰，然后猛然一惊醒，突然发现自己被胖子压在那玉床上。他眼睛发青，双手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而那女尸嘴巴里的钥匙也没有掉出来，双手还是紧紧勾着我肩膀，场面极端混乱！



我这才醒悟，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我转头看边上那具青眼狐尸，他的面具还在地上，两只细缝里的眼珠，已经转到我们这一边，直直地盯着我们看。

我心说不好，难怪刚才胖子叫我不要看，这青眼狐尸的眼睛竟然这么邪门。那胖子力气这么大，这一下我就算清醒了，也要被他掐死，忙一摸嘴巴，发现嘴巴里那块甲片已经全都融化了。正心急呢，眼角突然瞟到那狐尸手上的那只紫金盒子，也没想那么多，拼命伸过手去，拿起来朝那胖子的脑袋上就是一下。

那胖子非常彪悍，大骂一声，双手又是一紧。我心说你他妈的哪里是想把我掐死，你整个儿就想把我的脖子掐断啊！心一横，竟然有了杀心。这人非常可怕，我杀心一起，手上的劲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听“啾”的一声，那胖子一翻白眼，整个人被我敲得几乎一震，一下趴到我身上，我脖子一松，猛地咳出一口血来。

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那青眼狐尸的眼睛好像突然间睁大了一样，一股奇怪的力量引得我不由去看他，突然脑子又开始混沌起来。情急之下，我也顾不了胖子，一把就把他推到那尸体上，那胖子非常魁梧，正好把尸体压了个结实。这一压，那种奇怪的感觉马上就消失了。

我揉着脖子，老大几个手指头印，几乎都掐变形了，浑身上下疼得要命。这青眼狐尸的眼睛这么厉害，要不是碰巧我吞了他腰带上的那块甲片，我和胖子必然要死一个。我看了一眼刚才被我当做凶器的紫金盒子，突然发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钥匙孔，不由咦了一声，再看看那女尸的嘴里，心说，难道那把钥匙就是用来开这个盒子的？

第二十二章 • 八重宝函

那紫金盒子手感很沉，看上去有点儿像缩小的八重宝函（放舍利子的八个盒子）里的银棱盃顶，只不过小了很多。那个时候佛教还没传入中国，这里面放的肯定不是舍利子。我摇了摇，没有声音，心说：难道里面装的就是胖子说的那枚鬼玺？

钥匙在女尸的嘴里，我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双指探入她的舌下，夹住那把钥匙，然后小心翼翼地夹了出来。那钥匙还没出她嘴巴呢，我就看到一条极细的丝线绑在那钥匙柄上，一直通到这女尸的喉咙里去。我突然意识到有点儿不妙，这条线的那头好像还绑着什么东西。

爷爷和我说过，商朝的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可以巧妙地把一些弩机装到人的尸体里面，用金丝击发，只要盗墓贼一取出尸体嘴巴或者肛门里的玉塞或者宝珠，机关马上启动，弩箭破体而出，因为那时候人和尸体的距离往往很近，根本无法避闪，不知道有多少盗墓贼死在这种机关之下。

我按了按女尸的肚子，果然摸到了几块坚硬的东西，心说：幸亏我手慢，如果是胖子或是潘子，恐怕已经中招了！想到这一切的安排，好像就是专门为了盗墓贼设计的，我不禁感觉到一阵寒意。



那钥匙后面的丝线是金丝，能拉不能折，我用指甲一掐就断了。我拿出钥匙，和那紫金盒子上的钥匙孔对了一下，果然可以对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盒子里是什么蹊跷，说不定还有机关。我想了一下，暂时还是不开为妙。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勾着我的那具女尸突然间变得狰狞起来。我大为惊骇，只见她的脸像变质的橘子一样，瞬间瘪了下去，嗓子里发出没法形容的声音，几秒钟的工夫，就在我面前，从活生生的一个美人迅速变成一具干尸，我只一抖，她那枯朽的手臂就断了，干枯的身体摔到玉台上，还在不停地收缩。

我吓得够戗，看样子这把钥匙上的宝石真的有防腐的作用。我不敢再胡思乱想，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包里，心说此地不宜久留，然后就去背那胖子。

胖子被我砸得够戗，拉了好几下也没动静，我心说不至于吧，难不成给我打死了？这个时候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先拿住他一只手，大吼一声：“起！”然后腰板一挺，把他过到我的背上。那胖子很重，几乎把我压得吐血。我暗暗摇头，一边走一边问候胖子的祖宗。

所幸那石廊本来就不长，我很快就走到了中段，一出那个藤蔓缭绕的区域，我就看到了悬崖，三叔和潘子都不在上面，看样子应该回去找出路去了。我走到石廊尽头的祭祀台处，把胖子放到祭祀台上，想好好休息一下，突然看见三叔已经从最靠近地面的那个洞里钻了出来。

他对这些奇门遁甲之类的东西很熟悉，有他在，那个迷宫根本就不算什么，我怕他没看到我，一边招手一边大叫：“三叔，我在这里！”

三叔看到我，本来想笑，可是一下子脸色就变了，一指我身后，我回头一看，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而那具青眼狐尸，竟然正趴在他的背上，冷冷地看着我。

第二十三章 • 棺椁

我的眼神一下子就被定住了，怎么也移不开，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吃了腰带上的甲片的关系，虽然我头转不过来，但是竟然没有出现幻觉。我的眼前一阵恍惚一阵恍惚的，但是思维却很清晰。

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三叔他们冲过来的声音，心里大叫不好，他们没尝过这狐尸的妖术，不知道厉害，贸然过来肯定要出事。我想大叫提醒他们，可是我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急得我几乎要爆血管了。

突然间我灵光一闪，发现我的手还能稍微动一下，马上两只手都做了个手枪的手势，枪头指着那狐狸尸的头，不停地点，心里直叫：潘子，你这次怎么样也要机灵点儿，这个动作你还看不懂你真的可以去吃屎了！

才点了几下，后面就一声枪响，青眼狐尸的头在我眼前被整个儿打爆了。我那时候正张着嘴，那尸水几乎爆了我一脸一嘴，我立即就呕吐了出来。这玩意比吃屎还恶心，我几乎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光了，才回过头，看到远处潘子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正对我做OK的手势。我暗骂一声，用袖子把脸上的尸水擦掉。

从三叔那里到这祭祀台有一段距离，一路上都是藤蔓，十分危险，不过三



叔很有办法，用石头先把那些藤吸引开，然后再自己过去，不一会儿他们就爬上了这个祭祀台。他很怕我出事，马上过来看我有没有事，一闻到我身上的味道他就一皱眉头，几乎要吐出来。我本来就不太爽，看他这样，扑上去就给他一个拥抱，把他恶心得差点儿摔下去。

我见他们都安然无恙，想起一件事情，责问道：“三叔，在主墓里你们怎么丢下我跑掉了，他娘的把我吓死了，那鬼地方我一个人怎么待得下去啊？”

三叔听了，甩手就给了大奎一个头磕：“我他妈的让这个小子不要乱碰东西，他就是不听。”接着他就把他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原来他们在那个墓室另一个耳室里看到了一道墓墙，一般古墓里有墓墙，那后面肯定有个隐蔽的房间，他们自然也没有想到，这个古墓里，任何的暗门都是向下开的。三叔是何等的精明人，一眼就找到了机关，可惜那大奎手快，三叔还没弄清楚呢，那机关已经被他按下去，然后就和我们一样，掉到下一层的西周墓里去了。之后情节似乎非常曲折离奇，三叔越说越离谱，我看他几乎都说到不着边的地方去了，忙让他打住。

三叔说：“你还真别不信，你看看我这些家伙。”他从他背后拿出一只黑色的盒子，咔嚓一弄，那盒子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把枪。我对枪有点儿研究，而且这枪也很有名气，一看便吓了一跳。

这是把阿雷斯折叠冲锋枪，九毫米口径，打的是手枪子弹，就像一条中华香烟那么大小，才六斤不到，很容易上手。当然，因为体积太小，这枪也很不稳定。

三叔说，他们在墓道里也发现了好几具尸体，这把枪还有一些炸药，都是从那尸体上弄下来的。不仅如此，那地方全是弹孔，看样子是打了一场恶战。

我仔细检查了这把枪，感到非常疑惑，看来前一批进来的盗墓贼装备非常精良，至少比我们精良得多，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这些人进来后都没出去，难道已经全部死在这里了？如果没死，他们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我一边想一边靠到那祭祀台，没想到这貌似非常结实的石台竟然会撑不住我，我还没压上全部的重量，这祭祀台就突然一沉，矮下去半截。我们吓了一大跳，还以为触动了什么陷阱，赶紧蹲下身子。只听到一连串机关启动的声音，从我们脚下开始，一路发出，最后远处石台上传来一声巨响，我们探头一看，只见石台后的那棵巨树身上竟然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裂口里，出现了一口用铁链固定的巨大青铜棺椁。那些铁链已经和树身合在一起，而且还绕了好几圈在青铜棺材的上面。

那三叔看得呆了，“啊哦”一声，说：“原来真正的棺椁在这里。”

大奎高兴地大叫：“好家伙，这么大的棺材肯定值老钱吧？这下子总算没白来！”

三叔拍了一下他的头，说：“值钱值钱，你别他娘的老惦记着钱，这东西就



算值钱你也搬不走，和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叫棺槨，不是棺材！别他娘的老是丢我的脸！”

大奎摸摸头，不敢再说话。我仔细看了几眼，感觉到有点儿不对劲，对三叔说：“奇怪，别人的棺材都是钉上了就没预备再打开，你看这架势，这个石台的机关好像本来就让别人找到这口棺槨的，难道这墓主原本就打算有朝一日让别人开自己的棺？而且你看，这几根铁链子，绑得这么结实，不像是用来固定的，反而像是不让里面的东西出来才绑上去的。”

大家仔细一看，果然是这个情况，不由面面相觑。我们一路过来，碰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数不胜数，难道这里面又是什么怪物？那到底是开好还是不开好呢？

三叔一咬牙，说：“估计这墓里值点钱的宝贝都在里面了，不过去岂不是白来？他娘的里面有粽子又怎么样？我们现在有枪有炮，实在不行，就抄家伙和它拼了。”

我点点头，三叔又说：“况且我们现在就算原路回去也不太可能，这悬崖上每一个洞几乎都是通到那石道迷宫里去的，要从那里出去，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最好的办法还是从上面爬出去。”

我们抬头一看，看到了洞顶上的裂缝，月光从那洞顶上照射下来，显得非常凄凉。三叔一指那棵巨树：“你们看，这棵巨树的顶端离洞顶非常近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藤蔓从树上衍生到洞顶外面去，这简直是一座天然的梯子。那整棵树上这么多枝丫，非常好爬，正好有利于我们出去。”

潘子说：“三爷，你怎么在这里说胡话，那可是食人树，爬那棵树不是去找死？”

三叔大笑：“这棵叫九头蛇柏，我早就想到了，你没看到那些藤蔓怎么都不敢碰这里的石头吗，这石头叫天心岩，专克九头蛇柏。我们弄点石头灰涂在身上，保准顺顺利利的。”

大奎担心道：“能管用吗？”

三叔瞪了他一眼，我知道他又要开骂，忙说：“行了，我们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们二话不说马上行动，大奎背起胖子，三叔扶起潘子，我收拾了一下装备，回头看了一眼岩洞，心想我们现在都平安，不知道那闷油瓶怎么样了。三叔看出了我的忧虑，说道：“他的身手肯定能保护自己，你就放心吧。”

我点点头，平心而论，我实在没有资格去担心闷油瓶，他的身手不知道在我之上多少，而且似乎拥有奇术，要担心也应该是他担心我。

我端着枪走在前面，他们跟在我后面，慢慢走上那高阶石台。刚才匆匆跑下来，没仔细看，原来这石台都是大块大块的天心岩垒起来的，体积这么大，不知道是怎么运进来的。那台阶上还刻了一些鹿头鹤，这种浮雕很罕见，我不禁纳



闷，这鲁殇王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诸侯，怎么墓葬的规格这么离奇？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那个树洞前面，这才看清楚，那个洞原来不是自己裂开的，而是被里面的十几根铁链扯开的，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椁就在面前，最起码有两米五长，我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铭文。

战国时期的文字比较复杂，而齐、鲁的文字是当时为学者普遍使用的文字。楚国在兼并了鲁国之后，也大量吸收了鲁国的文化，文字上也与鲁国比较相近。现在我手头上出手的战国时期的拓本，有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些铭文还能看个大概。

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说话，好像怕吵醒这墓主人一样。三叔拿出撬杆，敲了敲，里面发出沉闷的回音，绝对是装满了东西。三叔知道我好这些东西，轻声问我：“你能不能看懂上面写的什么？”

我摇摇头，说：“具体的我看不懂，不过可以肯定，这棺椁的主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鲁殇王，这上面的文字应该就是他的生平。他似乎不到五十岁就死了，无子无女，而他死的时候的情景，和我以前了解到的一样，是在鲁公面前突然坐化。其他的应该都是一些他的事迹。”

我对那个时候鲁国的人文不感兴趣，所以只扫了几眼就不看了。

“那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大奎问我。我看了一下，在棺材的中间写着一个“启”，然后下面是一长串子丑寅卯，这几个字特别大一点，显得比较醒目。我知道这几个数字是一个日子，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各行其是，历法乱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天，于是对大奎说：“这个应该是标明下棺的日期。不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

我在研究铭文的时候，三叔在研究怎么开这棺椁，他摇摇那几根铁链，这些链子每根都有大拇指粗细，那时候中国刚刚进入铁器时代，这东西应该是属于奢侈品。经过了这么多年，铁链大部分已经老化得不成样子，基本上只能做个摆设。我让他们让开，拉开枪栓，来了几个点射，那些铁链就悉数断掉，只剩下几根用来固定位置的留在那里。

三叔让我后退，说：“你也别研究了，把它搞开来再说！”

话音刚落，那棺椁突然自己抖动了一下，从里面发出一声闷响。我刚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正想问别人，突然又是一震，这一下子我听得真切，不由全身一凉，心说坏了，他娘的这里面果然有问题！

第二十四章 • 活尸

我们全都吓得后退了好几步，虽然早就想到这棺材肯定会出一点儿问题，但是实际碰到，还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动静，分明表示里面肯定有位能动的主，棺材里的东西能动，肯定不是好事情。

大奎脸色发白，发抖说：“好像里面有个什么活的东西？三爷，这棺材，我看我们还是别开了。”

三叔仔细看了看棺椁的接缝处，摇头道：“不可能，这个棺椁密封得很好，空气根本不能流通，不管里面有什么活物，就算他寿命有三千年，也早被闷死了。况且这只是个棺椁，里面还有好几层棺材呢，我们先撬掉一两层再听个清楚。”

我大概估计了这东西的重量，在我记忆里，最重的青铜椁应该是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那口巨型棺椁，大概有9吨，和这一口体形差不多，但是曾侯乙墓的那口是青铜镶嵌木板的，这一口全青铜，恐怕重量远远不止9吨，具体多少，我根本估计不出来。

大奎和三叔用刀先刮掉接缝处的火漆，然后把撬杆卡了进去，喊了一声，往下一压劲，只听嘎嘣一声，那青铜椁板就翘了起来。我忙上去帮忙，把那青铜板往外推，这一块板最起码有八百多斤重，推了老半天才挪出去半个边，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我们几个人同时用肩膀一顶，把板翻到一边，终于露出了



里面的棺材。

那是一具精致的镶玉漆棺，上面镶满了玉石，这些玉石排列得十分工整，分菱形和圆形两种方式排列，概括了天圆地方这么个说法。那玉嵌套棺里是一口彩绘漆木棺，因为外面被玉石贴住了，我也看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潘子看到那棺材眼睛都快掉下来了，捂着伤口一半脸哭，一半脸笑的：“妈的，这么多玉，这下子横着走都行了！”说着咬着牙就要下手，三叔忙叫：“不行！这是新疆玛纳斯玉，你要把玉拆开来卖，只能卖个十几万，我们这么多人还不够分的，你得把玉嵌套整个拿下来才值钱！”

潘子已经闯过祸，三叔眼睛一瞪，他就不敢造次，挠挠头退到一边去了。

三叔敲了敲那彩绘漆木棺，说：“一般战国诸侯王都是二重椁，三层棺，如果把那树算第一层椁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去掉二椁二棺了，那下面那一层，应该是最贵重的。”说完，三叔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将所有的金线从那漆棺上拨下来，为了不弄坏那玉嵌套棺，他拨得很小心，花了半小时，终于把整套的套棺取了出来。

玉嵌套棺一除去，我看到了那木棺上的彩绘，这些东西比铭文容易懂，我打亮一只矿灯仔细地看，上面画的是几幅叙事性的画，棺材板上的那幅可能是棺材刚刚入殓时候的情景。我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树，中间裂了一个洞，青铜棺椁被很多骷髅抬着，还没有盖上盖子，然后边上有很多人，正恭敬地跪在那里。

三叔小心翼翼地把玉嵌套棺叠好，放到自己背包里，我试背了一下，那东西死沉死沉的，看样子背起来够戗。

有了这个东西鼓舞，大奎一下子就来劲了，二话不说，继续开那里面的彩绘漆木棺，三叔一把把他拉住，骂道：“你他妈的看见鬼就晕，看到钱就不要命，这下面只有一层了，别毛手毛脚的，悠着点。”说着蹲下去，耳朵贴在棺材板上，做了一个让我们不要说话的手势。

我们屏住呼吸，生怕干扰了他，他听了很久，转过身来，脸色惨白地说：“他娘的里面好像有呼吸声。”

我们全都一愣，要是听见里面有鬼叫，我们兴许还能接受，但是现在里面有东西在喘气，这也太离奇了。大奎吓得结巴了，说：“该不是个活死人吧！”

三叔说：“放……屁！别他妈的在这里给我胡扯，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难道把那棺材板给他盖回去？”说着摸出黑驴蹄子夹到腋窝里，对我做了个手势。我端起枪，大奎抡起手里的撬杆，守在那棺材边上，准备不管什么东西跳出来，先给它来一黑的。

三叔呸呸往手里吐了两口口水，先活动活动膀子给自己壮壮胆，然后就要把



撬杆往里面插，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一个声音喊道：“住手！”

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摸着头，一边对我们摆手：“不行不行，这样开会出事的。你们他妈的就这点儿阅历还想来倒他的斗？真他妈的是茅坑里打电筒，找屎（死）。”

三叔哼了一声：“那你说怎么开？”

胖子甩甩手让三叔走开，自己把手伸进那漆棺和青铜棺椁的缝隙里，闭上眼睛摸索了很久，突然他手一发力，我们听到“啪”一声，棺材从中间整齐地裂了开来。那一刹那，我们都似乎听到了一声极端凄惨的叫声从棺材里传了出来，我吓得手一软，枪差点儿脱手。

胖子马上跳了回来，双手展开，说道：“退后！”

我不自觉地端起枪，对准棺材，迅速退后了好几步。那漆棺像一朵莲花一样从棺椁中升起，然后左右裂开的棺盖翻了下来，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禁看呆了。

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浑身穿着黑色盔甲的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我肩膀一抬，几乎就要开枪了，那胖子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别动，他身上穿的是宝贝，别弄坏了！”

我这时候终于看到，那神秘的鲁殇王是什么模样，那是一具罕见的湿尸，全身的皮肤已经白到有透明的感觉，两只眼睛闭着，看样子似乎死的时候非常痛苦，五官几乎都扭曲了。我非常奇怪，他既然有办法可以让那具少女的尸体千年不腐，为什么反而不能保存好自己的尸体？

三叔走到旁边一看，说：“我他妈的还以为又是个粽子，你看，后面有根木头撑着他，难怪他能坐起来。”

我们都走过去，果然，那是一个十分精巧的机关，只要棺材一开，里面的尸体就会被一根木棍撑着坐起来，要是普通的盗墓贼，恐怕会吓死。

这下子我们都松了口气，心说这鲁殇王真是处心积虑，可惜他也应该想到，怕鬼的不倒斗，倒斗的不怕鬼，敢在这晚上开别人棺材的，都是些亡命之徒，这样吓唬人的伎俩，也未免太小看我们了。

我们都围过去，我已经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件盔甲，其实就是最后一层棺材，学名叫金缕玉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玉片都变成黑色的了。我走近一看，不禁一呆，只见那尸体的胸口竟然还在不停地起伏，好像还有呼吸一样。那呼吸声现在听来非常明显，我几乎能看到有湿气从他鼻子里喷出来。

大奎惊讶地张大了嘴：“这……这……这东西他妈的好像是活的！”

第二十五章

•

玉俑

我非常震惊，往后退了好几步，全身的肌肉绷紧，生怕这尸体会突然间站起扑过来，轻声问：“这尸体怎么会喘气？你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事没？”

大奎发抖着说：“当然没有，要是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我宁愿去扫厕所也不来倒斗。”

我看了看潘子，他捂着伤口，一头是汗，说：“别管是什么，快给他一梭子，不死也死了！等一下他要站起来就麻烦了。”我一听有道理，在这当下，多想不如多做，什么事情你快一步肯定没错，忙端起枪，三叔和那胖子忙挥手，同时大叫：“等……等等！”

说着，三叔已经凑到那尸体跟前去了。他一边向我摆手，一边看尸体身上的盔甲，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那黑色的盔甲说：“这……这不是玉俑吗！我的天，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存在！”

我一头雾水，忙问那是什么，三叔激动得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结巴道：“造……造化啊，我吴老三倒了这么久的斗，终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件神器，那是玉俑啊。”他抓住我的肩膀，“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人就会返老还童，你看到了没有，这是真的！这具尸体就是证据！”



那个时代，四五十岁已经算很老的年纪了，这具尸体虽然肌肉瘪了下去，但是他的面貌真的非常年轻。我不由暗暗吃惊，心说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返老还童这种事情？

那胖子也看得眼睛都直了，说：“真没想到，秦始皇都找不到这东西，原来在他身上。那个什么三爷，你知道这东西怎么脱吗？”

三叔摇头：“听说这东西从外面是脱不掉的，这也是个麻烦，难道我们要把尸体整个背出去？”

他们两个检查来检查去，我看见那尸体给他们扯胳膊扯腿的，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危险，不由心情也逐渐缓和了下来，问道：“如果把这玉俑脱下来，那里面的人会怎么样？”

胖子倒也没想到这一点，说：“那胖爷我倒真不知道，大不了就灰飞烟灭呗。”

我说：“那他本来活得好好的，我们这样不是变谋杀了吗？”

胖子听了几乎要笑趴下了，说道：“小同志，倒斗的要有你这思想觉悟，那啥都不用干了。这古代的王公贵族，哪个不是满手血腥，就算揪出来也得枪毙，你还担心这个，吃饱撑的你。”

我一想也对，看他们忙上忙下的，也不好闲着，就去检查棺材，看看陪葬品里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棺底上是厚厚的一层鳞片状的东西，里面一层一层都是些叫不出名字的明器，我抓了一把这些鳞片，问：“这些是什么东西？”

三叔心不在焉，闻了一下就说：“这是他脱落下来的人皮。”我一阵恶心，马上把东西扔掉，骂了句：“娘的，这鲁殇王是不是得了皮肤病，掉这么多皮。”

三叔说：“你别瞎扯，那是他脱下来的老皮，每脱一次就年轻一点儿，看这皮量，总脱了有五六次皮了。”

我看这些东西太恶心，像蛇皮一样，也没有兴致。这个时候，那胖子叫了一声：“有门！”

我们围过去一看，只见玉俑腋窝里有一块玉上的金丝多了个头，我纳闷：“我说，死胖子，你他娘的眼睛也太尖了，这里多个线头也能看得出来。”

胖子白了我一眼，在那里嘀咕：“你们这些南派的同志，杀心太重，倒什么墓都是连锅端，这倒斗是细致的手艺，看到没，今天要没你们家胖爷我，你们得把这尸体溶了才能把这玉俑脱出来。”

三叔面子上下不来，骂道：“去你的，还不知道是不是呢，说不定本来这里就多了条线头。”

胖子哈哈一笑，说：“你他娘的还别不信邪。”说着就去扯那线头，手才伸

到一半，就听“呼”一声，我就觉得眼前什么东西闪过。那是电光石火一般，三叔反应超快，一脚把胖子踢了出去。胖子刚让开，一把黑刀就“啷”一声钉到树上，没进去大半截。我吓了一跳，要不是三叔那一脚，胖子的脑袋已经被插穿了。

我们回头一看，只见闷油瓶站在台阶下面，浑身是血，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只青色的麒麟文身。他的左手还保持着甩出刀后的动作，右手提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等我们看清楚，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右手上提的，竟然是那具血尸的头颅。

闷油瓶看着我们，有点儿蹒跚地走上台阶。他呼吸非常沉重，看样子情况很不妙，从他满身的伤痕来看，应该是经历了一场恶战。他先看了看那口棺材，然后对我们摆了摆手，轻声说：“让开。”

胖子脑门上青筋都暴了出来，怎么可能买他的账，跳起来就大骂道：“你他娘的刚才干什么？”

闷油瓶转过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杀你。”

胖子大怒，挽起袖子就要冲上去，大奎忙一把把他抱住。这胖子也不是个善类，三叔一看气氛不对，忙打圆场说：“别慌，小哥做事情肯定有理由在的，咱们先听个清楚。他这一路也没少救你命对吧，悠着点儿先。”

胖子一想，也对，也不好再动手，挣脱大奎，愤然地坐到地上，说道：“你他娘的人多，胖爷我双拳难敌四手，没办法，你们怎么说怎么是。”

闷油瓶把手里的血尸头放到玉床上，咳嗽了一声，说：“这具血尸就是这玉俑的上一个主人，鲁殇王倒斗的时候发现他，把玉俑脱了下来，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这个玉俑，每五百年脱一次皮，只有在脱皮的时候才能够将玉俑脱下，不然，就会变成血尸。现在你们面前这具活尸已经三千多年了，你刚才只要一拉线头，里面的马上起尸，我们全部要死在这里。”

他说完又咳嗽了几声。我看到他的嘴角开始有血渗出来，心说不好，可能已经伤到内脏了。

潘子本来已经难受地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个时候突然说道：“小哥，我潘子嘴巴直，你不要见怪。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如果方便，不妨说个明白，您到底是哪路神仙？你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有命出去，也好登门去拜个谢。”

潘子这话说得很巧，我想闷油瓶他怎么也敷衍不掉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根本没想过要去理我们。他走到鲁殇王的尸体面前，厌恶地打量了他一眼，眼里突然寒光一闪，我还没看见他的动作，他的手已经掐住那尸体的脖





子，将他提出了棺材，那尸体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竟然不停地抖动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无法反应，闷油瓶对着那尸体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活得够久了，可以死了。”手上青筋一暴，一声骨头的爆裂，那尸体四肢不停地颤抖，最后一蹬腿，皮肤迅速变成了黑色。

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见他将尸体往地上一扔，好像那玉俑根本是个垃圾，不值一提。我一把抓住他：“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和这鲁殇王有什么深仇大恨？”

闷油瓶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胖子不服气地说道：“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辛辛苦苦下到这个墓里来，好不容易开了这个棺材，你二话不说就把尸体掐死，你他妈的至少也应该给我们交代一声！”

闷油瓶转过头，看着放在玉床上的血尸头颅，表情非常悲凉。他指了指那彩绘漆棺后部的一只紫玉匣子，说：“你们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那匣子里。”

第二十六章

• 紫玉匣子

紫玉就是紫水晶，一般用来做护身符和辟邪之物，很少有人用来做匣子。这个匣子看样子是用整块的紫玉挖出来的，十分罕见。紫玉不善琢磨，所以这盒子上面什么图案都没有，只在合盖处镶了一道金边，看它放的位置，应该是当这尸体的枕头用的。一般玉枕已经很珍贵了，紫玉的更是价值连城，恐怕当时的皇帝都没有这种待遇。

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个盒子，放到地上，那盒子没有锁，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镶金黄丝帛，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展开一看，左起一行写了“冥公殇王地书”，然后边上密密麻麻都是小字。

比起这帛书来，胖子对那玉俑比较感兴趣，看着看不懂，就嘟囔了几声跑去研究那玉俑去了。闷油瓶拔出树上的刀，躺到一边的玉石床边上，默默地盯着那具鲁殇王的尸体，眼神迷离了起来。

我和三叔坐到他边上，仔细地翻看帛书上的文字。以我的水平，只能看懂一些片段，但是把这些片段连起来，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份冥公殇王地书记载的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我真的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



在“冥公殇王地书”这行字的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写的序，才寥寥几行字，后面便是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重大事件，如果全都翻译出来，恐怕十天半个月都搞不定，所幸其中最主要的两件事情我看得懂。

第一件事情是鲁殇王得到鬼玺的经过，那帛书里写得比较简略，我先大概理了一下头绪，念了出来。

“他二十五岁继承了父亲的官位，为鲁国的军队盗掘古墓，出黄金以凑军饷。有一次，他进入了一个不知道年代的墓穴，那棺材里躺的竟然是条巨蛇，躺着不动。鲁殇王胆子非常大，他心说巨蛇卧棺，肯定是妖孽，一刀就把这蛇给剁了，强行下令把这蛇给开膛破肚，结果，从那蛇肚子里剖出来一只紫金盒子。”

我看到这里不由一愣，难道我放在包里的那只盒子，就是蛇肚子里剖出来的？三叔看我不讲了，不耐烦道：“别停，继续说！”我没办法细想，只好回了回神，继续念。

“那鲁殇王对这盒子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被蛇吞进去的。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问他：‘为什么要杀我？’

“鲁殇王平时非常暴戾，没少杀人，杀了就忘，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说：‘想杀就杀！’

“那老头突然就变成一条巨蛇来咬他，谁知道那鲁殇王凶得要命，在梦里又一刀把那蛇给砍伤了，然后一脚踩上去，就要砍那蛇头。那蛇突然开口求饶，说自己的肉身已经被他杀了，如果魂魄再被他杀了，就永不得超生了。如果他放它一马，就传他两件宝物，可以使他位极人臣。当时盗墓的军官，虽然隶属于皇帝直接管理，但是地位很低，而鲁殇王自视非常之高，这个条件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就答应了。

“那蛇就把怎么打开它肚子里那只紫金盒子的办法告诉了他，还传授给他里面宝物使用的方法。那鲁殇王听完之后，‘深得其中之妙’，心里觉得此事只应天知，不可传于天下，一刀就把那蛇头剁了下来。”

我看到这里，不由咋舌，这鲁殇王也太狠了。

胖子这个时候跑过来问：“那个宝物肯定是鬼玺，那另一个是什么？古籍里从来没提到过，会不会就是这个玉俑？”

我示意他不要急，自己继续往下看。

“那鲁殇王醒了之后，用梦里的办法一试，果然开了那个盒子，但是他这里始终没写里面是什么宝物，就说他用了一下之后‘颇为顺手’。他觉得这件事情



不能让别人知道，就将他带去的随从，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一残杀，连刚满月的小孩子都不放过。”

我看到这里又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鲁殇王肯定有点儿心理问题，不然怎么可能凶残到这种地步。

胖子说：“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掉这么多人，肯定是用了那宝物，真是急死了，你快看看下面有没有写是什么东西？”

我骂道：“你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废话，去收拾你的玉俑去！”

他咧咧嘴：“行行，我不插嘴不就行了，你他妈的念快点儿，肠子都痒了！”

我不理他，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的几十年，他凭借那两件宝物，无往不胜，无论是打仗还是朝政，战无不克，风光一时。但是到了晚年，因为多年接触尸气，身体出现了很多顽疾，非常不方便，结果皇帝嫌他年纪太大，就收回了他的兵权，让他只倒斗，不理军务，这其实就是把他贬了下来。

“随着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有点儿怕死了起来。有一天，他梦到了几十年前的那条巨蛇，那巨蛇和他说：‘你死期已经到了，我们都在地府里等你。’他一看，几乎都是他以前枉杀的人！他醒来后，想起梦里的内容十分害怕，就去向他的军师求教。

“他的军师是一个铁面先生，精通命理风水，他微微一想，对鲁殇王说，上古有一种玉俑，穿在身上可以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可惜早已经绝迹，要找，只能去古墓里找。鲁殇王那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这铁面先生的话不管是不是真的，都给了他一线希望，而且倒斗又是他的强项。于是他彻夜研究古籍，那个时候的文献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失传，终于他在一处简书中发现了一个可能有玉俑的大墓。

“接着，他动用三千多人，花了半年时间开凿山体，在他估计的区域找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西周皇陵，那个时候各国的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这个皇陵的规模在当时已经算是叹为观止了。它开山而建，利用天然的洞穴，里面的墓道利用周易八卦的原理，极端复杂，如果不是鲁殇王精通奇门遁甲，根本没有办法走进去。最奇特的是，在作为主墓的那个岩洞里，还有一棵被他称为九头蛇柏的巨树，而一具几乎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尸穿着一件黑色的金缕玉衣，打坐在那巨树之下的玉床上。

铁面先生看后断言道，这就是玉俑。这青年男尸似死非死，每隔一段时间，他身上的死皮就会脱落，从里面长出新皮来，他估计这个青年男子死的时候必然



是一个枯朽的老人。

“这个铁面先生十分了得，竟然知道如何克制血尸，他用特殊的方法，将玉俑里的男尸取出，封入副墓室的石棺中。鲁殇王按照铁面先生定下的计划，吃了假死药，在皇帝面前假死，皇帝以为他真的可以在阴阳两界来去自如，非常害怕。为了安抚他，皇帝给了他高出一般诸侯王的墓葬待遇，他的亲信就以开凿坟墓为理由，暗地里在这座西周皇陵之上修了一座扇子一样的古墓。因为他熟知盗墓的各种技巧，所以他四处布下疑阵，留下七口假棺，而把自己藏在西周墓的千年古树里。

“在他自己进棺材之前，他将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全都杀死，推入河中，然后又毒死他的所有随从，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忠心的亲信，将他人殓。那两人也在完成全部事情之后服毒而死。我估计尸洞里的大多数古尸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积下来的。”

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疑问，对三叔说：“那个铁面先生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这里好像并没有提到，难道他也殉葬死了？”

三叔摇摇头，说：“这种人非常聪明，应该早就料到鲁殇王会杀人灭口，肯定不会愚忠地为他陪葬。”

闷油瓶淡淡道：“他当然不会，因为到最后，躺在玉俑里的早就不是鲁殇王，而是他自己。”

第二十七章 • 谎言

这句话一出，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好像有了个眉目，惊讶道：“难道最后关头，两个人竟然掉包了？”

闷油瓶点了点头，看着那具尸体：“这个人处心积虑，只不过是借鲁殇王的势力，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目的而已。”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

“我不是经历过，”闷油瓶摇摇头，“我前几年倒斗的时候，在一个宋墓里找到一套完整的战国帛书，这份东西，其实就是那铁面先生的自传。他在教授鲁殇王所有计划之后，就放火烧死了自己一家老小，将一具乞丐的尸体丢入火中，冒充他自己，然后自己装成乞丐，逃过了一死。那鲁殇王虽然知道有蹊跷，但也没有办法。最后，他等鲁殇王入葬后轻易地潜入了墓穴，将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鲁殇王拖出玉俑，自己躺了进去。这鲁殇王苦心经营，结果却为他人作嫁衣裳，恐怕他自己怎么也料不到。”

我奇怪道：“那具鲁殇王的尸体被拖出来，岂不又是一具血尸？那这里岂不是有两具？”

“这个他书里也没有写，可能是因为鲁殇王入俑的时间太短，还不能变成血尸。”他的眼神有点儿不自在，“一本自传，这些他只是略微提了一下，不可能会有详细的记载。”



我看着闷油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这句话有点儿假。我看看三叔，果然他也不信，不过既然人家不想说，谎话都编出来了，你再去拆穿他，也没多大意思了。那闷油瓶说完这句话后，好像完成任务了一样，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样子，站了起来说：“天快亮了，我们差不多该出去了。”

“不行，我们还没找到鬼玺呢。”胖子说道，“你看这里好东西这么多，现在走不是白来？”

闷油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胖子有点儿敌视。胖子自讨没趣，耸耸肩膀，说：“行行，不过怎么样也要把这玉俑带走吧？这东西天下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了，胖爷我可是为了大家着想。”

这话倒是不错，三叔拍拍他的屁股说：“那你还磨蹭什么，速战速决，离开这鬼地方。”

我突然间对这些都没了兴致，也不想去帮他们，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下。这个时候，突然有几滴水滴到我的脸上，我以为下雨了，抬头一看，那血尸的怪脸已经探出了玉床，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几乎就贴在我的眉毛上。

我吓得跳了起来，只见那血尸的头颅，竟然还在玉床上滚动，这个时候竟然滚落到了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样。胖子想过去看一下，闷油瓶拉住他，说：“别动，先看看。”

胖子点点头。这个时候，一只非常小的红色尸鳖咬破了血尸的头皮，爬了出来。大奎一看，骂道：“靠！这么小一只也敢在爷爷这里露脸。”举起手里的撬杆就想去敲它。

三叔一把把他抱住，说：“笨蛋，这只他娘的是蟹王，你弄死了它，可就闯大祸了。”

大奎一愣，不相信道：“这么小一只就是蟹王？那些大个的岂不是要郁闷死了？”

闷油瓶也非常吃惊，一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快点离开，蟹王在这里，我克制不住这些尸鳖，非常棘手！”

这个时候，那只红色的小尸鳖突然发出了“吱吱”两声，抖了抖翅膀，好像看到了我们，突然展翅向我们飞了过来。闷油瓶大叫：“有毒的！碰一下就死，快让开！”

三叔一个转身翻到我们这边，他身后的大奎本来已经有点儿浑浑噩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竟然条件反射地一把就捏住了那虫子。他呆了一呆，突然一声惨叫，那只手瞬间就变成了血红色，不仅如此，那血红的部分非常迅速地从他胳膊蔓延了上去。

胖子大叫：“中毒了，快点儿断他的手！”说着就来抢闷油瓶的刀。那闷油



瓶本来已经非常虚弱，被胖子一撞，黑刀就脱了手。胖子凌空一接，突然整个人往下一沉，骂道：“妈的，怎么这么重！”他几次想把刀提起来，竟然都失败了。

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大奎痛苦得整个人都扭曲起来，几秒钟的工夫，他全身几乎都变成了血红色，好像所有的皮肤突然融化了一样。

他看着自己的手，非常恐惧，想大叫却叫不出声来。闷油瓶看到我想上去帮大奎，拉住我咬着牙说：“不能碰他，碰到就死！”

大奎看到我们都像看到怪物一样退开，非常惊恐，他向我冲了过来，张大着嘴巴，好像在喊：“救救我！”我看到这副情景，吓得一步都走不动，三叔冲过来，一把把我拉开。那大奎扑了个空，像疯了一样，又扑向潘子。潘子情况本来已经很不妙，根本反应不及，胖子大叫不好，一下子抢过我的枪。我大惊，知道他要开枪，忙和他夺起来，混乱间，枪突然走火，一声枪响，大奎头部中弹，整个人一震，翻倒在地上。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下子跪倒在地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刚才还好好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只红色的小尸鳖“吱”的一声，从大奎的手里爬了出来，抖抖翅膀，那胖子骂了一声，闷油瓶大叫：“不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胖子跑过去，操起紫玉匣子，一下把那只虫子打烂。

一时间，那洞穴死一般地寂静，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闷油瓶猛地抓了一把地上的石尘撒在自己身上，大叫：“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胖子看了看四周，什么都没有发生，奇怪道：“为什么要走？”

他话音刚落，原本比较寂静的洞穴突然就嘈杂起来，无数的吱吱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岩洞上大大小小的洞穴里，一只，两只，三只……十只，一百只……无数青色的尸鳖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那规模，根本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足见一浪接一浪，前面的踩后面的，铺天盖地爬过来。

我一看就呆了，三叔一拍我的后脑，大叫：“跑！”

他一把背起潘子，胖子还想去捡那紫玉的盒子，三叔大叫：“你他娘的不要命了！”那胖子一看搬不动，一把抓住那镶金丝帛就塞进兜里。

我们全部上树，这树上乱七八糟的藤蔓和突起很多，非常好攀爬，像我这样身手的人，也一下子就爬上了十几米。那个时候，那些尸鳖已经全部涌到了树下，我往下一看，我的天，整棵树下面全是青色的，要掉下去，一点儿骨头都剩不下来。

那些尸鳖有意识地集结了一下，突然就开始跳上来。它们爬树比我们快多了，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脚跟处。

那胖子爬在我上面，问：“你不是说你们这小哥的血比驱蚊水还厉害吗？怎



么没用啊？”

我脑子还全是刚才大奎倒下的画面，根本不想理他，他讨了个没趣，暗骂了一声。突然我的脚下一痛，一只尸鳖已经咬住了我的小腿，我一脚踢掉，往下一看，下面像开了锅一样，尸鳖争先恐后地爬上来。这个时候，三叔在上面叫：“炸药，玉床边那包里还有炸药！”

我问：“在哪边啊！”

三叔大骂：“你他娘的坐在边上都不知道，在左边那个口袋里！”我往下一看，那炸药包没在尸鳖海里，根本看不到，忙开了几枪，只打飞了几只虫子。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从他口袋里掏出几只火折子，点着往玉床上一扔。那虫子虽然已经不怕他的血，但是仍旧怕火，一看到有火下来，“刷”一声让开了一个大圈子，一下子就露出了那只背包。胖子屁股上已经挂了好几只虫子，大叫：“娘的，快点点个炮仗，我要顶不住了！”

潘子在上面喊：“靠！不行，那里面炸药太多了，炸了我们也没命！”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尸鳖爬上来，知道现在犹豫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大叫：“管不了这么多了，死就死了！”一咬牙对着那背包就是一个点射。

那爆炸太快了，就听一声巨响，我就晃悠一下，觉得我的下巴、屁股、大腿同时被打桩机打到，整个人被气浪冲了起来，然后重重撞在什么上面。那一下真的七荤八素，我嗓子一甜，一口血就吐了出来，眼前一片漆黑，脑子嗡嗡直叫，耳朵什么都听不到。

我好久才缓过来，一看，下面的尸鳖已经被气浪冲飞掉不少，我转头也看不到其他人，忙手脚并用往上爬去。因为身上涂了下面石台的粉末，那些鬼手藤看到我纷纷让开，这个时候，下面又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叫声，我低头一看，那些尸鳖又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它们爬得极快，我一看不行，浑身再痛也得继续爬，忙闭上眼睛，拼命地爬起来。

眼看我就要爬到裂缝口子上了，突然背上一痛，回头一看，一只尸鳖已经跳了上来，死命咬着我的背。我转身一枪，就把它打烂。可同时，另一只更大的，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大腿，我一咬牙，拿枪一砸，把它砸了下去，可是它马上就抓住树枝又想跳上来，我回手一枪，把它也打烂掉。可是第三只、第四只马上就又跳了上来。

我看到离出路才几步了，心说咬吧，反正你短时间也咬不死我，我上了地面有你们好看，想着继续往上爬。就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树枝的手突然一阵剧痛，我转过头一看，只见一张血脸突然从树干后面探了出来，两只几乎要暴出来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我。

第二十八章 • 火

这张脸一片血肉模糊，不知道是皮肤融化了露出了里面的肌肉，还是血从他体内渗出来，覆盖在他脸上。刹那间我觉得这张脸非常熟悉，仔细一看竟然是大奎，心中大骇：好好的一个人，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他左边脑袋上被子弹削去一块皮，都看到骨头了，可是没有伤到里面的大脑，我看他受伤虽然重却不至于死，心里不由大喜，忙说：“快上去，说不定还有救！”

可是他却纹丝不动，我看他的眼神，竟然十分怨毒，好像不甘心我们舍他而去。我大惊失色，但我的手已经被他的手握住，他身上那种恐怖的血红色，已经迅速蔓延到我的手上来了。我就觉得手上一阵火辣的奇痒，心里大叫：“完了！”

大奎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突然把我向下面拉。我想到大奎那种全身皮肤融化的惨状，不由一阵抓狂，狠命把他的手甩掉，可是他又是一把抓住我的脚，张大嘴巴好像一定要我给他陪葬。

我大叫：“大奎，你就放我走吧，这就是命，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跟我上去，说不定还能治好，不然你拉着我陪葬也没用啊！”

他听了这话，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疯一样扑上来，两只眼睛里全是凶光，好像完全丧失了理智一样。突然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掐死。

我一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突然起了杀心，狠狠踢了他一脚，趁他手一松，贴



着他的胸口就扣了扳机。那子弹全是磨平了头的手枪弹，力道很大，把他打得血花四溅飞了出去，他的双手在空中四处乱抓，可是什么都没抓到，重重地摔进尸鳖堆里。

这个时候，我被他抓过的那只手已经麻得完全没有知觉了，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还有没有抓着那树枝，就觉得身子直往下掉，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抓边上的鬼手藤，可是那手上有天心岩粉，藤蔓一下子就缩了进去。我暗骂一声，整个人滑了下去，撞在一根大树枝上。

树枝上爬满了尸鳖，被我一撞，掉下去不少，我勉强有力气用双腿夹住树干，停止了继续下滑，可是四周大群的尸鳖又围了上来。我不由苦笑，现在我竟然有这么多死法可以选择，要不就摔死，要不就被虫子咬死，要不就毒死，老天真对我不薄。

正郁闷着，突然胖子从下面爬上来，踢开几只尸鳖，原来这小子爬得比我还慢。他看到我，骂了一声：“你他妈的还有心思在这里趴着，你看看老子屁股上被咬得都是窟窿了！”说着就要来扶我，我大叫：“别碰我，我中了毒。你自己先走，我没救了！”

胖子二话不说，一把背起我：“你拿个镜子照照，你他妈的面色比我还好，简直是面色红润有光泽，怎么可能中毒？”

我一奇，低头一看，只见满手都是红色的疹子，看上去好像被几千只蚊子咬了一样。可是那红色到肩膀就停住了，现在反而在慢慢地消退，不由纳闷，怎么那毒对我没用？

胖子背着我，咬着牙向上爬去，我在背后，成了他的肉盾。那些尸鳖全都跳到我的屁股上来，张嘴就咬，疼得我大骂：“死胖子，我还以为你是好心，你他妈的原来是想把我当挡箭牌啊！”

胖子大骂：“你啰唆什么，不服气你来背我！没看见老子屁股已经没好肉了嘛！”

我不想和他扯淡，这九头蛇柏靠近树干的一圈挂的全是尸体，非常密集，胖子不时就会撞到一堆骨头上，幸好那些尸鳖也有同样的麻烦，太多的东西它们分辨不清，不少就跳到那些被我们撞得乱转的干尸上面大咬。

胖子一看，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叫我去撞那些尸体，能拨的都给它拨一下，让它们都动起来。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小命要紧。

这一路上我见一个就踢一脚，一下子我们经过的地方全是打转的尸体，这虫子的智商不能和人比，就见它们乱作一团，也不知道是来追我们好，还是去咬那些打转的尸体好，竟然停在那里原地转起圈来。胖子乘机加快速度，一下子就和它们拉开了距离，我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的手脚经过刚才的运动，已经基本恢复了知觉。我心里暗想，我中毒时的感觉和笔记里爷爷记录的中毒感觉一样，最后爷爷也没有死，莫不是因为这样，

我身上就有了免疫力了？

想也想不明白，我看手脚已经可以动了，就让胖子把我放下来。我见胖子满脸是汗，喘着粗气，心说在石台上的时候我背你背得吐血，现在算扯平了。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坐在胖子后面的一根树枝上，对我招了招手。

我一哆嗦，忙揉了揉眼睛，那人已经不见了。我以为他躲到那树后面去了，忙探头过去看，胖子大叫：“别磨蹭了，快走吧！”

“等一下！”我一把拉住他，“往左往左！我刚刚看到个人在对我招手。”

他叹了口气，跟着我爬过去，一看根本没人，只有一个勉强能容纳下一个人的树洞，里面黑漆漆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胖子用手电一照，吓了一跳，只见那洞中有一堆卷起来的藤蔓，里面缠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两只蓝色眼睛已经浑浊得看不到瞳孔，嘴巴张得大大的，不知道想对我说什么。胖子看着我：“怎么是个死人，你该不会是看到鬼了吧！”

这一路过来碰到的怪事太多，有鬼也由不得我不信了，我想着，他既然招手让我们过来，肯定是有什么目的，想到这里，便习惯性地去看他的嘴巴。但是他下巴已经烂穿了，有东西也掉了，我继续找，发现他手里好像抓着什么，掰开一看，原来是一块吊坠。

下面的尸鳖又开始吱吱叫着爬上来，我也没心思再去翻他身上的东西，看他穿着迷彩服就给他敬了个礼，然后继续往上爬。胖子爬得飞快，我们离顶部的裂缝本来就不远，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

我们爬出裂口，同时往下一望，只见那些尸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几乎都涌到了裂口边上。胖子大叫：“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快跑！”

我在那地下待了这么久，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就见前面草丛突然跑出一个人，扛着什么东西跑过来，我认出是三叔，不由大喜。三叔看到我就大叫：“快去后面把那些汽油都搬过来！”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这条裂缝和我们下盗洞的地方只隔了一个矮悬崖，才十米都不到，我们的装备都还在。我看到了那几桶汽油，心头火起，心说：“好，这下子有你们好看的。”

我和胖子一人扛起一桶跑回去，三叔已经把第一桶全都浇了下去。这时候那些尸鳖几乎已经爬到地面上了，三叔一个打火机扔下去，就见火光一冲，马上就是一阵扑鼻的焦臭，那如潮水一般的虫子瞬间就退了下去。汽油在那裂缝处形成了一道火墙，看着那些虫子在里面被烧得嗷嗷直叫，真是大快人心。我们火上浇油，把第二桶第三桶也倒下去，一下子那裂缝里喷出来的火就几乎比两个人还高了，热浪逼过来把我的眉毛都烧了。

火





我退后了几步，看了看手里的吊坠，上面是一块铭牌，那具尸体的名字应该叫James，我擦了擦放进我的上衣口袋，心说有机会就还给你的家人，现在你就安息吧。胖子被火烤得全身是汗，问三叔：“那两个人呢？”

三叔指了指后面：“潘子有点儿不妙，好像发烧了。那小哥我就没见到了，还以为和你们在一起。”

我看了看胖子，胖子叹了口气：“爆炸后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三叔摇摇头，说：“不会，这人神出鬼没的，而且刚才他一直是在我们上面，就算被气浪冲散，估计也是冲到上面来了。”

我看三叔的表情，就知道他也没什么把握。那闷油瓶虽然厉害，在炸药面前还是和我们一样，如果他被气浪甩到树外面去，真的是十死无生。

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有什么收获，不见有人离开的痕迹。三叔叹了口气，对着我苦笑了一声。

我们回到营地收拾东西，点起篝火，把包裹里的罐头热着来吃。我已经饿得够呛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吃下去。三叔边吃边指后面的矮悬崖：“你们看，这营地就在这裂缝的边上，看样子那老头子看到的树妖就是这棵蛇柏了。肯定是他们晚上庆祝的时候动静太大，把这蛇柏从裂缝里吸引了出来。幸亏我们没过夜，直接下到盗洞里去了，不然恐怕早就被这蛇柏拖走了。”

胖子说：“不知道那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如果火灭了，那些虫子再出来就麻烦了。现在天快亮了，我们快点儿出了这个森林再说！”

我匆匆扒了几口，点点头。胖子和三叔轮流背起潘子，就往树林里进发。

一路上很平静，来的时候我们是说说唱唱，回去的时候我们是闷头赶路，几乎是逃命一样。

我已经一个晚上没有休息，精神又高度紧张，现在体力已经到达极限了，走到最后，几乎是凭借精神的力量在支持。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张床，我躺下不要两秒就能睡着。我们走了将近半天加一个早晨的时间，走出了那片树林，然后翻过那泥石流形成的石头小坡，终于看到了那亲切的小村庄。

我们不敢松懈，先把潘子送到了村里的卫生所。那个赤脚医生过来一看，眉头大皱，忙招呼护士过来帮忙。我往那凳子上一躺，才听他们说了两句话就睡着了。

那是真的累到极点的睡眠，一个梦都没做。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外面乱作一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第二十九章

• 紫金匣

我迷糊着，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想问三叔，却发现他也在我边上的凳子上打瞌睡，睡得比我还死。我跑到卫生所外，看见村子里的人拉板车的，拉骡子的，都急急往山里面赶去，一个山娃子边跑边叫：“不好咧，不好咧，山上起山火咧。”

我大吃一惊，心说难道刚才我们那把火，把林子给烧着了？回想一下刚才烧那洞的时候，确实没在边上做什么措施，如果那火蔓延开来，把森林烧起来，那真的太不该了。

我心里有点儿发慌，这山火一旦烧大，不是死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一点儿森林防火的意识都没有，这下子祸闯大了。

我忙跑进去叫醒三叔，两个人在那医院里搬出两只接尿用的便器，实在找不到东西也凑合了，跟着大部队向山里跑去。这个时候胖子坐在一只驴拉板车上跑过来，手里举着个脸盆大叫：“闯祸了，快上来！快去救火！”我们一齐跳了上去，那驴车歪歪扭扭地就出了村口，只见远处的山上一大片黑烟，看样子烧得很大。三叔傻了，轻声说：“看方向，还真是我们放的那一把火。”

我忙捂住他的嘴，前面有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在往回跑，大叫：“快打电话给



部队，前面山塌下去了！”

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是那岩洞被火烧塌掉了，心里担心，要是那些尸鳖从洞里冲出来就麻烦了。我们快驴加鞭地跑到那泥石流冲出的土堆旁，那胖子手真黑，把那驴抽得屁股都肿了。

那些村民平时都经历过防森林火灾的训练，他们一部分人在树林里开路，另有人开始用脸盆打水，往里面运去，我一看这盆盆罐罐的，来回到火场最起码要两小时，根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忙叫道：“老乡们别打水了，这点儿水根本灭不了火，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还是等部队过来吧！”

那些人像神经病一样看着我，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说：“小伙子，这些水是用来喝的，火场里面没水喝很快就会干死的，我们要在边上砍出一片防火带，火烧到那里没东西烧了，就会自己灭了。你们不懂就不要在这里瞎掺和。”说着看了看我们手里的便器，摇了摇头。

我被他们看得脸通红，心说这下面子丢大了，以后怎么也不敢胡乱发表意见了，忙低下头，跟着那些大部队急急进了树林。路上的树全部被砍掉了，走起来快了很多，大概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温度明显升高了，前面漫天都是黑烟。

那些村民都拿出口罩往水里一浸，戴到脸上。我看看胖子，他的衣服上本来就己经没多少布了，看他好像下定了决心，拿出那块镶金丝帛就浸到水里，绑到自己脸上，拿起把铲子学着那些村民挖防火沟渠。

山火蔓延极快，危害性极大，大型的山火必须出动飞机才能控制。所谓控制就是让它自行熄灭，想要像城市火灾一样浇灭是不可能的。这一棵树长成材要二十几年，但是山火十分钟就能把它全部烧光，破坏力极大。而且山火范围非常广，如果你只在一个点上灭火，它很快就会从你看不到的边缘绕到你后面去，等你醒悟过来，你已经在火区中央，只有等死的份了。

我记得有一部美国的片子就是讲一群消防员被火包围以后，求救无门，在生命最后时候的故事。当然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现在火灾的区域还不是很大，而防火渠挖得很快。

我们一直在那里干到下午两点多，天上出现了护林队的直升机，不一会儿很多部队在树林里集结，替下了我们。我特别担心有人会因为这场火牺牲，幸好最后清点人数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我们回到村里，几乎都要休克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叫一个娃给我弄了两个烧饼，两口一个，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村支书模样的人还表



扬我们，说我们城里来的人这么高的觉悟，真的非常少见。

我心说，你千万别夸了，再夸我心里真过意不去，你要知道我就是那纵火犯，非掐死我不可。

护士给潘子换了绷带，洗了伤口，他的呼吸已经明显缓和了，但是还没有醒。那医生说叫我放心，现在暂时还没有危险，等一下如果有伤员，就把潘子一起送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我一听稍微有点儿心安。

我和三叔回到招待所，好好地洗了个澡。不脱光还不知道，我从上到下一看，几乎没有一处地方是好的，不是淤青就是破了皮，逃命的时候没感觉，现在它们都来提醒我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几乎腿都迈不开。

我回到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这一觉是真的非常香，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起来的时候看见胖子和三叔也躺在床上，呼噜打得像雷一样。

我下去吃了早饭，问了服务员，火已经灭了，按这规模只能算是个小山火，军队已经撤了回去。我听了心里踏实了一点儿，和那卫生所的人打听了一下，潘子已经被接到济南的千佛山医院去了。我道了谢，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能久待，就预备着回去。

闲话也不多讲，几天后我们回到济南，我和三叔先到收容潘子的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仍旧昏迷中。我和三叔决定在这里住几天，胖子一出山就急急和我们分了手，只留下一个电话以后联系，他把那镶金的帛书交给我三叔处理。这一天我给医院打了电话，得知潘子还没有醒，不由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三叔一脸阴沉地走了进来，骂道：“气死我了，竟然被人摆了一道！”

我大奇，以为他在古玩市场被人骗了，说：“三叔，以你的资历还被骗了，说明那东西仿得很好，你再转手出去肯定也没问题啊。”

三叔掏出了那块镶金丝帛，对我说：“转手，转个屁啊，我说的不是古董，是这个东西！”

我几乎从床上掉下来，大叫：“什么！不可能啊！”

三叔说：“千真万确，这东西里的黄金含量，我送去检验，纯度太高，那个时代根本无法炼出来，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赝品！”

我不敢相信，三叔叹了口气：“我老早就在怀疑了，那年轻人明明可以击败血尸，为什么一开始一味地逃跑，到最后才将那血尸除掉。他必然是想由此甩开我们，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我惊讶道：“难道他和我们走散的那段时间里，已经去过那个洞穴，打开过



鲁殇王的棺材，将这块假的鍍金丝帛放进去？这怎么可能啊，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到？而且那树洞是被那些铁链扯开的，只要被人打开过，我们一定能看出痕迹的。”

三叔说：“你有没有看过那棺材的背面，他是倒斗的，他很可能在树的背后挖了个盗洞，直接从棺材的背面将那鍍金丝帛掉包了！”说完叹了口气，“可怜我十几年的江湖经验，也没看出来，这个人真的深不可测啊，我本来还以为只是发丘中郎将的后人，看样子，他的来历，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

我非常不理解，说：“难道上面记录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三叔点点头，气道：“这些《山海经》一样的故事，本来听起来就不太可信，只不过当时我们被那个古墓神秘的气氛感染，竟然相信了，现在回忆起来，破绽太多了。而且你想想就你那水平，为什么只能看懂最重要的那两段？其他那些都看不太懂，说明这两段他特别做了工夫。”

我张大嘴巴，三叔大大地叹了口气：“看样子这个鲁王宫的秘密，只有他知道。现在那个墓都塌了，要想再进去看也不可能了。”

我这个时候灵光一闪，说：“对了，对了，我差点儿忘了，还不是完全没戏，我从那洞里带了东西出来！”说着就去狂翻我的背包，一边祈祷千万别丢了，好在那紫金盒子还在，我拿出来说：“就是这个，是从那狐狸尸手上拿下来的。”

三叔一看，说：“这是只迷宫盒子啊，里面主要的空间用来装锁了，装不了多少东西。这盒子很难开的，你看。”他把那盒子的顶盖子一拧，盒子的底部四个角一齐展开，露出了一个转盘，上面有八个孔，每个孔上都有一个数字，很像老式电话的拨号盘。“这种盒子是最古老的密码盒，你要知道密码才能开。你等一下，我去那修车铺子里借个气割过来，把它割开来看看。”

三叔急急地跑了出去，我叫都来不及，心说，八个字的密码，难道是那个02200059？怎么可能啊，这个号码可是印在一个美国人的皮带钢印上的。想着我尝试性地拨了一下，0—2—2—0—0—0—5—9，咔一声，我一愣，那盒子发出一阵类似于发条的声音，盒子盖自动翻了起来。

盗墓笔记



怒海潜沙

第一章

• 蛇眉铜鱼

那盒盖缓缓地自动打开，里面只有小拇指大的一个空间，放了一条小小的铜鱼。我拿出来一看，那鱼的样子很普通，但是做工很精细，特别鱼的眼睛上面眉毛的地方，是一条蛇的样子，栩栩如生。我非常惊讶，这个东西有什么贵重的，为什么要放得这么好。

这个时候三叔已经拖着个气割钢瓶走进来，看到那盒子已经开了，惊奇道：“怎么开了，你怎么打开的？”

我把那数字的事情和他一说，他也大皱眉头，道：“越来越乱了，看来这帮美国人也不是来单纯倒斗的这么简单。”他拿起那条铜鱼，突然脸色一变，噢了一声，“这不是蛇眉铜鱼吗！”

我一看他好像知道，忙问他详情。他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我一看，也是一条很精致的铜鱼，大概只有我小拇指这么大小，铜鱼的眉毛也是两条海蛇，做工上乘，每个鳞片都非常细腻，应该和盒子里的这一条出自同一个来源。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这条在鳞片的凹槽里有很多细小的白色石灰状污垢，粘得非常牢，我一看就知道了，说：“这是海货？”

三叔点点头，我挺吃惊的，海货就是海里捞上来的古董，一般都是些青花瓷



器。在海里淘古董比在陆地上方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露出在海底地表上的。但是海里微生物太多，从海里带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有白色的灰状污垢，是很难洗掉的，所以价值上就打了折扣。

我很迷惑，记忆里三叔不会对这种低价货感兴趣，问三叔道：“你难道去倒过海斗？”

三叔点点头，说：“只有一次，我真是后悔，要是那次我能忍住不去蹚那趟浑水，我现在肯定已经孩子都一大把了。”

三叔的故事，我知道一点儿，三叔以前有个女人，也是个女中豪杰，听说他们还是在斗里认识的。那女的叫文锦，听说是个挺文静的女的，看不出是个摸金的北派。三叔和她好了有五年，女的寻龙点穴，男的探穴定位，号称是倒斗界里的神雕侠侣，后来突然就听说那女的失踪了。我只知道是进斗的时候失了手，女孩子干这个本来就不合适，家里人都挺惋惜的。不过那时候我才几岁，也不懂这么多，只看到三叔一个星期像个木头一样的，老伤心老伤心，后来也就渐渐好了。这小时候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现在一听到三叔好像想讲出来的样子，心里虽然很想知道，也不能表现得八卦，问：“那时候出事情的，难道是个海斗？”

三叔叹了口气，说：“那个时候我和她都还年轻，她有几个同学都是考古队的，他们隐约知道我是个手艺人，我也没想过要瞒他们，大家都很好。后来他们去西沙做沉船考古，我也跟着去了，只是没想到……”他顿了顿，好像不太愿意想起那个事情，“没想到，那水底下沉的东西竟然会这么大。”

算起来，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三叔其实对海斗没什么经验，也算是被爱情冲昏了头，竟然在文锦面前夸下了海口，说自己如何如何了得，于是就跟着那考古队出了海。他们包了当地一艘渔民的船，花了两天的时间，到了西礁的碗礁附近，那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凶险的几段之一，沉船很多。三叔下去一看，几乎呆了，只见海底到处都是破烂的青花瓷器，那规模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文锦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沉船上倒下来的，被海水冲得到处都是，以前渔民一网下去就能拉上来四五个瓷器，不过他们认为这入了水的就是海龙王的，一般都会扔回去。

可惜的是，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烂的，很少能找到完好的，就算是找到了，上面也大多数都寄生了海洋生物，很难清洗干净。文锦的同学是以考古价值来看这些东西，所以都很兴奋，三叔看出去就是一片荒凉，心疼得要命，心说他妈的沉船的时候我怎么就没生出来，他也没想那时候的青花瓷器还根本不是古董。

他们在水里转了有两三天，弄上来一筐一筐的瓷器，三叔好这个，对瓷器他



是了如指掌，随便拿起一只就能讲个半天，一下子就变成考古队的精神领袖。他姓吴，叫三省，他们那些小青年就都叫他三省哥，三叔就飘飘然了，还真把自己当他们的头了。

第四天的时候，出了件事。有一个考古队的，坐着皮艇出去，到了黄昏还没回来。其他人急了，就让大船起锚去找，后来在碗礁两公里外的一处礁石山上找到那只搁浅的皮艇，但是上面的人不见了。

三叔一想糟糕了，可能人下水去摸东西，出了事情，忙连夜打上装备潜下去，摸了有半宿，终于找到那人的尸体，脚卡在珊瑚礁里了，已经泡得涨了起来。他们把尸体拖上来，三叔看见他左手死死抓着什么，掰开一看，就是那条蛇眉铜鱼。虽然死了个人，大家很悲痛，但是三叔已经意识到这水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不然这个人不会连夜来这里打捞。

三叔猜测，可能是白天在拖寻（用船拖着人搜索）的时候，这个人看到什么东西，没说出来，晚上想在没人的时候再回去看看，结果出了事。当然三叔没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因为现在人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意义了。不过，他手里抓的蛇眉铜鱼，肯定是个提示。

第二天，三叔把这个事情和那些人提了一提，当然他是这么说的：某某同志为了考古事业，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幸出了意外。不过从他手里的劳动成果来看，这位同志显然已经在海底发现了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这条蛇眉铜鱼，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云云。调动一番，众人情绪有点儿恢复，于是回到了出事的海域，下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那个时候就有了眉目。

他们在附近的水下找到了四十多个巨大的石碇（古船锚上的配件），大小规格都一样，上面的刻字，已经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三叔估计，这四十多个石碇，要不就是四十几艘规格一样的船上遗失的，要不就是来自同一条船上的。一想就很明白，怎么有可能四十多艘船同时在一个地方沉没，这底下，肯定有一艘十分巨大的船。甚至大到需要用四十多只锚才能固定住。

三叔对历史非常熟悉，看到这里，心里已经有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他浮上水面的时候对文锦说：“这下面好像是个沉船葬海底墓。”

第二章 • 双层墓墙

文锦和三叔的背景完全不同，三叔是土溜子，要不是生在倒斗世家，肯定是个土匪，凡事先考虑个利字，看人也是从利字出发。文锦就不一样，她是留洋回来的，思想比较开明，对倒斗主要还是兴趣，而且是边倒边考，所以听三叔这么一说，她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古墓的考古价值，当时就想把这个设想告诉她那些同学。

沉船葬海底墓非常稀少，传说里用这种葬法的好像只有沈万三的儿子，所以文锦的想法应该是非常有良知的，但是三叔却有点儿为难，因为他一想到那些东西捞上来要充公就很不自在。但是文锦很有办法，一个微笑再加一个吻就把三叔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一个共和国的考古研究者，而且还是义务工作。

当天晚上，三叔琢磨了一宿，他从来没倒过海斗，却又在别人面前夸下了海口，明天不表现还不行。他想了想，这海里也不能下铲。一来力气使不上，钉不下去；二来，就算挖出来了，海泥和陆地上的泥完全不同，他那点儿破经验完全没有作用。他回忆了我爷爷笔记本里的记录，我爷爷的确是倒过几次海斗，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主要还是看地形。

沉船葬海底墓，就是把陵墓修在一艘船上，然后在海里找一处谷地或者是海



沟，把船凿穿，将墓沉下去，然后再在上面封上土，其实和陆地上一样，只是换到海里而已。三叔估计，他们待的地方，原来肯定是个小海谷，后来被填平了。沉船的时候，四周必然需要很多锚来固定，如此说来，那锚落点的中心，或者偏一点的地方，肯定就是葬点。

三叔越想越有道理，顿时信心十足，第二天气也顺了，他把那些人带下水，把那些石碇全部用绳子连了起来，然后在中间标了个点。他在那区域内的几个地方都下了铲，果然，在中心偏东边的地方，他们发现下面有木头。

接下来，他们用传统的定位法，竟然定出了一个“土”字形的巨大地宫，由两个耳室、两个配室、一个甬道和一个后殿组成，建筑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其中后殿最大，长十多米，宽十米多，看来是放棺材的地方。

三叔呆了，心说乖乖，这个斗里是什么人物，看样子真不简单，这样的规模都比得上皇陵了。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围在一起，一边吃鱼头锅海鲜一边讨论怎么进去。三叔给他们分析了沉船葬的结构，墓葬最怕水，现在不知道下面的冥殿里有没有进水，如果已经进了水，只要打个洞进去就可以了，他们都有潜水服，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下面还是一个密封的墓室，那就比较难办，因为一旦被凿穿，那水冲进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从探铲打上来的木片来看，下面应该还是有空气存在的。整个墓很大，很容易造成毛细结构，可能里面有几个房间里还存有大量的空气。

三叔的这套理论是他多年盗墓的经验，说得那些书呆子一愣一愣的。最后，他把所有的难题都集中到怎么打上。盗洞上去了，这个水底都是沙子，定不住型，很容易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水里被压住基本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决定用土办法，那渔船上有炸鱼的炸弹，先用炸弹在一边炸出一个土坑，把上面容易坍塌的沙子炸掉，然后在下面比较结实的海泥里挖一个斜向下的洞。这个工程虽然浩大，但是这些人全都斗志满满。三叔估计了一下，工程完成大概要一个星期时间，可难办的是那尸体还在船上，再不送回去就要发臭了。

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让大船先把尸体送回去，他们在小船上作业，因为那几天天气非常好，所以大家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把三只皮划艇绑在一起，然后把所有需要用的装备都搬到一块礁石上。

第二天大船就开走了，三叔觉得有点儿不安，大船一走，在海上就一点儿保障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当时被那大墓冲昏了头，只想了一下就投入到了工作中去。那盗洞打得很顺利，比三叔估计的快多了。可是四天后，等到他们打到墓壁



了，那船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开始担心起来。三叔知道现在只有继续工作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不然可能会出现恐慌，就一直安慰他们，并不时说一些鼓舞的话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在洞里清理出一块墓墙，三叔敲了敲，这些砖头是空心的，大概是为了减少整个墓穴的重量，不然就算船再大，船底也支撑不住。他看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钢笔直径的小孔打在墙上，看样子这个墓的设计就是以水来封墓的，里面应该充满了水。他们定下心来，开始拆砖头。

其实，三叔在进墓前已经想过，在这水里，什么机关暗器都没用，因为海水阻力太大。如果有暗弩，就算没烂，那发出来的箭也是慢动作；陷坑也不可能，不要说根本掉不下去，就算掉下去了也能游上来；其他各种落石机关，要用水银击发的，在水里就完全不灵光，因为水银在水里流得很慢，而且很容易扩散。其实这水就是一个致命的机关，古时候没有氧气设备，完全没可能去倒海斗，所以这个斗里有机关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们卸下墓墙，里面就是空洞洞的一片黑，三叔知道现在这些人都靠不住，让他们不要动，自己打起探灯钻进去，发现只往前一米，又是一道墙。这面墙壁的用砖比外面的那层大了很多，并且墙缝里封上了白膏土。三叔夹在两道墙壁之间，前后左右照了一下，发现他头顶上的内墙上，有一个半米长宽的正方形的墓道口，三叔一看就明白了个大概，看来要进这个墓，靠挖是不行了的了。

回到水面以后，他们爬上一个礁石开会，三叔说：“这个墓有两层墓墙，外层墙和内层之间灌满了海水，然后在内墙上做一个通道往里面盘旋进水。这样的设计，里面肯定有一个空间是无水的，利用气压的原理将一部分空气留在了墓室里。现在不知道那个墓道有多长，明天我们下去三个人，每人带四个氧气瓶，看看能不能撑到那里。”

他们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三叔肯定是要下去，其他两个名额需要筛选，因为如果里面没水，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能会有危险。这个时候，文锦突然惊叫起来，他们吓了一跳，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坐的礁石竟然升高了。三叔往下看，本来离海面只有半米都不到，现在竟然有五米多。

他意识到有点儿不妙，抬头一看天，只见远远的海平线上，一条黑线正在逼近。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李四地的男学生，父母是渔民，他一看到这个情景，吓得嘴唇发白，说：“大风暴要来了！”

第三章 • 大风暴

这个李四地水性很好，他们水里的工作都是他负责的，他说：“一小时之内这里肯定有一场巨大的风暴，这海水退下去这么多，就是一个证据。等一下这些被低气压吸过去的海水一齐冲过来，就是一场小型的海啸，我们这里只有三只小皮艇，恐怕不是很乐观。”

他说得已经十分委婉，但是三叔看他的表情，分明是觉得他们已经死定了。这些人没见过大世面，一个个都吓得面色发白，有几个女生都哭了起来。

三叔拉着文锦的手，发现她手心里都是汗，知道她也很害怕。那个时候三叔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但是他到底是个职业倒斗的，心理素质非常之好，当时他就提醒自己，不要乱，如果一乱那就真的没戏了！

他清点了一下人数，他们来的时候一共是十个人，现在有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因为需要去向上头汇报事故和海下的发现，跟着大船回去了。现在加起来，只有八个人，三叔问李四地：“这风暴要持续多长时间？”

李四地说：“这种夏季风暴时间很短，几十分钟之后就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海水最起码要升上去五六米，到时候这些礁石全都得淹掉。”他摇了摇头，“这几十分钟可不是闹着玩的，被这浪一冲，要不就是撞到礁石上撞死，要不就



是被卷到深海去，不是我吓唬你，这下子真的麻烦大了。”

三叔脑子转得很快，脑子里好几个方案已经瞬间冒出然后被否決掉了：坐皮艇划回去，找死，划得再快也跑不过风暴；用呼吸器躲到水里，这碗礁附近的海底最深也只有七米多，根本不管用。

三叔看到那几乎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海底，突然间，犹如黑夜里一道闪电，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那个时候根本不容许他再去讨论可行性，他对那些人说：“我们也不要想这么多了，大家集中一下氧气瓶，看看还有多少氧，我们下古墓里去避一避！”

三叔下古墓是轻车熟路，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关系，但是其他人都是书呆子，这个提议太大了，这句话一出，众人哗然。三叔一看意见不统一，忙给他们分析利害关系。

他指了指海平线，说：“大家看这风暴，现在我们还没有感觉，但是大家都看过关于海啸的纪录片吧，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在这里等风暴过来，十死无生，肯定是连尸体都找不到，而这海下面，有一个现成的避难场所。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古墓里肯定有空气，这海斗里的空气其实是活的，因为它连着活水，所以里面的空气质量应该还过得去。我们人不多，在里面待个一小时再出来，是唯一的生存机会了！”

三叔有这么一点儿鼓动人的天赋，不然他以后生意也做不到那么大，众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心里也出现了一线希望。他们集中起所有的潜水设备，将三只皮艇都放气叠好。一切准备就绪，三叔先和他们规定了一些在水下活动的手语，然后带他们潜入水下，他自己打起一个防水的探灯，第一个爬进墓道里。

那个时候的潜水设备，头上是一个大头盔，看上去十分笨重，但是这个东西非常结实，如果前头有什么大型的海生物，有这个头盔，一下子也不会被吞掉。三叔尽量使自己放松，一边游一边看，这个墓道竟然越来越窄，按照这个趋势，最后能不能容他们通过也是个问题。好在他全套工具都在身上，实在不行，还能破出一条路来。

墓道的壁上有很多人脸浮雕，现在上面都是厚厚的一层附着物，无法认清是哪个朝代的。这些人没见过大世面，都忘了现在的处境，围上去研究这些脸，三叔头痛不已，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催促他们。

他们往前游了十五分钟，转了好几个弯，已经摸不清楚方向了。三叔觉得这些人太乱，应该整顿一下，于是做了个手势让后来的人停下来，他让文锦去数人数，看看有没有人掉队。在这狭窄的墓道里游泳很耗费体力，那些人都累得不



行了，一看这手势如获大赦，都东倒西歪地坐下来。

三叔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心说这个老大还真不好当。他用探灯照着，想先到前面去看看，这个时候，文锦拍了拍他的脚，三叔转过头，看见她表情非常惊慌，心里一紧，难道真的有人掉队了？

文锦手忙脚乱地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伸出一个手指，不停在三叔面前晃，三叔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问她：“是不是少了一个？”文锦看着三叔的嘴形，摇摇头，一只手掌全部展开，另一手伸出四个手指，把两只手放到一起，三叔非常纳闷，他仔细看着文锦的嘴形，突然发现她其实想说的是：“多了一个人！”

第四章 • 海鬼

三叔吃了一惊，如果后面少了一个或者两个人，他都可以理解，甚至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他也可以理解，但是多出一个人，太匪夷所思了。他以为文锦数错了，回头自己也数一遍，自己是第一个，文锦第二，然后依次下去，三，四，五，六，七，第八是李四地，第……

他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那多出来的第九个人，那人躲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模模糊糊的，连个人形都看不清楚，肯定有问题。

三叔不由开始冒冷汗。他也不是害怕什么妖魔鬼怪，只是在水下面他一点儿经验也没有，也不知道这后面是什么东西。这粽子应该不会游泳，话又说回来，这海斗里的粽子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难道叫海粽子？或者饺子？

他摇摇头，心说这李四地他娘的也真迟钝，这么个东西跟在后面都没有发现，现在这个情况，谁都指望不了，唯有冲过去看看。他暗中掏出一把匕首，藏在手后面，就往回游去。

那第九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李四地看见三叔径直向他游过来，也意识到自己背后有什么不对劲，忙一回头。他一动，那个人也突然一动，好像在模仿他一样。李四地吓了一大跳，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人突然也往后退了好几步，好



像完全是学着李四地的动作。三叔发现这人动作不仅奇怪，还有些滑稽，拿头上的探灯一照，那东西被光一刺激，慌忙向后逃去，三叔在刹那间看到一张狰狞的长满鳞片的巨脸一闪而过，吓得手上的匕首都差点儿脱手。

李四地吓得面如土色，就要往前游，不敢再待在这里休息，三叔忙一把拉住他。他对三叔大叫，看嘴巴的形状好像是“好孩子，好孩子”。

他本来就有口音，平时说话已经很吃力，嘴形更是看不懂，三叔看他几乎歇斯底里了，竟然想摘掉自己的头盔，忙把他按到墙上。这一按不要紧，那面墙的四条缝里同时一松动，竟然就缩了进去，突然间四周的水就往那墙里猛灌进去，三叔心说不好，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就像抽水马桶里的蟑螂一样，被卷进那个墙洞里。

三叔不知道自己转了多少个圈，只觉得五脏六腑全都被甩到一边了，突然一头就撞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上，幸好头盔结实，他蹬了几下，猛一抬头，竟然发现自己出了水。

其他人也都和他差不多，有几个女生都在头盔里吐了，那恶心劲就别提了（那歌怎么唱的，最恶心的不是看到腐尸，而是淹死在自己的呕吐物里……），几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忙扶住她们，不让她们沉下去。

三叔也一把抱住文锦，他用探照灯一照，发现似乎已经到达了冥殿，拿出防风打火机打火，火能烧起来，有氧气，于是做了个OK的手势示意空气没问题。他们几个把沉重的头盔一掀，刚吸了第一口气，几个人同时叫道：“好香啊！”

墓室里有一股非常好闻的香气，很淡但是很提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香味。三叔遇到过无数奇臭无比的墓室，这有香气的还是第一次，不由纳闷。他用探灯一扫，发现这个墓室并不是主墓，可能是个耳室，因为里面没有棺材，只有一排排的瓷器陪葬品，这些东西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用过的，而他们现在，就在那耳室中间的一个圆形喷泉眼里。三叔又看了看这里的装饰，越看越疑惑。墙壁上都是壁画，因为有水汽，被腐蚀得很厉害，他只能隐约看到，壁画上画的，好像全是人的影子。

这些类似影子的图案什么样势的都有，高的、矮的、胖的、走路的、跳舞的，每个都非常逼真，好像是真人影印上去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影子都很怪，它们的肚子都非常大，好像孕妇一样。文锦在壁画研究方面造诣很高，但是她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

倒是那个李四地，看到这些壁画，吓得脸都发青了，大叫起来：“海鬼！这里有海鬼！这是个海鬼墓。”



三叔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个怪物，心说难道那个东西就是海鬼？他自己不敢肯定，现在贸然把这个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恐慌，所以他决定暂时保密。

那李四地一直在那里大叫，因为他口音很重，他们都听成海龟，一群人哄堂大笑，弄得李四地哭也不是，跟着笑也不是。三叔看了看表，让他们都出了水，有几个胆子大的已经往耳室边上那门走去。那门不高，应该是通到甬道里去的，三叔一把把他们拉回来，说：“现在我们一没有考古的设备，二没有救护的准备，你们给我老实地待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这里面的墓道不知道有没有机关，这一个小时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大家要怀感激之心，懂不懂？”

这帮小子虽然不甘心也没有办法，只好猫在耳室里研究那些瓷器。三叔一看就知道这些是明初的东西，他诧异难道这里真的是沈万三那个宗族的墓穴？

不过他古董看得太多，没什么兴致，眼下倒是比较担心这空间的空气不够用。他又核对了一下人数，这下子对了，他松了口气，这几天他实在是累得够戗，也没好好休息，现在正好打个盹。

他靠墙坐了下来，文锦靠在他肩膀上，亲了他一下，算是奖励他这次的出色表现。三叔一下魂都飞了，本来还被这帮小子搞得一肚子怨气，现在看到文锦甜甜的一笑，觉得值，真他妈值，让他再倒着来一遍他都肯。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潜过水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水下操作经验，一次潜水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三叔虽然体力不错，但是和那些人比起来身体还没有适应，现在身体放松下来，竟然开始打哈欠，又加上那香气好像有让人宁神的效果，一下子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困。他迷迷糊糊对文锦说：“我睡一会儿，如果时间到了就叫我一下。”

那种困乏似乎不正常，但三叔已经来不及去思考，只蒙眬地看到文锦温顺地点了点头，他鼻子里都是淡淡的香气，不知道是文锦头发上的体香还是古墓特有的那种味道，总之他几乎就在瞬间，马上就进入了睡眠。

第五章 • 老照片

思绪回到现在，我已经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过去，只觉得自己就在古墓里，怀里就是文锦的温香暖玉。三叔咳嗽了一声，我一愣，突然发现自己抱着个枕头，心中大窘，心说怎么可以对三叔的女人产生幻想，忙脸通红地问：“你怎么不说了，最后怎么样了？”

三叔苦笑一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睡着的这段时间里，古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嘴唇颤抖着，“我不知道睡了多久，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耳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以为他们趁我睡着跑到主墓室里去了，心里很火，因为文锦一向很听我的话，这次却和他们一起胡闹，我就想追过去。”

他掏出一支烟含在嘴巴里，脸色有点儿难看：“这个时候，我看到那墙上的门，竟然不见了！我转头一看，马上就发现，这里并不是我睡着的时候待的耳室，而是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我身后，竟然放着一口金丝楠木棺。”

我笑道：“以三叔您老人家的魄力，肯定是毫不犹豫，直接把这棺材板给掀了，把里面的好东西全都倒出来。”

三叔骂了一声：“屁，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吓得屁滚尿流。棺材我是见多

了，但是那口棺材里不停地有水冒出来，一拨一拨的，他娘的好像有东西在里面洗澡。我想起那李四地说海鬼墓，你知道粽子我不怕，但是海鬼还是头一遭，吓得我几乎要尿裤子，我又担心着文锦，大喊了几声，没人应我，这个时候那棺材板就突然翻了一下。”

三叔说到这里表情很古怪，他接着说：“我那时候想也没想，看那头盔还在手上，直接一套就跳到那泉眼里去了，然后我就逃出来了。”我一听忙说：“不对啊，那房间不是变了吗？怎么那泉眼还在？”

三叔脸一绿，结结巴巴说：“在，当然在，就那泉眼在。你他娘的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他定了定神，继续说，“我也不管什么海啸不海啸了，找到了那个盗洞我就游了出去，我一看，老大的太阳挂在天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钻出水面，瞅见不远处好几艘大船，看样子是来捞我们的，我游回船上去，一问时间，他娘的竟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你说我在这墓里就打了一会儿盹，怎么就过了一天呢？”

我盯着三叔看，太假太假，最后他肯定还碰到什么决定性的事情，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老家伙最后到底在那墓里干了什么？他妈的，又不能逼他，看他说话闪闪缩缩的样子，搞得我又心痒痒。

我看他不说话了，心里很担心文锦，问他：“其他人了？他们都没出来吗？”

三叔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我上了船，不知道为什么没说几句就晕了过去，后来送到海南的医院，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等我想回去找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个当初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的船老大了。在海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确切的坐标，你根本找不到，海面上看起来全是一样的。”他停了停，“我后来去问海事管理局，还有他们的研究所，发现这些小青年都失踪了，文锦也和他们一起，快二十年了，到现在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真的是一点儿也搞不懂那个墓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平白无故人就不见了呢？”他用力一敲桌子，眼圈一红，“我他娘的后悔，那个时候逞什么能啊，如果我不去倒那个海斗，这一群人现在说不定孙子都有了！还有文锦，我真是对不起她。”

我看三叔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没见过他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拿起那条蛇眉铜鱼，说：“我最后想了很久，想为什么只有我能出来，其他人出不来，我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身上有这个东西。”

我看了看那鱼，心想：“如果鲁殇王也倒过海斗，他手上也有这么一条蛇眉铜鱼，是不是可以说鲁王宫和海里的那个沉船墓有关系呢？”可是一想，不对





啊，两个墓差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战国，一个是明初，打死都搭不上关系。这之间的奥秘，我怎么想也没有头绪。

三叔说完这些后，思绪有点儿混乱，他躺了一下，我想他刚刚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回忆，应该让他平静一下，没想到他突然坐了起来，转过头，对我说：

“大侄子，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看他脸色发白，心说你又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来了，他挠挠头，说：“一起和我进海斗的那几个小子里，有一个人，好像长得和那闷声不响的小哥很像！”

我一听，头皮麻了一下，说：“你不会记错吧，他那个时候肯定还只有丁点大！”

三叔仔细地回忆，眉头越皱越紧，最后说：“时间这么长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还有那个时候的合照，是我们出海前拍的，我让家里给我扫描过来就行了。”

说的不如做的快，三叔一个电话吩咐下去，五分钟后，一封E-mail就发到，三叔刚打开，我就浑身一凉，照片是黑白的，他们十个人，前面是蹲着，第二排是站着，我看到蹲在第一排中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三叔，而他后面站的，赫然就是那个闷油瓶！

我一身的白毛汗，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看了一遍，果然是他，那眼神，那表情完全一样，顿时手都有点儿发抖。三叔看了看我，十分疑惑，他一句话卡在喉咙里卡了半天，终于问了出来：“为……什……什么他二十年来一点儿都没老？”他刚说完这句话，突然好像醒悟的样子，大叫，“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看他好像疯了一样，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见他拿起他的行李就往外走，我想拉他，却被他一把甩开，回头说：“你在这里守着潘子，我要马上再去一次西沙！”说着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第六章

•

海南

三叔十几岁就出来跑江湖，破事见多了，一般做事都要打算来打算去的。像上次倒个斗就准备了很多东西，我有时候还觉得他过于谨慎，像上次那一大堆装备，百分之八十都没用上，没想这次这样毛躁，随便拎个箱子就跑了。我看拦也拦不住他，就喊了一嗓子：“你自己当心点儿！”他噉了一声算回答，就跑进电梯了。

正巧一名宾馆洗脚中心的服务员上来和我结账，看到这情景，笑着说：“你这叔叔怎么比你这侄子还毛躁，都倒过来了，还得你看紧他。”我也没办法解释，只好笑笑接过账单，一看，脸不由一黑，竟然要四千多，不由暗骂：“娘的，这老小子昨天又他妈的下去搞那些弄不清楚的事了。”

看这账单，我有点儿发愁，这几天没少花钱，本来三叔那老小子口袋还是很充实的，不过这一路逃出来，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又给那烧了林子的村子里捐了点，身边的现金都用得差不多了。他出门习惯不带卡，说是老派作风，这几天厚着脸皮在用我的钱，还说让他公司再给他转点儿，转了再还我。现在他拍拍屁股跑掉了，我就想起这个事来了，心说该不是知道我也快没钱了，跑路了吧。

我心里很不痛快，拿出钱包一看，心就一凉，我已经习惯用快钱，也没太留心，钱包里竟然只有几张票子了。潘子现在是深度昏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虽然那医生说没什么大的隐患，主要看他身体的恢复状况，我盘算着十天半个月我也别指望走。这潘子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找人替我是不可想了，这么点儿钱肯定不够花销的。

最麻烦是现在一张四位数的账单已经横在面前，这一关都有点儿难过。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现金不够，要不等一下取了给他送过去。他见我这几天付钱也爽快，笑笑：“没事，明天也没事，那您先忙您的。”

他一走我就毛了，想到的事情更多，他娘的潘子在医院里医药费每天都得四位数，这老小子这么一走我到哪里找钱给他垫去？又不能给老头子打电话，打了估计得给他骂死，这几年生意搞得这么惨淡他已经对我很有意见了，现在还学最不争气的三叔去倒斗，算了算了。

我回到房间，正烦着呢，突然看到那金缕玉棺套还躺在包里。三叔对这东西是爱护得不得了，还用油纸包了四五层，我突然产生一个比较冲动的念头，心说这十几天看来要好好打算一下，天天在这里吃了睡长膘然后打白条也不是办法，要不就找个古玩市场把这东西卖了，然后整点儿钱整个济南都兜一圈，也不算浪费时间。

想到这里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本来就是抱着出来旅游的态度来这里的，现在搞得就像在查X档案一样，何必呢。而且现在，这事还不能晃悠着办，不然我被人赶出来事小，潘子给人断了药可就麻烦了，看现在天还没黑，得赶紧办。

我想着下到大堂去问服务员，这儿哪里有倒腾古玩的地方，那服务员非常热心，直接陪我下楼，还帮我叫了辆的士。上了车后我就和师傅说哪里古玩多去哪里，那师傅答应了一声就把我送到英雄山市场，我一看，这地方还真有点儿花头在里面。

我一路上听那的哥狂侃，他说这里是比较大的古玩和书法制品的集中地，人很多，比较嘈杂，不过假货居多，没事在这里可以和那些老板聊聊，吹吹牛皮，他们也乐意。

我背着那死沉的玉棺套就下了车，寻思着找一个大点儿的门面。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那些大店必然和一些比较大的客人有联系，可以托他介绍，给他抽个百分之二的佣金就行了，这一套我也是老行家，没人能蒙我。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三叔讨论过这东西的价值，三叔说也就是百来万，这个东西是有价无市，一是很难有人肯买这么贵的东西，除非是老外，可这个东西又太大了，大件的东西本来就比小东西难卖一点儿，他估计着，如果真有人想买，他八十来万也肯松手。

有他这话在我也心里有底，就在那里东张两望，没走几步，突然就瞄见一个铺子里，放着一只青铜的香炉，上面有一些铭刻的人物造型。我一看就一个激灵，那上面的人，一个个都大着个肚子，和三叔提到的海斗壁画很像，我俯下头



想看仔细点儿，这个时候那老板就出来了，说：“哟嘿，您挺识货，我这铺子就这东西值钱！”

我一听他的口音，还是个京片子，就问他：“这上面刻的是啥啊？怎么这么怪，看这样子该不是海南来的吧？”

那人一听，表情一变，忙把我往他铺子里让，还说：“今天真碰到行家了，这东西放在这儿有年头了，您还是第一个看出苗头来的，不错，这的确是海南的。”

做古玩生意的，嘴巴甜是肯定的，我看他的表情，倒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还是单纯想把这东西卖给我。我手头上的资料不多，装老手肯定会露馅，就说：“不是行家不是行家，我是在海南看到过这东西，心里觉得奇怪，这东西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人请我坐下，端出一杯茶，说：“那您是谦虚了。不过您要真不知道也不要紧，我告诉您。这香炉上雕的是种鬼，他们都叫这东西‘禁婆’，这东西的来历就说来话长，你要真有兴趣，我就给你说说？”

我一看有戏，忙装作很想买的样子，点点头，他给我做了等等的手势，把那香炉从橱窗里拿出来，放到茶几上，我一下子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传了过来，不由惊讶。他嘿嘿一笑：“这个香气很特别吧！”

我问：“什么香料在里面？”

他把香炉盖子一打开，我看见有一块小小的黑色石头，我一愣，他得意地一笑：“这块就是禁婆的骨头，这香味叫骨香，可是个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放在边上，包你睡得舒坦。”

我突然就觉得有点儿恶心，问：“这禁婆到底是什么东西？闻她的骨头来睡觉，太缺德了吧。”

他笑笑说：“禁婆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总称呼。那里的人，生了病或是受了伤，都说是禁婆害的，你要说她是什么东西还真不好形容，实在要说的话，可以说她是一个恶鬼。”

“哦，那这就是她的骨头？”我皱了眉头问，“这东西哪里来的？看这盖子上的海屎，好像是个海货啊。”

那人呵呵一笑：“您还说您不是行家，不错，这东西是一个渔民一网撒下去捞上来的，不过物以稀为贵，虽然有点海屎在上面，这价钱可也是不便宜。”

我身上钱根本不够，于是叹了口气说：“可惜，我这个人好全品，这海货我是不要的，要真想卖，不如把里面这块骨香卖给我？”

那人脸色一变，赔笑道：“那怎么成，你把这骨香买走了，我找谁买这香炉



去啊？”

我看看这东西上面略有灰，知道肯定放了很久没卖出去。这种东西太冷门了，买下来不好转手，一般买来投资的人都不喜欢。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卖不出去的东西，店主自然也不会再花心思打理。我摇摇头，反正这东西我买了也没什么用，等一下我把那棺套拿出来给他一看，他要是能联系到个买主，这东西让他送给我也成，想着一笑说：“那行，咱先不谈这个，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玉棺套拿上来，露出一个角给他看。这是不是行家，看表现就知道了。他一看脸色就变了，二话不说又把那玉棺套塞回去，然后起身把铺子的卷帘门给拉了下来，把我那杯茶倒了，给我换了另一杯上来。我一闻，上等的铁观音啊，看来我算是上了一个档次了。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说：“不知道这位手艺人怎么称呼啊？”

我一看，这人果然不是单纯的古董贩子，反应这样快，一眼就看出这东西是倒出来的，也不由要表示一下，客气地一笑：“敝人姓吴，老板怎么称呼？”那人说：“您叫我老海就行了，那吴师傅，你这东西，打算出手，还是让我看看？”

我说：“当然是出手，这东西，放在身边有点烫手。”

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下，问：“全不全？”

我点点头：“一片都不会少你的，刚出锅，还热乎着呢。”

他坐下来，轻声说：“那吴师傅，我是个爽快人，我敢说你这东西，这整个英雄山，就我敢收，不过这东西我再正儿八经地和你抬杠也没必要，宝贝是讲不来价格的。你就和我说个心里话，多少肯放，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朋友去。”

我想了一下，心说怎么样也要来个一百万，大奎家里得给个三十万，潘子住院最起码也得二十万，那胖子早就留了话，东西卖了钱给他汇过去，这样一个人也就分个十万多点，想起自己用命博回来的，不由又觉得太少。不过三叔说了，倒斗就是这样的事情，不然为什么倒了一个又一个，你倒一个斗带出来的东西再珍贵，这没人买还是垃圾，所以太好的东西他都不拿，拿了也卖不掉。

我估计着一百万差不多了，对那老海做了个一的手势，他不由一喜，我一看有点郁闷，难道报低了？他拿起电话，躲到角落里轻声打了个电话，打完后开心得脸都红了，说：“成了！成了！吴师傅你运气好，这东西还真有人等着要，这一百万不高，二百万不低，我给你报了个一百二十万，你看怎么样？”

我一听，心说鬼知道你报了多少，说不定翻了一倍给人家报了过去，不过已经比我预计的多了二十万出来，心里还是很舒服，笑道：“那您那份，还是老规矩？”他笑了笑，说：“不瞒您说，那边已经多预备了点儿给我，这一百二十万

您就收好，看您这一头伤的，这东西倒出来不容易，您要记得我的好，下次有这种东西，就别往别人家问了，直接送我这儿来，您要多少价，我都给您往上抬个百分之二十，要知道，我背后的主顾，可是大大的有钱。别人不敢收的东西，他都敢收。”他看我有点儿着急的样子，忙说，“您坐一会儿，我给您预备钱去，这一百二十万，别看我这铺子小，账上还不缺，我先垫给您。”

我一听，这口气还真大。俗话说得好，三十六行，古董为王，还真不假，看来这家伙手头上还是有点儿门道的，忙说：“等等，那这禁婆炉，您要不不给我也折个价？我一并就拿去了。”

那人嘿了一声，甩手道：“这个您喜欢就拿去，算我送您的。不瞒您说，这东西我收来就五块钱，刚才扯那么多那是套您呢。”

三小时后，我怀揣巨款，心情好到天上去了，回酒店的时候都不想正眼看那门卫，后面还有人议论，这小子是不是中五百万了，你看那眼睛笑得睁不开了。我整理了一下钱，把所有的账先结了，又到医院交了潘子一个月的代护费用，给胖子打了钱，然后郑重地把自己那一份，连同三叔欠我的，全部转到了自己的卡里，心里总算舒坦了。

这接下来的几天我找了个当地的漂亮导游，带我到济南各个地方都去兜了一圈，不过我从杭州过来，看人文景看多了，越看兴致越低，后来干脆就找了个钓场钓鱼去了。这几天是我这辈子活得最安逸的几天，不过人都有点儿贱，这一安逸，竟然又开始怀念倒斗时的那种刺激了。

废话不多讲，这样糜烂的生活大概过了有个把星期，我从钓场回来，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在响。我在这个旅馆的电话只有三叔知道，以为他的事情弄出眉目了，忙接起来一听，对方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吴三省的人？”

我听他的语气比较急，忙回道：“认识，怎么说？”

那人说道：“他失踪了。”

我一听就呆了，忙问：“那个，什么时候确认失踪的？”

那人说道：“他所在的船只与陆地失去联系已经十天了，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他侄子。”

他说道：“那你能不能尽快赶到海南？”



第七章 • 女人

对方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国际海洋资源开发公司。所谓海洋资源开发，其实就是根据对现存各种航线信息和史料记载进行分析，来推断某些沉船的位置，并打捞沉船物资。

这种行为很像职业的海洋盗墓者，但是其行为又是合法的，因为在公海中发现的失事船只的资源，有相当比例可以为寻得者合法继承。当然其资源是否来自公海，根本无法考证。

这样的企业分两种：一种是打捞现代沉船，将尚未完全腐烂的船身解体拍卖，或者将获得的资源出售；二是打捞古代的沉船，将上面的古董出售给收藏家或博物馆。

这家企业属于后者，即以古代沉船为主要目标。他们有很多考古顾问，每个工程都需要大量考古和海洋方面的专家花两年或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而他们的所得也非常丰厚，所以拥有大量的先进仪器和船只。

三叔为了尽快找到那个海底墓穴，以担保的形式，向这个公司借用了设备与人员，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派出了一支五人的临时考察队。这本来是一桩很合算的买卖，没想到船开出去才五天，他们后勤部门与考察队船只的联系就中断了。



他们一直等待了四十八小时，最后只好派人到失踪的海域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而失踪前三小时最后确定的信息是，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已经进入了海底古墓。

他们来找我的原因是，三叔在临出发前和他们说过，如果出现意外，可以打电话找我帮忙。

那个人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古墓里面的情况，不知道这三个人生死，所以我们准备再组织一支队伍，进去看看。因为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搞理论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最低限度，必须帮他们找到墓穴的确切位置。”

我听到他把“向导”这两个字说得非常重，似乎是在暗示他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不由有点儿保留，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去一次，只好行缓兵之计道：“你们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要不等我过来再说？”

对方说：“好的，请你越快越好。”

我挂掉电话，决定马上就出发，匆忙收拾了一下东西，便让酒店给我预订最早去海口的机票。我去过一次西沙，知道如果要到真正西沙群岛的范围，至少要飞机、车、船三种交通工具一起交替上。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我马不停蹄地赶路，也没时间胡思乱想，只是不停地祈祷事情不要向最坏的方向发展。第二天中午，我的飞机抵达海口，他们公司已经派了一辆车过来接我。

来接我的人姓刘，他对我说，他们公司高层非常重视这件事，因为与三叔一起失踪的一个人是一位高层的公子，而这次的项目又是在南中国海实施的，不能张扬，所以要寻找民间人士。

我一开始还没明白民间人士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想明白，不禁觉得好笑，不过这个刘师傅只是个普通司机，也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却发现车竟然开到码头上了。

我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问：“是不是吴先生？”

我点点头，他打开车门，说：“请跟我来，船马上就要开了。”

我十分迷惑，说道：“船，开什么船？不是送我去宾馆吗？”

他摇摇头说：“时间太紧急了，我们必须在七小时内赶到那个地方，在十小时内完成这个行动，不然那里就会进入半个月的风季，到时候没有海上支援，情况更麻烦。”

我一听他们自作主张，就觉得有点儿不舒服，不过事关三叔的老命，我也没



别的选择，只好嘟囔了一声，背起行李跟他走。到了码头，他指了指一只非常老旧的七吨铁皮渔船说：“就是这里，我们这次的配船。”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无奈地解释道：“没有办法，我们在那一带的大规模搜索已经引起边防的注意了，不得不做一下伪装。你放心，船上的设备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航行绝对没有问题。”

说着船上就有人把我的行李接了过去，他用本地话和船上的渔民说了几句，然后和我握了握手，说：“船上的一切事务由宁小姐负责，她就在你后面，祝你好运！”

他们做事的效率太高，我还没有跟上节奏，他已经快步离开了。我转过头，正看见一个穿紧身潜水服的年轻短发女人打量着我，她看我好像很无辜地站在那里，不由失笑，招了招手说道：“跟我来。”

第八章 • 变天了

我跟她进了船舱，里面放满了一堆一堆的东西，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看来他们准备得十分仓促，所有的物资还没有来得及搬进货舱，就胡乱地扔在入口处。我边走边观察，发现主要是潜水设备、大型仪器、食物、绳子，其中氧气瓶又占了大多数。

我们穿过这些货物，到了连通着机械室的后舱，这里横七竖八地摆着几张板床，上面铺着已经油得发黑的毯子。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有点儿发福和秃顶的中年人，满脸油光发亮的，看见我进来，很神经质地站起来和我握手，说道：“幸会，幸会，鄙人姓张。”

我对这人第一印象不好，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和他握了一下。他那双手倒是非常有力，看样子以前也从事过体力劳动。

宁小姐向我介绍说：“张先生是我们公司特别请来的顾问，是专门研究明朝地宫的专家，这次主要负责这座海底地宫的分析。”

我对正统的考古界并无太多兴趣，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不过看他面露得意之色，只好说道：“久仰。”

那秃头很夸张地摆了摆手，说道：“专家不敢当，大家研究研究而已，只不



过我运气比较好，碰巧发表了几篇论文，小小成就，不提也罢。”

我从来没见过人这样说话的，都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只好说道：“您过谦了。”

他很吃这一套，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问我：“不知道吴先生这次是作为什么身份被请来的？恕我直言，似乎吴先生研究的学科比较冷门，或者是我孤陋寡闻了，我还从来没在考古杂志上见到过吴先生的大号。”

这几句话分明是想贬低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的。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听到这些几乎要发作，可一想到自己才上船不久，环境还不熟悉，只好压住火气，没好气地说道：“我专攻挖土的。”

我的语气已经很不善了，可他竟然没听出来，哦了一声：“您是建筑师？难怪，原来不是我们一个圈子里的，不过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你盖活人的房子，我研究死人的房子，我们还是有交集的嘛。”

我一听哭笑不得，看来这人说话虽然不靠谱，但是也不算那种阳奉阴违的人，拍了拍他说道：“我不是建筑师，我是挖掘工人，你研究的死人房子，要我先挖出来才行。”

说了这话我就有点儿后悔，我本来还没答应他们要亲自下斗去，现在那边的情况不明，凡事还要等我实际看了再说，想着又补充道：“不过到时候挖不挖，还要看情况，如果情况不允许，想挖都挖不了。”

他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还一个劲地给我递名片，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以后去北方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帮忙。我看他和我见面不到两分钟就搞得像有十几年交情一样，估计再聊下去就要去结拜了，忙岔开话题，向那女人打听出事海域的情况。

那个女的相当干练，她把几个事情一列，我就知道了个大概。

原来三叔当时也无法确定那个海底墓穴具体方位，他只找出了四个有可能的区域，一个一个去找，后来肯定是给他们找到了，但是失踪船的最后一次报告比较简短，并没有提到他们最后确认的海域是哪一个，所以现在我们也得一个一个找过去。

他们的计划是从离得最近的一个仙女礁开始找起，然后到永兴岛补给一些物资，再到七连屿附近的其他三个海域去，中途停留不超过半小时。至于寻找的办法，西沙的海水非常清澈，光线好的情况下目视入水可达三十多米深，而且海底水流活动频繁，没有流动性很强的海沙，所以几天前的盗洞应该不会被掩盖住。

这艘船的渔老大本身对那几片海域也非常熟悉，我们这些外行人在水面上看



的水底都是一个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每片水域的水底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海底发生一些地势的变化，他就能看出来。

我从那个女人的谈话中发现，她对水底的这三个人仍旧生存有着很大的信心，不知道这种盲目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也希望承她贵言，三叔在海斗中一切平安。

那张秃头看我和那女人谈得投机，把他一个人撂在一边，大概有点儿不爽，自顾自睡觉去了。我看这个人年纪已经到中年，脾气还像小孩子一样，不由好笑，真是一百年不死都有新闻，不知道相处下去会不会融洽。

想着，船一震，后面的渔老大起锚开船了，船的晃动开始剧烈起来，因为是老旧的船，不仅仅是左右的摇晃，还有一种不规则的前后摇摆，好像置身在摇篮里一样。我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被这么一晃，倦意袭来，就打起了哈欠。那女人十分知趣，就让我好好休息，我也老实不客气，的确是累了，躺下就睡着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船已经行驶到海中央，我透过窗向外面望去，发现才一个囫圇觉的工夫，已经变天了，整个大海好像一下子变成墨绿色一样，太阳消失在大片的乌云里，光线透过那些云块的缝隙照射下来，在天上形成了一幅巨大的金丝版画，同时也在海面上洒下一片金鳞，上下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不过好景不长，乌云很快便连成一体，挡住了所有的阳光，大海一下子变成了骇人的黑色。海浪翻滚起来，船随浪摆，当我们在浪谷的时候，海水在船舷的上面，船就像即将被巨浪吞食一样，非常恐怖。

我看到船夫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加固着固定物资的网绳，虽然非常仓促，但是船老大的脸上并没有畏惧的神情。

我在城市里待惯了，看到这情景只觉得兴奋异常，跑去甲板帮忙。上去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想的那样，现在这种情况要在甲板上站稳脚跟，不是反应快就可以，你必须对海浪和船非常熟悉，知道这次倾斜之后下次倾斜是在什么时候，事先做好准备。我显然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走了几步后，不得不抱住一块突出的铁环。

这个时候，有几个船员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开始叫起来，我听不懂闽南话，顺着他们的手指看去，隐隐约约看到船的左侧高起的海浪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因为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楚，只觉有可能是一艘船，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从我身后走过，我就问她这些人在叫唤什么。



她身上头发湿湿的，被风吹得乱甩，仔细听了一下说：“他们好像看到一艘船。”

船老大走到我们身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说：“那边好像有艘船出了事故，按照规定，我们必须过去看看。”

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那女人点点头，船老大对他那些伙计用本地话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指令，船马上就一个满舵转了方向，向左边开去。

风浪中的海就像丘陵，每个浪头都是一座山，而我们的船迎着浪头冲了过去，而后破浪而过，每破一次船上的人就洗一次海水浴，全身湿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亢奋过，忍不住都想号叫起来。

我们一连翻过十几个浪头，终于可以看清楚那东西的大概轮廓了。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船老大惊恐地大叫了一声，随即好几个船员都惊慌了起来，我忙问那女人又出了什么事，她一听之下突然脸色大变，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千万别回头看，那是条鬼船！”

第九章

•

鬼船

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慌张地把头转过去，不去看那只破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我也不敢自作主张，忙学他们的样子背过身子，那女的发着抖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转头过去。就算有什么东西碰你，你也要当不知道。”

我一听，冷汗就下来了，问：“你别吓唬我，这里会有什么东西碰我？”

她白了我一眼，轻声说：“你不信都没用，等一下就知道了，现在快把头转过去！”

我看她说得这么邪，又看到其他船员那种惶恐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吓唬我，轻声问：“你总得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女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说：“闭嘴，这是冤死鬼索命来了。”

她越这样说，我越觉得害怕，脖子不由自主地就想转过去看看，忙捏了自己大腿一把，把那脖子上的肌肉绷得就像打了石膏一样。

那船在风浪里摇得很厉害，船上的甲板还在吱吱作响，听上去快散架了。我手抓住船舷上的两个铁环，屁股死死顶住，但是上半身还是不停地在晃动，偏偏脖子又不能动，我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有几次几乎被甩得要脱手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听到那所谓鬼船上传来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好像是有人在甲板上走。我身上已经全被海水打湿了，加上自己的冷汗，非常不舒服，忍不住轻声问那个女人：“怎么好像有人在甲板上走，你刚才有没有看错。”

那女人很害怕，努了努嘴巴，我顺她嘴巴看去，原来船舱的玻璃上，清晰地映出了身后的情况。一艘和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渔船，在我们的身后摇曳，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看得也越来越清楚，很快我就看见，那船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棉花一样的海锈，看厚度，肯定在海里泡过几十年以上了。真想不通这样的船怎么还可能浮在海面上，而且上面还亮着个灯。

那些小说里出现的幽灵船都是那种非常破败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航行的船，但是这一艘肯定已经完全报废了，看样子就像从海底开上来的一样。我脑子转得很快，回忆了一下我看过的关于幽灵船的报道，好像都没有提到这种样子的船。

那船越开越近，我隐约觉得苗头不对，轻声说：“宁小姐，好像不是办法，那鬼船看样子打算撞过来啊。你要不叫渔老大开足马力溜吧？”

那女的也有点儿害怕，头发全贴在脸上，也没想到去拨一下，她说：“要逃的时候渔老大自己会逃，这两艘船吨位差不多，它撞过来也不怕。你拉紧了可别掉下去。”

她那说话的语气，我也听不出是在提醒我还是在讽刺我，说：“就怕他等一下跳船跑了，你可拿他没办法。”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这渔船就是他们渔民的命，他死也不会离开船的。”那女的有点儿火起来，“你要是废话再多我就把你推下去！”

我一听这么凶，也不好再说话，集中注意力看着那玻璃上的鬼船。我估计以它的速度，撞击的时候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震动（后来知道这是sb想法），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那船越来越近，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船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本来还以为会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不由松了口气。那船靠得很快，几乎就要贴到我们的船了，我眼睛一闭，一咬牙，准备硬顶一下那撞击。

这是一个瞬间，突然，后面的声音就消失了，我等了有十几秒，估计就算它想撞十次都撞完了，可是还没有什么动静传过来，不由奇怪。这个时候，我又听到那甲板咯吱咯吱的声音从背后传出来，我心里有点儿发慌，偷偷眯开一只眼睛，去看船舱的玻璃，那只鬼船已经并排和我们靠在了一起，我的背后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口气，看了看边上，只见我旁边那个女的和我一样看着那船舱的玻璃，已经吓得呆住了。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仔细一看，只见她的肩膀上，搭着两只干枯的手。

第十章 • 枯手

那两只干枯的手显然是人的手，已经收缩成枯柴状，贴在那女的身上。这样的情景，就算看着也觉得毛骨悚然，我不知道那女的现在是什么感觉，只觉得我的背上不停地冒冷汗。

那两只手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是无力地垂在那里，好像是她衣服上的装饰一样。我想看看那手是从哪里伸出来的，顺着手臂望上去，但是她的头发太乱了，蓬开来，看不清楚。

那女的显然已经非常恐惧，浑身抖得厉害。如果是普通的女人，恐怕早就已经晕过去了，我看她的身子发软，估计也已经到了极限。

那船老大背对着我们跪着，一边磕头一边不知道念着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当地的方言，但是也可以猜出来，他可能在进行某种仪式，估计是在求妈祖保佑。他念了几声，就拿出两个奇怪的半圆木片，往甲板上扔，好像是在求签一样，他扔了一次，看了看结果，又叩了几个头，拿起来再投。我看到他浑身开始发起抖来，大概问出来的结果不太理想。

我对这种迷信仪式一向是不相信的，但是看到船老大这么虔诚的样子，心里有点儿担心。这些人非常讲究这一套东西，如果那些求签的结果说我是一个恶



鬼，估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扔到海里去。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的突然惊呼一声，整个人往后一缩，也不知道是没抓稳还是被那鬼手拖了一下，竟然一下子就翻进鬼船里去了。这下不得了，那鬼船一下子就漂了开去。我一看不好，也不管什么回头不回头了，转身就想跳过去救她。那船老大从后面冲过来一把把我抱住，说：“没办法了！掉到鬼船里已经救不回来了，不要去送死！”

那船老大力气很大，我甩不开他，其他那些人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样，竟然还是不敢转过头去。我心里直骂，这个时候，那个张秃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扯起船上的锚，用力一甩，把锚甩到鬼船上，钩住了船舷。那鬼船游得飞快，一下子就把锚缆拉成直线，我们的船一震，硬生生被扯了过去。

那个船老大吓得魂不附体，抽出把刀就去砍那缆绳，被那张秃头一拳打翻在地上，其他船员毛了，一个个扑了上来，那张秃头竟然拔出一把手枪，一把把船老大架住，大叫：“别动，不然我杀了他！”

那几个船员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一嗓子竟然没人敢上来了，那张秃头又对我说道：“小吴，我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你快去救人！”

我张大嘴巴，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这么惊涛骇浪，难道要我游过去？他还想当然地瞪了我一眼，指了指那根缆绳，吼道：“快去！年轻人要勇敢点儿！”

我摇摇头，这太可笑了，我体育本来就是弱项，游泳过去基本上就是送死，如果爬那根缆绳，估计就算我爬得到也是剩下一口气，还怎么救人。

这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女的在鬼船上尖叫起来，她拼命想爬到那根缆绳上面，但是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一样，没办法前进，只好用两只手死死抓住船舷，朝我大叫：“吴先生！救救我！”

我听得心头一晃，猛拍了自己一个巴掌，大骂：“吴邪啊吴邪，你他娘的还是不是男人！”

这一巴掌我也不知道是把自己拍醒了还是拍蒙了，突然就血气上涌，一咬牙大叫：“死就死了！”

我深吸一口气，先拿起一边的游泳眼镜戴上，然后脱掉鞋子，走到船舷边上，笨拙地抓住那根绷得很紧的缆绳，只见前面是惊涛骇浪，那绳子还不时淹到水里去。那根缆绳大概就十二米长，结实程度绝对够，如果手脚快一点儿，也不是很危险，主要的麻烦还是在绳子上会被浪打下去，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稍微活动了一下。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想到这么要下决心的事情，在那船舷上屁股拱来拱去好

久，才慢慢爬出去第一步。我按照记忆里电视上那些特种兵的方法，倒挂在绳上，四肢并用，一边爬一边祈祷，可还没等我张开嘴巴，突然一个浪头过来，直接把我淹到水里去了，等我探头出来的时候脸都憋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也对这海浪的力气有了一个了解，心里豁然，估计爬到那边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我在有浪打过来的时候就不动，等出水就爬几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已经很靠近那艘鬼船了。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浪打过来，我整个沉到了水下，这一下子，我几乎被压到了一米多深，人都有点被拍蒙掉了。我憋住呼吸睁开眼睛一看，突然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只见那艘鬼船的船底有一根长满海锈的链条，很长，离奇的是，那链条末端有一块奇怪的东西，在很深的水底，看不清楚。

我吐出口气正准备仔细看一看，突然那缆绳一抬，我就出了水了。这一下我在浪尖上，往下一看，看见那个女的面朝上，正在用一种奇怪的姿势往鬼船的船舱里爬。我一看就吓呆了，拖着她前进的，不是她自己的手，而是那两只干枯的鬼手。

我看她一动也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别无选择，只好手脚一起发力，爬了过去，然后一个翻身摔进鬼船里，倒在甲板上。



第十一章 • 甲板

那甲板经过多年海水腐蚀，已经不堪重负，压上我八十公斤的体重，马上发出一声咯吱，似乎就要断裂，但是我也顾不了这么多，忙去看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她半个身子已经被拖入黑洞洞的船舱，我一看急了，自己身上一没有任何照明设备，二没有利器在手，一旦被拖进去，生死真的很难料。

我一个打滚翻过去，抓住她的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扯了几下，发现那女的纹丝不动，而且她身上穿的是紧身的潜水衣服，不仅没有可以拉的地方，沾上海水还滑得要命，力气只能用上百分之八十。

我一看这样下去，这个女的肯定完蛋，一时间也想不到好的办法，急起来，就扑到那个女的身上，一把抱住她的腰。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加起来最起码有一百三十多公斤，我看这两只蜡杆一样的手怎么拉。

没想到这甲板已经到了临界，我刚压上去，嘎嘣一声整个就塌了。几秒钟的工夫，我就随着大量腐朽潮湿的木片一起掉进了船舱里，幸好那船底还结实，不然我们就直接掉海里去了。

这一下摔得够呛，我晃晃悠悠坐起来，心里不由苦笑，刚才是拼命不想进船



舱，现在反倒进来得这么爽快。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女的在下面叫：“快走开，你压死我了！”

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她屁股上，忙让开，心说这可好，以前看偶像剧，都是女人坐男人身上，现在反而倒过来了。那女的吃力地撑着腰坐起来，肩膀上的手已经不见了，我一惊，忙问：“那两只鬼手跑哪里去了？”

她一摸肩膀，惊讶道：“我也不知道，一掉到这船上我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你没看见吗？”

我摇摇头：“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情况太混乱，我也没注意。不过那两只手能拖着个大活人走，肯定不是幻觉，是实在的东西，不可能凭空消失掉，肯定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撞掉了，你看看你身下有没有。”

这话一出，那女的吓得脸色一白，忙抬起屁股看，可惜身子下面除了木片什么都没有。我说：“可能掉下来的时候被扯掉了，它还抓着那舱口的台阶，你这么突然往下一掉，它来不及撒手，可能还留在上面。”

她点点头，觉得有道理，说：“也不知道它把我拉过来是什么企图，我看我还是要多加小心。”

我们两个人各自查看了一下四周，因为那甲板上破了一个大洞，所以照得还算通透。这船舱的内壁上也有厚厚的白色海锈，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盖在里面，我们剥开一些，可以看到一些一般航行用的物品，不过基本上都已经腐烂得只剩下个形状。

看这船舱的规模结构，应该是七八十年代比较中型的渔船，铁皮的船身，舱室空间很大，中间由木板隔着，应该分成了船员的休息室、船老大的房间、货物舱，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货物舱里，不过看剥出来的东西，这艘船肯定不是在载货途中沉没的。

这船的龙骨应该还没有被完全腐蚀，所以还有一定的续航能力，不然在这么大的浪中，早就被冲得解体了。

那女的看得直摇头，说：“我其实也算是个很了解船的，但是这船的情况太不符合情理了——这么厚的海锈，照理说在海底最起码也该有个十几年了。”

我问：“有没有可能是大的风暴把它从海底卷上来了？”

她回答道：“这样的可能性很少，几十年的沉船，早就应该深深埋在海沙里，就算你用起重机去吊也很难吊起来，而且它的船身很脆，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扯散架掉。”

她说的我也想到了，但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这船既然当初沉了下去，现在



怎么还能浮在水上？就算有人把它捞了上来，它的船体上肯定还有当时遇险的时候留下的破洞，难道这洞还能自己补上不成？

我看这里也瞧不出什么名堂，那两只手也不见了踪影，稍微放下心来，拍了拍身上的木片站起来，招呼那个女的往舱里面走走。那两个舱之间都是用木板隔着，现在基本上已经烂得千疮百孔，我想直接把板子踢掉，那女的阻止我说：

“这木板上面连着甲板，你再用力，恐怕整个甲板都要掉下来。”

我心说，要是整个甲板都掉下来就好了，那光线照进来，心里也不会发慌。

有了鲁王宫的经验，我对很多事情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之后，应变能力加强了不少，所以我在这鬼船上，虽然神经还是绷得很紧，但是没有那种脑子被吓得无法思考的情况。

那木隔板子上还正儿八经地装了一扇门，我不知道是推还是拉的，先试着拉一拉，那把手就和半块门板一起被拔了出来。我看看那个女的，说：“这不是和拆整块板子差不多？”

她不理我，往那黑漆漆的大门洞里看了一眼。这女的胆子应该算大了，不过我想经历了刚才那种事情，估计她也不敢贸然进去，对她说：“里面光线不够，如果要进去，还是直接再在甲板上开个天窗借点儿光好，免得进去了又被什么东西搭上。”

我知道这句话说了肯定有用，果然她一犹豫，我暗笑一声，上前掰了几下，就几乎把整块板子掰了下来。这里面的舱室有一块大的床板架子，是铁做的，所以还在，床板已经烂光了，看陈设应该是那些船工待的地方。我看到这个舱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铁橱，还关得很好，上前去拉了一下，比较松动。

在这种船上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现在的船老大还必须天天写航行日志，那个时候识字的人就不多，所以我也没指望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等打开那个铁橱，我不由吃了一惊，里面竟然有一只老旧的防水袋，我打开袋子，掉出一本已经几乎要散架的笔记，我一看，封面上写了几个字：西沙碗礁考古记录。

我翻开扉页，上面很娟秀的几个字——1984年7月，吴三省赠陈文锦。

第十二章 • 三叔的谎言

看到这几个字，我几乎惊讶得要晕厥过去，吴三省和陈文锦，这不是三叔和文锦的全名吗？难道这笔记本是他们当年留下来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在鬼船上出现呢？

如果说这鬼船沉没之前，船上碰巧也有两个人，一个叫吴三省，一个叫陈文锦，这两个人又碰巧也是做考古工作的，又碰巧也到西沙碗礁来考古，这样的巧合发生的概率，恐怕够我中好几个五百万了。

我想了一下，似乎不用太多考虑，这本笔记本没有别的解释，毫无疑问应该是三叔他们留下的东西。而且，看上面的署名，这本笔记本应该是三叔当年送给文锦，而文锦则用它来作为记录碗礁考古日常进度的日志，笔记本的主人应该就是文锦。

那这艘鬼船就和三叔他们当年的考古活动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当时没有按时回来的那只中型渔船。

我稍微思考片刻，不由得觉得无数问号涌现到我的大脑里，开始觉得头痛欲裂起来。

这些事情，其中真正的奥妙，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皮



毛，全都是这些事情最表面的东西，似乎还缺少一个把这些都连起来的核心。如果三叔那老狐狸能老老实实地把所有事情告诉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可以大概知道整件事情的关键所在了。

或者这本笔记里的内容能给我什么提示，我本来想先把这个东西藏起来，等到没人的时候再看，但是心里强烈的好奇心实在无法忍受，想着反正她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也不避忌她，直接就翻看起来。

文锦是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人，每天的记录她都用相同的格式，列得清清楚楚。我看到第一页就是他们出发的第一天，7月15日，上面列出了一个名单，我看到领队果然是吴三省，那个闷油瓶叫什么，我想起三叔提过他好像姓张，一找，果然有一个人叫张起灵，难道就是他？

再一翻，前面主要的内容都是找到并确定海斗具体位置的经过，只是比三叔说得更加详细，连绳子的种类，还有推理的过程都写了出来，真的和三叔这个大老粗完全不同，真想不通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起。不过这些内容我没有必要再看一遍，直接翻到最后，我一看就傻了。

其实不用看最后的内容，只看最后几条标题的记录，就够我惊讶的了，同时也将三叔那个王八蛋骂了一百遍。

只见她上面写着，7月21日，第一次进海底墓穴。

人员：吴三省。

进度：清理左右耳室和甬道，准备清理后室。

工作：使用气泵对墓室进行换气，准备长时间清理。

出水文物：金丝木双凤雕子棺（婴儿棺）。

备注：出现紧急事件，详细记录待补。

然后下面就只有一条记录，7月23日，第二次进海底墓穴。

人员：全部成员。

进度：无。

工作：躲避夏季风暴。

出水文物：无。

备注：无。

原来，三叔在带他们进去之前，自己已经进去过一次，以他的土匪秉性，肯定顺了很多东西出来。她在这里写的只进行了左右耳室和甬道的清理，谁知道他有没有开后室！说不定棺材里的东西他都已经摸过一遍了。这只老狐狸到底第一次进去时做了什么！我不由恨得牙痒。



我粗略看了一遍，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有用但不关键的记录，现在没有必要看得这么仔细。我将它收好放回防水袋里，回头看那个女人的反应，谁知道她好像根本没注意我，只是拼命地在剥船长室那块隔板上的海锈。

她动作很迅速，简直不像是在剥而是在砸，那半块板子已经被她清理了出来，我已经看到那些海锈里面包的竟然是钢。她一路剥下去，一直到船身和隔板的连接处，我发现这块隔板四周是和船身焊在一起的，似乎非常结实，而且那上面的门也是钢的，上面有一个汽车方向盘一样的旋转密封锁。

那个女的一边剥还一边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是在说：“不要怕，不要怕，我马上放你出来。”

我听到这话有点儿不对劲，才发现她有点儿不正常。只见她利索地把那钢门边上的海锈都清理掉，我一看，那门与框之间还有一层橡胶，这里面的舱，似乎是密封的。那女人清理完这些以后，就拼命地去转那个旋转密封锁，可是她力气远远不够，这个锁本身就非常沉重，加上里面全是海锈，不是那些力气极大的水手，根本打不开。她用力转了几下，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我心里觉得有点儿不妥，对她说：“里面的东西可能没浸过水，我们还是不把它打开为好，万一里面有个什么怪物，我们身上什么武器都没有，肯定得交代在这里。”

她根本不理我，还是拼命地去转，我摇摇头，这个女人真的是不可理喻，我对她完全失去了好感。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双手叉腰，看她在那里白费力气，心里觉得也比较解气。这时，她转过身子看着我，我以为她开窍了，谁知道她突然发出一声怪叫，人往后仰去，头发里闪电般伸出两只枯手，抓住那旋转密封锁就开始发力。那怪手力气极大，我马上听到了里面海锈碎裂的声音。

我吓得头皮发麻，几乎就要坐倒在地上。这种景象简直匪夷所思到了极点，难怪那怪手不见了，原来藏到她头发里去了，那刚才和我说话的到底是鬼还是人？

这时候，那旋转密封锁就松动了，那枯手连转几圈，正准备把那钢门拉开，里面突然一声巨响，从门里冲出大量的水，那门就直接被水撞了开来，猛地撞在那女人后背上，竟然把她撞得飞起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上。我知道大事不妙，刚想把她推开逃命，那海水就劈头冲了过来，直接把我们两个冲出去五六丈。我勉力抬起头，正看见一张长满鳞片的巨脸从那门后面探出来，直直盯着我看。

第十三章 • 海猴子

这张狰狞的巨脸几乎比我的脑袋大了四五圈，它的身体还躲在那铁门后面，不知道到底是个多大的东西。从甲板的破洞里照过来的光线并不十分明亮，我无法看清楚它的五官，也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动物，只觉得这张脸鬼气森森，说不出的诡异。

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它，浑身从头皮麻到后脚跟，吓得几乎连呼吸也不会了，他娘的两条腿又开始不争气，竟然软得像面条一样。我往后艰难地退了几步，随即想到那个女人还躺在地上。这女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见死不救总也不是办法。

我把她翻过来，发现那两只枯手又不见了，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如果水再涨上来，她的头浸在水里就会淹死。我把手插在她的腋下，慢慢往后挪去，在船舱的另一头肯定有通到甲板上的楼梯，只要我把这女人拖上甲板，要么就跳海，要么求救，选择就多了。

我一边迈着发抖的腿，一边在心里默念：“冷静，冷静，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要冷静。”一点点儿地向后挪去，眼睛一直不敢离开那张脸。

那怪物幽幽地看着我，动也不动，一时间只听到哗哗的水声，如果它做出点



儿什么动作，比如转转脑袋，张张嘴巴，我可能还觉得轻松点儿，可是它两只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越来越发慌。心说这也太不正常了，不过你既然现在不动，就一直不动下去好了，可不要等到我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再扑上来。

我想着，干脆不去看它，低头就加快了速度，几下就拖到楼梯口，一看，傻了，楼梯已经烂得只剩下个架子，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爬得上去，更不要说这里还有个半死不活的婆娘。我看到那楼梯还有几根铁架子横在那里，拉起那婆娘的一只手，试着爬了一下，结果一踩就断，已经烂得像泥巴一样。

这下很棘手，我回头望望，幸好这怪物非常有耐心，还在那里待着，现在我在阴暗处，和它之间有个光源（甲板的破洞）。所以我只朦胧地看到一个轮廓。这下我心安了不少，先把那女人靠在墙上，然后咬了咬牙，用力一跃，想自己先爬上去再说。

可怜我两手虽然修长，但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失败了两次，不仅没爬上去，嘴巴还磕了一下，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心里非常懊恼，在那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来。我习惯性地转头，想看那怪物还在不在，这不转头还好，一转头，就突然看到一只巨大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身后，我几乎和它脸对脸碰上了，吓得我无法控制地大叫起来。

如果你突然回头，看到一个人悄无声息地站在你背后已经够恐怖的了，现在看到这么一张狰狞的面孔，那种恐惧真的无法表达出来。我大叫的同时，人已经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一下子贴到舱壁上。

这个时候我已经看清楚这东西的样子，脑子里闪电般想起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听一个沿海的同学说过，他们村里有一个渔户一次打到一只奇怪的东西，长得像个人，但是满身都是鳞片，拉回到村里一看，没人知道是什么。后来他们叫来村里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头子，这老头儿一看，吓得几乎没背过去，大叫：“快把它放了，这是只海猴子，等一下其他海猴子找上来，要出大事情！”。

可那渔户一听这东西这么珍贵，就动了歪脑筋，想把它养起来卖给城里，就表面上对村里人说放了它，其实把它藏到自己家里去了。结果第二天，那渔户全家都失踪了，村里人觉得不妙，找了整整两天，终于在海边一个悬崖底下，发现那渔户老婆的尸体，肚子都给剖了开来，内脏都吃空了。

那老头儿看到了就说是其他海猴子上来报仇了，就叫了一个风水先生，在海边上摆了个供台，放了很多猪头羊头，做好几天的法事才罢休。

我那同学还把那海猴子的样子画给我看，他平时就很会画这些东西，画得极其逼真，当时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几天没睡好觉。我对这东



西的印象很深，现在看到马上就想了起来，只是没想到这所谓的海猴子个头这么大。

记忆一闪而过，那怪物并不做出任何动作，只很有兴趣地盯着那靠在舱壁上的女人，嘴巴里竟然流下口水来。幸好这婆娘没醒，不然真的恐怕要吓得失禁。

我稍微冷静下来，按了按背后的舱壁，也是那种很脆的已经腐朽的木板子，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只要我用力往后一靠，就肯定能把舱壁靠出个洞来，那样如果那海猴子扑过来，我也有地方能退一下。只是那舱壁里头已经是船尾了，里面应该有很多机械设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当武器。

我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甲板发出几声咯吱，似乎又有一个人上了这艘船，正疑惑着，就看见张秃头从甲板的裂口里跳下来。这阿呆刚着地就举起手枪，先警惕地看了看那铁门，然后转过来，顿时吓得大叫：“我的妈呀！”

那怪物听到叫声，一转头就看见了他，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凉的大叫，一矮身就扑了过来。那张秃头的应变倒是非常了得，马上反应过来，往地上一卧躲过了第一击，“咔嚓”一下，拉起枪栓就是一枪，那怪物发出一身闷哼，肩膀上已经被打开了花，疼得一下子跳到舱壁上。张秃头又胡乱开了几枪，子弹几乎全打在我脑袋边上，吓得我一缩脖子。

海猴子非常机灵，一看这枪似乎很厉害，不敢再扑上去，佯装扑了一下，然后突然几个闪电般的连蹦，越过张秃头，直接蹿回到那个铁门里。

张秃头枪跟着它扫，把舱壁上扫出一排子弹孔，马上水就涌了进来。这下子水位上升得更快了，他杀心很重，两枪将那铁门两个门轴打烂掉，然后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跟他后面跑过去一看，只见船底有一个窟窿正在不停地往里面进水，那怪物正用力想钻进去，我一看这洞就知道这必然是当年出事时的破口，就是这个口子导致了这艘船沉没，不过现在已经被大量的海锈堵得只有碗口大了。那怪物力气极大，张秃头刚端起枪，它已经一头撞破一个可以容它通过的口子，然后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

张秃头还是不甘心，对着水里又扫了几枪。这个时候，船整个身体已经发出要断裂的呻吟声，我一看，水已经没到膝盖了。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久留，要马上离开。那张秃头跑回去摇了摇那婆娘，叫了几声：“宁，宁！”看她没反应，他背起那个女的，一脚踩在我背上，利索地翻了上去。他那一脚几乎把我踩得吐血，我一下子腰就折了一样，那张秃头在上面蹲下，对我伸出手，把我拉了上来。

第十四章

• 永兴岛

我刚翻到甲板上，这鬼船就发出一声凄凉的扭曲声，好像某个巨大的部分变形了。我看到这船前后变得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了，心说不好，忙看了一眼船舱，果然是龙骨断了。

龙骨一断，船身必然会开裂，这么一艘船，一个裂口就已经非常致命了，那水几乎就是飞一样进来，估计不要五分钟这船就彻底没顶了。

那张秃头紧张得脸色发白，说道：“我们的船来了，我们快点儿离开这里再说。”

我回头一看，我们坐的那只渔船已经跟得很近，但是还没有靠上来，船上船老大挥着手，大叫：“你们怎么样？”

张秃头背起那个女人，对着那渔船招了招手，那渔船上欢呼了起来，然后发机器向我们靠了过来。船上面几个渔夫在那里兴奋地大叫，真想不明白他们刚才还吓得像团泥一样，这些单纯的渔民果然和我们不一样。

那鬼船因为进水，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我们的船靠过来之后，有几个渔民跳了过来，看表情还是害怕，他们手忙脚乱地把那女人抱回船上去，然后赶紧把锚搬回来。那个船老大大叫：“开船！开船！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船老大让我们把那个女的放到地上，示意我扶住她，然后将她的头发撩了起来。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那东西的时候，还是吸了口冷气。只见她那头发里面蜷曲着两只枯手，现在看来，这两只手也并不是很长，皮肤都已经有点儿石化掉了，末端长在一团肉瘤的下面，最恶心的是，肉瘤上竟然还隐约长了一张小的人脸，那脸不知道通过什么原理，紧紧吸在那女的后脑上。

船老大看到这些表情凝重起来，先是给那个东西磕了几个头，然后从他口袋里掏出一把什么东西，就撒在那小脸上。那小脸突然尖声一叫，扭曲起来，他马上抽出一把刀，小心但迅速地插到肉瘤和头皮的中间，把那肉瘤挑了起来，然后用力一扯，扯了下来。

那东西掉到地上，扭来扭去，吓得边上的人往后退了好几步，几下子工夫，就融化成一团糨糊一样的东西，顺着甲板上的缝流下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问：“这是？”

他把刀放到海水里洗了一下，轻声说：“这是人面赚，是那艘鬼船上的冤魂，用牛毛撒在上面就行了。”

我看船老大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对自己当初接下这个生意感到后悔了，嘴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检查完那女的头发里再没其他东西，就招呼手下往后舱里走。不一会儿，船就开动了。

这个时候海面上已经平静了下来，天上的黑云虽然还在，但是已经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阳光从那云和云的缝隙里照射下来，天空显得非常魔幻，看样子这他娘的风暴总算是熬过去了。

我们把那女人安顿好，船老大就爬到船的顶棚上，我知道他要去看着四周的海面，那海猴子报复性极其强，不知道会不会跟着我们找机会报复。不过西沙的水很清，光线好的时候能见度有四十多米，如果有东西跟着我们，肯定一眼就能看见，所以我也并不是很担心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些人忙碌起来，都不理我，开始跑来跑去。我因为刚才那一下子体力消耗得非常厉害，现在人一静下来，就觉得昏昏欲睡了。我找了块比较软的地方靠下来睡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太阳已经西下，我们的船正贴着一个岛的海岸行驶。我看到非常漂亮的白色沙滩，就是看上去那些沙子比较粗，可能踩上去并不舒服，而我们前面就是一个码头，看样子像是要靠岸。

我一直以为会直接到下一个探点去，没想到还有靠岸的机会，随口问了一句话：“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旁边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去永兴岛，接几个人。”

我转过头，看见那女人就坐在我边上，脸色已经恢复了过来，似乎也是刚刚醒过来的样子。我对女人没什么抵抗力，看她病恹恹的样子觉得还真是有点儿味道，笑了笑问她：“去接谁？”

她指了指远处码头上隐约可见的一群背着旅行包的人，说：“就是他们，几个潜水员，还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顾问，我想你肯定认识的。”

我使劲看了几眼，也觉得其中一个胖子的体形有点儿熟悉，但是想不起来是谁，这个时候，一个船夫已经站在船头，叫起来：“哦嘞嘞！做好准备，我们在这里！”

那胖子转过头来，大骂：“哦你个头啊，让胖爷我在这里吹了半小时的西北风，你们他娘的有没有时间观念？”



第十五章

• 胖子

我心里虽然有几丝惊讶，但是已然猜到了这个可能性。从鲁王宫里出来的人，大奎死了，三叔失踪，潘子昏迷，闷油瓶生死不明，只剩下我和这个胖子。这个组织肯定是两手准备，我估计他们的第一人选可能是胖子，我可能还是个替补。

船到码头，并没有减速，那胖子几天不见又肥了一圈，不过身手照样可以，跟着那群人同时一个纵身跳上船，往前跑了几步才定住，看到我，开心地大笑：“小同志，你也在这里啊，看来我们的阿宁小姐面子还是很大的嘛。”

那女人勉强对他一笑，看样子他们还很熟络。我对这个胖子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他的到来，我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不过想起他在鲁王宫中的举动，几次都差点儿把我害死，不由有点儿头痛起来。

他把行李往甲板上一扔，就坐到我们对面，敲着背说：“这一路把我赶的，你们他妈的也催得太急了，对了，那地方找到没有？”

那个叫阿宁的女人摇摇头：“还剩下最后一个点，不出意外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那胖子说：“我可和你们说过了啊，胖爷我什么寻龙点穴、探穴定位通通不会，你们地方找到了再通知我下去，要是找不到可不能怪我，钱我可照收啊。江湖规矩，你们南蛮子得入境问俗。”

阿宁头痛得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不会，已经安排好了，具体定位的事

情，就由吴先生负责。”

我本来心情比较放松，一听就蒙了，我负责，我拿什么负责？我连一铲都没下过呢，忙说：“我负责？你们不是知道那海斗在什么地方吗？”

她说道：“只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方位，如果能找到盗洞最好，找不到的话，实际的定位和判断地宫的形状还得靠你，我们手上只有一些故纸堆的资料，不可能代替土夫子的经验，你三叔很精明，这些资料一点儿也没有留给我们。”

我背上全是虚汗，看来今天晚上也不用睡觉了，得好好回忆回忆爷爷当年教的那些东西，不然，一旦到了那个地方，马上就要出洋相了。

下铲子我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在海底有什么不利索或者失误，都可以说是因为海水的关系，到底是土夫子又不是海夫子，这一块应该不算我的专业范畴。但是要规划地宫，这难度也太大了，幸好我虽然没实践过，但是理论经验还在。

我想了一下，刚才紧张的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心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真的不行，就瞎掰几句说这地宫有些古怪好了。

那胖子看看我，说道：“那就好，一切具备——不过难得来次西沙，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吃一顿，养足力气，这倒斗可是体力劳动。”说着就跑去那个船老大，提溜着他，问他船上有什么海鲜没有。

阿宁似乎没什么胃口，靠到一边也不说话了。我倒是饿了，一听有海鲜，口水就多起来，也跑过去看。

西沙马鲛鱼、马鞭鱼和石斑很多，有人说，西沙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所以渔船出去很少会没收获。旅游季节，在西沙钓鱼也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胖子连逼带喝，那船老大十分不情愿，还是从渔箱里提出来一条大马鲛鱼，交给一个伙计，说：“拿个鱼头锅出来。”

胖子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看船老大哭丧个脸，十分不爽，骂道：“他娘的老子又不是不给钱，又不是抢你的。”

不过不爽归不爽，那鱼锅子端上的时候，那个香啊，就别提了。我一下子所有的欲望都变成食欲，以前在城市里，从来没想过会这么想吃一个东西。那胖子馋得眼睛都直了，锅子还没放稳，就直接一筷子下去夹了块鱼皮吃，烫得他眼泪都下来了。

这一锅子东西威力实在太太大，不知道是都饿了还是怎么了，那些个新人全都围过来，连在舱底下睡觉的张秃头都跑了上来，凑过来一闻，直说：“西沙就是好，随便烧个鱼我们那里一辈子都吃不到。”

胖子一把把他拉远，大骂：“拍马屁归拍马屁，你他娘的别口水喷进去，恶心不恶心。”





张秃头一看胖子没见过，忙去和他握手，说道：“哎，生面孔啊，怎么称呼啊？”

胖子为人很直，看他一眼，问阿宁：“这秃子是谁啊？”

张秃头一听脸就黑了，用力说道：“请称呼我张先生，或者张教授好吗？”

胖子也不理他，阿宁看气氛不对，接过来说道：“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张教授，也是我们这次的顾问之一。”

胖子一听真的是教授，也不敢太放肆了，忙和张秃头握了一下手，说道：“哦，真对不住了，我还真没看出来您是个文化人，我就是一直肠子，姓王，粗人一个，您别往心上去。”

那张秃头一听才勉强笑了一下，说：“这个文化人和粗人，都是人嘛，文化人还不都是粗人变的，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胖子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好赔笑，那张秃头不识好歹，又问：“那王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啊？”

胖子一愣，直觉得别扭，但是也不能在文化人面前表现得太粗，说道：“这个，通俗地讲，我其实是个地下工作者。”

那张秃头一听，不由肃然起敬，说道：“原来是公安战士，失敬失敬。”

我一听，忙憋住不让自己笑出来，他娘的张秃头也太啰唆了，胖子看我笑起来，狠狠瞪了我一眼，对张秃头说：“先别顾着说话，来，尝两口先。”说着就招呼其他人动筷子。

我不去管他们，夹起一筷就吃，那口感，真他娘的绝了，第一口还没咽下去呢，第二筷子又下去了。

那胖子吃了几口，大呼过瘾，又叫着要酒喝，阿宁说道：“这出来打渔的，怎么可能带酒出来。”胖子不相信，跑到船舱里一阵折腾，大笑着抱着坛酒出来。那船老大一看，大惊失色，说这是给龙王爷喝的，说着就过来抢。

胖子大怒：“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就你这破酒，龙王爷喝了肯定得把你这船给收了。”说着从自己包里掏出一瓶二锅头来，一把塞给那船老大，“拿着，给龙王爷换换口味！这叫南北酒文化交流。看到没，红星二锅头，好东西，你他娘的别不知道好歹。”

那船老大呆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胖子就当他答应了，一把撕开封口，就给我们倒上。那酒的确不错，是黎苗乡镇有名的椰子酒，我们大吃大喝，好一通风卷残云，一直到月亮到头顶上才罢休。

那胖子最后一口酒喝掉，打了个饱嗝，一拍大腿坐了坐直，说：“各位，咱吃饱了，也该谈谈正经事情了。”

第十六章

•

开会

我看那胖子脸色一变，也不由振了振精神，这胖子虽然不太靠谱，但是在古墓里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至少在经验方面比我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从来没独立倒过斗，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要在下斗前开个动员会什么的，就暂且当一回学生，听听他要怎么说。

那胖子吃得很多，肚子都鼓了起来，拍了拍说：“这海斗，我从来未倒过，事先肯定要部署一下，免得进去的时候手忙脚乱。那里面肯定不比旱斗，我也先看看你们给我准备的装备怎么样。”

阿宁说道：“王先生，那你对这次有几成把握，我们不如先计划一下，心里也有个底。”

那胖子摇摇头：“不好说，根据我的经验，这海斗，一是定位困难，二是盗洞难挖，三是里面的情况不明。其中这第一、第二，我们暂且不去想它，主要是这个第三。这海斗里，不知道有没有粽子，若有，就麻烦了。若是没有，那这海斗也不过是在水里的一个旱斗而已，轻易就可拿下。”

说起粽子，我突然想起三叔和我讲的，那在墓道里碰到的怪物，越想越觉得可能就是今天在鬼船上碰到的海猴子，心里不由有点儿发憷，说：“这有没有粽



子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有更麻烦的东西。”说着就把在鬼船上看到的那东西和这些人说了，其他人早就听张秃头添枝加叶地说过了，不过那张秃头说的重点应该是他如何如何把我和阿宁救下来，我说的就平实得多了。等我说完，那胖子就大皱眉头，问：“靠，他娘的真的还有这种东西？”

我点点头，说：“很多地方都有这东西的传说，应该不会错。”

阿宁点点头，说道：“我小时候也听过，我还以为大人吓唬我不要我到河边去玩呢。”

这个时候，那船老大插嘴了，说道：“对不对，这你们就不懂了，这里打渔的渔船都见过这东西，我告诉你们啊，这东西不是什么海猴子，这是夜叉鬼！那都是龙王爷的亲戚，你们现在得罪了他，他肯定要回来报仇的。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儿回到岸上去，买头猪回来，请个道士做做法事，兴许他大人有大量，还能放过我们。”

张秃头一听就笑了：“我说，船大爷，我都一枪把龙王爷亲戚的肩膀给打烂了，那我岂不是孙悟空？”

船老大气得脸都绿了，说道：“你那个样子哪里像孙悟空，你就是个猪八戒！”

我们听得都乐了，张秃头捏捏脸上的肥肉，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儿像，不由郁闷起来。

那胖子笑了一会儿，说道：“既然海底有这种东西，我们肯定得有武器才行，万一那海斗就是他们的老巢，那我们岂不是跑去送死？我说阿宁小姐，你有没有准备渔叉什么的？”

阿宁说道：“我们是考虑过这个情况，准备了一些潜水用枪，但是这些枪体积很大，而且一次只能打一发，如果有紧急情况，恐怕也没有什么大作用。”

我知道这种枪，是用压缩气体击发的，有效距离大概才四米不到，幸好还可以当长矛用。不过这枪的长度确实太长，在狭窄的墓道里可能施展不开。

胖子不理睬这些，大叫：“甭管有没有用，枪这东西不嫌多，能带的都带上。明天下去，我就打头阵，小吴同志就跟我后面，你和那个秃子就在最后。如果我一看到不对劲的东西，就摆摆手，你们就马上停下来，如果我摆摆拳头，你们就什么都别管，逃就是了。”

我们觉得安排比较合理，点了点头，又讨论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想想三叔和我提过的经历，列了一些清单出来，让他们连夜先准备好，什么探灯、匕首、火折子、密封袋子、尼龙绳子、登山扣，还有吃的、急救用品、防毒面具、百宝

盒，他们准备得比较全，竟然连黑驴蹄子都准备了。

吩咐好之后，天都快亮了，那胖子说我们不能再谈了，再谈水都下不了，得休息，于是几个人各自找了个地方躺下。那椰子酒后劲很大，被海风一吹，我头就重得一下子睡了过去，一直到下午才醒了过来。

其他几个人比我早醒，已经都在准备了，我用海水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几个蛙人已经从水里浮了上来，其中一个摘下呼吸器就说：“找到了，肯定就是这个地方，盗洞也找到了。”

那阿宁一听，忙问：“有没有进去看看？”

那人摇了摇头，说：“有，但是那盗洞很长，我潜进去一段，没看到底，不敢再进去了，就出来了。”

阿宁点点头，又问了那蛙人几个问题，转头对我们说：“行了，我们准备一下，他们清理完洞口就会叫我们。那洞口里有塌方的迹象，他们会用支架固定一下。”

我们各自去穿潜水衣，我和其他几个都很合身，就胖子，肚子包不进去，露了肚脐出来，虽然不太雅观，但是好歹是穿上去了。我们检查完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就一个接一个倒摔进水里。



第十七章 • 头发

那盗洞离船不远，我看到海底给炸出一个大坑，洞就在坑的底部，心说果然是三叔的手笔。我们在盗洞四周先搜寻了一下，没有任何坍塌的迹象，看样子三叔的技术并没有退步。

我还看到几个石头锚碇，和三叔描述的很像，但也不能肯定就是三叔所说的那些。

三叔规划出的地宫痕迹还在，我和张秃头都用心记了一下。看这个盗洞的位置，应该是往耳室挖下去的，那个地方的砖应该比较薄。

我们大概找了五分钟，似乎没有再找下去的必要，那胖子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问现在要不要进去了，阿宁看了看潜水表，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的装备不比二十年前，都是轻装上阵。我们最后在洞口核对了一下装备和约定好的暗语，确定一切没问题了，胖子才定了定神，第一个毛腰进去。我们几个打开探灯跟着，一下子潜进去五六米。

这盗洞很不规则，时宽时窄，我一边游一边看这洞壁，越看越奇怪，怎么看上去不像是人挖的？如果是三叔打的洞，他肯定是一铲子挨一铲子地打得很工整，可是现在这上面的痕迹乱七八糟，坑坑洼洼，倒像是动物打的洞。

我们艰难地游了二十多米，洞口进来的光线已经照不到了。这个时候，盗洞方向突然一变，竟然垂直挖了下去，我不由有些奇怪，既然还没挖到墓，何必改变方向呢？

苦于水下不能说话，我也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疑问。我们在这垂直的洞口休息了一下，然后胖子对我们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自己先游了下去。我看他的灯光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点，不由咋舌，心说怎么这么深。

这个时候，他在下面晃了晃探灯，说明下面安全，我们马上一个接一个也潜了下去。我看着潜水表，已经有十几米深了，我从来没有潜到这么深过，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

那下面已经被挖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马上看到了古墓的墓墙，上面破了一个大洞，我一看更加疑惑了，这洞竟然破得这么不规则，不像是一般倒斗的一块一块小心地卸下来的，有几块砖头竟然还被撞裂了。那胖子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两个人一起吐了几个泡泡，他指指那几块破砖头，又做了个猴子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想说：这洞可能是海猴子挖出来的，不是盗洞。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指了指他背上的水下气枪，他拿了下來，拉开保險，然后就往洞里游去。

这是我第二次进古墓，虽然有点儿兴奋，但是想起上一次的经历，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特别是在水下，手脚的阻力很大，如果遇到危险，恐怕也没办法像陆地上一样快速地逃命。

墓道比我想的要大得多，我调高探灯的亮度，又转开手里的防水手电，跟在胖子屁股后面。我们几盏灯光非常亮，一下就照出去老远，顿时整个墓道都亮了起来。我看到那墓壁的墙上，果然有三叔说的人面浮雕，不仅如此，这些人面浮雕的额头上还都刻着一些奇怪的动物，雕得非常精致。我一边游一边看，越看越觉得奇怪，这些动物，大部分都是镇墓兽，但是它们都没有刻上眼睛，看上去有点儿诡异。

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张人脸的额头上刻的好像是三条蛇眉铜鱼，不由心里一紧，忙拉拉胖子让他停下来，然后去研究那块浮雕。

胖子正急着往里面走，很不耐烦，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转过来看了几眼，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就急得直招手。我让他等等，趴过去仔细看，只见上面有三条蛇眉铜鱼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状，每条造型都不一样，我能看出其中的两条就在我的包里，还有一条三只眼睛的，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这个是提示什么的。那鱼下面的那张脸和其他的不一样，是一张明显有女性特征的脸，可是因





为上面附着了很多东西的缘故，这张脸看上去有点儿破相，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我还想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时候后面的阿宁也催我，我没办法，只好继续向前游去。幸好那雕刻每隔一段距离又会出现，我还能再看上几眼。看来看去，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只是隐约觉得有个地方有点儿不对劲。

看着看着，等到我数到那人面浮雕第五次出现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我记得第一块石头板上的人脸，眼睛是闭着的，第二块石头板似乎有点儿睁开的趋势，到了第三、第四块石头板子，那眼睛睁得越来越大了，现在这第五块就已经睁得几乎全开了。

我感觉有点儿不妙起来，拉住胖子，让他不要往前走了，然后拿出水下画板，在上面写道：“墓墙上的人脸，眼睛在逐渐睁开，我怕有问题！”写完指了指墙壁。

胖子摸了摸那脸，摇摇头，写道：“我没有注意，只是些石头浮雕，里面肯定是整块石头，你想得太多了。”

我很坚决地摇头，让他把枪端起来。他看我表情严肃，只好照办。不一会儿，我就看到那块相同的浮雕出现在前面，胖子被我说得也有点儿怕，停了下来，先用灯光照了一下。那张石脸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整张脸面对着前方，眼神正视，看上去有点儿呆滞，胖子照来照去，也没什么变化，就壮起胆子走过去，摸了一下，然后对我做了个没事的手势。

我游过去一看，果然仍旧是整块的石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手指插了插它的两只眼睛，也没有反应，不由自嘲地摇摇头。看来这只是墓穴的设计者玩的一个噱头，用来吓唬可能进来的盗墓贼，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我竟然在这里自己把自己吓唬了一回，真是没什么面子。那胖子拍了拍我，示意我别想这么多，快点儿赶路。

我们又继续往前游去，我想起三叔和我说过，他是撞到一个机关，才被吸进那个泉眼里去的，可是这些墓壁都是一个样子的，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当时撞的那块？

我脑子转得飞快，这样一直往前游也不是办法，不知道这个墓道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说不定又是个循环，如果在里面迷路就完蛋了。我心里盘算，三叔能一眼望到最后一个人，说明那应该是一条很长的回廊，刚才我们转了好几个弯，这样的回廊只有两个，这样说起来，找到它倒也不是很困难，就是要花点儿时间。

这个时候，前面的胖子停了下来，我一个刹车没刹住，撞到了他的屁股上，以为前面出了什么状况，忙绷紧神经，凑上去一看，原来这墓道到头了，前面被一块石头板挡住了去路。

这石头板光秃秃的，上面没文字也没有浮雕，我摸了很久，找不到什么机关，不由挠了挠头，那阿宁写着问我：“怎么会是死路？”

我回写道：“有巧石机关在这附近，我们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墓墙。”

他们都点点头，那胖子开始东敲敲，西敲敲，仔细检查了这些人面浮雕。我心里回忆所有笔记上提过的线索，连边上的每条缝隙都用匕首划过，可是没有任何进展，那石板还是挡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不由有些郁闷，回头想看看胖子搞得如何，发现胖子竟然在那里发呆，我拍了拍他，写着问他：“有没有什么发现？”

他表情古怪地看着我，写着问我：“海猴子长头发吗？”

我不知道他突然问这个什么意思，不由失笑，海猴子长没长头发我倒是真没注意，记忆似乎整个脑袋都是光秃秃，全是鳞片。

我如实告诉他，又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指了指墙缝，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马上看到那石板与墓道的缝隙里，竟然飘出来一缕黑色的头发。

我惊讶得呆住了，这怎么可能，难道在石头板的那一头靠着个人？

胖子胆子大，想伸手过去拉一下，没想到那头发突然一缩，竟然缩回缝隙里面去了。胖子看了我一眼，写道：“石板后面有鬼。”



第十八章 • 大量头发

水底古墓里发现一缕头发，而且还能动，一般人都会马上想到有鬼，幸亏中间隔着一块石板，它也冲不过来。

没有抓住那缕头发，胖子似乎不甘心，拿灯去照那缝隙，想看看后面到底有什么。我胆子没他那么大，恐怖片里关于头发的故事还少吗？就离那个石板远远的，看胖子会有什么反应。

他凑上去看了几眼，好像真的给他看到什么东西，疑惑地定了定神，又贴过去再看，这一次他反应很大，突然就猛地一退，像逃命一样拼命游出去好几米，转身对我们拼命地摇拳头。我一开始以为他要打我，随即一想，靠！这不是让我们逃命的手势嘛。

可刚才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啊，我条件反射地回过头，只看见那挡路的石板突然向上升了起来，一团黑色墨汁一样的东西从底下逐渐增大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我急退几步，以为是毒水，仔细一看，吓得我下巴都僵掉了，那些黑色的东西，竟然都是人的头发！

那胖子看我们反应这么慢，忙游回来拉我们，我们这才醒悟过来，慌忙逃命。这在水下面，越紧张越消耗体力，游得就越慢，我看慌乱中没办法把握好节



奏，索性学胖子一样蹬着墙走，虽然不雅观，但是速度飞快，特别是脚踏实地那种感觉非常好。

我们连蹬了二十几步，先到一个转弯处，那胖子一把把我们拉住，让我们躲在拐弯后面，示意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们大口吸着氧气，匆匆往后一看，好家伙，后面的墓道里全是头发，黑漆漆一大团一大团，我看着就觉得喉咙发紧，这要多少年没理才能长得这么长啊！胖子骂了一声，拿起气枪，对准那一团黑色的中央就射。他大概以为这枪能一下穿过去，所以当他看到那梭镖快速飞了六七米后突然就变成慢动作，然后一下被裹进头发里的时候，脸都白了。

不过那梭镖还是起了点儿作用，那头发好像还有意识，往后缩了一下，竟然翻滚起来，那翻滚更像是头发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我们不由警惕起来。那胖子又搭上一只梭镖，准备走近点儿再给他来一下，这个时候，那头发猛然一缩，又猛然一放，这一下子，我马上看见从头发的最深处，吐出来一个死人。

那人穿着和我们一样款式的潜水服，有可能是那三个中的一个。我只看了一眼，就看到他的鼻子和嘴巴里都是头发，连两只眼珠子里都有头发生出来，一看就是窒息死的，现在已经给水泡得肿了起来，非常难看。

我一看头皮就开始发起麻来，这头发非常邪门，还是快点儿走，就想拉胖子，可抬头一看，那胖子竟然不见了。我吓了一跳，忙转头，只见他已经跑出去老远，在那里向我们挥拳头。

我心里大骂，敢情你是自己先跑到安全的地方再来警告我们，忙招呼张秃头和阿宁跟上去，我看到那胖子还在那里抱怨我们反应慢，立马就给他屁股上上来了一脚。胖子被我踢得疼了，还不服气，想冲上来揍我，那阿宁忙拦住我们，指指后面，我一看逃命要紧，这账出去了再他娘的和他算。

这个时候手上的氧气计震动起来，我低头一看，糟糕，这一路过来，已经过去将近半小时，我们又呼吸得这么急促，氧气的消耗是平时的几倍，有点儿过量了。我算了还剩下的时间，情况可以说非常糟糕，如果还没有进展，我们就必须要原路赶回去，不然氧气就不够用了。可是这么出去，连三叔说的耳室都没有找到，我又有点儿不甘心。

这个时候，一直游在最后的张秃头突然像只螃蟹一样，拉住我们身上的背带，手忙脚乱地蹿到了最前面，一把揪住胖子，让他停下来，我看到他直鼓眼睛，心说，这人对古墓的构造比我了解，难道竟然给他先找到了什么线索？

果然，他让我们跟着他过去。胖子急得直跳，但他刚才表现太差，我们都不



去理他，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气鼓鼓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张秃头笨拙地往回游了几米，指着一块已经有点儿凹陷进去的墓墙让我们看，原来刚才胖子蹬着走的时候，一脚就把这块墓壁给蹬到墙壁里去了。

我一看心中大喜，往前后一比画，这里果然是一处长回廊的末端，那三叔所说的机关十有八九就是这里了。不过这机关一开，水就会狂涌进去，三叔当年是戴着头盔，所以没事，我们现在头上只有个潜水镜，一旦被卷进急流，难保不会撞得头破血流。

我往后看看，那头发还没有追过来，就想先提醒他们一声，这个时候，那个张秃头不知道好歹，突然一把就按了上去。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下子大量的水泡就冒了出来。

我一看就知道糟了，实在没有想到，这张秃头闯祸的能力和胖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口他妈的没说出去，就觉得一股巨大推力直接从我背后冲过来，把我狠狠推进了墙上的洞里。那水流是旋转着的，我马上体会到三叔说的，内脏都被甩到一边了，就感觉自己被塞进了滚筒洗衣机里，那一阵搅，几下子就晕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晃晃悠悠清醒过来，感觉浑身都散了架，特别是脖子，疼得不得了，幸亏没折掉，还好呼吸嘴还咬在嘴里。我定睛一看，上下左右都是黑漆漆的，胖子他们在我的下面，看样子也晕得不行了，特别是胖子，到现在还在转圈，好像在跳芭蕾舞一样。

我看了看这井壁，是上等的汉白玉，这里用上这么好的材料，应该已经到这个墓的地宫内部了，看样子可能已经到了三叔说的那个耳室中的泉眼里。我脚一蹬向上浮去，突然头一暖，脑袋就此升出水面。

四周是一片漆黑，探灯的光集束性太强，只能照出一个点，我关掉探灯换成手电，把这个墓室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墓室是见棱见角的长方形，除了宝顶上面描着五十星图之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多的檐楣雕饰，显得朴实无华。

里面没有棺床和棺槨，所以这里应该是耳室之一。我找了一下，似乎没有其他出口，只有左边一道石门连着甬道。

墓室的墙是用非常廉价的白膏土封起来的，上面本来有一些斑斑澜澜的壁画，可惜已经被水汽腐蚀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无法知道上面画的是不是禁婆的图案。

墓室的地上放了几溜陪葬的瓷器，只有百来个，其中还有几个非常值钱的青花云龙大瓷罐。我同时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些脚印，都是湿的脚踩在地上的尘土留

下来的，看样子非常新，估计是三叔的杰作。

我测定了空气质量，让他们陆续出水，阿宁爬了上来后，首先担心起这些脚印，问道：“这是盗墓贼留下来的吗？”

我皱了皱眉头，也不敢肯定，因为我看见在这些脚印中，有一个非常刺眼的赤脚印子，最离奇的是，这脚印很小，看样子是个小孩子的，绝对不会超过三岁。

我从来没听说过倒斗会带上小孩子，便招呼胖子过来看，他的阅历比较丰富，也许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胖子看着也有点儿发蒙，说道：“你先别管他是大是小，这脚印本身就不正常，你再仔细看看。”

我再次端详，发现脚印上有黄黄的一层蜡一样的东西，用刀刮下来一闻，不由咋舌：“这是尸蜡！”



第十九章

•

大瓷罐

尸蜡一般只出现在浸于水中或埋在潮湿泥土里的尸体上，所谓的蜡就是由它体内的脂肪和矿物质凝结而成的。

我顺着这脚印一路看过去，发现它一直延到房间的角落里面一个青花云龙大瓷罐的后面。心里“咯噔”了一下。

人说阎王好送，小鬼难缠，难不成这里有一只未成年的粽子？我对胖子说道：“你看这脚印只有过去没回来的，会不会……”

话才说了一半，胖子一摆手，叫我不说话，我转头一看，只见那只大瓷罐突然自己晃动了一下。

胖子轻声说：“那东西，还在后面躲着呢。”

张秃头装备脱了一半，腰上的带子没脱下来，现在索性不脱了，提了氧气瓶凑过来，问胖子道：“什么东西？”

胖子见他最烦，骂道：“粽子！”

他一愣：“粽子？嘉兴五芳斋粽子？”

胖子摇摇头，不理他了，我问胖子道：“你能不能确定？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粽子。”



胖子说：“我也确定不了，不过不管是不是粽子，我们还是得过去看看，不然就是祸害，这斗倒了心里也不舒服。”说着就端起手里的气枪，向我招手。我心说，我才不去呢，摇了摇头。

胖子叹了口气，只好招呼张秃头过来。张秃头第一次进斗，兴奋异常，马上就学着胖子的样子走了过去，两个人成包抄之势，向那青花大瓷罐走过去。

我虽然害怕，但是也不能在女人面前表现得太过窝囊，也装着样子，跟在张秃头后面，小心地探头看着。

我们走得很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胖子先用电筒照了照，那大瓷罐太大了，什么都看不到，又用气枪捅了捅，他这样子很像是我小时候抓黄鼠狼的动作，我不由觉得好笑。他捅了五六下，听着似乎后面没什么东西，才壮起胆子走过去，一看就喷了一声，骂道：“他妈的，只有一个空的木头箱子，害我瞎紧张。”

我们也跟了过去，我一看，是一只有小提琴盒子大小的双凤雕婴儿棺，那棺材盖已经被打开放在一边了，里面的白色棺底还保存得很好，但是尸体已经不见，难怪胖子会以为这只是口箱子。我说道：“这不是箱子，这是一种棺材。”

胖子一下子还不相信，但是他马上领悟，问道：“你是说，这就是那只小胖子的棺材？”

我点点头，又仔细看了看，发现棺身上被打了几个洞，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从洞里一直延伸到地上，看样子曾经有什么液体从这洞里流出来过。这情景爷爷的笔记上好像也曾经提到过。

胖子用手电仔细地里里外外瞧了一遍，可惜地叹了口气：“看这棺材的规格，就知道这小孩子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可惜不知道尸体到哪里去了，不然压几下，说不定还能压出几颗珠子来。”

我点点头，夭折或者陪葬的孩子，棺材里的东西总是很多，而且大多数都戴在身上，特别是陪葬童子的肚子里，经常有防腐珠，都是些价值连城的東西。

我们几个人四处找了一下，想看看尸体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前前后后都翻了一遍，连块渣都没有，看样子可能被那些盗墓者连着一块盗出去了。

胖子不甘心，还想去翻那棺材，我觉得不妥当，拉住他说：“这棺材和别的棺材不一样，绝对不是单纯放死人，还是不要碰了。”

胖子笑道：“尸体都没了，怕他个熊，你还怕这棺材跳起来咬我？”

阿宁说道：“我们来这里的不是倒冥器出去，还是快点到主墓室去，别浪费时间，速战速决。”



胖子自知理亏，也没办法。我们回去把潜水器械先整理好，胖子背起背包，突然看了看我，嘴巴动了动，欲言又止，好像有话想说，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说。我叹了口气，骂道：“你他妈的有话就说行不，什么事？”

胖子说道：“你们说，那小粽子，会不会爬到边上的大瓷罐里了？”

我看了看那大瓷罐，心中一动，还真的有可能。

胖子有点儿脸红，说：“我刚才听到那罐子方向发出的声音，好像是从罐子里面发出来的。我想粽子又不是老鼠，怎么可能自己往罐子里钻，以为听错了，现在只是随便提提，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我知道他是还惦记着尸体身上的宝贝，就想讽刺他几句，这个时候，那只大瓷罐突然“咔嚓”一声翻倒在地上。我一呆，心说不会被他说中了吧。

四个人全都不说话，紧张地看着那罐子，那罐子先是在原地转了几个圈，然后竟然“咕噜咕噜”地向我们滚了过来。

第二十章 • 甬道

我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棺材上，没仔细看这瓷罐，忙急急退了几步。那罐子晃晃悠悠滚了几下，就改变方向朝甬道的石门滚去，最后“当”的一声撞在门框上，停了下来。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莫名其妙，难道真的给胖子说中，里面有只粽子？

我们愣了半刻，不敢轻易上前。胖子压低声音，说道：“各位，这罐子果然有点儿邪门啊，要不咱们先下手为强，给它来几梭镖？”

我当然不赞成，轻声说道：“千万别，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再说！”

我这样说，一来是我已经看出，这元明时期的青花大瓷罐绝对是个珍品，这样的大小，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恐怕是砸一个少一个；二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如果真的是胖子说的粽子，那免不了又要开打。我刚才在水下消耗太多力气，绝对跑不动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十几米深的水下古墓里，这空气不知道能维持多少时间，如果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这一进一退很难抉择，我这人一向没什么主意，急得满头是汗。

这时胖子看我犹豫不决，说道：“咱们也不能肯定里面就是只粽子，这地方



通着海，说不定是什么螃蟹龙虾爬进去了，犯不着在这里自己吓自己，还是过去看看再说。”

那女的摇摇头：“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进主墓室，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我看我们还是能避则避，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出路。”

我一听这也是个办法，马上又将这耳室左左右右仔细检查了一遍，可惜这地方一目了然，再没有第二道门，也没有可以供我们钻的洞。

胖子有点儿熬不下去，说道：“事到如今，要不就是把这罐子搬开，要不就是回去，没别的路走。不过我和你们说在前面，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被个罐子吓回去，我王胖子肯定不干！”

我看了看阿宁的表情，也十分坚决。张秃头则一句话都不说，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三个人一齐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心里还是没个清晰的决定，心说如果是贸然冲过去，当然不太妥当，但是胖子说的也有道理，这古墓里的东西，很多就是自己吓自己。我看着阿宁那种眼神，不由心里一软，说：“那行，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相安无事就算了，要是它搞三搞四的，我们四支梭子枪在手上，也不怕它！”

胖子拍拍我，表示鼓励，我拿出了气枪，打开保险对准那罐子，胖子打头阵，我们四个人小心翼翼地贴着那门的边往里走去。

我并不是非常害怕，只是觉得有点儿紧张，身上又穿着潜水服，汗都透不出去，难受得要命。

就在胖子几乎能看到罐子里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那罐子竟然骨碌碌打了个转，我血一下全部冲上大脑，几乎要开枪了。

那胖子机灵地连退两步，做了个让我们不要动的手势，只看那瓷罐突然又滚动起来，这次它是直接一个弧线，咕噜咕噜滚进了黑漆漆的甬道。我们一直听着这个声音滚进去很远，才又“当”的一声，撞到什么东西上消失了。

我们马上跟进去，里面是一片漆黑，我用电筒一照，只见这是一条汉白玉砖修的直甬，非常简洁，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在地上的两边有两条灯渠，里面是每隔一米的灯座。在甬道的另一头有一扇玉门，而左右两面也各有一扇略小的门，一共是三个门，都敞开着，看样子已经有人进去，而那罐子，已经停在了左边那个小门中间，不动了。

我这次是真的觉得有点儿诡异了，这罐子的举动，好像是在给我们带路一样，就差没说一句“follow me”了。这肯定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难不成，这罐子里的东西不是粽子，是个鬼？

我看了看张秃头，也看不出他是紧张还是害怕，我只好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胖子一听有点儿道理，不由吸了口凉气，说道：“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儿这个意思，我刚才也觉得，这东西这么滚着，简直就和保龄球一样。”

我心里苦笑，胖子看我有点儿摸不着方向，又说道：“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别在这里犹豫来犹豫去，就一路跟过去，看它是什么目的，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众人点头，胖子拍拍我说：“这光秃秃的石板路一般都有陷阱，吴老弟你看看，这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自知责无旁贷，点点头，就用手电照了照地面，这甬道底上都是小块的石头板，很可能装了强弩机关。我想既然三叔到过这个地方，如果有机关，也有可能已经被破坏或者引发掉了。但是万一没有就比较麻烦，我提醒了他们一下，然后整了整背包就第一个往前走。

要躲避机关，最好就是趴着贴着墙壁，但是这甬道的两边是两条灯渠，里面黑糊糊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只能沿着渠边走。

我让他们要非常注意脚下的感觉，但其实连我自己也没什么头绪，这一脚放下去，放多重，放多快，都是有讲究的。这些东西确实是经验，我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越走就越觉得慌起来。

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走了十几步，我身上都是冷汗，后面那几个看我这么紧张，也慌起来，那胖子说道：“看样子这蹚雷的工作还真不是这么好做，小同志，你要是太累，咱们就歇歇？”

我也没工夫和他抬杠，说：“别吵，我要是一分心，大家都得死。”话还没说完，突然脚下一震，我回头一看，只见阿宁脚下一块石板已经陷了下去，她正一脸惊慌地看着我。

我哀叹一声，心说完了，怎么就这么倒霉，这下子要被射成刺猬了，就听到一声呼啸，一支弩箭已经贴着她的耳朵飞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第二支箭也到了，直射她的胸口。

这真是电光石火，那阿宁眼神一变，闪电般地转身甩手，凌空一把就把那箭给握住了，那动作几乎就是在几分之一秒内，我甚至连她的影子都没看清楚。

我看她的身手，大吃了一惊，可是情况不容细想，只感觉到脚下一连串震动，忙大叫：“猫下去，还有暗弩！”

话音刚落，又是十几道白光射来，我忙低头躲过一支，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那远处的罐子里，爬出来一只满身白毛的东西，迅速地钻进了左边的石门里。我刚想叫，突然胸口一痛，低头一看，靠！胸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两箭，看样子还插进去了二三寸。

第二十一章 • 箭

我看到那箭头几乎全部没进了我的体内，顿时胸口一阵剧痛，心里慌得一塌糊涂，还不肯相信，我还这么年轻，连女人的手也没摸过，难道就这样死在一座不知名的坟墓里了？如果死在这个地方，恐怕几百年后都没人给我收尸。这样的下场，未免也太惨了一点儿。

箭像下雨一样射来，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发射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没办法躲。胖子用他的背包当盾牌，一下子冲到我们面前，帮我们挡着了几箭。我看到他的背，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他背上密密麻麻已经插了十几支，就像一只插满了香的香炉一样，看样子也肯定挂定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一点儿也不疼的样子。

我想起以前经常看到小说里描述人被箭射成刺猬，都没实际见到，现在总算是看到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心里暗骂。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人抓住了我的衣服，硬拽着我往前走。我大惊失色，回头一看，竟然是那个阿宁。我看她眼神冷得可怕，心里觉得不妙，忙用力一甩，她见我想逃，毫不留情地一膝盖顶在我后腰上，这一下比胸口那两箭还疼，我全身一软，一时间疼得用不上力气，人就软了下来。她拎着我二话不说就往那中间的大玉门走去。我被当成挡箭牌，一

下子肩膀、肚子、胸口又各中了一箭，疼得我几乎晕了过去。

人说最毒妇人心，我还真没信过，没想到女人真的这么狠毒，刚才还是那种害怕的小女人样子，谁知道一转眼就可以拿我当人肉盾牌去挡箭雨。

我当然不会这么伟大，用尽全身力气一扭，那女人力气并不大，我一下就挣脱了她，身子一歪倒在那灯渠里。那女人看失去掩护，马上一个翻身，一下子躲过十几箭，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心说他娘的你还有脸来瞪我！大叫一声扑过去拉她，她朝我冷笑一声，一个就地打滚翻到墙边，然后高高跳起，在墙上一蹬，闪电般翻到了安全的区域，整个动作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十分干净利索。

我看她一箭都没中，气得拍了一下地。她转过头看了看我，突然轻蔑地对我做了个飞吻，然后打起手电，扭着屁股走进了中间那个玉门。

我气得差点儿吐血，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翻到那条灯渠里，只听着头上的箭嗖嗖地飞过去，撞在甬道墙上发出金属撞击声，这阵箭雨足足射了五分多钟才停下来，我回头看胖子，已经被射成了一个箭球，正摇摇晃晃似乎要倒下去，忙爬起来扶他，没想到他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问道：“小吴，我看这些个箭有点儿不对劲，怎么插进去这么深都不觉得很疼啊，你给我拔几根下来看看。”

我也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怎么这箭伤没想象的重，我呼吸还是很顺畅？不过我也没死过，不知道被箭射死是什么感觉。

胖子叫着要我拔几根，我还真没这个胆子，在他面前迟疑了半天也下不去手。这个时候张秃头咬着牙站了起来，他刚才站在胖子后面，被胖子护住，也一箭都没中，见胖子被射成这样，突然说了一声：“放心，没事的。”

我和胖子同时一愣，这张秃头的声音怎么变了，而且还这么熟悉，只见他突然把身子一挺，就听“咔嚓”一声，他的身高竟然长起来好几厘米。接着，他又向前伸出手，同样一发力，又是“喀”一声，那手也突然长出去几寸。

我看得下巴几乎都要掉下来了，心说这不是缩骨吗！我只从我爷爷的笔记上看到过，这是古时候倒斗的基本功之一，在通过一些非常狭小的缝隙，比如说冥殿的梁孔，或者地下的虚位时，都要用到这功夫。我一直没想通它的原理，所以总当它是个笑话，现在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不会相信会有这么神奇的功夫存在。

（最近几年还听说洛阳盗墓村里有一些人还在用这功夫，他们把盗洞打得非常小，缩骨进去，警察路过看到，都以为是黄鼠狼洞。后来知道了这个是盗洞，也没办法下去抓人，因为等挖通了，里面的人早挖了另外一条道跑掉了。可惜这功夫非常难练，就算从小练起，如果不是全身的骨骼配合，也很难有成。）

他长出了一口气，抓住自己的耳后一拉，又撕下来一张人皮面具，露出了他原来





的面孔。我一看，几乎傻了，那人皮面具里面竟然是闷油瓶！我呆了一下，突然就起了无名火，这小子也太能装了，简直都能当影帝了，我还真的一点儿都没发现。

闷油瓶甩了甩胳膊，似乎很久没活动了一样，那胖子也看得说不出话来，好久才一把拉住，说：“小哥，你这是啥意思啊？你不存心消遣我们吗？”

闷油瓶不说话，拍了拍他，让他坐下，抓住他背上一支箭的箭头部分，用力一拧，就轻松拔了下来。我凑过去一看，那胖子身上只有一个浅浅的红印子，并没有受伤。

我惊讶的同时，心中也大喜，隐约感觉自己可能不用死了，忙学着闷油瓶的样子，去拔自己身上的箭。这手艺一点儿也不难，我一下子就自己拔出来一支，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这箭的箭头做得很巧妙，只要一撞上东西，锐利的头部就会缩进去，然后从箭头部翻出几只爪子一样的铁钩子，死死地咬住你的肉。

闷油瓶看了看满地的箭簇，轻声说：“刚才那一脚是那个女人故意踩的，看来她不仅对自己的身手很自信，还想把我们全部干掉。”

我想起她刚才的飞吻，摆明了是在嘲笑我，气得都咬出牙血来了。果然是漂亮的女人都不可信，这亏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吃了！

胖子的背上几乎都是破皮，他咧着嘴巴，说：“幸好他妈的这里的箭都是莲花头，要不然还真给她得逞了。想胖爷我一世英名，如果死的时候被射成个刺猬，还不给人笑死。”

我看了看这奇怪的箭，问他们道：“为什么这里的箭都是用这个箭头的？这有什么用意吗？”

闷油瓶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一看你中箭就发现这是莲花箭，我想不起其他理由，或许这是墓室的主人想放我们一马，让我们知难而退。”

我觉得奇怪，这有点儿说不通，不过现在也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那女的已经进了主墓室，不能让这个三八这么轻易拿了东西逃走，想到这儿就想冲进去。闷油瓶抓住我，摇了摇头，说：“刚才那只罐子鬼要我们先进左边这个墓室，肯定是有原因，我们还是按照步骤来。现在在人家的地盘上，不要乱跑。”

我一急，要是那女人等一下出来，直接跑了，也不知道去哪里追她。那胖子说道：“不怕，我们先回去把潜水的东西都藏起来，他娘的，看她能不能一口气憋到外面去！”

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脑子活，我心说自己怎么没想到呢，马上点头，三个人快步跑回那个耳室。我用手电一照刚才放东西的地方，一看就傻了，那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氧气瓶竟然都不见了！

第二十二章

• 第一次解谜

我们三个人都呆住了，我们这一来一回也就是五分钟左右，任凭谁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将我们的装备统统搬走，而且从耳室到甬道，只有一条路，这些东西能搬到哪里去？

三个人对视一眼，脸色都不好看，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胖子这个时候也害怕起来，说：“难道这里还不止一只粽子？”

我摆摆手，现在不是讨论粽子的时候，这粽子我们尚且可以拼命，没有潜水设备，我们怎么通过那几十米长的海底墓道。这问题非常严重，弄不好我们几个都要困死在这水底的墓穴里。

我问胖子：“刚才最后一个脱下装备的是你，你过来放的时候有没有挪过地方？”

胖子说道：“当然没有！这八个钢瓶分量这么重，我吃饱了撑的搬来搬去。”

我心想也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场，要是谁把这些东西挪了地方，肯定能知道，而且这东西的确很重，要想一口气全部搬掉几乎是不现实的。

我们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胖子见干想也不是办法，就提议四处去找找，说就算是有鬼来搬东西，也必然会留下什么线索。我心想也是，就跑去把一只只瓷罐搬开，看看是不是给藏在后面了。这其实有点儿自欺欺人，这么丁点儿大的地



方，如果有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到，但是那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我们找得非常细致，足足找了五六分钟，我越找越觉得不对劲，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只觉得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最后还是胖子发现了，他突然大骂了一声：“娘的！这里根本不是刚才我们待的地方嘛！”

我转头过去一看，只见他的手电照在角落里，我记忆里那里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现在竟然有一根石柱，一边嵌在墙壁里，另一边露在外面，上面雕了很多的珍禽异兽，这是与刚才完全不同的一种墓室结构。我们马上再看其他三个角落，果然，四个角落都有一样的变化，我脑门上开始冒汗，这不仅不符合常理，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我看向闷油瓶，他点了点头说：“他说得对，这里似乎是另一个房间，那边角落的那口婴儿棺材也不见了，陪葬品的摆设也非常不同，而且，你看顶上——”

我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宝顶浮雕上的阴阳星图竟然变成了两条互相缠绕的巨蛇，盘绕在整个圆梁上，刻得栩栩如生，好像就要扑下来咬我一样，我看得心里发憷，忙低下头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进错门了？”

胖子说道：“怎么可能，这里明摆着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这地方又不大，我们从这里去了那破道，在破道里被射成刺猬又跑回这里来，没错啊！他娘的这样都能错我‘王’字倒过来写。”

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有可能我们也碰上了三叔二十年前遇到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情景又和他叙述的有点儿不同，不知道这里面生了什么变故。当时三叔并未脱下身上的潜水设备，才能够侥幸从这泉眼里逃出去，而我进来的时候，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竟然一点都没有做防备，我想到这里，不由有点儿自责。

胖子已经被搞得有点儿蒙了，问道：“你们南派不是对古墓里的机关很熟悉吗？这样的事情你以前见过没？”

我当然是没见到过，叹了口气：“这里也没外人，我就实话和你们说了吧，我这还是第二次进斗，不要说什么巧石机关了，我连这些瓶瓶罐罐的名字都叫不利索，你们也别指望我。”

胖子听了还不信，说道：“小同志你可别吓唬我啊，我还真指望你能看出个门道来呢。”

我苦笑了一声，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对他说：“现在这情况这么离奇，就算我真的是精于此道，估计也没有办法，你看这几分钟的工夫，什么机关能把一个房间里的陈设全都变掉，连房子的结构都改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肯定有别

的原因。”

闷油瓶淡淡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胖子挠挠头说：“那不是机关是什么？难道是法术？我听他一提到这个，倒也想起来，说：“怎么说呢，也有这个可能，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倒斗的进了一个古墓，发现里面富丽堂皇，像一个宫殿一样，里面竟然还有一个人在喝酒，那人看他过来，不仅请他喝酒，还送了条腰带给他。他和那人喝了好几杯，就醉倒在古墓里了，醒过来一看，自己倒在一口破败的棺材边上，那腰带是一条蛇。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儿像？”

胖子说道：“像个屁，他娘的至少还有酒喝，我们只有水，怎么和人家比。”

我一听也是，这个时候，我有点儿犹豫要不要把三叔的事情告诉他们，主要是这事情没头没尾的，说出来有可能会牵涉到闷油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万一一句说得不对，麻烦更大。想来想去，我打定主意，说一半瞒一半。

那胖子还在那里唉声叹气，我让他们坐下来，把一些关于三叔的事情，挑了一些说了出来，胖子不停地插嘴，我实在说不下去，只好越说越简短，最后胖子竟然大骂：“臭小子，你他妈的知道这么多都不说，简直可恶，你看现在可好，弄了个半死不活的境地！”

闷油瓶听得入神，这个时候一把抓住我，问：“三叔昏迷的时候说了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看他表情这么严肃，结巴道：“他，他说的是‘电梯’。”

闷油瓶哦了一声，突然一笑，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第二十三章

• 继续解谜

他起身走到甬道石门处，摸了摸门框，说：“这的确是一个机关，而且还十分简单，只能骗骗小孩子，所以你三叔二十年前看不出来，二十年后就能发现。”

胖子看他似乎知道了什么，说道：“小哥，你知道了就快说，别卖关子了，我他娘的急死了！”

闷油瓶说道：“我举一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如果有两层楼房，每层有一个房间，你从二楼的房间走出来，这个时候，我在这一楼的底下再盖一层，等你回来的时候，二楼的房间已经在三楼了，而一楼的房间变成了二楼。”

这个例子其实举得不好，胖子听得莫名其妙，伸出两个手指，在那里琢磨：“一二，二一，一二一，他娘的什么一二三的，越说我越糊涂！”

我是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三叔所说的电梯竟然是这个意思，看样子他刚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词语。我感叹的同时心里不由一震，这真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而且这么一个结构并不复杂，确实只能算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

我看胖子实在没办法听懂，又和他解释了一遍，他这才明白，突然兴致索

然，说道：“原来如此，他娘的还真是简单，我还以为有更大的玄机在里面，原来不过如此。”

我心里暗说惭愧，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这个机关完全是建筑学的范畴，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发觉，真的应该检讨一下。看来凡事还得往简单处想才是道理。

闷油瓶的表情并没有轻松起来，他仔细检查了门框后，又走过去看泉眼里的水。看他的举动，似乎还有什么没有想通，我问道：“怎么，还有问题？”

他点点头，说道：“三叔说的经过和我们的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我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刚才提出的说法有点儿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又想不到是哪里。闷油瓶说：“三叔是躺在这个房间里，并没有走出甬道，无论房间再怎么升降，他看到的仍旧应该是这个房间，怎么可能变化呢？”

我心里一亮，的确是这样，他又说道：“而且，古墓中的耳室从来是左右对称的，不可能只有一间。按道理，我们的对面，应该还有一个房间才对。”

我们走进甬道，拿起手电照了一下，对面只有一面汉白玉的砖墙，并没有什么门。闷油瓶耳朵贴在墙上，两只手指按住砖缝，一点一点地摸过去，摸了有十几分钟，走过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块货真价实的砖头墙。

胖子等得不耐烦了，打了个哈欠说道：“也别管什么耳室了，他娘的出去的路还没有找到呢，就算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还不是照样死？”

胖子说得很有道理，我叹了口气，心想着三叔怎么两次都能逃出来，他到底是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第二次出来的时候身上也没有潜水设备，难道他是硬生生从古墓里闭气游出来的？

他所经历的事情当中，必然还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可这老油条就是不说。三叔啊三叔，你可知道你几句轻描淡写的扯淡，可能就要把你的侄子给害死在这十几米深的海底了。

他们两个都不出声，似乎是在思考着整个事情。我心里也盘算了一下，其实要从古墓里出去，无非是几条道路，一是原路返回，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的肺活量能和海豚一样；这第二就是找到当初工匠们留下的秘密通道，这在旱斗是事半功倍的办法，但是在海斗里，恐怕也不现实，因为沉船葬海底墓是整个在船上修好之后再沉入海底的，就算用通道，也必然是通到海里，这水就成了隔绝阴阳最便利的媒介；第三，就是最笨的招数——直接挖出去。我抬头看看宝顶，只看见累累砖头，不由长叹一口气，看样子就算能挖得动，也是个巨大的工程。

我试着自己来设计这个海底墓，看看如果按照最简单的建筑原理，这宝顶之





上会是什么东西。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光是砖头肯定是无法形成气密结构，在砖缝里必然有密封用的白膏土，上面应该还有木板子上多道火漆做隔水密封层，然后最上面再上膏土。

想到这里，我突然灵光一闪，已经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我兴奋地对他们说道：“其实我们也不用怕，我估计我们离海面也就十几米，这个墓室为了容纳这个电梯的机关，必然要造得非常高，墓顶离海底也不会太远，实在不行，可以直接挖上去。这海斗上面的水并不是很深，如果在退潮的时候做，我估计只要上面的沙子不塌下来，还是有机会出去的。”

胖子挥挥手，懒洋洋地说道：“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工具，上面都是整块的石砖，用什么挖，用手吗？”

我说道：“这你就不懂了，沉船葬海底墓，大部分的砖头都是空心的，能压不能砸。我们只要能找几个金属的东西，用力敲几下，肯定能搞出个洞来。”

胖子一听，整个人一振，说道：“哎——这办法听上去兴许能行。我们也别他娘的倒什么斗了，直接翻点儿工具出来，这墓这么大，那主墓室里肯定有陪葬的铜器。”

这人就是这样，如果自己死定了，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去，但一知道还有一线希望，全部的智慧都会调动起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一下子心里就有了一个打洞的腹稿。我在大学里是学建筑的，这东西我太熟悉了，仔细一推敲，所有的方面都符合条件，只要这洞能在退潮的这几十分钟内完成，逃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这时候闷油瓶说道：“离退潮还有很长时间，这里的空气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一切还要看天意。”

胖子跳起来，说道：“他娘的蛋的，那就管它退潮还是不退潮的，先找家伙凿开来再说。这么闷死太憋屈了，我宁可找只粽子痛痛快快地被咬死！”

我本来想告诉他，如果在没有退潮的时候挖穿，头顶上的水起码有两米深，这水一下子冲进来，不要说爬出去了，这墓室这么大点儿空，全部灌满大概也只要几分钟。不过我看他兴致这么高昂，不想打击他。

我们三个振作精神，整理一下东西，就往甬道走去，刚出那甬道的石门，三个人同时一愣，胖子骂道：“这地方他娘的也太邪门了。”

在我们面前，本来还是那一堵砖墙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个门。我用手电一照，就照到那门里面，有一口巨大的金丝楠木棺。

第二十四章 • 开棺

鉴于对这个墓室上下双层结构的推断，这里出现一个门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必然是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一边的房间也发生了上下偏移。虽然还不知道这墓主人这样设计的用意，但是我也不会再次慌张。

倒是里面这口棺材，吓了我一大跳。这金丝楠木是上上等的棺材料，几千年以来，棺材的大小都是取决于木料的大小，这棺材的个头巨大，看样子实际用来做棺材的楠木原木，恐怕和明长陵里那三十二根用来做巨柱的金丝楠木差不多粗细。这东西可能比等身的一块白银还要值钱。

可是这样贵重的棺材，怎么会这么古怪地放在耳室里？如果这样贵重的棺材都只能放在耳室里，那主墓室里最起码是口金棺才行。我感到越来越莫名其妙，这墓室的主人毫无规矩可言，不仅把这里的风水位置全部打乱，而且到处设下极其机巧的陷阱，却又不取人性命，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倒斗的看到棺材免不了会手痒，特别是这么气势磅礴的一口，里面必然会有不少好东西。我看到胖子看得眼睛都直了，笑道：“怎么，看到棺材就连命也不要了，要不先进去捞几件出来？”

我这是讽刺他，谁知道他没听出来，一本正经地说道：“你胖爷我觉悟高，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工具来把这狗日的墓顶搞穿掉，你别给我开小差，等我们弄来了家伙，再回来捞几样也不迟！”

我一听他蹬鼻子上脸了，也觉得好笑，说道：“等你回来，鬼知道这门还在不在，说不定又翻下去了。”

胖子还是想这明器的，一听觉得有道理，不由为难起来。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对我们摆了摆手，轻声说：“别说话。”

我们看他表情严肃，忙捂住嘴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拔出气枪，轻声说道：“这不是一般的棺材，这是养尸棺。”

我一听没听明白，疑惑地望向他，可他根本不想多解释，一毛腰就走进了放棺材的耳室。胖子本来还想维持自己觉悟高大的形象，一看闷油瓶老实不客气就奔那棺材去了，马上恢复自己觉悟低的本性，急忙跟了进去。

我一看甬道里一片漆黑，自己一个人待在外面太恐怖了，不敢怠慢，也跟着跑了进去。

这斗室和我们来的那间一模一样，宝顶上是两条巨蟒浮雕，中间一个泉眼，只是没有那些瓷器陪葬，只有一口巨大的棺材离墙三尺放着。

闷油瓶抽出军刀，直接插进棺材缝里，慢慢地划起来，似乎在找什么机关，胖子以为他要开棺材了，大叫：“慢点慢点，看你这小哥平时这么老实，怎么看见棺材就像不要命一样。”说着就拿出个蜡烛跑到角落里想点。

我一看，气得大骂：“他妈的我们就这么点空气了，你还点蜡烛，你不要命了。”

胖子没好气地说道：“一支蜡烛能烧你多少空气，大不了你胖爷我少呼吸几口。”说着就打起手里的防风打火机，那火光一亮，突然就照出角落里的一个东西。胖子平时胆子够大，也被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我看他倒地，忙打上手电一照，不由也吓得缩了一下。

那角落里竟然蹲着一只干瘪的死猫，个头奇大，但是已经成干尸的状态，两只眼洞直勾勾看着胖子，身上大部分的皮都掉了，下巴张开着，露出一排獠牙，看上去非常不舒服。

我从小最怕死猫，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把偷鱼的野猫吊死在树上，任其腐烂。我那个时候小，不懂那是什么，结果有一天在树下玩的时候，上面一具猫尸脖子腐烂得断裂，猫头一下子就掉在我手里。我一看到那獠牙和眼洞就吓得尿了裤子，几天魂都没回来。

胖子看到眼前不过是具猫尸，不由骂了一声，一脚把它踢开，然后点上蜡烛

就往棺材走去。我感到有点儿不对，墓室里竟然有猫尸，难道不怕起尸吗？

不过这地方不合情理的地方太多了。我隐约感觉到，似乎这墓室的主人故意在反着规矩做事情，什么都按规矩的反面来，墓室不能有什么，他就放什么。这样下去，到了主墓里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事。

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找到了那棺材的八宝玲珑锁，拿出百宝盒，用里面的两个钩子在棺材缝里一钩，“咔嚓”一声，机关破解，同时整个棺材盖子往上一弹，一股黑水就瞬间涌了出来。胖子也顾不得恶心，一下子推开棺材盖子，往里一看，吓得大叫：“狗日的，这么多粽子！”



第二十五章 • 一个人

这棺材盖子一开，我就觉得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面而来，凑上去一看，只见棺材里全是黑水，上面水雾缭绕，湿气腾腾，下面隐约可以看到肢横交错，也不知道有多少尸体在里面，都已经蜡化并粘在了一起，成一个巨大的尸块。我光目测就能数出十二具，这情景别提有多恶心了。

闷油瓶看到这个情景，皱了皱眉头，但是表情已经一松，手里的枪也垂了下来。看他的变化，我估计这东西应该没什么危险，不知道他刚才紧张的是什么。

棺材里面有几溜暗金色的圆钉，每隔几厘米就从上往下钉上一排，在水里也看不清楚是纯金的还是镏金的。那尸块的下面有一块奇怪的东西，胖子用手电从下往上一寸一寸地照，看着似乎是一块刻着字的石板。尸体之间以及手上都有玉器和象牙器，这种东西价值连城又好携带。

胖子看着心痒，但是那尸体太恶心，任他再莽也不敢把手伸进这飘着一层人油的棺材里捞东西。他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只好放弃，转去研究里面的尸体，一边看一边摇头：“这他娘的也太惨了，还说这个墓主人是修道之人，这么阴邪的东西都摆了出来，怎么可能得道，活该被我们来倒斗。”

我一直不明就里，只是看到这里面的情景，觉得神经有点儿受不了刺激，不

敢再看第二眼，问道：“这合葬棺怎么这么恶心。”

胖子失笑：“小同志，你傻了吧，你看到谁合葬葬得像麻花一样？这东西明显是活葬葬下去的，这些人堆在一起，被下了药灌水闷死在里面，这叫养气藏尸。”

我听他说到麻花，就觉得喉咙直发痒。我这个时候肚子已经很饿，这个尸块和大麻花重叠在一起，感觉简直胆汁都要冲出来。不过听他的话，好像也知道这东西的背景，我定了定神，就问其详细。

胖子看我不懂，有心卖弄，说道：“你连这也不知道？那这可就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话说我当年还在长白山的崇山峻岭……”

我听他又开始胡扯，说道：“你少他娘的给我扯这些，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这养尸关长白山什么事，不知道就别扯淡！”

胖子这种人就怕别人激他，脖子一梗说：“谁说我不知道的，我只不过想从大处说起，你不想听就算了。这东西叫做养尸棺，是风水上的学问，一般用在什么陵里。如果有这个棺材，说明这个古墓里有两个风水极好的棺位，如果不在棺位上都放上棺材，那个空出来的棺位因为聚着海川的灵气，就会招惹来那些带妖性的东西，所以在这儿放一个养尸棺，里面葬上墓主人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算是合葬。这个棺材必须和主墓室里的一模一样，这在风水上叫做养气，懂不？”

胖子背书一样一口气说完，我听得半懂，不由咋舌：“那这里面的这么多人，都是……”

胖子一拍大腿：“所以说嘛，这人他娘的可能把他的全家都给塞进去了，太惨了！”

我大叫：“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这选好的风水，本来就是为了后代着想，现在把全家一起葬了，风水好还有个屁用！”

胖子看我还当真了，说道：“说什么你还信什么，那些有钱人哪有这么笨，肯定是找了几个外戚的穷侄子来陪葬。这东西，明墓里最多，我见过不少，不过没见过这么大的。”

我看着这尸块，想着下葬时候的情景，心里也不免动容。还是爷爷那句话，人心是最不可测的，为了一点点儿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事情，这些人的命就如同草芥一样被夺去了。

不过既然棺材盖已经开了，胖子想必也不会这么轻易罢手，他挠了挠头，说道：“看这些人这么可怜，我看要不我们去隔壁拿几个罐子来把这些水都舀出





去，棺中积水是最不吉利的。”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说道：“看你这贼样，就知道你还在打这些明器的主意，你就不能给我安稳点儿，待会冥殿里有的是东西给你拿。”

胖子脸一红，骂道：“他娘的你胖爷我是这种人吗？”

我也懒得和他扯淡，说道：“现在也不是管这个闲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出不去，闷死在这里，恐怕连个棺材都没有，到时候可没人来可怜我们。”

提起这个事，我们马上又紧张起来，胖子二话不说，先在这耳室里找了一圈，可惜除了一只猫尸之外，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都没有。

闷油瓶一直在呆呆地看着那堆尸块，他看了很久，突然好像看出什么，吸了口凉气。

这个人平时非常镇静，一旦紧张必然有大事情发生。所以看到他这一个动作，我被吓了一跳，忙毛腰举枪。

他还是眉头紧皱地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棺材，足足沉默了有五分钟，才转头对我们说道：“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

第二十六章

• 瓷画

我刚刚才明白胖子说的养气藏尸是怎么一回事，闷油瓶又冒出来这么一句，还说得没头没尾，我一时理解不了，就问他怎么回事。

闷油瓶一指棺材，说道：“你仔细看他们的头，有什么区别。”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看见六个脑袋有大有小，像一串葡萄一样挂在躯干上，除了恶心之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我摇摇头表示看不出来，他又让我再看仔细点儿，这次我眯起眼睛来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这堆尸骸，除了最上面的那个头之外，其他几个似乎都没有五官。不仅如此，连基本的头部骨廓都没有，看样子像一些巨大的肉瘤长在上面。

看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顺着他的思路找了下去，又发现每只手的关节，似乎真的都连在一根躯干上，只不过这躯干已经扭曲得非常厉害，好像是放在洗衣机里脱水过一样，加上这黑水混混浊浊的阻碍人的视线，所以看上去就像很多的尸体拧在一起。

我越看心越发寒，但是对结论还有一些保留，如果这棺材里躺的是一个长着十二只手脚的罕见畸形，那他的来历和身份到底是什么？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怪物为什么会被养育到这么大？



胖子也看出了门道，吐了吐舌头对我们说道：“我的姥姥，这东西是人吗？简直就是一只虫子！”

他这话形容得贴切，就是比较缺德。我说道：“我们隔着水看不清楚，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按道理上来讲，这么严重的畸形，简直就是一个妖孽，刚生下来的时候必然会被父母弄死，绝对没有机会养得这么大。”

闷油瓶淡淡说道：“凡事无绝对。”

我摇摇头，还是不能全信。胖子说道：“要知道其实也很简单，不如按我说的，去隔壁拿几个盆子来把这水舀了，好看清楚点儿，而且你看这尸块下面还有块石头板，我们一并弄出来瞧瞧，说不定还有什么意外发现。”

我一听来了兴趣，进到这个海斗以来，我连一个字都没有看到过，对墓主人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如果这块石板上的文字我能看懂，至少我也能推测出个一二来，对我们的行动说不定也有帮助。

我和胖子一拍即合，二话不说就转身回到甬道对面，挑了三只有柄的瓷碗，这些东西在外面都是百万珍品，在我手里算是还了本原，该是什么是什么。

出于职业习惯，我拿起这碗的时候，不自觉地就看起来上面青花釉来，这一看我就一呆，没想到这上面的花纹竟然都是一些叙事的图案。

大概是进来的时候一心想着三叔的事情，也没仔细去研究这些陪葬品，现在看到，我马上就想起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三叔在进了这个斗以后，也和我一样，只是粗略地看一下这些东西就去休息了，但是其他那些人不同，那些人第一次进斗，非常兴奋，必然仔细地研究了这些瓷器，难道这上面还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

我想到这里，忙拿起几只碗仔细去看，发现这些画都是在讲一群人在修建一个土木工程，有修石头的，有运原木的，还有搭木梁的。这瓷器摆放的顺序就是工程的进展顺序，我越看越震惊，头上汗都出来了，胖子看我在那里一个一个地琢磨瓷器，奇怪道：“挑个罐子有这么难吗？别挑了，随便找个称手的就行了。”

我根本没听进去，趴下来边爬边看，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八角瓶子，上面的图案是一个巨门打腰子的情景，再往后就没了，看样子应该还有更多的东西记录在别的瓷器上。

我看得简直是惊心动魄，连气都喘不过来，虽然只凭这些简单的画还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是在修筑什么东西，不过看里面的描述，这个工程浩大的程度，几乎已经和故宫差不多了。然而上面的结构完全不是中原的风格，他娘的我实在想不

出那个时候中国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建筑。

我回了回神，就想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胖子，转头一看，只见背后一片漆黑，胖子早已不见踪影。

我一愣，心里直骂，这死胖子也真是的，知道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这个地方，走了也不和我先说一声。我随手拿了个盆子，站起来就急急往对面的耳室跑去，刚进甬道，我就呆了。

只见对面耳室的那扇门竟然没了，又变回了那汉白玉的砖墙！

我只道是机关的原因，但是没想到这机关竟然如此迅速，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不由慌起来，一个人待在漆黑一片的古墓里，这种事情我可再也不想经历了。

我冷静了一下，自我安慰说，这墓室的活动非常频繁，只要我能够耐心地等待，估计几分钟之后，那门必然又会出现。

可没了胖子在边上，这古墓里安静得吓人，连心跳都像打雷一样，四周又暗得离谱，在这种地方，一分钟就像一小时一样，实在没法子耐心等待。

我深吸了一口气，用手电照了照前面三个黑洞洞的门洞，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永远是在自己的心里，我只要一静下心来，总觉得那门里有什么东西正看着我，吓得要命。

我拍了自己一个巴掌让自己平复下来，低头就往耳室里走，想着再去看看那些瓷器，免得看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从耳室里传了出来，拿手电一照，只看见一只巨大的海猴子正从泉眼里钻出来，半个身子已经爬上了岸，那张长满鳞片的狰狞巨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叫了一声“我的姥姥”，撒腿就往甬道里跑，也不管有没有其他机关，闭着眼睛，一路冲了过去。眼看就要成功到达安全地带了，突然脚下一绊就一个狗吃屎倒在那只罐子边上。还好我反应还可以，就势一滚就坐了起来，回头一看，只看见两只闪着绿光的眼睛急速冲出耳室，径直向我冲了过来。

我一咬牙，一把抱起那罐子就想砸过去，那海猴子反应非常快，看我有了武器，也不硬冲，马上就转向跳到甬道顶上。我趁这个机会，哧溜一下就转到左边的玉门里，一下子就把那玉门重新推上。

那玉门下面有一个自动的石闩，门一合上那石闩就自动弹了上来，海猴子在外面嘶叫了几声，狠狠撞了几下门，看样子非常不甘心。我知道这种门材质非常坚固，血肉之躯是绝对撞不破的，忙定了定神，那海猴子见撞了半天没反应，竟然想从门缝里钻进来。我看着它那大脑袋直往里蹭，心头火起，举起气枪，直接





对着门缝就是一梭镖，也不知道打在它什么地方，只听那海猴子惨叫了一声，一下子就跳开老远。

我不知道隔壁的那门和这个墓室是不是相通的，忙又搭上一只梭镖，然后把手电和矿灯都打开，一下子就几乎把这个墓室整个儿照了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墓室，中间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我的脚就站在水池的边缘上，再往后一步，就必然要掉下去。

水池的中间，浮着一只巨大的洗脚盆一样的东西，静静地停在池的中间，我看到它上面的描画和浮雕就知道，这必然是一口棺椁。我不由想笑，这个墓主人还真会想，把自己的棺材修成一个澡盆的样子，看样子他生前必然很喜欢泡澡。

我又往水里照去，只见这水简直深不见底，不知道有多深，说不定一直就通到这个墓的底部，正在寻思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意图的设计，突然就觉得脖子痒了起来。

第二十七章 • 无题

我往后摸了一下，才知道是刚才莲花箭中箭的地方，那四只铁钩子嵌进我的肉里，虽然没有取我的性命，但仍旧刮去了几块皮肤，现在汗水滴下来，竟然刺激得痒起来。

不仅如此，身上其他几个中箭的地方也开始隐约有点儿发痒，不过这痒尚且可以忍受。我无暇顾及这些身体上细微的感觉变化，使劲揉几下后，就继续去研究这个奇怪的墓室。

我并不了解明代普通的墓葬地宫结构，只知道一点儿贵族墓葬的知识，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不大，只好勉强将眼前看到的和知道的对号入座。

按照我的想法，我现在待的是左配殿，对面与我相望的是右配殿，左右配殿应该互相对称，里面按道理应该各有一个用汉白玉垒起的棺床，棺床平面用金砖（澄浆砖）平铺，中央会有一长方形孔穴，内填黄土，称为“金井”。现在这些全部没有，只有一个大水池。

这只是其中一个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就是在两个配殿中间的那个门，应该是通往后殿，那才是放棺椁的地方，为何现在配室里有棺材，而且还是洗脚盆的形状？要知道这种盆棺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明朝是完全不会有的。



说起战国，我又想起了鲁王宫里拿出来的蛇眉铜鱼，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这个东西，而这里又有一个战国时期才会有的棺材，难道是巧合吗？

一时间想得心乱如麻，再也不想不进去。

这个时候我已经围着那水池走了一圈，又回到了门口，那只被我用来当成凶器的大瓷罐倒在那里，我心里一动，就随手拿起来看上面的瓷画。

这应该是另一个耳室里的东西，但是单幅的图案并不能表达什么信息。我只看到一个穿着明朝服饰的人站在一座山上，看下面的一个工地，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人，看样子是一副视察工地的情形。

我通过这些瓷器上的图案，大概能猜到这个墓主人必然不是什么皇公贵族，很有可能是一个工匠或者建筑师，只有这种人才会有能力和知识在古墓中使用如此古怪的设计，其他的人就算有这个想法，也没能力建造。

然而，明初的能人巧匠并不多，看这个墓的规模，必然是一个地位显赫，能排得上号的。这个人不仅要有这个资格修建一个像明皇宫一样浩大的工程，又必须懂风水和奇淫巧术，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难猜测。

我只想了几秒钟，一个名字就跳进了我的大脑——汪藏海。

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就因为如此，他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中国的大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一句话，甚至使得几个城市在中国彻底消失。我在古籍中还了解到他有一本关于风水的著作，里面的内容深奥到了极点，简直可以说窥见天机，可惜他的后人只抄录了几本，都已经失传。

而且，相传沈万三在周庄银子浜底下的水底墓也是这个人设计的。这样一个人，为自己建造这样的一个墓穴，简直是绰绰有余。

我觉得自己的猜测很有道理，现在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儿的文字资料，就可以知道我想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可惜这个墓主人好像是个文盲一样，一点儿铭文也没有留下。

这个时候，突然“咕咚”的几声从水池里传了过来，我的思绪一下子被吓得一断，忙用手电去照，只看见那水池里的一个角落里，竟然开始有水泡冒上来，还时大时小，一阵一阵的，并没有规律，似乎这深不见底的水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活动。

我一下子慌了，马上端起枪，紧张地盯着那个气泡。突然一下子，一个白花花的东西冲上了岸，一个打滚翻到墙边上，大口地喘着气。我一看大喜，竟然是胖子，他上衣已经脱了，露出个大肚子在那里直鼓。他一边喘一边看到我，甩了

甩手，说道：“他——娘的，我——差点儿就——憋——憋死了。”

我刚想问他是怎么回事，突然脚边上又是一个人出水，一看原来是闷油瓶也翻了上来，也裸着上身，可是身上的黑色麒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明显没有胖子这么吃力，只是仰起头大大地吸了一口气，看见我，说道：“这里是左边还是右边？”

我说左边，他松了口气，一下子也坐了下来，捂住自己的手腕，我看到他手腕上有一个黑色爪印，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胖子喘了半天才缓过来，捂着肚子直叹气。我问他们怎么过来的，他吐了几口口水，说道：“别提了，幸好你没看见，吓死我了。娘的，幸亏那棺材底下的石板子下面有一个洞通到这里来，不然我们就死在那地方了。”

我纳闷，问：“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胖子对我说道：“我×，我连形容都形容不出来，就一句话，那六体连环尸肚子里，他娘的还有一只东西。”



第二十八章

•

继续无题

胖子说完又咳嗽几声，连吐了好几口口水，我听得着急，忙让他接着说。胖子挠了挠后背，说：“上吊也得喘口气，这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你得等我组织组织语言。”

我看他那样子，真的是脸色发白，讲话的声音都阴阳怪气的，看来气管里还有水，忙用力帮他拍了几下背。他被我拍得人都缩起来，狂咳出很多黏糊糊的东西，说道：“行了行了，再拍他娘的就被你拍死了！”

我催道：“行了就快说，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了？”

他擤了擤鼻子，就把他们遇到的事情和我简单叙述了一遍，事情发生得非常快，所以他的叙述也比较乱，但是我还是大概知道了来龙去脉。

原来当时他看我在那里傻呆呆地看着瓷画，又催了我几声，可是我当时专心得要命，根本没有听见。他见我没反应也不来催我，大概是心里惦记着那些值钱的玉配饰，就先自己跑了回去干起来。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挑完之后自然也会走过来，两个耳室不过五六步路，不可能会有什么意外。

可是，他接下来看到的東西，把他的精力完全吸引了过去，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石门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他回到棺材边上，与闷油瓶两个人一起舀水，很快那尸块就浮出了水面。胖子仔细一看，不由骇然，原来那几个他本来以为是头的肉瘤，其实都是女人肥硕的乳房，肥得都挂了下来，拖在扭曲的躯干上。胖子当时就傻了，他可真没想到这竟然还是一具女尸。

可是，按道理既然有十二只手，应该有十二只乳房才对，可是正面才只有五只，难道背上还有？他们想着就琢磨怎么把这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

胖子先试着用枪当钩子把尸体钩出来，可是尸体太软，身体几乎全部蜡化，滑腻腻的根本没地方着力，戴上手套用手更加不行，就像捏肥皂一样，一捏就下来一层油，恶心得要命。最后闷油瓶想了个办法，他们把衣服脱了下来，一个人包头，一个人包脚，用枪一穿做了个扁担，两个人一抬就把她抬了出来放到地上。

在探灯强光的照射下，尸体迅速地干化变黑，这下子他们看得透彻，另外的几个乳房已经被割掉了，留下了几个碗口大的疤在身体两侧，她的身体也并不是扭曲，而是由于身上肥肉横生，堆起来像山一样。

当时他们也没想为什么这个女尸的肚子这么大，只道是太肥，根本就没有看出她其实是在生育期间死去的，肚子里面另有乾坤。

尸体抬出之后，下面的石碑就露了出来，闷油瓶说，这是压棺石，是为了一旦这个海底墓的气密结构被破坏，棺材不至于浮起来。那块压棺石非常粗糙，只刻了一列斗大的字。

胖子看了几眼看不懂，才想起我。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才发现，那墙壁上的门已经不见了。胖子一看就慌了，倒不是担心我，而是担心自己出不去，闷油瓶让他别怕，说这门到时候自然会出现，急也没有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完，胖子见他这么镇静，也松下心来。

两个人想把石碑从棺材里拿出来，却发现石碑非常重，而且四周浇了松汁，牢牢地粘在棺材底上。胖子一看，这不合情理啊，他用力敲了敲这石碑，突然发现下面竟然是空心的。

他们点起火折子把松汁全部烧熔，然后将石头搬开，下面露出一个大洞。胖子虽然人比较粗，但是他的阅历非常丰富，一看就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这个洞还不是古墓的设计者特意做在这里的，这是一个盗洞！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发现，其他方面先不说，光是这个盗洞在定位上可以说是天下无双，竟然直接挖到了棺材下面，如果不是有这一块压棺石挡着，估计里面的尸体早就被拖入洞中，最离奇的是，这个墓位于海底，这个盗洞是用什么方



式打的？

而且，如果这个墓室上下是电梯结构的，那棺材下面应该就是另一个墓室才对，怎么会有空间可以容纳这么深的一个洞。当下胖子就肯定，我们关于墓室机关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这一下子整个事情又坠入了迷雾里，两个人同时沉默了。胖子心里很清楚，因为这个洞，这里养气藏尸的局已经被破坏了。这具尸体虽然已经蜡化，无法再尸变，但是这个地方的势已经不在，必然对整个墓穴的风水造成影响，虽然现在不知道总体的变化如何，但是难保不会突然从一个灵穴变成一个败穴。胖子在风水上造诣虽然不高，但是到底是北派的人，他知道这种转变非常不妙。

可是他到底不是这方面的专才，一往细处想，脑子就不够用了。他认为这几个石碑上的字可能是关键，就描了下来。这个时候，他听蹲在女尸边上的闷油瓶突然大叫：“糟糕！”

他一转头，竟然看见闷油瓶的左手被从女尸体内伸出的一只长满白毛的小手死死抓住。胖子没想到那女尸肚子里还有一个死婴，吓了一跳，不过他反应到底是快，回过神之后马上拿枪，上去对着那女尸的肚子就是一梭镖。这一下似乎打得正是地方，闷油瓶一下子就挣脱了，胖子还想再射，闷油瓶大叫：“射不死的！快走！”说完就拉他去钻那棺材里的盗洞。

胖子一看那里面有剩余的棺液流下去，恶心得要命，一下子还下不去脚。可是回头一瞧，只看见女尸肚子上凸出一张脸的形状，好像拼命想钻出来。那女尸肚子上的皮已经被拉得透明了，连里面那东西的五官都看得清楚了，他不由后背发寒，心说君子不吃眼前亏，一咬牙跟着钻了进去。

盗洞是开砖头挖出来的，做得非常巧妙，把所有的砖头只敲掉一半，这样就能在盗洞的顶部自然做成一个拱形的砖梁，上面的东西不会压下来，这种手艺真的是靠功夫，估计没个几天时间还完不成。

闷油瓶已经爬进去有几步了，胖子在后面拼命追，他也不知道这盗洞到底通向哪里，爬了没几步，突然就发现盗洞往下倾斜，下面竟然有水。不过有水的一段似乎并不长，他看到有灯光照射进来，预计到可能是我，就往水里一潜，才游了没几步，前面果然一宽，变成了一个池。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气了，拼命浮上来，一出水马上就看到我拿梭镖对着他们。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说：“敢情你也只看见一只手啊。”

胖子说道：“你胖爷我倒是根本不怕那东西，不过这小哥这么厉害，看到那东西都逃，你说我逞什么能耐。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不明白咱干吗要跑。小



哥，那东西是什么玩意，真有这么厉害？我看着就那点儿分量，给它来几梭镖，估计也能搞定啊。”

闷油瓶摸了摸自己的手腕，说道：“那是一只白毛旱魃，砍掉它的头就能杀死，不过它一死大量尸毒会蒸发出来，我们就这么点儿空气了，并不合算。”

我听了吃惊，旱魃一说是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鬼，又说是僵尸在养尸地里待久了，就可能变魃，《诗经》上就说过，“旱魃为虐，如惓如焚”。总之关于这个东西的说法多之又多，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样子。不过这些都并不是重要的，我进到古墓里来，早就预备见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倒是那个盗洞，非比寻常，竟然是通到这个水池来的，这不太可能。我估计这水池下面的盗洞口子必然只是一个出口，可能是这人打盗洞的时候，并不能肯定主棺的位置，就向几个可能方位都打了盗洞，这个只是其中之一。想到这里，就问他们有没有发现岔路。

胖子摇头说没有，这盗洞并不长，很明显是一路到底。我听了也并不沮丧，因为砖头洞嘛，要用砖头藏起个洞口，太方便了。

想着这个盗洞既然没有破坏气密结构，其进口也必然是在这个古墓内，找到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估计他肯定是从泉眼进到耳室，那时耳室还处在无门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只好硬挖出了一个道来。不过这人也真倒霉，往耳室挖，挖到压棺石，往配室挖，挖到个水池，不知道主墓室有没有被他挖通。

想着，胖子突然说道：“你们说旱魃会不会游泳？”

我一愣，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指了指水里，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水池的中心，突然冒出了大量的气泡。

第二十九章 • 石碑

那些水泡均匀地冒上来，频率很快，同时还有向外扩张的趋势，似乎那水池底下有一只大家伙，正在不停地喘气。我们三个人都戒备起来，端起枪，后背紧紧贴着墙壁。我已经紧张得有点儿力不从心，手心里全是汗，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结果。那些水泡冒了大约有五分钟，突然水池底下传来一声令人费解的闷响。

与此同时，水池的水位竟然开始下降，水面上逐渐出现了十几个旋涡，只见水花飞溅，好像十几个抽水马桶同时在抽水，那具盆棺就随着水流拼命地转起来，就像一只陀螺一样。在一瞬间，水平面就下去了两三米，我看得莫名其妙，忙拿手电往水池里一照，竟然看见水池的内壁上出现了一道石级，这石级顺石壁盘旋而下，似乎是直通池底。

水下得非常快，我还没来得及仔细地观察就已经消失在漆黑一片的池底，只有旋涡的轰鸣还在不停地传来。我用手电略微扫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池是一个碗状，上面宽下面窄，足有十几米深，用手电的穿透力不够，加上下面水雾缭绕，池底隐藏在迷蒙的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想起我们还有那种穿透力极强的深水探灯，不知道它对水雾有没有作用，

忙招呼他们打起来，并将光线调到最大，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下面照去。

这下子虽然没有照得通透，不过下面的样子算是勉强勾勒了出来，池底是一个十米直径的圆形平面，上面雕着浮雕，具体是什么图案看不清楚，不过倒是能肯定上面有好几个大洞，看来就好似下水的口子。

池底的中央围着那团水汽，里面黑影憧憧，不知有什么东西。胖子眼睛很毒，琢磨了半天，说道：“你有没有看出来，那池底中间，好像有一块石碑？”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下去，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胖子说道：“这石头阶梯这样下去，不知道通到何处，说不定下面还有其他的通道，我们下去看看！”说着一跳就跳到了那个石头台阶上。

这古墓诡异异常，我并不赞成贸然下去，叫道：“你别急，这样下去太危险了，至少也要等到下面水雾都散了。”

胖子已经往下走了好几步，说道：“没事，我就下去看看，如果不好走自然会回来。”

我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拦他，看着他往下走了大概有两圈，似乎碰到什么，蹲下来去看，才看了几秒钟就抬头对我们大叫：“狗日的，这里竟然有洋文！”

我听到这句话一愣，怎么可能，明朝古墓里出洋文，这是唱的哪出和哪出，大声说道：“你他娘的胡说什么，古墓里怎么可能有洋文，你别是把花纹看差了？”

胖子气得大骂：“你胖爷虽然洋文不好，他娘的ABCD总知道，你也把我看得太扁了！你要不相信自己下来看！”

我说道：“那上面刻的是什麼你给我念念。”

胖子简直出奇的愤怒，骂道：“我要他娘的看得懂，还用叫你下来！”

我本不打算下去，可这样一搞，不下去也不行了，叹了口气，学着胖子一跳，跳到那石级上。那石级只有半米长，似乎是用整块的青岗岩架空而成的，一端插进池壁里，我用力踩了几脚，非常的稳固，没有坍塌的危险。这个时候闷油瓶也跳了下来，我们一前一后，向胖子走去。

胖子站在那台阶上，就像一堵墙一样，他指着池壁说：“快看这里，这他娘的要不是洋文，我把‘王’字倒过来写！”

我一看，上面真的被人用凿子敲了几个字母出来，看痕迹不新不旧的，就想到有可能是二十年前三叔他们那批人刻出来的，不由暗暗吃惊，难道三叔在睡觉的时候，这批人到过这个地方？那他们的失踪会不会就和这个怪池有关？

胖子看我发起呆来，用力拍了我一下，“到底是不是，快说啊！”





我忙点头说：“是是，我向你道歉，这还真他娘的是英文。”

胖子得意起来，一拍大腿，“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这破斗找了这么久，连一点儿稍微好点儿的东西都没有，敢情是洋人兄弟捷足先登了。想当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可没给我们剩下什么东西，这次不用说，估计啥也没了。”

我想了一下，说道：“也不能说是洋人，中国人也可以写洋文字。说到雕刻，雕洋文比雕中文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了，这几个字母都是缩写，我觉得可能是个标志。你看他刻得非常匆忙，恐怕是当时他往下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或是有人在催他，他为了给后面来的人留个记号，才刻了几个字母在这里。”

胖子说道：“听你这么一说，倒也对，你说他们到这下面去干什么？难不成有什么宝贝？”

我知道他又想到别处去了，不去理他。胖子追着我说道：“反正咱还有的是时间，不如下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点儿青铜器当工具，岂不是一举两得？”

我看着下面，宝贝我是不稀罕，有命赚没命花的钱我才不要，不过如果在下面能够知道文锦他们的下落，倒是值得去看一下。正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走，突然听到边上的闷油瓶说道：“这地方我好像来过！”

第三十章 • 池底

闷油瓶说完这句话，也不理我的追问，快步向下跑去。我看到似乎有一丝真相的曙光，自然不肯放过，忙追了下去。

水池底下的雾气在不断地上升，我才走了十个台阶，就进入浓密的雾气中，能见度急剧下降，我刚开始还能看见胖子的背影，几步之后，前面能看到的只剩下一个手电的光点。加上那胖子胆子大，三步并成一步地跑，结果一下子就把我甩下好远，结果才下去一圈还不到，我连胖子手电的光点都看不到了。

这下子我有点儿慌起来，我现在是在一片云雾缭绕之中，往前往后往右都只能看上去半米不到，这种能看见又不清楚的感觉，比在绝对黑暗里还难受。

池面与池底的垂直距离并不长，走了有一支烟的工夫，胖子就在下面叫道：“我这里已经到底了！”

我听到他脚踩到积水的声音，忙几步并作一步跑下去，突然脚一凉，踩进了水里。原来池底的水并没有全部抽走，还有大概到小腿深的积水，难怪我在上面向下看的时候，怎么也看不清楚。

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已经几乎是雾气的中心了，能见度更低，我摸着池壁走了几步，就听胖子在左边叫道：“你注意水下面，这里都是进水的



洞，千万别踩进去。”

我用脚探了探，果然，前后都有碗口大小的坑，看来在这里走路要极度小心才行。这个时候，胖子晃着手电从雾里钻出来，让我跟着他走。

我点点头，尾随他蹚水进去，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前面出现几个黑色的轮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胖子显然已经看过了，一点儿也不怕，招呼我别磨蹭。我跟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四只半人多高的石猴，蹲在石座上，面朝四方，不知道在祈祷什么。我知道这个叫定海石猴，一般沉在池塘底下，辟邪用的，在这里出现也算正常。

我放下心来，又往里走了几步，只见那四只石猴的中间还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大青岗石碑，闷油瓶正打着手电照那石碑仔细地看。

我走过去问他：“怎么样，你看到这些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他指了指碑前面的基石，我一看，上面刻了几行小楷。胖子看不懂，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墓的主人修建了一个天宫，通往天宫的门就在这石碑的里面。如果和你有缘，这门就会打开，你走这门啊，就可以上天了。”

胖子看了看这石碑，说道：“有个屁门啊。”

我对他说道：“这句话有点儿像禅话，这种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他的本来意思，不是说这石碑中真的有一扇门，可能是指碑上的内容隐藏了什么东西。”

胖子对我说道：“他娘的，这碑上有‘内容’吗，我可一个字也看不到！”

我抬头一看，看到石碑正面光秃秃的，打磨得异常光亮，几乎就像一块玉一样，然而上面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我也觉得纳闷，说道：“这里写了有缘才会打开，你和天宫没缘，当然没有。”

胖子呸了一声，叹了口气就俯下身子在水里摸起来，一边摸还一边嘀咕：“我和天宫没缘分不要紧，我和明器有缘分就行了。”

我转头去看闷油瓶，他的脸色很差，我问他几句他也不理我，只是仔细地盯着这块石碑，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觉得奇怪，一块光板而已，不知道他聚精会神地在看什么。这个时候胖子拍了拍手，我转过头，看见他从水里捞起来一只潜水镜，说：“看来这里来过不少人。”

我走过去对他说：“我三叔出去的时候，身上没有潜水器械，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的。你看看有没有氧气瓶。”

话刚说完，胖子已经从水里摸出一个被撞扁掉的氧气瓶来，他试着用了一

下，似乎不行，扔回水里去，说道：“这下面尽是一些破烂，难为我还从这么高跑下来，真是空欢喜一场。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儿上去，难保什么时候这水又要上来，到时候飞都来不及。”

我看了看水位，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就走过去找闷油瓶。一看，他竟然不在那里了，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这小子就像鬼魅一样，经常突然出现又突然失踪，这下子千万不要又消失啊。

我想到这里，忙招呼胖子四处去找，虽然雾气很浓，但是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兜了两圈，终于发现他坐在池壁的角落里，正在呆呆地看着前方。我一看他的眼神就觉得不对劲了，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他经常有的那种淡定，换成了一种死灰一样几近绝望的眼神，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

我忙问怎么回事，他抬头看着我，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二十年前的事情，我想起来了。”



第三十一章 • 二十年前

闷油瓶，不，应该说是张起灵，他的语气平缓，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从他的叙述中，我渐渐看到了这个巨大谜团的一角。然而我没有办法从他的叙述中了解，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想所听，也无法了解他真正的身世背景，我们暂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默睿智的青年。

在深深的海底，无法听到海面上的狂风怒号，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风暴来临前的那种窒息。

张起灵静静地坐在耳室的角落里，看着他的同伴们争先恐后地去研究地上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而这几个看上去比他年长一些的学长，却已经被这些东西完全吸引了过去。

他们互相传阅，有的想把上面的花纹描录下来，有的在讨论上面图案的意思，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叫道：“你们快来看！这些瓷器底下有蹊跷！”

说这句话的人名字叫霍玲，是考古队三个女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父母是高干，平时娇生惯养的，特别喜欢大惊小怪的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张起灵听到她的声音就觉得头痛起来，不过她这样的女生这个小团队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声娇滴滴的声音，马上把其他几个人勾引了过去。这些男生都争先恐后，希望能



够在霍铃面前显示自己的学问，纷纷叫道：“有什么蹊跷？拿给我看看。”霍铃翻过手里的一个瓷器，让他们看，一个看了一眼，说道：“这个啊，我知道，这个叫窑号，代表这只瓷器的产地。”

另一个马上反驳，说道：“不对，明窑的窑号不是这个样的，这可能是代表这个墓主人身份的府号铭文！”

第一个就有点儿面子上挂不住，说道：“府号铭文一般都是四个字的，这里只有一个字，还非常的生僻，你说的更加不可能。”两个人承“文革”的遗风，说着说着就文斗起来，而且有演变成武斗的倾向。见惯这种场面的霍铃叹了口气，突然看到张起灵冷冷地靠在角落里，根本没有理会她，心中哼了一声，径直走了过去，把青花瓷长颈瓶递到他面前，很俏皮地说：“小张，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张起灵根本不想理她，淡淡地瞄了一眼，什么也没看清楚，就转过头说道：“不知道。”

霍铃脸色一变，她很少在男人面前吃闭门羹，不由心中不舒服，说道：“小张，不准你敷衍我，仔细看看再回答！”说着一下子把那瓶子塞到张起灵手里。

张起灵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来。霍铃得意地指给他看，原来那日被碰倒的青花瓷长颈瓶的底部，有一个特殊的刻文。

这个刻文张起灵从来没有见过，不由心中一愣。一般的瓷器底部都是从哪里出窑的窑号，然而这个刻文，有凹凸的手感，却不是任何窑号的名称，更像一个编号。他随手拿起另一只，翻过来一看，果然也有，却和他刚才看到不同，这一下子他突然隐约感到，这些瓷器似乎并不是单纯的陪葬品这么简单。

霍铃看他神色变化，以为这块木头终于开窍了，问道：“小张，怎么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张起灵根本把她当成透明的，他拿起这些瓷器，一连看了十几只，发现每只的底部都有不同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有规律地变化着，似乎是一种有固定排列顺序的编号。

为什么要给这些瓷器编号呢，难道他们的排列顺序是这么严格的吗？还是，如果不按这些编号排列，是不是就达不到某种目的呢？张起灵心中无数的思绪闪过，不由仔细地端详起这些瓷器来。

他一看之下，又觉得愕然，因为瓷器的花纹所描绘的内容，不是春耕，不是庭院，而是一幅工匠在雕琢巨型石像的画面。这种画面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何以会将其描绘在瓷器上？他一路看下去，渐渐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些瓷



画，在单独看起来时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只要按照排列的顺序，你就会发现，这些画面都是连续的，似乎是在描绘一个巨大工程的进展情况。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被他奇特的举动吸引住了，几个男生不知他卖的是什么关子，都莫名其妙地盯着他。

张起灵并未理会这些人，他没有像我一样一路看下去，而是直接走到了最后一个小巧的瓷花双耳壶边上，拿起来仔细一看，心中已然一动，只见这最后一只双耳壶上，已经勾勒出了整个工程完工时的情景。

那是一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飘浮在天上的宫殿，宫殿下方云雾缭绕，宫殿的建造者们，站在地面上，仰望着天空，而边上的一座山上有一个道者，正怡然自得地微笑。

这小小的双耳壶无法表达出这个工程的任何雄伟壮观之处，但是张起灵还是感到了一阵无法抑制的激动，因为他知道他找到了什么东西。

他几乎可以断定，上面描绘的内容，就是明初的鬼手神匠汪藏海所设计建造的云顶天宫！这传说中可以飘在天上的宫殿，老早出现在民间传说之中，然而那时候的解释是，汪藏海是利用一只巨大的风筝配合大量的金丝线，造成美轮美奂的空中宫殿的假象，来取悦朱元璋。

可是如果传说是正确的话，那这里所描绘的情景，又是什么呢？如果传说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瓷画是不是说明，汪藏海真的造了一座飘在天上的宫殿？传说与事实，哪个真哪个假，张起灵开始迷茫起来。

他思索了一会儿，毫无头绪，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还不明就里的同伴，这些人当然不信，忙按照他的方法，一个瓷器挨一个瓷器地看下去，不由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匪夷所思的发现。那个霍玲一看到自己的发现竟然引出了这么重大的发现，不由欣喜若狂，就在张起灵脸上亲了一小口，这一下另外几个男的马上吃起醋来。

偏偏张起灵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是谁亲了他，也不想知道。他直接走到文锦边上，提议马上进后殿搜索。他认为，更多的线索必然可以在棺槨中找到。

文锦到底是个负责人，她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忙说道：“不行，绝对不行，没有领队的带领，我们不能自己进古墓去！”

张起灵看她不同意，也不多废话，自顾自收拾自己的装备，就往甬道走去。文锦到底是一个女中豪杰，看他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也心中不快，就出手教训他一下，反正她在研究所里也经常耍几招功夫，教训一下那些不服她的



毛头小伙子。

想着，她突然上前发力，想一把抓住张起灵单薄的手腕的关节。这叫做扣脉门，脉门一旦扣住，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她一个女人力气自然不大，但是只要率先发难，也足以让张起灵这个大男人疼得求饶。

另几个男的都中过文锦这一招，不由暗自发笑，想看张起灵的笑话。

这一招她百试百灵，一般没武功底子的人根本防不胜防，然而她这一下却没有扣着，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时候，张起灵已经回过头来，淡淡说道：“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文锦冷笑一声，说道：“你拿什么来照顾你自己？小张，你在所里就是出了名的无组织无纪律，可这里是古墓，请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考虑大家的安全。”

张起灵点点头，竟然说道：“我会考虑的，我很快就回来。”

文锦小脸都气红了，心说怎么摊上这么个刺头，看他那不温不火的语气，自己又没办法发火，上去一把拉住他，说道：“不行，说什么你也不准去，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人了，你叫我回去怎么向所里交代？”

张起灵似乎有点儿不耐烦，转过头，眼神一冷，说道：“放手。”

文锦非常坚决地看着他。我想，任何男人看到她这么可爱的一个女人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都会妥协，可是张起灵突然睁大双眼，眼神瞬间就变得犹如恶鬼一样，文锦被吓得手都软了，被他一下子甩开。

等她再看，那张起灵的眼神又变回那种淡然的样子，向她点了点头，说道：“谢谢！”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以为文锦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都不服气起来。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破了规矩，其他人都会蜂拥而上。其他几个人看张起灵走进了甬道，一方面怕他占了所有的功劳，一方面也燃起了已经压制下去的好奇，纷纷吵着要跟上去。

文锦到底是个女人，她知道自己刚才的手一放，就已经失去对这些人的控制。事到如今，除非手里有把枪，不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些年轻人了。

三叔的脾气又不好，如果这个时候摇醒吴三省，以他的脾气，必然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张起灵发生剧烈的冲突，事情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衡量利弊，她决定自己带他们进入后殿看看，并尽快回来。以她多年倒斗的经验，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墓穴，必然没有问题。



之后的过程，与我们经历的基本相同。至于他们如何通过机关重重的甬道，发现了池内的阶梯，然后下到池底，虽然也十分曲折离奇，但是并不是需要叙述的重点。张起灵讲述的时候也是一句话就带了过去，最关键的事情，还在他们下到了水雾缭绕的池底，看到那块无字石碑以后。

这池底的情景简直是诡异莫名，那些浓雾在手电的照耀下，不时变化成各种各样的脸谱，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畏惧的心理。走下最后一阶石梯的时候，一行人突然就变得团结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在雾气中互相拉扯，战战兢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冲出来。

霍玲见张起灵毫无畏惧，而边上其他几个平日里威风八面的所谓的学长如今都闪闪缩缩躲在他的身后，不由对他生出一点儿好感，对那些男生说道：“你看看你们几个，都比小张大了好几岁，连他的渣都比不上，丢人不丢人！”

他们那个年纪的人，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被霍玲这么一说，血气上涌，也不要命了，都抢着冲到张起灵前面去。池地空间不大，他们跑了几步，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胆子又大起来，径直走进雾气的中央，才走了几步。突然领头的那个大叫：“里面有只怪物！”边叫边逃回来。

这一嗓子几乎把所有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后面几个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看到，头皮一麻也跟着后退。张起灵不理他们，领着其他几个人自顾自走了进去，就看到了那只所谓的怪物，就是那定海石猴。

随即，他们就看到了另外的几只定海石猴和那块神秘的无字石碑。

瞬间，所有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虽然眼前的这些东西并不壮观，但是在这些人眼里却意义非凡。这古墓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打翻了教科书一样的千年不变的中国墓葬观念，有着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

连文锦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喃喃道：“我的天，这些东西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里程碑。”

震惊过后就是狂喜。那个年代，一个重大的发现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一旦把这个发现公布出去，他们的名字马上就会家喻户晓。想到这里，有几个笨点儿的已经傻笑起来，还有一个兴奋异常，竟然控制不住开始跳起舞来。

这个时候，惹起这场祸头的张起灵却深深皱起了眉头。他看得比任何人都仔细，早已看到石碑基石上的篆刻古文：

“此碑于有缘者，即现天宫门，人之，可得仙境也。”

这一句话给他的震撼，远远大过其他这些发现，他半点儿没有被边上人的癫狂所感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按照他的想法，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写在这个地方。所谓“有物则必有其用”，墓主人把这些东西摆在这里，必然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那这石碑中通往天宫的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算有缘呢？他站到石碑前面，一寸一寸地找起来，可是石碑就是石碑，没有任何机关或者暗文的痕迹。

其他的人闹了一会儿，也逐渐冷静下来，文锦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再在这里耽搁并不妥当，就招呼他们回去。那几个人开心也开心够了，见识也见识到了，也收起心来，说说笑笑地就往阶梯走去。文锦一个一个数过来，数到最后，发现张起灵还没过来。

张起灵刚开始不服从领队，坚持要来后殿，现在又不肯归队，想到这里，文锦非常生气，但是职责所在，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她语气很差地吩咐了其他人一声，一队人又快步走向雾气中。

他们走了几步，看见张起灵还蹲石碑前面在研究什么。文锦不由心头火起，叫道：“你还不走！到底要别扭到……”。话才说了一半，霍玲一把拉住她的手，拼命叫她不要说话，文锦纳闷，看了看其他人，发现他们都有点儿惊慌的神色，非常不解。

霍玲看她还没反应过来，忙指了指雾气之中，文锦顺着她的手看过去，只见张起灵的边上不到两米距离的雾气深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影。

第三十二章 • 奇门遁甲

那个巨大人影几乎与石碑同样的高度，依稀看到有头有脖子，与人无异，只是他站在那里的姿势，佝偻着腰，显得说不出的怪异，让人看着不寒而栗。

文锦冷汗直冒，他们一行人站在石级与池底衔接处，与那个巨人只有五步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非常尴尬。池底雾气翻腾，所有的照明只靠几只功率不大的手电，一时间也无法看清这个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而刚才这里这么多人，里里外外都搜索过了，这十米开外的池底，除了中央四只定海石猴和一块无字的石碑之外，并无其他东西，这个巨大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谁都不知道。

然而，这个该死的张起灵好像一点儿都没有察觉，仍旧入神地看着石碑，不知道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文锦简直对他恨得咬牙，无奈自己是负责人，不能丢下他不管，现在一时间她也没有对策，只好嘱咐身后的人不要乱动。

过了有五六分钟，这个巨“人”仍旧躲在雾气之后，好像没有任何行动的打算。

这个时候霍玲已经忍不住了，轻声叫道：“小张，你还傻蹲在这里干什么啊！快点儿到我们这里来！”

文锦吓得忙阻止她。张起灵离这个东西太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两步的距离很难全身而退，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

文锦迅速分析了一下形势，在古墓中凶险的事情虽然不少，但是只要你知



道你碰到的是什么东西，自然就有办法对付。就怕你身处险境，却还没有摸到头绪，往往会死得不明不白。

文锦稍微一分析，觉得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粽子，因为这个古墓所选的位置非常好。西沙群岛几百年来受到人为的骚扰很少，几座环形岛礁在海面上星星点点，在海下却是连成一片，形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海底山川。山川藏在海底，聚风养气，东有龙头，西有龙尾，是一条非常少见的海底龙脉。龙先属水而后飞天，所以水龙在风水学上，还略高于山龙。

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棺材必然真的是有官有财，特别是如果这个古墓真的葬的是汪藏海的话，此人看名字必然是五行缺水，这样一来在海墓之中更加相得益彰，简直可以说把风水上所谓的“天地人和”都占尽了。

所以除非风水书都是瞎掰，不然这里绝对不会有粽子。文锦想到这里，心中已经释然，既然不是僵尸，那必然是人或者动物，只要是活的东西，这里这么多人，不要说你身高两米，就算你身高三米我们也能把你拿下。

这个时候，其中一个男生说道：“文锦，我看不对劲啊，我记得在那个位置上面，应该是那只石头猴子，该不会是有什么东西站到石猴上面去了吧？”

文锦心中一动，她突然想到，该不会是三叔醒了过来，发现他们不在，进了这里找他们。这个人行事比较不正经，可能是怪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躲到雾气后面，然后爬上石猴来吓唬他们。

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太可恶了。文锦想到这里，已经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想着她就对那影子叫道：“吴三省！你别玩了！快给我下来！”

如果对方真的是三叔，这么一吼必然就知道自己已经漏底了，那继续硬撑下去也没有必要。三叔是豁达之人，这种小事情，他大笑两声也就算了，绝对不会介意。

谁知道她话音未落，那个影子突然伸出一只手，对他们一摆，好像是让他们不要说话！

文锦一看他那身形，手的长度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果然是有人站到了石猴之上。她想也没想，断定就是三叔，气得一跺脚，快步跑了上去，一个箭步跳上石猴，就去扯他的耳朵。

这是她对付三叔最后的一招，因为他们约定过永不吵架，只要文锦气到极点，就可以去拉三叔的耳朵，让他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生气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三叔就算有豹子胆，也不敢再放肆了。

说时迟那时快，她刚跳上石猴，还没来得及动手，石猴上那人就一把把她抱住，一手捂上她的嘴巴，轻声说：“我是小张！别说话！自己看下面！”

文锦本来已经怒不可遏，可一听着声音，不由一愣。这真的是张起灵的声音



音！他怎么会站在石猴上？

她转念一想，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不对啊！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石碑前面蹲着的又是谁啊？

她马上回忆刚才的情景，那个时候她只看到石碑前面蹲着个人，手上又有手电，而这么多人中唯独缺了张起灵一个，所以她才会马上下了判断，难道这是一个先人为主的错误？

想到这里，她马上探出头去看，一看她就一愣，只见那碑的前面蹲着的人，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潜水服，看体形，不是别人，竟然是三叔！

而且三叔还有点儿不对劲，文锦一开始还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对那块光滑得犹如镜子一般的石头碑梳头发。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他那种扭捏的动作，分明是只有女人才做得出来的。

三叔梳了一会儿头，又转了转脸，仔细地对着石镜里的自己，就像一个未出闺阁的少女梳妆打扮完毕，再最后看一下效果。

石镜里三叔的脸似笑非笑，看上去鬼气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这样的画面，如果是平时肯定很好笑，但是现在，文锦只觉得手脚发凉，连大气都不敢出。

下面那些人看石猴上的两个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以为真的是三叔装鬼吓人，不由松了口气。那霍玲担心张起灵，突然就跑到那石碑前的人背后，一拍他的肩膀，说道：“小张，你到底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这一下子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起灵暗叫一声糟糕，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见石碑前的人猛地站了起来，吓得霍玲一声尖叫，不过她马上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三叔，由吓转怒，大骂：“吴三省，是你！你不去睡你的觉，蹲在这里发什么神经！”

三叔看到霍玲，突然用手遮住脸，怪叫一声，用力推了她一把，把她推倒在地上，然后转头就跑。张起灵一看不对，马上跳下石猴追了过去。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经过霍玲的时候，他稍停了一下，看她有没有受伤。就是这一下，却坏了大事，那霍玲一看张起灵见她倒地就冲了过来，以为是关切她，不由心中一热，竟然就要去抱他。

张起灵心中不由一叹，这几秒钟的耽搁，足以让他失去所有的先机。他一个打滚就从她胳膊下面翻了过去，再一看三叔，他已经跑进浓雾，看影子，几乎已经跑到池壁边上了。

张起灵大叫一声：“看住石级！不要让他上去！”说着就直追了过去。这个时候，他隐约看见前面的三叔突然一个侧身，一瞬间似乎是穿进了墙壁里。然而雾气实在太浓，到底是怎么个过程，他一点儿都没有看到。

张起灵追到池壁边上，无人可追，不得不刹脚停下。他并不相信三叔钻进了

墙里，虽然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讲唯物论的老八股，但是这样的情景，过于匪夷所思，必然有蹊跷在里面。

他呆了片刻，马上用手去摸这块石墙，然而这块石墙却是实实在在的。张起灵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穿墙术这种东西，他伸出两只奇长的手指，往那石墙上一贴，一瞬间，他那极度敏感的手指马上就感觉到，这面石墙竟然是在非常缓慢地转动的！

他马上脑子就“嗡”的一声，完了！刚才竟然一点儿都没有发觉，这个池本身竟然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关！

他突然觉得非常感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古工程上的奇迹。自己所谓的经验在这个墓主人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幼稚。

但是，这个机关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来的这几分钟里，似乎整个池底并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该死的汪藏海，总不会只是想在自己的墓里搞一个旋转餐厅吧。

对机关的原理，张起灵并不陌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中国古墓的陷阱机关的了解，超过世界上任何人（原话）。他对机关的工作原理、起源、缺点，甚至发明者的名字，都非常了解。

按照他的经验，这个机关，必然是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运作的。因为他知道一般所谓的巧簧机关，木弓暗弩，无论是多么好的材料，经过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的岁月，其用来击发的引信，都已经腐烂而无法使用，能够阻挡盗墓贼的，往往是最简单的墓墙外的防盗沙层（盗墓贼掘到沙层后，上面大量流沙陷落，会将盗墓者活活地闷死，但这也是非常被动的手段。现在盗墓者反而会根据洛阳铲中带沙，而确定古墓的实际位置，并直接从墓顶硬穿十二层青砖而过）。

要一个机关能够几百年几千年地运作下去，必要使用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腐烂的材料，比如说石头和不会干枯的活水。这些东西，这里都有，而且这里的水还会根据潮汐的变化，提供一种动力，使得利用起来，更加方便。

如果墓主人是汪藏海，那么从他对奇淫巧术的痴迷程度和运用能力来看，这个人已经达到化境，恐怕世界上再没人可以超过他。

张起灵一边想一边去摸其他地方的石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设想，这个墙上肯定有一个入口，刚才他一个迟疑的工夫，这个入口已经转移了位置。他一路感觉过去，才往前走了几步，果然就发现了一个暗门。

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他找到的，他摇摇头，不敢入内，继续往前一路走下去。这一下他越走越疑惑，最后一数，这里小小的地方，竟然被他摸到了八个暗门，这下子他心里一盘算，似乎已经知道，这他娘的不是奇门遁甲吗！



第三十三章 • 生门

奇门遁甲起源于四千六百多年前，几乎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世界上使用奇门遁甲的第一人就是老祖宗黄帝，然后一路传下来，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军事家或者军师都会一点儿。但是事实上，到了汉代以后，奇门遁甲已经不是全本，因为黄石老人传给张良之后，这个鸟人把它归纳简化，以至于后来的人基本上都看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主要来自家里的二叔（非三叔也），虽然所知也不多，但张起灵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还不至于像胖子一样好像在听天书。奇门遁甲起先有四千三百二十局，到黄帝手上的时候，他只看懂一千零八十局，到张良那会儿七十二局，现在到我二叔手上整理出来的只有四十二局，已经非常难得。世间流传的只有十八局，其他各局都是三叔偶然从一个汉墓中找到的。

奇门遁甲虽然玄妙，但是它其实是兵法和命数理论，用它来摆阵属于发挥余热。奇门遁甲阵又叫八阵，分八个门，开门、休门、生门、死门、惊门、伤门、杜门、景门，生门为生，死门为死，入其他各门，则又见八门，周而复始。

张起灵找到的这八个暗门，自然而然就想到奇门遁甲一说。这些暗门其实非常窄，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而过，这里雾气弥漫，外面又有一面能转动的砖门，

只要一推，就能打开，进去之后活门自动关闭，不去摸根本看不出这里还有如此的蹊跷。

张起灵对自己的大意有些耿耿于怀，他不是个莽撞的人，但是刚才过于急功近利了。天底下的奇淫巧术都是以小以精为荣，这个却是反其道而行，即大而全，反而让他防不胜防。

他走回石碑处，把发现和众人一说，众人哗然。这门学问非常深奥，他们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怎么可能懂得这些。文锦沉思片刻，突然说道：“刚才三省的行为这么诡异，好像被一个女鬼附身了一样，会不会这鬼就是这个墓穴的主人，他刚才钻进的那个暗门，会不会就是生门呢？”

张起灵看她眼睛里神采奕奕，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问道：“你是不是想到什么？”

文锦让他们跟着她，自己转身走到那块石碑前面，也学着三叔的样子，半跪了下来，开始梳起头发。她的身段非常之好，这样一个姿势，非常有魅力，几个男的一下子都看呆了。她梳了几下，又很矜持地转了转头，这一转，她突然就一抖，马上叫起来：“找到了！”

众人一听马上围了过去，对着石碑东看西看，搞了半天却什么都看不到。文锦说：“不对，你们一定要像我这样，跪在这里，才能看得到！”张起灵似乎有点儿醒悟，忙跪下来，文锦在他肩膀上一压，说：“你太高了，再低一点儿，目光不能直视，要侧视，盯住自己的鬓角。”

张起灵觉得好笑，也学着她的样子，梳了梳头发，然后非常女性化地一瞥，突然就看见自己在石碑的倒影里，鬓角的地方有浅浅的三条首尾相连的鱼，非常模糊。他又动了一下头，发现只要角度稍微一偏，就马上消失看不到了。

他“哦”了一声，终于知道所谓的有缘是什么意思了，心里不由暗骂，看来，只有爱美的女人，碰巧跪在这块石碑前面整理头发，才有可能看到这个标记，而且太高太矮都不行。幸亏文锦观察得仔细，不然自己这个大男人，无论怎么想也找不到这个秘密。（我听了也恍然大悟，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墓主人难道是个色狼吗？）

他仔细盯着这条鱼，发现这个印记也在缓缓地移动，看样子，这块石碑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和池壁转速一样的机关，这个印记对着的位置，永远是所谓的天门。他想到这里，忙让文锦看着，自己打起一只手电，跑到池边，一个一个暗门地定位，到了第三个暗门的时候，文锦看到印记和手电的光点重合了，大叫一声：“就是这个！”





所有人一声欢呼，连张起灵都忍不住用力握了一下拳头。他用力推开暗门，第一个侧身走了进去，里面是非常窄的一条走道，一直往里面通去。这次张起灵非常细心，他先摸了摸四周的墙壁，确定再没有其他的机关，才叫他们进来。

这条走道也是用青岗石板堆砌而成，只有一人宽，两个稍微胖点儿的人就走不过去。张起灵打着手电走在最前面，一眼看过去，发现前面的那种黑暗，和青岗石的颜色掺和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青幽幽的感觉，似乎是幽冥里的颜色。他收敛全部的精神，走得非常小心，只要有一点儿奇怪的声响就要停下等个半天，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成了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人人对他言听计从，没人敢说半句废话。

他们走了有半支烟的时间，前后都已经一片漆黑，张起灵觉得似乎整个宇宙只剩下他们几个，他心里也开始不舒服起来。这个时候，走道开始向上倾斜起来，他顺着这个走势往上一看，发现非常远的前面竟然出现了亮光，昏黄昏黄的，好像夕阳的光，不是很亮，但是很温暖。张起灵知道那里就已经到头了，招呼了一声，几步并作一步冲过去，只看着那个光点越来越近，突然脚下一平，整个世界好像突然被金光笼罩起来，他眯起眼睛一看，不由惊叫了一声，差点儿跪了下来。

在他们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四方形的房间。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大，那是一种极端的霸气，整个建筑的氛围只能用磅礴来形容，简直给人一种不得不下跪的冲动。

房间的每一边都有十根整根的金丝楠木柱子，三人围抱不住，好似天涯海角的擎天柱一样。整个房间由黄浆砖砌成，左右十丈，上面梁雕檐画，光五爪金龙就有十条，极端的金碧辉煌。几乎有十米高的宝顶上，镶嵌了一幅五十星图，每颗星星都是一颗璀璨的夜明珠，估计都有鹅蛋大小，正在发出幽幽的黄光。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各有一面大镜子，光线互相反射，虽然不是很亮，但是足以照亮整个空间。让他们最吃惊的，却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石盘。张起灵一看就知道了，石盘上面，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模型。虽然只是一个模型，但是其龙楼宝殿，假石流水，一应俱全，非常壮观。

张起灵跑过去，兴奋地围着转了好几圈，马上就明白了，这就是云顶天宫的模型。他本来就不相信这个古墓里会有一个宫殿这么离谱，所以也没有觉得失望，但是心中的迷雾更浓了，看样子，汪藏海真的造了一个天宫，那这个天宫在什么地方？难道真的在天上？

这个发现太惊人了，所有人都兴奋得又喊又叫，几个男生还起哄地把霍玲抬

上了石盘。霍玲傻笑着刚站稳，突然尖叫了一声，跳了下来，叫道：“上面有个死人！”

张起灵一惊，忙飞身跳上去一看，只见整个模型的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玉石花园，花园里面，一个石头座上，打坐着一具已经完全收缩的干尸，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光了，露出来的躯干呈现黑色。这是一具非常难得的坐化金身，自然风干得非常好，只要往金粉里蘸蘸，就可以放到寺院里供起来了。这具尸体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头发和指甲与其他的金身一样，死后都在不断地生长，特别是指甲，几乎和手指差不多长了，看上去有点儿不妥。

他一个飞跃跳到这具干尸前面，毫不顾忌，就先去看他的嘴巴，发现嘴巴里并无东西，然后插住他的腋下，一路按下去。文锦也跳了上来，看得清清楚楚，忙一个纵身跳到他的背后，轻声质问道：“张起灵，你到底是什么来路，怎么会倒斗的这一套？”

张起灵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回答。文锦火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说道：“你分明就是个倒斗的，不然不会在古墓中如此镇定，你跟着我们，到底什么目的？”

张起灵做了不要说话的手势，指了指这具干尸，说道：“这些不重要，你看！”说着，他将干尸的衣服脱下，只见这具尸体肚子上有一条非常长的伤疤，从左边最后一根肋骨一直到丹田。他自己先按了一下干尸的肚子，然后抓住文锦的手也按了上去，文锦一哆嗦，果然，尸体的肚子里明显藏了什么东西。

张起灵抬起头，他现在还不敢肯定要不要把东西拿出来。如果这个人临死都要把一个东西藏在自己的肚子里，说明这件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或者这也是死者考验他们的一个方法。张起灵的原则是绝对不会为了古墓里的东西而破坏尸体，他心里斗争了很久，又看了一眼文锦。文锦是北派，自然讲究道义，她摇了摇头，说道：“取之不仁，必遭天谴。”

张起灵叹了口气，也决定放弃。他退后一步，给那尸体磕了一个头，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尸体好像哪里不对了。他左看右看，突然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具干尸竟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第三十四章

•

连环

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算是粽子，他也只见过能蹦能跳的，从来没见过会笑的。张起灵觉得心中一紧，急忙后退一步，全身戒备，准备应对它的下一步动作。没有想到的是，那具千尸原本指着天的手，突然一动，变成了水平指向东边，同时，整个房间突然一暗，宝顶上的夜明珠不知道什么原因，瞬间熄灭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为了节约电池，已经关掉了手电，这一下子其他几个人都吓得叫了起来。张起灵发现虽然房间变暗，但是并没有变成一片漆黑，忙抬头一看，发现最靠近四面墙的四颗夜明珠并没有熄灭，就像漆黑街道上的昏暗路灯一样，只照亮了一小块区域。这个时候，边上传来了李四地发抖的声音：“墙上有……有……脸！”

张起灵一个激灵，忙转头一看，只见这东边那颗夜明珠所照亮的黄浆砖墙，都出现了光影的变化，平白无故显现出一张巨大的惨白人脸来。

张起灵知道这必然又是一个把戏，有点儿厌烦地跳下石台，走到东边的砖墙前一看，发现墙上其实是一幅影画。这种画是当光线从一个固定角度射过来时，由墙上沟壑的影子所形成的，如果光线的角度不对，画就不会出现。但是因为这些线条太诡异了，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可怕的人脸。



他仔细看了看，不由心中一动，眼前的这一幅似乎是叙事画，而且看内容，应该是在展示云顶天宫刚完工时候的情形。他看到所谓的天宫，其实是建筑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脉上，山顶云雾缭绕，把整个宫殿都包了起来，才给人一种浮在云上的感觉。张起灵看那座山峰似乎白雪皑皑，海拔应该非常高，不知道是在哪座山上。

他转了转头，发现四面墙上都有影画出现，忙转到南面的砖墙继续看。只见这一幅上，天宫下面的悬崖上被修凿出很多有栈道相连的石窟，一行匠人，正在用一个“桔槔”（吊车）将一具巨大的棺材顺着悬崖一个石窟一个石窟地向上拉升，而送葬的队伍则排成一排，顺着栈道艰难地往上攀。张起灵“啊”了一声，这个天宫，竟然是一个陵墓，那这棺材里装的……是谁呢？

他继续走下去，西边的那幅影画更加的奇怪，只见悬崖上的栈道，竟然燃起了熊熊烈火，这应该是守陵的士兵在入殓仪式结束之后，为了保证陵墓的安全，而把进入天宫的唯一的道路烧毁。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杜绝所有的小规模盗墓行为。无论南派北派，均没有人有能力到一个海拔如此高的地方，爬上百米悬崖去倒一个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他记忆里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墓葬，不由觉得惊讶，忙跑到最后一幅影画之前，一看就呆了。因为这幅画出奇的简单：山顶上的天宫突然消失了，只见一片皑皑的白雪。不仅如此，连悬崖都被一片白色盖住。虽然并不是很生动，但是张起灵已经知道了这应该是一场雪崩。

他猜测，可能是大火使得温度上升，天宫上方的积雪松动，造成了大规模的雪崩，不仅把整个天宫掩埋在了白雪之下，还覆盖了整个山头，把这座宫殿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坟墓。

他看到这里，不由长出了一口气，真没想到这个云顶天宫，最后的命运竟然是这样的。看来汪藏海对此也是耿耿于怀，自己的杰出作品在建成后没多久就直接被雪崩压毁，够他到死都郁闷的了。也难怪他要把这件事情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应该是一个地位显赫人物的陵墓，他肯定不能把这件作品公之于世，但是以他这么喜欢炫耀的性格，他肯定会以某种方式让后人知道，自己的作品里还有一座这么壮观的云顶天宫。

现在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座坟墓里埋的是谁人了。张起灵深吸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文锦和其他两个人正在试图搬动东南角的那面大镜子。他觉得很奇怪，忙问她在于什么，文锦焦急地说：“我刚才看到三省躲在这面镜子的后面，一闪又不见了。”

张起灵这才想起三叔的事情，忙上去帮了一把。这面两米高的镏金福字纹



铜镜非常重，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挪开了半米。众人探头一看，只见镜子后面的墙角壁上，竟然有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洞。张起灵照了照里面，只见一片黑漆漆，不知道通到哪里去。

吴三省前几天规划地宫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房间，但是张起灵早就知道，地宫并非他规划的这么简单，因为沉船葬和陆葬不同，有一个沉船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船必须保持绝对的平衡，所以对陵墓的对称性要求非常高。吴三省规划出来的地宫虽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但是明显头重脚轻，如果以这样的结构来沉，估计整个墓会倒栽进海里。

他那个时候也懒得去出这个风头，就没和吴三省说，现在想起来，这里有一个用来平衡的通道，也不足为奇。

他和众人解释了一下，打起手电第一个走了进去。因为手电在进盗洞的时候一直开着，基本上都有点儿电力不足，文锦就让他们前后各开一只，其他人全部关掉。这个石道里面相当的宽，几乎可以四个人并排走，霍玲看到张起灵和文锦走得如此近，不由有点儿不舒服，就硬挤上去。这个时候，张起灵已经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了，他隐约看到前面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

同时，空气中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感觉，好像是他们正在走近香味的源头一样，再往里走了几步后，这些味道已经香得让他无法集中精神。他回头想问文锦，突然发现，身后的几个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文锦摸着自己的额头，迷糊地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倒在了他的怀里。

张起灵心叫不好，马上屏住呼吸，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困意袭来，开始向墙壁上靠去，然后逐渐失去了意识，朦胧中，他看到三叔蹲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闷油瓶说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下来，说道：“我醒过来的时候，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个月后，才一点儿一点儿地开始想起一些零碎的片断。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开始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出了点儿问题。”

我忍不住想插嘴问他，是不是发现自己不会老，但是他没给我这个机会，就接着说道：“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不过我在三个月前，碰到了你的三叔。我发觉他非常眼熟，为了想起更多的事情，就跟着你们去了鲁王宫。”他讲到这里，突然转向我，说道，“我在鲁王宫里，发现你的三叔很有问题！”

我一愣，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继续说道：“你们从青铜棺里拿出来的那

块金丝帛书，其实是假的，早就被你三叔掉包了。”

我大吃了一惊，叫道：“胡说！他娘的那不是被你掉包的吗？”

闷油瓶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不是，是你三叔自己。他和大奎两个人从树的后面打洞，直接挖到棺材底下，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大奎必须要死的原因。”

我听得浑身发冷，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虽然仍旧想站在三叔这一边，但是脑子里已经犹如一道闪电划过，无数的景象跳了出来。我想起大奎是怎么中毒的，想起潘子为什么在上树之前还很清醒，等我们在地面上看到他的时候却已经深度昏迷，想起我和胖子还没有爬出那条缝隙的时候，他已经扛着汽油桶跑了过来。

我无法再想下去了，只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颠倒了，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是骗子，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我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无法控制地自言自语道：“不对不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没有动机，三叔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闷油瓶淡淡地说道：“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三叔的话，的确是没有动机。但是……”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不过心里似乎已经相信了他，不由苦笑。我原来一直在想三叔到底有多少东西在骗我，现在，我必须要想的是到底他有多少东西没有在骗我了。

事情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真的没有想到，不过转念一想，现在想这些也没有有什么用。无论谁真谁假，都要等到我们逃出去后才有意义，不然死在这里，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

想到这里，我忙定了定神，让自己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我发现胖子已经走到了石碑前面，笨拙地蹲着，跷起个兰花指头，在那里晃晃悠悠地梳起头来。我皱了皱眉头，叫道：“死胖子，你他娘的又在搞什么，你就不能给我消停点儿？”

他转了一下头，装成女人的声音，说道：“哀家他娘的正在梳头，梳个头又要不了你的命，你啰唆什么？”我简直无可奈何，问道：“梳头？你难道也想去那个天门里看看？”

胖子说道：“当然，这么壮观的情景，胖爷我怎么可能错过。况且，你看我们下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女人又跑了，看来我们的佣金也没指望了，再怎么样，也得挖几颗夜明珠过来，所谓有钱就不倒斗，倒斗就不空手嘛。”

我骂道：“敢情刚才你听了这么久，就听到个夜明珠啊！”

他听了不服气了，说道：“哎，你还真不能这么说我，你胖爷我要进这个天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们可知道是什么吗？”



第三十五章 • 血字

我对他说道：“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爱说不说，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落难，要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还是免了。”

胖子对我说道：“你别着急，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大的有关系。你刚才没听这小哥说吗，这个人天门的走道，是个上坡，而那个放着天宫模型的大房间，又非常之高，这高上加高，至少有个十几米。你想想这古墓总共才多深啊，我估计那房间的宝顶，应该是整个古墓的最顶端，我们要出去，就应该从那里动脑筋！”

我一听心里一亮，忙估算了一下，我刚下到水底墓道的时候，看过水压计，那个时候已经是水下十三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池底，又在这个基础上下去了十几米，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在水下二十米到三十米之间。这样算来，放着云顶天宫模型的那个房间，顶部离海底，最多也只有十米不到，的确正如胖子所说的。

刚才只顾着听故事，真没注意到这些细节，我不由对胖子刮目相看。这家伙看似莽撞，其实心里通明得很，看样子以后有事情也不能瞒着他。想到这里，我就对他们说道：“胖子这次倒是说到点子上了，不过现今知道了这些也不顶事。我们赤手空拳，不要说爬不上十米高的宝顶，就算爬上去了，手里没家伙，上面

几层砖顶，如何下得去手。我看我们还是得先去找几件像样的金属明器来，尽快实施反打盗洞的计划，再磨蹭下去，恐怕就要错过退潮的时间了。”

我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没底儿，因为这一路过来，看到的陪葬品除了瓷器就是石器，连一件金属的都没有，有点儿不符合常理。我隐约觉得这说不定也是墓主人特意安排，现在只能去后殿里找找，要那儿也没有，那真是天要亡我也。

胖子听了我的话，哈哈一笑，说道：“这我也想好了，那大房间四面不是有鎏金的福字纹铜镜吗？你也是倒腾古玩的，总该知道这镜子是啥样子的吧？我们把那镜子腿给拆下来，那东西老沉老沉的，绝对能当锤子使唤。”

我刚才听这名字就觉得很熟悉，听他说起，才想起我的确经手过这种东西，不过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也记不清楚了。看胖子说得信誓旦旦，不像是瞎掰，不由也放下心来，对他说道：“那行，这事我们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行动，不过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可什么都别碰，千万千万，这地方到处是机关，我们以后的年月还长着呢，犯不着为了几件死人的东西，把自己也交代在这儿！”

胖子听了点了点头，表示除了砖头，其他坚决不碰，我怕他还在动那些夜明珠的主意，又强调了几遍，直说到他烦。我又把那地方的具体结构问了个清楚，把可能遇到的情况、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和他们一一说了。然后三个人依计行事，先找到了天门，然后胖子打头，闷油瓶在后，我就夹在中间，径直走进了那条狭窄的天道里去。

我在闷油瓶的叙述中已经听过天道里的情景，但是自己进去，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只觉得是晚上走在嘉兴西塘的石皮弄里，窄了点儿而已。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后，前后都已经没了边际，才开始慌起来。我走在中间，黑倒是不怕，只是四周太安静了，我们都穿着脚蹼，脚步声噼里啪啦的，在狭长的走道里听起来十分怪异，似乎后面跟着个什么怪物似的。胖子神经太钝，对这些没感觉，就是这道太窄，他走起来很不舒服，也直埋怨：“这石道他娘的也不知道是谁造的，摆明了歧视我们胖子。你说这通往天门的天道，怎么寒碜成这个样子，要天上的道都这个样子，弥勒佛都不用出门了。”

我对他说道：“话不能这么说，他这样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是船葬，船再大也有个限度，估计他为了突出表现自己的天宫，其他地方只好节约空间了，而且历来倒斗的都是又矮又瘦，谁会想到胖子也能做这一行。”

胖子听了颇得意，说道：“那是，说到摸金一派，古往今来，别的不说，论身板你胖爷怎么也是第一，不过胖归胖，一点儿也不影响我的身手是不，这叫……哎哟！”





胖子说着突然人一定，走不动了，我一看，原来他两个肩膀顶住了两边的石壁，卡在了走道里，大笑：“叫你胡吹，自己打自己脸了吧。”

胖子往前动了动，怎么都过不去，纳闷道：“小吴，你先别笑，不对啊，我刚才还走得挺顺，怎么就卡住了？”

我看了看四周，说道：“看来这石道并不是一样长宽的，可能刚进来那段略微宽一点儿，现在逐渐变窄了，你后退几步，看看能不能抽出身来。”

胖子扭着大屁股，使劲往后挪了几步，却还是老样子，说道：“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原因，这道明显比刚才窄，我看是这墙有蹊跷，小吴，我看这事情恐怕不妙。”

刚才一路过来一直蒙头就往前走，也没有注意这些墙壁，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是变窄了一点儿，于是左右手各撑住一面墙壁，一股奇怪的感觉传来，我呀了一声：“不好，这两面墙好像正在合拢！”

闷油瓶也摸了摸墙，点点头，说道：“看样子有变故，没时间了，我们退出去再作打算！”

我一听，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被这两块墙板压一下，估计就成三个烙饼了，于是一回头撒腿就跑。胖子看我们跑得如此快，忙用力一转侧过身子，急得大叫：“等等我，别他娘的光顾自己。”

我从来没跑过这么快，几乎是连滚带爬，全身的力量都用上了，等我跑到出口的地方，那两面墙壁明显又合拢了很多，连我都要侧起身子才能通过，胖子更是不行，几乎是像螃蟹一样只能横着走。闷油瓶伸手就去开那个暗门，弄了两下，突然骂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我说道：“有人在外面把门轴卡死了！”

胖子一听，脸都绿了，大骂：“这狗日的天门，这下子完了，你们快想想办法，不然哥几个今天就归位了！”

我急火攻心，看着这石墙一点儿一点儿压过来，真他娘的比死还难受，可一时间能有什么办法，这种情况除非有奇遇，否则大罗神仙也没辙啊，说道：“能有什么办法，往前跑吧，跑得快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闷油瓶一把拉住我，摇头说：“过去起码要十分钟，来不及了，我们往上看！”说着双脚蹬住两边的墙壁，就往上爬去。我抬头一看，只见上面同样黑漆漆一片，也不见任何变宽的迹象，不知道爬上去有什么用，不过事到如今，总比在这里等死好，连忙招呼胖子一起开爬。

这走道变窄，爬起来简直和走路一样方便，我们一路向上，几分钟之内就直

爬了十几米，胖子不由咋舌，说道：“还是这位小哥脑子快，这下好了，我们可以在被压成为饼之前先跳楼自杀！免得受那皮肉之苦。”

我也没听出来胖子是不是真心的，不过想起要被压成肉饼就一阵恶心，这可不是爽快的死法，说不定你还能听到自己头骨被压爆的声音，我真的是宁愿摔死也不想被活活夹死，这时候闷油瓶在上面叫：“先别胡思乱想，我们还有时间，你们还记不记得，棺材下面的那个盗洞？”

胖子说道：“当然记得，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话一出口他就哦了一声：“我懂了，你是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不到最后关头永不放弃是不是？”

闷油瓶说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倒斗的会放着地宫不走，反而在地宫的墙壁里打洞钻来钻去的。如果是这样，那只有一个原因，他遇到了什么困境，必须在地宫的墙上开洞逃命。”

我一听就明白了，不由心一动，说道：“你是说打这个洞的人，和我们一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被迫去开这个盗洞的？”

我不得不佩服闷油瓶的思维敏捷，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往上爬了，这地板和两面墙壁都是青岗石，除非有炸药，否则怎么样也没办法打出个洞来，唯一可能下手的地方，必然只有看不到的天花板。

说话间我们已经爬到了顶部，再上去就是一层青砖，我敲了一下，不由大喜，我们料得不错，果然是空心的，这种砖头能压不能凿，有合适的工具，开个孔应该非常方便。不过我望了一下四周，只见一片漆黑，看不到盗洞，胖子说道：“糟糕了，小哥，你说这石道这么长，要是他把入口打在走道那头怎么办？”

闷油瓶说道：“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先是往出口跑，发现出口的门被卡住了，才会用反打盗洞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所以这盗洞口必然是在这里附近，如果他打在另一面，我们也只有认栽。”这话说得非常具有说服力，我和胖子点了一下头，打起精神开始向边上搜索。这个时候我和闷油瓶的情况还好，侧着身子身前身后都还有一个拳头可以放，胖子几乎已经到了极限，要缩着肚子才能在这夹缝里移动了。我看得出这给他的压力颇大，就安慰他说，脂肪的压缩比还是很大的，只要墙壁不顶到你的骨头，就不算有事，他听了脸都青了，摆摆手叫我别废话。

我们从最外面开始，一直往里爬了十几米，但是什么都没发现。其实横着爬比爬高更消耗体力，我的脚已经开始发软起来，几次都差点儿滑下去。我知道如果两面墙再合拢一点，我的膝盖就要没办法弯曲了，那时候移动起来更困难。





前面又黑漆漆一片，不知道那个盗洞究竟开在什么地方，如果真如闷油瓶说的，万一在那走道的另一端，那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死亡。

早知道这样，也许还是被海猴子咬死痛快多了。人都说粽子鬼怪有多么多么可怕，现在我倒是宁可遇到十几只粽子，也不想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在这里活活给压扁掉。

这个时候，前面的闷油瓶突然用手电照了我一下，示意我们过去，我和胖子以为终于找到了，大喜过望，忙拼了命地挤到他身边，抬头一看，不由一愣，只见头顶上的青砖上，写了一行血字：“吴三省害我，走投无路，含冤而死，天地为鉴——解连环。”

我看得心惊肉跳，心说这又不是武侠小说，问道：“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说三叔害他？”

闷油瓶说道：“这个解连环也是考古队的人，就是手里捏着蛇眉铜鱼，死在珊瑚礁里的那个。”

我“啊”了一声，脑子又是一乱，闷油瓶推了我一把，说：“他既然在这里留了字，又没有被夹死在这里，说明盗洞肯定在附近，现在没时间想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快往前走。”

我跟着爬了几步，突然想起来，解连环，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好像听我爷爷提到过。

第三十六章 • 脱困

我稍微一回忆，就想起解连环是谁了。说起来解家和我们吴家还是有点儿渊源的，可能要扯到表亲的表亲那一层关系上了。俗话说“一表三千里”，到了我这一代，和他们也并不是很熟络了，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倒斗世家。解连环，似乎是和三叔走得比较近的一个二世祖，我最多见过几眼。爷爷责备三叔的时候，经常提到解家的事情，就说因为三叔，我们吴家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在解家面前抬起头来，可惜了解连环这孩子，跟着你还出了事情！

现在想来，原来解连环是这么死的，难怪我老头子不让我跟着三叔混，原来三叔有前科。

胖子在后面推我，我也没办法再细想，咬紧牙关又往前挪了几步，砖顶上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胖子开心地大叫。他其实极限已经到了，前后都被青岗石蹭得血红血红的，好像刚洗了土耳其浴一样。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脚都有点儿用不上力气。不过现在也不急这一时半刻，闷油瓶先往上一探，钻了进去。踢了踢盗洞的两壁，确定够结实，才把我也拉了进去，胖子就有点儿麻烦，我一个人还扯不动他，就看他发起狠来，大叫着用力就往上拱，背上的皮都磨掉一大块才脱身。



我们站稳之后再往下看，不由后怕，两面墙之间已经夹得只剩下一条窄缝，我不敢去想如果我还没脱身现在是什么样子。这一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再迟几分钟，就算发现了盗洞，我们也爬不进去了。

我又抬头往上看了看，只见这盗洞垂直向上打了有一人多高后，马上变了个角度，倾斜着往东边打去，估计应该是和上面的那个盗洞相连。我的脚直发软，已经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催着闷油瓶快点儿向上，三个人爬到倾斜的那一段，吃不消，往洞壁上一靠就直喘大气。

这时候下面传来了石墙完全闭合的声音，我长出了一口气，揉着腿，敲着绷紧的小腿肌肉，尽力放松下来。刚才实在太紧张了，现在人一放松就觉得有点儿发蒙，直打哈欠。胖子靠在那里面如死灰，身上都是破皮，一边喘一边说：“这次算是长了记性了，回去之后怎么样我也得减几斤下来，要不然我‘王’字倒过来写。”

这砖头盗洞刚才听他们说过了，打得非常好，看样子这个解连环也不是等闲之辈。我往上照了照，看着整个盗洞是“之”字形向上的，在建筑学上说，这样打法，就算发生小规模坍塌，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如果为了节约力气一个直井上去，上面的砖头整个儿塌下来，结局和被一只打桩机打了一下没区别。

胖子歇了一会儿，就问闷油瓶：“我说小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二十年前走这条道还是好好的，这次就差点儿被夹死，你是不是带错路了？”

闷油瓶在闭目养神，想了一下说：“这个可能性不大，除非那石碑里指示生门的记号被人换过了，你看刚才情况这么险恶，估计我们是进了死门了。”

胖子就纳闷了，问道：“会不会是那个女人发现我们没死，又来暗算我们？”

我摇摇头，要说她狠毒那我是承认，但我不认为她有这个能力去改动几百年前的古墓机关，这实在离谱，但是这里又没有第五个人了，我想了一下，不由有点儿怀疑，难道是三叔？

闷油瓶看出了我的忧虑，拍了拍我，说：“其实我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假设，你如果这么介怀的话，不妨听我分析一下。”

他是这件事的参与者，而且可以说亲身经历了最主要的部分，他能提供点儿意见给我，我当然不会拒绝，于是点点头，请他说下去。闷油瓶说道：“先假设，二十年前，三叔和解连环是认识的，甚至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来。在我们第一次脱身的时候，解连环可能已经发现了海底墓的存在，但是他没

有对任何人说，只告诉了吴三省。”

他们两个都是倒斗出身，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他们趁别人不注意，找了一个时间，偷偷潜入了这个古墓。他们两个人都是高手，这应该一点儿也不难。然而他们进入了古墓之后，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导致三叔起了杀心，想设计杀掉解连环。

具体过程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解连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这走道的砖顶上留下了血书，却突然发现这面砖顶是空心的，他随身必然还有一些工具，就极快地打了一个盗洞，保住了性命。

我点点头，分析到这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他继续往下说。

解连环脱身之后，想借这个盗洞脱身，他凭借自己的经验，在几次失败后，终于逃出了这个古墓。之后他当然马上想去找吴三省算账，没想到碰到吴三省后，反被他杀死，将他的尸体伪装成被珊瑚礁卡住意外死亡的样子。

我听到他这样分析，心里有点儿不舒服，可是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而且他也说了是假设。我定了定，继续听下去。

之后，吴三省为了某一个目的，或者真的是为了躲避风暴，将我们全部带进了海底墓穴，然后自己假装睡觉。这个时候，我发现了瓷器的秘密，将所有人都带到那个水池的底下，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办法，只好装成被女鬼附身，将我们引进了放置模型的房间，然后在那个镜子后面的通道里，把我们全部迷倒。

他在我们昏迷之后，应该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是怎么出来的，其他人怎么样了，我都无法判断。但是我肯定其他人也应该像我一样，失去了记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就算见到对方，也只会觉得眼熟而已。我听到这里，反问道：“为什么三叔当时不干脆杀了你们，这样不是一了百了？”

闷油瓶说道：“我也想不通，不过，也许他当时认为没有杀我们的必要，因为毕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这样的假设，几乎是把三叔想象成一个处心积虑、早有预谋的大魔头，我实在无法接受。在我的印象里，三叔不会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胖子听到这里，好像有所顿悟，对我说道：“小吴，我倒想起个事，可能能解释这个事情，不过我说了你们可别笑我。”

我一听，现在正是集思广益的时候，胖子脑子直，说不定能想到些我想不到的事情，忙叫他快说。他故作神秘，轻声说道：“我看，这事情其实很简单，你三叔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也许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着了道，小哥刚才





不是说你三叔学女人梳头吗？你想啊，他这不是提示你们找天门的办法吗？这事情谁知道得最清楚？那就是这墓里的老鬼啊，我看，你三叔肯定给这墓主人的冤魂给控制住了，要是找到你三叔，你直接一盆狗血浇上去，把那鬼逼出来就没事了。”

我看他越说越玄乎，说道：“你这解释他娘的都赶上《聊斋》了。我和我三叔生活了二十几年，从来没觉得他像个女人过，你这个不算。”

胖子说道：“我可没说这鬼也一定是女人啊，这神经病还分发作和不发作的时候呢，说不定你三叔人前的时候很正常，人后就涂着个胭脂在做刺绣呢。”胖子说着就跷起个兰花指头。我看着好笑，说道：“你以为是东方不败啊，还刺绣，你这个说不通。”

闷油瓶听着胖子说话，说道：“不，他说这个，我看的确有可能。在古墓里，的确有过这种事情发生。”

胖子见有人同意他的意见，马上牛起来，说道：“你看，我胖子绝对不会瞎掰，我估计这和这墓在海底很有关系，风水风水，所谓“风生水起”，风遇水而止，你知道为啥水鬼要找替身吗？因为他的魂魄出不去。这古基建在水里，风水虽然好，但是对墓主人就大大的不利。”

我听他说得一套一套的，也不由不相信，说道：“要不，咱们先记着，要真能找到三叔，我搞个开过光的佛印往脑门上一印，看看有没有效果。”

我们又各自提了一些想法，这时候我们都缓过劲来了，胖子看了看表，说道：“咱们也别在这里开代表大会了，要真像我说的这样，我们要是在这里饿死，魂魄也肯定出不去，到时连胎都投不了，那就亏大了。”

胖子说到这里，挠了挠后背，又问我：“小吴，你有没有觉得，进了这个古墓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身上痒得厉害？”

第三十七章 • 盗洞

我正准备开爬，听到他问，不由也缩了缩脖子。刚才实在太紧张了，也没有注意，其实在甬道的时候，我已经感觉被莲花箭割破的伤口，有点儿发炎的迹象，但是痒着痒着，又似乎好了起来。我撩开衣服，看了一下伤口，发现伤口上的红肿已经消退了，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说道：“有感觉，不过现在已经不痒了，这里湿气这么重，可能是过敏吧。”

胖子痒得厉害，说道：“那这过敏有什么办法可以暂时治一下，我刚才出了一身冷汗，现在痒起来没完了。”说着还不停地往墙上蹭，我看他后面都蹭出血条了，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忙让他给我看看。他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转过来，手还不停地挠，我拍开他的手，用手电一照，看见他背部被莲花箭刮破的伤口上竟然长出了很多白毛，恶心得要命，随口就说道：“胖子，你多久没洗澡了？”

胖子啊了一声：“洗澡？问这个干吗，这属于个人隐私，我不方便回答。”

我说道：“你他娘的有日子没洗了吧，我告诉你，你也别害怕，你背上好像发霉了，白霉，天下奇观啊，估计你再坚持个几个月还能种个灵芝出来。”

胖子听得云里雾里的，说道：“什么，白煤？煤还有白的？你说话别这么费劲，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着闷油瓶皱了皱眉头，似乎情况不妙，也不敢再开玩笑。闷油瓶挤过来用手按了一下，一按就一泡黑血，轻声对我说道：“麻烦了，刚才那莲花箭里有蹊跷。”

我觉得奇怪，但是我刚才也中箭了，按道理应该和他一样才对，难道我爷爷遗传给我的体质真的这么特别，我忙把自己的伤口露出来，表示我的疑问。

闷油瓶看了看我的伤口，啧了一声，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胖子怕起来，转头问道：“什么毛！他娘的别没头没尾的，哪儿长毛了？”说着又用手去摸，我赶紧抓住他，说道：“别动，你好像得啥皮肤病了，让我们再给你仔细看看，你可千万别抓，再抓可就留下疤了。”

他痒得厉害，哪里忍得住，我对闷油瓶说道：“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我听人说过，有些人受不住皮肤病的痒，自杀的都有！”

胖子叫道：“我他娘的现在就想自杀！可痒死我了，要不你就学学关公刮骨疗伤，把那两块肉给我剃了得了。”

我小时候也得过皮肤病，土办法是有，就是有点儿恶心，想想对他说道：“剃肉是不用，你真以为你肉多啊。我也不是华佗。不过我身上还有点儿爽肤水，给你先涂上，可能有点儿疼，你可忍着。”

闷油瓶愣了一下，胖子也“啊”了一声，说道：“所以说你们城里人就是娇贵，他娘的倒斗还带着爽肤水，下回你干脆带副扑克牌下来，我们被困住的时候还能锄会儿大D。”

我当然不可能带着这种东西，呸呸两口唾液就吐在胖子背上，戴上手套就给他涂开了，没承想胖子这么挨不住疼，口水一涂开他惨叫了一声，人直往前逃去，大骂：“你他娘的涂的什么东西！我的姥姥，你还不如剃了我呢，这下子胖子我真的要归位了。”

我一看，这疼就是管用了，说道：“看你那点儿出息，疼比痒好熬啊，你现在还痒不痒？”

胖子在那里手舞足蹈了一阵子，算是缓了过来，奇道：“唉，小吴，行啊，你那什么东西这么灵，还真舒坦多了，那爽肤水什么牌子的？”

我看他要知道我是口水涂上去的，非宰了我不可，忙说道：“别跟个娘们似的，我们快走。”

闷油瓶看着好笑，也直摇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不是苦笑，不由也觉得他变得似乎有点儿人情味起来，看样子人之间还是要多交流的嘛。

不过他笑了一笑之后，又变成一张扑克脸，招呼我们跟上，三个人顺着盗洞



迂回着向上，爬了大概有半根烟的时间，闷油瓶在前面说道：“分岔口。”

我挤上去，果然，左右各打了两条通道。我往左边那条照了一下，看到只往里面一点儿，就有砖头垒了起来，是条死路，看来砖头外面就是闷油瓶他们从右耳室到左配室的那条道。不知道为什么被他给封了起来。难道怕什么东西从那棺材那里过来？

不过他既然封起来了，那最后脱身的盗洞口必然是在右边，闷油瓶和我想法一致，对我指了指，三个人二话不说，继续开爬。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爬过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汗流浹背。一般的土洞爬起来还没这么累，主要是膝盖没东西顶着，不会疼。现在下面都是砖头渣子，爬在上面像受刑一样，直觉得两条膝盖滚烫滚烫，看样子做人还是有好处的，下辈子还得争取做人。

我胡思乱想着，闷油瓶已经停了下来，做了个叫我不出声的手势，胖子看不到前面，轻声问我：“又怎么了？”

我让他别说话，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关掉了手电，我和胖子很知趣，也马上关掉，一下子我们陷入了绝对的黑暗之中。我这个时候非常冷静，心跳都没有加速（事后想起来，刚才差点儿被墙壁夹死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心理上已经克服了对古墓的恐惧），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过在古墓里，听他的总是没错的。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呼吸平缓下来，身上的汗也干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上面的砖顶之上，有什么东西走了过去，似乎是个人。我心中一惊，看样子我们上面应该已经是后殿或者是甬道了，这人是谁，会不会是阿宁？或者是三叔？

正在猜测，我突然感觉到后背脖子上痒痒的，心里一个激灵，心说难道我也长出毛来了？忙回手摸了一下，正摸到一团湿答答的东西，贴在我脖子上，我以为胖子挤过来了，暗骂了一声，用力一推，把那东西推了回去。手伸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指甲里黏糊糊的，还有股淡淡的香味。

我恶心地把这些东西蹭到边上的砖头上，心说胖子的刺猬头上肯定喷了不少发油，待会儿要是找到水源肯定得好好洗洗，这胖子头上的头油还指不定是几个月前的呢。

正想着，脖子上又痒了起来，这死胖子不知道又在搞什么稀奇的名堂，我不由无名火起，一把拎住那团东西，把它按到墙壁上去，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有点儿不对劲，怎么这胖子的脸这么小起来。我小心地支起身体，摸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那些湿答答的东西怎么好像都是头发。我又摸了两把，发现这些头发



全都缠在一起，手伸进去就被绞住，我咽了口唾沫，开始冒白毛汗，胖子肯定没这么多头发，这些头发是谁的！

我想起水墓道里那团吃人的头发，呼吸开始困难起来，不敢打开手电，那东西好像就离我几厘米，我一开肯定跟它对上眼，这种刺激我可顶不住。正想着，我就感到一只纤细的湿手一下子摸到了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手指甲非常锋利，我头皮开始麻起来，脸上的肉不由自主地发起抖。

那手的手指甲刮着我的脖子，然后收了回去，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那东西的头凑了过来，那团湿漉漉的头发，一下子贴到我的脸上。我恶心得咬紧牙关，已经准备爆起了，突然这个时候，那团头发里有一个女声，非常轻，她在我耳朵边说道：“你是谁？”

那声音真的非常轻，但是我却听得很清楚，不由大吃了一惊。同时这个女人的身体就靠了过来，硬是挤进了我的怀里，纤细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然后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本能地发起抖来，只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娇小，她的嘴巴贴上我的耳朵，呵出的气都是冰凉的，我彻底蒙了，只听她又说道：“请抱住我。”

我听到这句话，就像是着了魔一样，虽然大脑还在不停地抗拒，手却根本不听大脑的命令，一下子搂住了她的腰。这一下更不得了，我一下子感觉到，这女人竟然什么都没穿，皮肤冰凉但是出奇的光滑，我不由心里一乱，脸就红了起来。这个时候，那女人的嘴巴已经移到了我的下巴上，一碰一碰的，好像在暗示我去吻她，我完全失去控制，刚想一头吻下去，突然闷油瓶的手电就亮了。我一下子看到了我搂在怀里的“东西”，不由头皮一炸，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第三十八章

•

禁婆

我的眼前一个手掌不到的地方，赫然一张惨白的巨大人脸，上面的皮肤不知道在海里泡了多少年了，全都肿成透明的颜色。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它的两只妖眼竟然没有眼白，黑色的眼珠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乍一看像极了一具被剜去双目的狰狞的腐尸。

这一下子把我吓得几乎要疯了，我歇斯底里地大吼一声，一把把它推开，拼命往前爬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可是那走道很难通过两个人，我和闷油瓶卡在了一起，动弹不得，我看挤不过去，一把抓住他，大叫：“鬼！有水鬼！”他一把捂住我的嘴巴，轻声问我：“别叫！水鬼在哪里？”

我转过身子狂指后面：“就在后面，就……”

话说了半截我就呆了，心里啊了一下，只见我身后竟然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脸，没有头发，连一点儿水渍都没有。我的手指几乎戳到了胖子的脸上，把他弄得莫名其妙，说道：“去你妈的，你才是水鬼。”

我这下子蒙了，忙探头去找，东看西看，真的不见了。但是不对啊，刚才的感觉这么真实，不可能是幻觉啊，难道我真的给这古墓逼出心理问题来了？我心脏还在狂跳，脑子里又一团迷雾，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好了。



胖子看我脸都绿了，就安慰我道：“怎么回事，你别急，慢慢说。”

我结巴道：“刚才我看到很多头发，裸体女人，还有水鬼！还想亲我！”

我思维很混乱，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胖子最后不耐烦了，说道：“小吴，你该不会是做梦了吧，要真有水鬼，那也得先从我身上爬过去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说道，“不过你二十好几了，梦见个裸体女人正常，你胖爷年轻那会儿，也梦见过不少，没事。”我骂道：“你他娘的别寒碜我，我刚才那肯定不是做梦！你看我脖子还湿着呢，就是给它蹭的！”说着我就把脖子露给他们看，闷油瓶和胖子用手摸了一下，都皱了一下眉头。胖子还抬头看了看盗洞的砖顶，以为上面水漏了下来，我和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砖头缝里都抹了白膏土，水密性非常好。

胖子奇怪道：“这就怪了，这里就一条道，按道理要是有什么东西爬到你身上，我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说道：“该不会是你睡着了吧？被人从你身上爬过去都不知道。”

胖子没好气道：“去你的，胖子我就算是睡着了，别人从我身上踩过去还能不知道？况且在这种地方，你能睡得着吗？你要是不信，看看我背上有没有脚印！”说着他就一转身，让我们看他的背。

我当时已经缓过劲来了，也没想到那东西竟然会趴在他背上。胖子一转身，那东西就转过头来，嘴巴直碰在我鼻尖上，我吓得喉咙都抽筋了，吱了一声拼命就往后退去。可是才爬了两步，突然脚上一紧，低头一看，发现小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缠满了头发。我用力想将脚趾出来，但是根本挣脱不开，同时大量的头发开始往我身上缠绕过来，直往我嘴巴里钻，我平生最怕就是嘴巴里有毛，忙用手乱挡。慌乱间，闷油瓶一把扯住我领子，将我向他那里拉去。

他才拉了没几步，自己的手也被绞在了头发里，再也拉不动。我回头一看，胖子已经被裹成个蛹一样，在里面直扭，可那东西却又不见了。整个墓道里面都是头发，就像进了黑色的盘丝洞一样。

闷油瓶用力把自己的手抽出来，连忙问道：“身上有没有火源？这东西怕火！”

我一摸自己腰里的腰包，摸出一只防风打火机来，不由大喜。这东西是在船上吃鱼头火锅的时候，问船老大拿来点煤油炉的，点完后直接就给我揣兜里了，想不到还真成了救命的家伙。想着忙打起来就去烧身上的头发，那些头发虽然很湿，但是火一烧就能烧断一大把，我几下子就挣脱了出来，忙冲到胖子身上，刚



想拉他，突然就从边上的头发堆里探出一张巨脸，几乎一下子就趴到了我背上。

我一看完了，根本没时间躲，头一低，竟然一拳就打了过去，那完全是人到了极端恐惧的时候的条件反射。这一拳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力气，只听啪一声，把它的鼻子都打得凹了进去，打出一团的黑水。还亏了我手里是防风的打火机，这一下子竟然还没熄灭，我咬紧牙关想给它再来一下，却发现那东西一个哆嗦，竟然往后缩了一下。

我一看，突然心中一亮，有门啊，他娘的，果然是神鬼怕恶人，这鬼还怕拳头。我想着脑子也糊涂掉了，竟然兴奋起来，抬脚就朝它面门一踹，把它的脸都踢歪了，直踢回到头发里去。我怕再一脚就要被它缠住了，忙退回了几步，把打火机举起来，和它对峙起来。

那脸藏在头发里，露出一个非常怨毒的表情，但是它忌讳着火，不敢贸然上前。这个时候闷油瓶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只湿的火折子，往我的打火机蹭了几下就烧了起来，这火大多了，那怪物尖叫了一声，竟然开始往后逃。我看它几下子就缩得很远，把胖子给让了出来，忙趁这个机会把缠在胖子头部的头发烧掉。

闷油瓶一直把那怪物逼得消失在黑暗里，才把手放了下来，这个时候火折子都快烧到他的手了。我低头去看胖子，只见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全是断发，脸都憋青了，忙用力捶他的胸口，直把他打得突然一口气上来，鼻孔里喷出一大团黑色的东西。

我长出一口气，幸亏胖子肺活量大，一下子自己就把气管通了，不然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牺牲自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

胖子喘了一会儿，把气管里剩下的东西都咳了出来，才半死不活地问我：“我的姥姥，那东西到底啥玩意啊？”

我把一直捏在手里不肯放手的打火机按灭，只觉得那打火机已经滚烫滚烫，手上的皮都烫掉了。闷油瓶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他甩着手，对胖子说道：“这应该是禁婆。”

我听英雄山的老海说过这东西，不太相信，啊了一声，问道：“真的有禁婆这东西？”

闷油瓶点点头，说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不过传说这一带很多。应该不会错。”

我觉得奇怪，就问他详细的情况，但是他也只摇头，说：“禁婆是水里孕育出来的，我知道它肯定怕火，其他我真的不清楚。就像粽子一样，从古至今我们只知道粽子怕黑驴蹄子，但是它为什么怕谁都不清楚。我只是没想到这东西还有



思想，我们一定要小心，它肯定还躲在我们后头。”

胖子心有余悸，往我们这里靠了靠，问道：“奇怪了，这墓的风水这么好，怎么里面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个墓风水好不好，我现在还真不敢肯定，不过关于禁婆，我倒是查过一些资料，这禁婆在山区的少数民族里其实代表的是巫师和灵媒，可是在海边的老传说里就是天下间最恶的鬼，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差异。不过禁婆的下场一般比较惨，要是被人抓住，一般都是直接切断手脚，然后活埋。一说禁婆的起源，一般都是和孕妇有关，放养尸棺的那个耳室恐怕和这东西脱不了干系。还有三叔说过的大肚子壁画，禁婆在这里应该并不是偶然，说不定还是墓主人故意安置的。

我想着，闷油瓶担心等一下那东西又跟过来，招手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听了听盗洞顶上，已经没了声音，不知道刚才走过去的到底是谁。我们在下面折腾动静这么大，说不定已经被他听见了，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点儿开路。

我看了看胖子，他表示没问题，我看他也不想待在这里，就让他把手电打开，挂在自己腰带上，这样后面我们也能随时注意。我把打火机攥在手里，就继续前进。

我们再往前爬了一段，盗洞突然又开始“之”字形地向上。我看了看边上，原来他一路打过来到了这里，再往前就是墓墙，估计外面就是海水，他只能改变方向，向上找出路。可能这个解连环的思路也和我们一样，想从墓的最顶端出去。

我们从进这个盗洞开始，一直到这里，大概也就半小时时间，看样子这个海底墓穴并不大。一路过来，我有了个大概的感觉，其实这个墓室的长度和宽度并不长，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它的高度上，现在我能估计到的高度就有将近三十米。那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三米一层楼房的话，这座墓深入海底应该有十层楼这么高，虽然雄伟，但是也不算奇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只好继续往上爬，又爬了有一支烟的工夫，突然闷油瓶不动了，我推了他一下，他回头，轻声说：“没路了。”

我一愣，不可能啊，忙挤上去看，只见上面果然到了尽头，被几块很大的青岗岩板挡住了。我用手推了一下，这些石板非常重，但是也并不是推不开。我和闷油瓶两个人试着用力往上一抬，抬起来一小条缝，马上，我们就发现上面的那个墓室里竟然有光漏下来，正在纳闷，手上一松，我们头顶上的那块石板突然消失了。

第三十九章

• 混战

我稍微错愕了一下，马上意识到头顶上的石板肯定是被什么人抬了上去。那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三叔或者阿宁，因为古墓里除了他们再没有其他人了。可是我一抬头，却看见一只魁梧的长满鳞片的海猴子，弓起个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我用眼角的余光瞄到它的肩膀上血肉模糊，还插着一只梭镖，心里一叹，真是他娘的冤家路窄，这东西还真贴上我了。

我没想到还会有这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一下子不知所措。这时候突然有人拉我的裤子，我低头一看，原来是闷油瓶。他正示意我快下去，我看到这海猴子身躯庞大，马上知道了他的用意，也忙往下爬去。我下面的盗洞是一个斜坡，本来我就是和闷油瓶挤在一起，行动非常不便了，这下子手忙脚乱更是慢了半拍，才下去几步，海猴子“咕噜”了一声，猛地就探头下来。我看到那张狰狞的猴脸直逼着我来了，吓得脚下一滑，一屁股撞在盗洞壁上。

这下子虽然屁股剧痛，但是我顺势滑了下去，心说天助我也，这样就能迅速回到盗洞里面，那海猴子体积这么大，打死都钻不进来，这下子至少可以缓一下心跳。我那时候想得很美，可是天不遂人愿，才滑下去半米，突然就发现胖子堵在下面，正一个劲地往上钻，大叫：“上去上去，那禁婆又爬上来了！”我一



听大吃一惊，忙往他身后看去，只见一大团头发已经爬上了最后一个“之”字的转弯处，心里骂了一句，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怕什么来什么。我忙把打火机扔给胖子，让他先挡一下，自己抬头去看上面的情况，才刚动脖子，突然肩膀就一阵剧痛。我转头一看，原来那海猴子的肩膀虽然太宽，但是脖子还是非常灵活，我一个不注意，已经被它一口咬住右肩。

这下子麻烦了，它这一口咬得恰到好处，獠牙深深地刺进了我的皮肉，疼得我几乎要晕厥过去，却没有伤到筋骨。我刚想挣扎，它用力一扯，把我整个儿拖出了盗洞。

海猴子将我叼在半空，似乎没有想要马上杀我，但是我知道，只要它用力一甩，就能把我从肩膀处撕成两段，这个时候就算是再怕也必须要反抗了。我突然看到它的肩膀上有我打进去的那一只梭镖，情急之下就是一脚，这一下子正踢对地方，梭镖竟然被我又踢进去四五分。它“嗷”了一声，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

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在地上滚了七八圈，总算缓冲了落地时候的撞击，可是再想站起来，整只右手已经完全使不上力气了。那海猴子疼得恼羞成怒，狂吼了几声又扑了上来，这一次是直奔我的脖子，看样子想直接把我的喉咙咬断。

它来势极快，我避无可避，只好用手去挡。这无疑螳臂当车，但是如果不这样，我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这个时候，胖子突然从后面扑了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海猴子的脚，把它绊了个狗吃屎，两个人同时倒地，滚成一团。胖子非常敏捷，还想学武松打虎爬到它背上去，可那海猴子的力气极大，胖子根本压不住它，被它一脚踢得飞了出去。

我一看胖子也制不住它，心叫不妙，果然那海猴子朝胖子龇了龇牙，转头又向我扑过来。我一看你他妈的是针对我啊！忙去摸腰里挂着的气枪，一摸就想了起来，刚才爬石壁的时候，为了顺利脱身，早就把那长矛一样的枪扔了，如今可能已经被压成一团麻花了。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海猴子瞬间就到了我面前，我以为它肯定会一口咬住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扯下来，索性把眼睛一闭就在那里等死。没想到它似乎还有气没消，一脚狠狠踩在我的肚子上，这一脚差点儿没把我的脊椎给踩折，我一口血吐出来，疼得几乎失去了意识。它还不罢休，又抬脚想踩我的胸口，可是脚刚抬起来，突然“啾”的一声巨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见它“嗷”一声就被敲得飞了出去，摔了好几个跟头。

我转头一看，只见胖子天神一样走了过来，手里举着面大铜镜，现在还在不停地震动，我看了咋舌，看来造成刚才巨响的凶器就是这个了。这胖子的手真



黑，那一下要是人，就铁定给拍死了，我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他。

胖子此时正在气头上，不等那海猴子爬起来，冲上去又是反手一下，同样“哪”一声巨响，那海猴子脸都被敲得变形，又滚出去好几米。可惜这海猴子体格非常健壮，这几下子没对它造成重创，不过它也知道了胖子的厉害，再也不敢冲过来，几个飞蹿爬上了一根柱子，在上面对着胖子直吼。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了，这里就是闷油瓶说的放置天宫模型的房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房间四面墙上，有四幅巨大的影画。我现在没办法仔细去看这些画的内容是否和他描述的符合，但是可以肯定，这里的情景在他们离开二十年后，一点儿也没有变。不过让我诧异的是，这个房间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大，这里能让我感觉他所说的壮观的，只有边上金丝楠木柱，的确是三人环抱，货真价实，其他的东西，顶多只能算是豪华而已。

胖子一击得胜，嚣张起来，骂了一声：“×你妈的，老子粽子都敲死不知道多少个了，你一只破猴子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简直不把你胖爷爷当回事。”说着就想把镜子甩上去，可是这铜镜分量也实在够重，胖子刚才那两下铆足了力气，这一次却举都举不起来，在原地晃了好几个圈。

这海猴子非常狡诈，看他发力不成，突然就从柱子上跳了下来，猛地把胖子扑倒在地上。胖子反应不及被压在了下面，一时间也推不开，结果结结实实挨了那海猴子一爪子，这一巴掌就直接甩掉胖子一块皮。胖子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一下子眼睛都红了，狂吼一声，一口就咬住它的脸。那海猴子疼得大吼一声，跳起来远远地逃出去好几步。

我看到海猴子脸上的鳞片被撕下来一大块，鲜血淋漓，看上去更加的狰狞，不过它也被胖子搞蒙了，变得谨慎起来，开始远远地站着观察我们，似乎想找出胖子的破绽。胖子这个时候也是硬撑着，我看他气都接不上来，体力消耗得很厉害。

双方对峙了几分钟，这海猴子毕竟是动物，没办法和人一样，开始精神不集中起来，它打了个哈欠，转了转头，开始左顾右盼。马上，它就看到闷油瓶正在咬牙把盗洞口的石板盖回去。那石板非常重，一个人实在很难抬动，他只能一寸一寸地拖着，这海猴子看到闷油瓶一个人落单，杀心又起，大吼了一声就冲了过去。

我心里一惊，没想到这东西也颇有人性，知道欺软怕硬，忙大叫：“当心！”



闷油瓶已然察觉后面劲风突起，没有办法，只好放下石板，一个打滚先逃过一击，那海猴子一爪落空，马上又是一扑。我知道闷油瓶必然有能力对付这东西，也不是很担心。只见他往前跑了几步，把海猴子引到一根楠木柱边上，突然一跃，第一脚踩到柱子上，然后一蹬，凌空跳舞一样的一个转身，两只膝盖就狠狠压在了那海猴子肩膀上，把那海猴子压得身子一矮，差点儿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功夫，只看得眼睛一亮。不过那海猴子非常强壮，这一下子几乎没对它造成影响。不过闷油瓶还不罢休，不仅没有立即跳下来，反而双腿一夹，用膝盖夹住了它的脑袋，然后腰部用力一拧，就听一声清脆的咔嚓，那海猴子的脑袋不自然地拧成了180度，整块颈椎都被绞断了。

这一系列动作几乎在一秒钟内全部完成，简直是秒杀，我和胖子看得下巴都掉了下来，都觉得自己脖子一疼，好像抽了筋一样。我想起那血尸的头，心说肯定也是这样被他拧下来的，不由直吸凉气，这一招太狠了，我都替那海猴子觉得不值。

闷油瓶跳下来后，忙冲回去搬那块石板，我看到一团头发已经从盗洞口里冒了上来，忙叫胖子去帮忙，胖子还是老办法，先用打火机把那团头发逼下去，然后和闷油瓶一起把青岗石盖回了原位。那禁婆很不甘心，在下面撞了好几下，想把石板撞开，胖子怕它把石板撞裂了，索性一屁股坐了上去，把洞口牢牢地压死。

撞击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十分钟，无奈胖子加上石板，不是一般人能抬得动的，胖子被震得力竭，下面的东西才平息下来。他骂了声娘，累得一下子躺到地板上不动了。

我看危险过去了，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右手已经恢复了知觉，可以做一些稍微的活动了。我看到闷油瓶走到了东南边的角落里，忙跟了过去，那里的镜子已经被移开了，墙上果然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只有半人高，里面看上去非常深邃，不知道通到哪里。

第四十章

•

墙洞

这个洞口应该是整个事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闷油瓶的回忆到这里就中断了，以后的事情就是一个谜。洞中有什么，他是怎么出来的，其他人是否像他一样失去了记忆，现在还都是一点儿根据都没有的推测。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洞，单从外表上来看，这只能说是一个位置不太合理的人工门洞（除了地道战里，我还没有见过谁会把门开在这个地方），门里面能看到的都是用的和外面一样的黄浆砖，在结构上非常普通。这样的洞我在山西烧炭的工厂里见过不知道多少，都是用来做砖窑的天井，但是开在这里，在墓穴的格局上就显得非常突兀，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所有的墓室都是对称结构的，很少会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地开个通道或者多一个房间，除非这个墓的主人本身就有这种癖好。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

我第一想到的是，里面可能放置了什么隐秘的陪葬品。这倒也并不奇怪，在爷爷的笔记里面，在自己的墓中设计暗室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些暗室一般都伪装得非常好，这个洞，既没有活门，也没有伪装，单单就是在外边放了面镜子，似乎也太儿戏了。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和风水有关系。我推断的理由是，镜子是风水里面很重要的道具，放在这里应该有一种讲法，一般来说，要在一个房间里开一扇门，是风水里“通”的表现，就是说要把什么东西引进来，或者放出去。

这是小风水，和古时候的大风水又有很大不同，就像佛法里的大乘和小乘一样，小风水讲究的是改，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小范围内不好的改成好的，对这一块知识，因为比较有趣，我知道的要比大风水多一些。

我顺着这面镜子的对角线，走过去查看其他地方，希望能找到一些提示。这里整个房间的布置和闷油瓶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它还维持着二十年前的样子，所以只有四个方向上是有夜明珠照明的。中间的天宫模型隐藏在黑暗中，只能打着手电看几个局部。我在扫视了几圈后，目光被墙上的影画吸引了过去。

这四幅影画的内容，我之前已经描述过了，但是当时我也是听闷油瓶形容出来的，十分模糊，现在自己来看，就发现这些画其实非常写实，只要你够细心，还可以看出很多具体东西来。

第一，我一眼就发现，画中白雪皑皑的山脉，很有可能是吉林的长白山的北坡。这并不是我的记忆力惊人，只是长白山的几座主峰非常有特点，凡是去过那里的人，应该都能分辨出来的。

第二是我注意到了第二幅画里，送葬的队伍穿的都是元服，这也就是说，这个棺材里的人，应该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元朝权贵。那这云顶天宫的修建时间，很有可能是元末朝代交替的时候，在这样的乱世中还有能力修建这样一座巨大的陵墓，这个墓主人肯定不简单。

第三是最让我吃惊的，所有送葬的队伍都是女人，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合情理。我不知道蒙古族的墓葬仪式如何，但是全部由女人送葬，真是闻所未闻。

其他诸如此类的细节非常之多，不知道是雕刻师有意留下的线索，还是他们本身的行事作风就是如此。

我看到这里，心中已经非常清楚，凭借这些线索，只要在当地找一个熟悉地形的山民，绝对就有可能找到这座宫殿的位置，只不过它埋在几百年的雪层下面，冻土非常松软，一旦挖掘得不小心，一次小小的雪崩就足以让你永远长眠在雪层里。

但是这些提示应该和墙脚的洞没有关系。我又去检查其他几个角落里的镜子和后面的墙壁，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看样子所有的问题只有进了那个洞，才有机会找到答案。我回到洞口，看到闷油瓶仍旧看着，眼睛里出现了少有的犹豫，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他看到我走过来，突然对我说道：“我可能还得进去一

次。”

“不行。”我听了大吃一惊，“你这不是去送死吗？如果你再失忆二十年，一切都没意义了。”

他淡淡道：“我和你们不同，对你们来说，这里的事情只是一段离奇的经历而已，而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心结。如果不解开，就算我什么都记得，这一辈子也不会好过。”

我听了心里急起来，连说不行，其实我并不是不能理解他，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容许节外生枝，尽快出去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不然就算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秘密又怎么样，空气耗尽，所有的人都会窒息而死，这些秘密也会随之马上失去价值。

我把我的顾虑和他一说，他也表现得有点儿矛盾，问我：“那你有把握，我们能够出去？”

听他这样一问，我才想起我还没有仔细看过这里的宝顶部，忙抬头细瞧。

在我看过的所有笔记里，明墓的顶部都被描述得非常牢固，所谓“七横八纵”，按照我的想法，这个宝顶为了对抗压力，应该是用了拱形的结构，中心高，两边低。但是现在看来，它好像沿用了陆地地宫的方法，做成了一个平顶。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开洞，都关系不大。

宝顶离我们有十米多高，这里没有可以垫脚的东西，只能先从边上的柱子做文章。用镜腿在上面敲出几个坑出来，然后爬上去，敲裂表面的白膏土，然后开始处理青砖。我们也不需要太小心，只要算好时间，破坏上面的承压结构，自然就会塌下一个洞来。我们等到海水把这个墓灌满，就能轻易地逃出去。

这个计划，最关键的就是把握好时间，如果不是在退潮的时候，承压结构一破坏，说不定整个宝顶都会被狂涌进来的海水冲垮，把我们压死在里面。

我把这些和闷油瓶说了一遍，我和他强调，其实我们出去的机会非常大，只不过一出去，这个墓就要彻底完蛋了。但是这个墓并不会消失，里面该有的东西都还是会有，他大可以过几天备好装备再回来，并不急于这一时。

他点点头，终于被我说服了，胖子实在熬不住，说道：“既然这样说，那还等什么，我们干脆现在就动手，先把这柱子搞定，免得待会儿手忙脚乱。”

我看了一眼手表，离退潮还有六小时，时间还很充分，摇头道：“我们刚才体力消耗得非常厉害，又一点儿也没有进食，人的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地休息。等一下我们出去了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说不定上面的船已经开走了。如果没体力，出去了又淹死，那太亏了。”





胖子本来积极性很高，听我说得有道理，郁闷地挠了挠头，说道：“他娘的还要等？那行，我先睡会儿，什么时候开工了什么时候叫我。”

我也找了个地方靠着，但是脑子并没有停下来，我算着如果海水开始灌进来，大概是怎么一个走法。现在往池底石碑的通道已经封闭了，虽然不是密封，但是出水肯定比进水要慢，大量的水肯定会先涌进那个奇怪的墙洞里，只是不知道这个矮洞通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它和其他房间连通，就非常的麻烦，这里会形成一个旋涡，把我们整个儿卷进去。

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洞的深处，盘算着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洞堵住，随即我想到，可以把那些模型堆在一起，我估计着这洞口的高度和宽度，想着怎么样来堵合适。

然而在我集中注意力的那一霎，我的心中陡地升起了一股极其异样的感觉。

在门洞里的黑暗中，有一股力量，正在强烈地吸引着我的视线。这种力量不仅强烈，还有一定的强迫性。我想转过头去，却发现脖子怎么动也动不了，就连眼珠都没有办法转动。

同时，我立即就感觉到焦躁，这种焦躁很难形容，就好像一个饥饿到了极点的人，拿到一包食物，却怎么也撕不开包装一样。这种焦躁，很快又在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进这个门里去看看。

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点儿也没有预兆，他们感觉到不妥时，已经晚了。我一下子推开前面的闷油瓶，向洞里冲去。因为我离那洞口非常的近，所以几步便冲进了黑暗里面，他想拉也来不及。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一心只想跑到这个洞的最深处去看看，我连手电都没有打，就在黑暗里向前狂奔，根本不管自己的脚下，也没有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追上来。

可是才跑了几步，突然身后一阵劲风，随即左脚的膝关节一阵剧痛，整只脚使不上力气，扑倒在地上。

这一跤摔得非常厉害，我的额头撞到了地板，疼得我脑子嗡嗡直叫，鼻子都磕出了血来。但是这样跌出了一步之后，我心里的焦躁突然就消失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奇异之感。这个洞穴太厉害了，单单看到一团黑色，就可以让人丧失心智，我刚才入神地一看，便中了招数。

我回头一看，闷油瓶和胖子已经追了进来，有一只手电就躺在一边，看样子就是这个东西打中了我的膝关节。



他们两个走到我的边上，二话不说，架着我就往外拖，但是我一只膝盖受了伤，站也站不起来，他们拖了几下竟然没能抬动，加上这里光线又暗，场面混乱至极。

胖子看一只手太不方便，就把手电夹在腋窝里，用两只手来拖我。他的动作非常暴力，我被他拉得几乎要休克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电光扫过一个地方，我的眼睛一闪，好像看到那黑暗里蹲着一个人。

那光的速度太快了，我没看清楚，但是我很确定，那肯定是一个人。我马上想到了三叔，忙大叫：“等一下，前面有人！”

胖子听了，回头一照，扫到一个背影，但是他已经站了起来，正在快速地向洞里跑去。

这一下子三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一愣，但是都没有看清楚那是谁。闷油瓶反应最快，立即大叫：“快追！”说完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胖子大骂一声，只好跟上。

我使了几下力道，只能勉强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跟上去，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和那个人扭在了一起，随即胖子也扑了上去，这两个人一前一后，直接把那人按在了地上。胖子拿电筒一照，“啊”了一声，叫道：“是阿宁！”

我跟上去一看，大吃了一惊，只见她蓬头垢面，身上的潜水服都被钩破了，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鼻子和嘴角都有血迹。真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事情，竟然搞成这个样子。不过随即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三个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胖子，简直浑身是伤口，惨不忍睹。

胖子看到这个女人就有火，指着她的鼻子就开骂，可才骂了几句，闷油瓶突然阻止了他，说道：“等一下，她有点儿不对劲！”

第四十一章

• 珊瑚树

闷油瓶话一出，我才发现这阿宁的表情非常木然，甚至可以说是呆滞，和以前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大相径庭。现在被闷油瓶按在地上，不挣扎，也不说话，甚至看都不看我们，好像这件事情和她无关一样。

胖子看着觉得奇怪，说道：“是他娘的有点儿怪了，我骂得这么难听她都没反应，要在平时，我挤对她几句，她早一脚踢过来了。”

我知道他手黑，问他：“刚才你有没有下重手，你看她话都说不出来，我看十有八九是你下手太狠，把她给打蒙了。”

胖子大怒，说道：“你少他娘的胡扯，我能这么对待一个女士吗？刚才我就按她的脚，还是轻轻的，连个印子都没留下，你要不信就问小哥。”

闷油瓶让我们别吵，说道：“你们放心，她身上没什么大碍，只是神志不太清楚，可能受了什么刺激。”说着他又用手在她面前挥了挥，还打了一个响指，可是阿宁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胖子挠了挠头，想不明白，说道：“会不会是这娘们看到什么东西，给吓傻了？”

我说道：“这女人狠得要命，身手又好，她怎么对我你也看见了。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给吓傻，你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说不定她这样子是装出来的。”



胖子一听，也怀疑起来，说道：“你说的不错，最毒妇人心，我们还是小心点好。要不，我们一人甩几个巴掌给她，看她有什么反应？这女人很要强，我们几巴掌下去，任她是什么贞洁烈女，铜头铁臂，也……”

我看他扯到哪里都不知道了，骂道：“打住，他妈的你革命片子看多了，想学国民党特务？你看她这样子，你下得去手吗？”

胖子举起他那大巴掌，对着阿宁的小脸象征性地甩了两下，发现还真下不去手，泄气道：“只可惜你胖爷从没打过女人，那他娘的你说怎么办呢？”

我和她相处的时间不多，要通过她的动作来判断她是不是假装的，根本不可能，于是说道：“这事情一时半会儿也判断不了，我看我们把她绑起来，先带出去再说。到时候直接报警，让警察去处理这事。”

胖子大怒：“你他妈是真傻还是假傻，我们爷仨是倒斗的，你知道啥叫倒斗不？交给警察，你脑袋撞猪上了吧？”

我还真想蒙了，被胖子一说，真想打自己一巴掌，心说他娘的怎么心态还没调整过来，又把自己当古董摊子的小老板了，忙对胖子说道：“我前几次下盗洞都是赶鸭子上架，心里一直还当自己是好市民，习惯了有困难找民警，嘴巴一快就说出来了，你就当我放屁。我重新说。”

胖子摆摆手，说道：“得了，我看你也没什么好办法，咱们还是看这位小哥的，指望你，黄花菜都凉了。”

我被他说得没脾气，只好去看闷油瓶。他正在用手电照她的眼睛，看我们转过头来，说道：“不用争了，她的瞳孔呆滞，反应很慢，比‘吓傻了’要严重得多。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我看他似乎很有把握，没理由怀疑，问他：“那能不能看出来是怎么造成的？”

闷油瓶摇摇头，说道：“这方面我只懂点儿皮毛，也是自己做检查的时候听到的，要再进一步判断，我就无能为力了，得去专业的医院。”

我叹了口气，想起这个女人以前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不由感叹，说道：“那行，我看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也别在这里胡思乱想了，先把她带出去再说。”

这提议他们都没意见，一致通过，胖子对闷油瓶说：“那就这么着，也别磨蹭了，这地方这么邪乎，我们四处看看，如果没什么东西就赶快出去吧。”

我本来已经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一说起来，马上觉得一阵寒意，只想马上就走，不过看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目的，也不好说出来，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胖子马上转身，用手电照了照洞的深处，我顺着他的手电光看过去，只见这洞并不很长，在几十步外，已经可以看见底部的东西，但是手电的穿透力不够，只照出个轮廓。

我的视力没胖子好，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现在只指望他什么都看不到，快点儿死了这条心，这个地方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胖子仔细照了一下，突然皱了皱眉头，好像看到了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却什么都看不到，只听他轻声问我们道：“两位，你们看这最里面，是不是一棵树？”

我“啊”了一声，说道：“古墓里怎么可能有树，这里又没阳光，又没人给它浇水，要真有树，也早烂了。”

胖子看了很久，可能也不敢肯定，但是非要指给我看，我没办法，只好顺他的意思。不过我实在是看不清楚，眼珠子都瞪得快掉出来，也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根枝丫一样的东西，轮廓挺熟悉的，但想不起来是什么，对他说道：“我看不清楚，不过那肯定不是树。”

胖子又照了照，顽固道：“我看像是棵树，你看还闪着金光，你要不信我们过去看看。”

我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怒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就算里面是棵金树，你扛得走吗？”

胖子被我拆穿了也不以为然，说道：“能不能扛得走，要去看看才知道，说不定边上还有些小件的。你说我们要是没进来也就算了，现在进来了，看到有好东西，怎么样也要观光一下！况且我们既然到了这里，不深不浅，要出事早出了，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

我心中懊恼，却没有办法，胖子的逻辑我很清楚，观光观光，观察之后就拿光。这家伙简直是一恶魔转世，谁碰到谁倒霉。

我刚想讽刺他一句，就看到闷油瓶做了个别吵的手势，轻声说道：“全部跟着我，别掉队。”说着头也不回，径直就向黑暗里走去。

胖子看了大喜，背起阿宁就跟了上去，我只觉得奇怪，但是闷油瓶走得很急，我来不及仔细考虑，只好也先一瘸一拐地跟上去再说。

闷油瓶快步走在前面，这个砖洞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的宽度，从我们的位置到洞底根本没多少路，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那棵所谓的“树”的面前。这里已经是整个砖洞的最里面了，闷油瓶举起手电一照，我们就看到它的真面目。

那是一枝白色的巨大珊瑚，有一人多高，分成十二个枝杈，呈发散状，造型

的确十分像一棵树，整个珊瑚雕琢得很好，但是质地非常普通，并不是非常名贵的东西。

珊瑚种在一个巨大的瓷盆里，用卵石压着，它的枝丫上还挂着很多金色的小铃铛，胖子看到的那种金光，应该就是这些铃铛反射出来的。但是这些铃铛绝对不是黄金做的，因为它们的缝隙里，已经出现了铜绿，里面的材料估计是黄铜，外表经过镏金，才能保持现在的光泽度。

胖子没看到金树，大为失望，但是他还没死心，把其他地方照了个遍，问我道：“小吴，你说这珊瑚值不值钱？”

我对这个倒还有所研究，想起刚才他那德行，就有心挤对他，说道：“不是我打击你，这品质，市场价格十六块一斤，已经算不错了。”

胖子听了半信半疑，又去问闷油瓶，闷油瓶点点头，他一下子就郁闷了，骂道：“靠，我还以为这次发达了，他娘的结果还是一场空。”

我呵呵一笑，说道：“胖子，你也别泄气，我告诉你，珊瑚虽然不值钱，但是你看这上面的铃铛，这些可是好东西。”

胖子不相信我，说道：“我看你一脸坏笑，你可别胡诌啊，这破铃铛我也倒过不少，也就千来块，你说值钱在什么地方？”

我说道：“就你那点儿生意头脑，当然看不出来。实话和你说，具体价值我估计不出来，但是肯定比等体积的黄金值钱。你看这些铃铛上的花纹，年代比明代还要早，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件古董，懂我意思不？”

胖子被我侃得一愣一愣的，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心里看着痛快，也不说破。其实我也看不出这些铃铛是什么来历，铃铛这东西，在古董里也算是冷门，一般倒得最多的还是瓷器和陶器，金属的东西会生锈，需要特殊的保存方法，这些技术只有大的博物馆能用，百姓家里，就算再有钱，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何况铃铛又是金属器里比较复杂的，有很多细小的零件，保存得很全的，就非常珍贵。

胖子琢磨了一会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就想摘一个下来看看，闷油瓶一把抓住他，说道：“别动。”

胖子一只脚已经踩上了那放满卵石的盆，硬是被他拉了下来，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闷油瓶子不理他，反而问我道：“你还记不记得这种铃铛在哪里看到过？”



第四十二章

•

困境

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几个星期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正准备去倒鲁王宫，经过尸洞的时候，逮到过一只大尸鳖，那虫子的尾巴上，就挂着一只这样的铃铛，里面有一条青色的大蜈蚣，爬动催响铃铛的时候，会发出犹如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声如鬼魅，似乎有着神秘的力量。我们当时几乎都被这声音迷住，幸亏闷油瓶机灵，一脚把我们踢到水里，才算清醒。

三叔后来看过这东西，说它的年月还在战国以前，具体是哪个朝代他也不知道，不过那时候事情危急，我也没放在心上，后面在鲁王宫里的经历简直像噩梦一样，没疯已经不错，哪里还记得这些。

不过现在要我去辨认，我也不敢肯定，因为当时尸洞里也和现在一样，也就几盏矿灯照明，那铃铛弄下来没多久就给潘子一脚踩烂了，要两相对比已经不可能，我只能看个大概。

如果这真是尸洞里看到的那种铃铛，那胖子刚才如果一碰，还真不得了。那时候一只已经把我们全部迷得无法自控，这里最起码有四十只，只要一个小小的抖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闷油瓶看我想了起来，说道：“那尸洞里肯定还有古怪，那积尸地本来就是



一个巨大的墓室，只不过不知道怎么会和汪藏海扯上关系。”

胖子听我们说起过这事，知道铃铛的来历，纳闷道：“你们有没有看错，这战国前的东西，怎么又在这儿出现，这未免也太巧了一点儿。难不成，这汪藏海也是个盗墓的？”

他这话一出，我和闷油瓶都愣了一下。

“这样说来，倒也有这个可能。”闷油瓶想了想，说道，“他早年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且又精通风水，他要是盗墓，应该游刃有余。不过，我记得他家世比较显赫，他们家几代都是风水大家，衣食不愁，总不会做这种下贱的工作。”

闷油瓶说起下贱来，面不改色，似乎没意识到把我们也骂了进去，我说道：“我觉得不太可能，倒斗的，肯定会在自己墓里留下个什么标志，好让后世的进来的时候有所避忌，你在这里看到这种东西没？”

闷油瓶摇摇头：“我刚才也在留意，确实一点儿迹象都没有。”

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深不可测，他说没有，我知道必然是真的没有，说道：“那这样何以解释这里会有这么个东西，会不会他本身就好古董，把自己心爱的藏品也拿来陪葬？”

“我们一路过来，也没看到其他的古董，你说得也不对，我看，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胖子似乎想到什么，面露得意之色，“其实除了倒斗的，还有另外一种人也经常会碰到古墓，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听了马上就醒悟了：“你是说，他是在做工程的时候，在工地上挖到这些东西？”

胖子点头：“这人可说是当时最大一包工头，很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只要回去查一下资料，就能知道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去过山东的瓜子庙。”

胖子的说法合情合理，我不由又有些佩服他，不过这东西决计是不能碰了。我猜想可能阿宁就是碰了这棵珊瑚树，这么多铃铛一起响起，才会变得精神失常，只是不知道这些铃铛在她大脑产生什么景象，会有这么厉害的效果。

本来人就很容易受到暗示，现在又是在这么一座古墓里，气氛神秘，神经稍微脆弱一点儿就会疯掉，我觉得甚至闷油瓶的失忆也可能是这些东西造成的，因为我发现这些铃铛的挂绳都用铜丝很精确地绑在珊瑚树上，珊瑚本来里面就有空洞，传音极佳，这东西摆在这里，就像一件乐器，发出的声音可以有千万种，难保里面就没有一种能让人忘掉一切。

不过我这些想法有点儿天马行空，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三个人呆立了片刻，



胖子说道：“看来这洞底也就这么点儿花头，这蹊跷还在这些铃铛上面，要不撤乎？”

我看这洞也没什么妖魔鬼怪，心里也放松不少，现在走不走倒也无所谓了，不过看表，退潮的时间也快到了，在这里待着也没意思，四个人就向后退去。

我边走边想，心里还有两个疑问，第一是闷油瓶二十年前进这个墙洞的时候，是被三叔引进去的，和他一起晕倒的那些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三叔把他们运了出去？

第二是闷油瓶当年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非常奇特的香味，现在却没有了，难道这表示，二十年前，这洞可能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在？

这些答案，必须要等找到三叔的时候才能知道。

而三叔又不见了，要找到他，不知道猴年马月，说不定他就此不再出现，这些疑问就要变成千古之谜了。

如果真如胖子说的，三叔是被这墓里的冤魂给缠住了，那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看到闷油瓶的照片时，说的“我明白了”，到底是明白了什么呢？

想着我就觉得整件事情还缺一点儿东西，只要再给我一点儿线索，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连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东西应该和鲁王宫有关。

我想着，四个人已经走出了那个矮洞，胖子把阿宁放到地上，就说道：“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们怎么样也该动手了。”

我想到现在出逃的事情还是头一等，就收回心神，开始交代事情。因为我从来没真正开过明墓的宝顶，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说完之后，三人依计行事，胖子老早憋了一肚子劲，抄起家伙就在一根柱子上凿开了，可他小看了金丝楠木的质地，几下子下来，已经喘得不行，可柱子上就被他劈掉一点儿。

他看了不对劲，说道：“小吴，这柱子也太结实了，要照这样弄法，一个礼拜这梯子也搭不起来。”

我说道：“你先别急，只要你劈掉最外面那层，里面就好对付。”

胖子半信半疑，拿着家伙使上十二分的力气，才勉强有了点儿起色。几下过后，胖子已经剥开外面铁一样的木质层，掏出一个可以容纳一脚的空间。

我现在知道了那洞是死路，海水进来，只能透着砖缝往下漏，不用担心会产生旋涡，就抄起家伙去帮胖子，才砸了两下，就发现这活还真得他干，他力气大不说，耐力还好，这一路折腾下来，只见他生龙活虎，没有一点儿疲态。我自己在他边上一点儿，同样的时间，已经累得几乎手都抬不起来。



我们干得昏天黑地，三小时后，终于在一根柱子上凿好脚洞，这底下的尚且好弄，一直到上面，要踩着已经凿好的爬上去，悬在半空中，力气都使不上，最后只有浅浅地弄出一个可以放进一个前脚掌的印子，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给我们搞定了。

我们把自己的裤子衣服都脱下来，因为都是潜水的衣服，很有弹性，索性割成一条一条的结成一根绳子，像墨西哥爬树人一样做了一个绳套，围着这根柱子圈起来，三个人三个方向，将绳子绷直了，就向上爬去。

这一路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来的，每上去一点儿都像死一次一样，胖子累得直叫唤：“你们两个跟上来干啥，我上去凿就行了，反正水下来，你们能浮起来，现在这皮绳都快把我扣成东坡肉了。小吴，你他娘的还是给我下去，不然我顶不住了。”

我说道：“你以为我想上去，我是没看到实际情况，不想你送死。这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夹层，如果有的话，你一家伙下去，流沙下来就直接把这房间整个儿埋了。”

我那是实话，墓墙里的流沙层是最常见的反盗墓措施，前面也说过了，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有流沙层的大墓，如果要顺利进去，就要在下盗洞的时候开一个下沙井，把流沙先放出来，有时候放空一面墙就要几天几夜，说明这流沙量的惊人。我们现在没这个条件，如果真碰到这种墓穴，就只好另想办法了。如果上面不是流沙，而是强酸或者火油，那就更糟糕了。

胖子倒的斗多了，自然知道我说的不假，挥了挥手示意那就爬吧。

我们咬紧牙关，又花了半小时才到了最上面，胖子站稳之后，几乎力竭，抱着那柱子一动也不动，说道：“他娘的，要再这样折腾我，我可就归位了。”

我让他先喘口气，等一下凿砖还得靠他，自己小心地试探着敲了敲宝顶，闷油瓶示意我不要停，自己把手指按到顶上，感觉了一下，说道：“实心的。”

胖子听了，他也实在不敢休息，二话不说，就开始凿顶上的白膏土。他不敢太用力气，因为到底这绳子不结实，万一断了，全都得摔成重伤。

我们都伸着手，搭在他肩膀上，万一这绳子一断，还能拉他一下，不至于直接从十米高的地方摔下去。不过他一身的油汗，估计真要掉下去，要抓也抓不住。

白膏土很脆，他凿了几下，就剥下来一大块，露出了里面的青砖。胖子看了一眼，突然叫不好，忙叫我摸，我用力探过手去，一摸，傻了。

这些砖头之间，竟然浇了铁浆。

第四十三章 • 炸弹

我们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脸色都很不好看。

砖头用铁浆浇死后，就和现在钢筋混凝土一样，就算在平地上给你只大锤子也无济于事，不要说现在这种情况。

在这上面，最起码还有七层这样的结构，而且互相错落，要凿开这里，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已经绝无可能。

我心里懊恼，只怪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平顶的抗压性大不如拱顶，那上面的砖头肯定要用东西加固。明墓里对这一套东西没什么办法，都是千篇一律地用铁水浇死，自己凭借一本笔记加上三脚猫的建筑常识，纸上谈兵，满口喷粪，现在总算吃到苦头了。

胖子看着我，问道：“建筑师同志，现在怎么办？你给拿个主意。”

“那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先抄家伙上，”我还想碰碰运气，说道，“二百多年了，我就不信它还这么结实。”

胖子看我也没怎么慌张，以为问题不太严重，就去敲那些砖头。空心的砖头很好敲碎，但是砖头碎掉之后，边上铁浆凝固成的铁条还在，胖子十分力气打上去，也只是在上面敲出几个印子，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劲，说：“不行，这铁浆条

子往上都有一个巴掌厚，你开辆解放卡车来都不一定能撞得穿。”

我也敲了几下，震得虎口发麻，知道这的确不是蛮力可以搞定的东西，不由泄气，“看样子我们小看古时候的建筑工艺了，这铁条子纯度很高，根本凿不动。”

胖子说：“要不磨磨看，古人不是说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拉倒吧，这么厚的铁浆条子，你磨到猴年马月去，”我说道，“还有二十分钟就是退潮了，等你磨完了，我们早圆满了。”

胖子火了：“那你说怎么办？你没听那女的说过吗，这一带不久就是风季，起码要持续一个礼拜，我们现在出不去，就只能在这下面待上七天。”他着重强调，“七天，他娘的我们不闷死也饿死了。”

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方面的经验要比我丰富得多，就这种墓墙，如果是在平时碰到，你们会用什么办法？”

胖子和闷油瓶想都没想，一齐说道：“炸药！”

胖子看我愣了一下，解释道：“你不用奇怪，这种墙的结实程度超乎你的想象，老子以前倒这种斗，洞一般都开在底上，如果非要在这种墙上硬打进去，只有用炸药。”

我听了心里悲凉，他说的情况我也知道，但是在这几百年的古墓里，叫我去哪里去弄炸药？想来又不由后悔，我记得在下水前，那阿宁还问过我要不要带一些下去，当时我因为给鲁王宫里那一炮给炸蒙了，对这东西十分的抗拒，直接就给扔回舱里了，如果三叔当时在场的话，肯定就会带上。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想法太幼稚了，如果还有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儿戏。

我看从上面出去是没希望了，只好放弃：“那看样子这法子行不通了，我们还得从长计议。”

“他娘的还从长？我们只有二十分钟都不到了。”胖子说道，“我看，要实在不行，我们还从原路摸回去，说不定放着我们潜水设备的那墓室已经回来了。”

我点点头，虽然我很不想再进那盗洞，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此一来，又要面对盗洞里那怪物，实在是头疼的事情。

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说道：“等等！你们先待在这里别动！我想到有一个地方可能有炸药！”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就突然一松绳子，滑下了柱子。

胖子看了看我，一脸的迷惑，我朝他摇摇头，表示我也不明白。





闷油瓶性格一本正经的，不可能开玩笑，但是又实在想不出这里什么地方会有炸药。他现在和我们一样已经脱成光条了，就剩一条内裤，也不可能藏在什么地方。我盯着他，只见他一个飞身就跳上了房间中间的天宫石盘上，顺着他的手电光，我就看到他蹲到石盘中心的一具打坐的干尸前面，不停地摸着什么。

这具尸体应该就是所说的坐化金身，只是不知道他到那里去找什么。我想着，突然间，心里就“啊”了一下，原来是这样！

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把整具干尸小心翼翼地抬了起来，干化的尸体几乎就只剩下骨头的重量，并没有费多大力气，胖子问我：“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说道：“我也只是猜测，那干尸体内，可能有一个机关，由八宝转子击发，里面可能有炸药。如果对尸体不敬，想取尸身内的宝物，可能就会直接引爆。”

胖子听了咋舌：“他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二十年前他摸过这具尸体，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知道了，你看他刚才只是说‘可能’，就是说他也不确定。”我说道，“只是不知道这几百年的炸药，还管不管用。”

我说着，闷油瓶已经把干尸搬到了柱子底下，对我们说道：“下来一个帮忙。”

我看胖子下去实在太麻烦了，就让他待着，自己爬下去。闷油瓶把那干尸过到我背上，用绳子捆住，说道：“千万别撞到，如果里面的机关还管用，一触即发。”

我近距离看到这具坐化金身，只觉得闷油瓶刚才的描述不及这真实的万分之一。这尸体全身发黑，黑到发亮的感觉，好像不是肉身，而是用什么光滑的材质雕刻成的，肌肉都已经凹陷，特别是嘴角，似笑非笑，看了直出鸡皮疙瘩。总之一句话，这尸体，根本不像在寺院里看到的那些高僧，反而让人感觉十分不祥。

我看着实在不敢碰，问他：“你确定这尸体没问题吗？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诡计，你看他的表情，怎么那么的……那么的……”

“妖异。”闷油瓶接着我的话说道，“我也不明白，这具尸体的确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已经干化了，无法尸变。”

我点点头，冷汗都冒了出来，问他：“那就好，你确定这里面的炸药还能用？”

他说道：“只要八宝转子能用，炸药肯定能用，现在就怕这机关老化了。”

背了具干尸在身上，我浑身不自在，特别是看到他的指甲这么长，横在我的



面前，鬼森森的，脚都有点儿软。我想起湘西的赶尸匠，就是像我这个样子把尸体背在背上，但是人家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起来的，我倒好，干尸裸体，我也裸体，肉贴肉，那种干巴巴的感觉真他娘的别提多疼人了。

不过现在也没办法，还好光线还可以，我还能看得清楚，不至于胡思乱想，我咬紧牙关，就当身上背着个麻袋，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闷油瓶爬在我后面，防备着我如果脚滑，失足掉下来。

我爬了有五六步，突然觉得那干尸有点儿不对劲，因为我的后背就贴着他的尸皮，所以感觉得非常清楚，那尸体好像突然变大了一点儿。我停下来仔细感觉了一下，又感觉不出什么特别的异样来。

我回头看了看闷油瓶，他在我下面，如果尸体有什么异化，他应该能马上看见，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发觉，难道是我自己多心了？

也难怪，背着具这么妖异的尸体，很难不多心。

想着，听到胖子在上面催我，我只好继续向上，因为过于紧张了，脚都有点儿抖，我想早点儿结束这种情况，三步并作两步，好不容易爬到顶端。

胖子可以说阅尸无数，不过看到这具尸体后也露出了不太舒服的表情，毕竟，你用绑尸绳挂着尸体的时候，还有两三拳的距离在，现在就像跳贴面舞一样，感觉肯定难受。

我硬着头皮，对他说道：“你把这个固定到宝顶上去，然后马上下来，我们在下面引爆，如果里面的机关还能运作，应该没有问题。”

胖子看了看宝顶，说道：“你唬我呢？我他妈的怎么固定？你想让老子学董存瑞吗？”

我一抬头，宝顶上面没什么可以钩挂的地方，如果要把爆炸的力度全部发挥出来，必须把整个尸身紧紧贴着宝顶，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想了想，说道：“实在不行，就把他头朝下绑在这柱子上，快点，时间快到了。”

胖子把尸体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摆了摆，问道：“哎，真奇怪，这尸体怎么还有条尾巴？”

第四十四章

• 脱皮

“哪里来的尾巴，我刚才怎么没看见？”我以为他在拿我开涮，说道，“你可别拿我开心。”

“这不就是？”胖子一本正经指给我看，“你眼神也太‘神’了，这么突兀一根东西，都看不见？”

我顺着胖子的手指看过去，看见坐化金身的尾骨上，真的有一根突起，三寸长，两根手指粗细，黝黑黝黑的，看上去与尸体本身的干化程度一样，有点儿像硬化了的牛尾巴向上弯曲着。

我觉得奇怪了，刚才搬动的时候，好像没见过这东西，难道是刚才长出来的？

回忆了一下，也没个头绪，刚才人高度紧张，到底有没有看到，也记不清楚了。我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寒意，突然有一种十分不祥的感觉。

随即我提醒自己，现在不是怪力乱神的时候，而且就这么一根干巴巴的东西，也不能肯定这是尾巴，于是对胖子说道：“你结论也别下得太早，人身上怎么会长尾巴，别是人的鸡巴，你仔细再看看。”

“去你妈的。”胖子大笑，“鸡巴能长在屁股上？再说了，谁死了还这

么……这么……”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马上打断他的话：“得了得了，你管他是什么，反正待会儿炸完后连渣都不会剩下。你再研究，过几年就该别人研究我们了。”

胖子被我一句话提醒，当下反应过来，也不去管那根奇怪的东西了，忙下手干活。

我帮着他把尸体倒了个个，把本来用来辅助爬柱子的绳子取下来，艰难地把干尸固定到柱子上去。现在还没办法估计爆炸会有多剧烈，不过我记得听《三侠五义》的时候，那里面的九子连环炮已经可以把十层的金刚岩崩裂，这玩意照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绑好之后，我用力扯了一下，慌慌张张的，弄得也不甚结实，但是应付一段时间应该够了。

当下我也不想再待在上面，检查一遍，见一切妥当，就准备下去。

一想到爆破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心里就禁不住紧张，现在行不行就看这一招了，只求上帝保佑，这其他的事情出去了再说，我也不奢求什么都顺利，至少给我小命保住。

正胡思乱想着，胖子拉住我，说：“等一下，我还缺一点儿没弄好。”

我刚才全部检查过一次了，听了一愣：“缺什么，这不都齐了？”

胖子让我先别下去，然后转过头去，对那干尸体说：“这位尾巴前辈，不管你是人是猴子，你都已经归西了，这臭皮囊对你也没什么用处了。虽然我们拿来当炸药包是过分了一点儿，但是实在是形势所逼迫，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我们计较。等一下你就当蒸个桑拿，与世无争，百无禁忌。”说完给那金身象征性地拜了拜。

我大怒，扯着他的内裤就往下拽，骂道：“他娘的，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玩这一套！”

他哧溜一下就滑到我边上，说道：“你不懂，这东西看着就邪，难保不会找我们晦气。而且人家在这里坐得好好的，我们把他拿来当炸药包，本身是我们不对，怎么样过过场子的话还是要说的。”

我边爬边骂：“少来，你搬十二手尸的时候干吗去了？也没见你给人家磕头？现在他只不过长条尾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南北两派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胖子听得不爽，闷哼了一声，转头去不理我了。

我们下到地上，闷油瓶背起阿宁，招呼我们到墓室的角落，我们把其他几面





铜镜搬到自己面前，当成盾牌一样，万一等一下炸弹威力太大，不至于被碎石误伤。一切就绪，就等时间一到，靠闷油瓶精准的技术，将一根镜腿，甩过去引爆金身肚子里的机关。他在鲁王宫里飞刀几乎就把胖子定死了，这一下子应该不成问题，而且这个时候考虑其他方法也没有用，我一边祈祷，一边集中精力看表。

海水涨落潮规律是：每天涨潮两次，相隔十二小时。高潮时间一般能维持一个多小时才开始退潮，最低潮时间在两次高潮中间的时间。这个时候海平面最低，有的时候甚至会露出海底。

不过这里的海底应该不会这么浅，不然这里搁浅的船，会比现在多得多。我估计，如果能降到两米以下，那是非常理想的。

我不知道低潮能维持多久，在我记忆里，应该是非常短的时间。我们需要等水把上面的破口冲大，会耽搁一段时间，所以刚开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可能还会有其他突发情况，到时候只能随机应变。我想着越来越没底起来，到底是自己胡乱说出来的。如果等一下情况没按我想的那样发展，而是顶整个儿塌下来，那可真对不起他们几个了，我想着，人也不由感觉到紧张起来。胖子看我表情，大概知道我有点儿心虚，不安地问道：“两位，实话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也没啥把握？”

我不知道怎么回他，敷衍道：“现在这情况，都不好说，反正箭在弦上，你等一下看着就是了。”

胖子叹了口气：“真是，你越说我越觉得慌，你说等一下要是这东西不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对策？先说出来，也让我心里安一点儿。”

我说道：“办法倒是有，就你刚才说的一条，原路回去，看看我们进来那墓室，有没有重新出现。要不然，还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这里待着，等第三拨人进来救咱们。”

胖子说道：“那哪能等得到，他们要不进来，我们怎么办？等一辈子？那不变成西沙海底活死人墓，摸金校尉绝迹江湖。”

我安慰胖子道：“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虽然险恶异常，我们一时走不了，却也不会马上死，只要有时间，我们再从长计议，总能想出办法来。你看这里的空间大，空气还够用几天的，我想一个星期问题不大。我们多睡觉，少运动，尽量节约着用。”

胖子不吃这一套，说道：“空气够，你也得吃东西啊，这里又不是深山老林子，啥也没有，连西北风都没得喝，我宁可闷死也不想饿死。”

我笑了起来，说道：“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看你这身膘，饿个个把星期也饿

不死。你要真饿得不行，还有只海猴子呢，吃了海猴子，要还不顶饿，那就把下面那禁婆也逮来剥了。”

胖子听了也乐了，这家伙只要有人跟他抬杠他就起劲，拍我的肩膀道：“行，你这句话说得颇有胖子我的风格，干革命就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看样子这一次的确长进了不少。”

我话出口也挺吃惊的，怎么我也开始说起这种不着边的话了，看样子是给胖子影响了，不成，绝对不能变成胖子那样。当下我就不再扯皮，继续注意我的手表，还有五分钟，这个时候如果要引爆，应该也没多大的区别了。我对闷油瓶说，让他做好准备，别等一下失手了。那金身绑得本来就不牢固，待会儿掉下柱子，在下面爆了，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闷油瓶掂了掂手里的家伙，点头同意。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叫了起来：“哎？那干尸呢？”我们一听坏了，猛抬头，发现柱子上的那尸体竟然没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刚才没绑结实，掉下来了，往下一看，地上也没有，不由大骂，这下子真邪了门了。

这节骨眼上出这种事情我可真没想到，刚才预备着随机应变，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你看你看，我说吧，他娘的有尾巴的东西肯定邪门。”胖子叫起来，“快找找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齐冲了出去，一眼就看到，我们要找的那东西正趴在柱子后面的宝顶上，用指甲紧紧抓着上面的浮雕，身上的黑色硬皮已经尽数龟裂，正一片一片地掉下来，里面血淋淋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看到绳子还绑在他的腰上，因为那是几股潜水服的材料做起来的，绑一个人还是非常牢靠的，所以他也一下子没挣脱开，不过看这情况，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胖子看了叫起来：“快，趁他还没逃，先引爆了再说！”

闷油瓶哪用他提醒，胖子话才起了个头，我就听一声破风，同时一道青光已经飞了过去，直插那干尸的肚子。



第四十五章 • 脱出

我大叫不妙，这闷油瓶也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还冲在外面，这样一下子，万一爆炸，我们肯定得遭殃。

可等我想到已经来不及了，就见眼前突然白光一闪，胖子已经一把把我扑倒在地，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整个墓室猛然巨震，一股滚烫的气浪直接把我们掀了起来。我足足在空中打了六七个转，被炸到三丈外，一头撞在墙上。

这一下真是实实在在挨了，好在胖子把我扑倒，不然脖子肯定就断了。我撞墙上的一瞬间失去意识，什么都看不到，就听到耳朵嗡嗡直响，还以为自己死了，不过过了一会儿，眼前突然就有光了。我试着睁开眼睛，马上就看到天旋地转，满眼的黄灰，头晕得直想呕吐。

我艰难地爬起来，已经听到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但是我没办法去分辨它们，只觉得吵得厉害，头痛欲裂。混乱间闷油瓶咳嗽着从烟雾里跑了出来，问道：“有没有事情！”

我说话都咬到自己的舌头，对他摆手，表示还行。我们两个捂着嘴巴去找胖子，我跑了两步，一下子就看到胖子坐在那里，肩膀被一块碎砖削去一块皮，看到闷油瓶，破口大骂：“我×，你他娘的动作也太快了，至少等我们先退几步，老子再往边上挪两厘米，一只手就要报废了。”



闷油瓶一摊手，让我们看他手里的镜腿：“你弄错了，刚才不是我！”

“啊！不是你！”我们两个同时大吃了一惊。

刚才那力道，那准头，绝对是极其厉害的人，不是他会是谁？胖子刚才就在我身边，而且看他那样子，准头绝对没这么好，我就更不可能，要说其他人，只有一个——我心里灵光一闪，忙回头去找阿宁。

胖子和我想的一样，我们两个跑到角落里一看，哪里还有她的影子。胖子骂了一声：“是那婆娘！他娘的她果然是装的！”

闷油瓶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看样子他对自己刚才的判断很有信心，没想到会出错误。我对这个女的又要重新估计，说道：“这女的真是个高人，我看像江湖上的老油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装傻能装得这么像的。”

胖子说道：“我看哪止是老油子，简直就是他妈的奥什么卡的影后，下次逮到她，她装什么我都不信。”说完抄起家伙就要去找，闷油瓶忙拉住他，说道：“没时间了，算了。”

我也劝他：“不要节外生枝，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看有没有把宝顶炸开！你要咽不下这口气，也等出去再说吧。”话音未落，突然从顶上传来一声十分悠长凄凉的声音，似乎又是一根什么东西正在缓缓断裂。这声音不大，却让我一下子把心吊到嗓子眼上去了，心说不会吧，就这样一炸，你就要塌，你也太给我面子了。

胖子本来还很不甘心，一听这声音脸也白了，问我：“这他娘的什么声音？小吴，看这情形，好像比你说的炸出个洞要严重得多啊？”

我抬头去看那炸出来的洞，不由咋舌，那千尸肚子里的炸弹威力颇大，超乎我的想象，那上面的铁浆条子已经全都被炸断，足炸出一个直径半米不到的洞，砖顶上方的防水层被炸裂，海水涌进来，形成了一个小瀑布，我刚才听到的奇怪声音，就是瀑布不断变大的水声，估计再过不久，洞口就会被完全冲垮。

而边上的金丝楠木柱子已经被炸断，一条巨大的裂缝一直从上裂到底部，并且有倾倒的迹象，这根价值不菲的柱子，算是彻底报废了。

看来就是因为断了根柱子的原因，上面有一条横梁受到了影响，可能真的会塌下来，听这声音，这横梁必然已经出现了裂缝，就算现在不塌，过一段时间肯定劫数难逃。

我安慰胖子，说道：“没事，你放心，这墓比一般的墓要结实多了，只要现在不地震，肯定塌不下来。”

活还没说完，脚下的地面突然开始震动起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海底古墓的气密结构被破坏，下面的海水肯定也在不停地涌上来，只是没想到动静竟然这么



大，不由紧张得有点儿晕眩。

那震动越来越剧烈，非常恐怖，而且这恐怖实实在在，更加的真切。如果再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这宝顶还没塌下来，我们站的地板倒要塌了。胖子被吓得不行，叫道：“我的乖乖，怎么这会儿又地动山摇的，该不会真是地震了吧，我说小吴，你刚才炸的到底是什么部位？”

我解释给他听，然后对他说道：“没事，正常现象，我们做好准备，说不定等一下这里所有的缝里都会有水冲出来，小心被水喷到，这压力不得了，就像拳头一样，碰到能冲你个跟头。”话音刚落，突然一声怪响，那块盖着盗洞口的青岗岩板被一股急流冲飞了起来，海水就像喷泉一样直冲到七八米高。我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又见一个东西从那盗洞里喷了出来，直撞上宝顶，然后摔到中间的石盘上。速度太快，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不过这盗洞里也没其他的，估计是那禁婆。

这东西被冲出来，又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说不定还会是个很大的麻烦，在水里也没办法点火，要是被它缠住，那更不堪设想。

可惜现在我没工夫考虑它，那盗洞口边上的整个地面拱了起来，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汹涌澎湃，而且水位上升得非常之快。几乎就是瞬间，我们已经漂到离地面五六米的高度。

我四处去找阿宁，这时候爆炸产生的烟雾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但是仍旧没看到她，估计可能在某根柱子后面。胖子水性不太好，游得非常吃力，无力再去理会她，不过这里就一个出口，等一下无论如何我们也会碰到一起。胖子朝我直使眼色，大概是想等一下找找她的晦气，我对女人还是下不去手，就不去理他。

我们又漂了几分钟，脑袋已经顶在宝顶上了，突然胖子就向边上游去，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大叫：“就一分不到这里就要全没了，你搞什么，不想活了？”

他径直游到一颗夜明珠边上，用手里的家伙敲下来一颗，塞进自己内裤里，然后游回来，说道：“顺点儿东西回去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图个彩头。”

我几乎想掐死他，不过这个时候我没话来骂他，也没时间骂了，一下子水已经没到我的眼睛下面。我把鼻子翘上去，贪婪地呼吸这最后几口空气，几秒钟后，耳朵一凉，整个人已经浸入水中。

我给胖子做了个手势，他水性最差，我让他第一个上去。他摇摇头，示意他自己太胖了，万一卡在洞里，大家一起死。我点点头，先第一个游进了那个破洞，那洞下面大，上面窄，我一探头，上面就是十七八个巴掌厚的海沙，最顶上松散的那些不停地塌下来，一片白雾，我眼睛都睁不开，只好几个大力的蹬踏，一下子漂了上去。



时间算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海水非常浅，不过我也已经到了憋气的极限，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游了上去，一出水就几乎昏厥了，马上大力地吸了一口气，狂喘起来。

过了几秒，胖子和闷油瓶几乎同时也探出了水，胖子一出水就呛了鼻子，边咳嗽边大笑：“我×！真没想过真的成功了，我王胖子终于出来了！哈哈！”

我定了定神，看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晚照，海平面上的火烧云倒映在海水里，分外妖娆。太阳是深红色，发出昏黄的光芒，把一切裹在一团柔和里，形成一幅非常瑰丽安详的景象。

我一路过来，也看过几个日落，但是从来没觉得像这个这么美过，不由感慨万千。不过马上我的脚就感觉到有点儿抽筋的迹象，我忙转头去找我们的船，发现就靠在不远处的一处礁石上，心里又是一安。有船在，马上就能脱离这苦海，好好睡一觉了。

胖子回过神后，想起了什么，突然又潜下水去，我跟着他一潜，只见阿宁正卡在那个洞里，拼命地挣扎，就是不出来。

真是怪了，这女人比胖子苗条不知道多少倍，胖子都出来得这么顺利，这女的没道理会被卡住。

阿宁气已经到极限了，突然看她喉咙一紧，从嘴巴里吐出一串气泡，开始翻白眼，我和胖子潜下去，一人拉住她一只手，就往外拽。

这一下我就发现，里面还有一股力气在把她拉下去，不过我们有两个人，力气占了上风，只一个回合，就把阿宁从那洞里拉了出来。我看到一大团头发缠在她耳上，马上知道刚才是一回事了。

那洞里现在已经裹满了黑色的头发，看样子等一下禁婆很可能会爬出来，最好不要待在水里了。我们浮上水面，胖子探了探她的呼吸，发现她全身软绵绵的，好像脱力了一样，但是呼吸倒是还有。我们三个游回船边上，把那女人拉了上去，看她在不停地吐水，眼睛直翻白，好像情况比较不妙。

我对溺水没什么了解，忙大叫：“船老大！有人呛着水了！快出来救人！”

喊了两声，竟然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我奇怪起来，先让胖子看着，自己走进船舱找了一圈，不由纳闷，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我心里陡然出现一股异样的感觉，不可能啊，这里是远海，怎么可能整船人都没了，如果去游泳，至少应该留几个看船啊。

我又大叫了几声，还是没反应，倒是胖子应我了，他跑进来，问干什么，我指给他一看，说道：“有情况，船上没人！”

胖子一愣，也找了一圈，挠了挠头，说道：“真没人，可鱼舱里的鱼还是活的，说明他们半小时前还在打鱼，就这么点儿时间，人到哪里去了？”

第四十六章 • 总结

我检查了一下方向舵边上的仪器，看上去都很正常，说道：“这船挺正常的，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故。你说，可不可能是给海防的逮到了，一船人都给办回去了？”胖子摇头说不对：“人走了，船肯定也得拖走，丢在这里算什么事？绝对不会是海防的关系。这一带乱，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船，我们去货舱看看，要是东西都没了，那就是遇上海盗了。”

我知道海盗的事情，来的时候船老大和我说过不少，心里总感觉这东西不太真实。胖子说起来，我还有点儿惊讶，问道：“这地方说是近海不近，但说是远海也不远啊，海盗能猖獗到这份儿上？”

胖子笑我幼稚：“多新鲜啊，你真当人民解放军是万能的？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我告诉你，在这片海，越南人也有，日本人也有，马来西亚的也有，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暗潮汹涌啊，你知道私底下有多少毒品、走私、偷渡、海盗的船，而且他们一个个手里都有枪，这里出现一艘无人船，不稀奇。”

我们走进货舱，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茶叶的味道，胖子前我后，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物资都在，摆得和我下水前一样，甚至在我们躺过的那床板上，还放了一

杯茶，我一摸，说道：“真他娘的奇怪了，还是温的。”

胖子无奈地笑笑说：“这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难不成这整船的人都给鬼叼去了？”

我说：“你看这茶才喝了几口，但是茶杯盖却盖着，说明他们走得很匆忙，但是不慌乱，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走得很匆忙，但是不慌乱？”

胖子耸耸肩膀说不知道，我想了一下，也想象不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想着又走回驾驶室，胖子扯起无线电喊了几声救命，没人理他。这个时候，我看到放在上边的收音机，就打开来，正听到台湾渔业电台的台风警报。

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风大了起来，不过是黄昏的时候，看不到太远的地方，广播里说着一些术语我也听不懂，不过最后一句“请海上船只进港避难”倒是强调了好几遍。

胖子和我的脸色都有点儿黑，本来这个时候，我们啥也不用管，躺着船老大自然会想办法，现在给我们把一船人都给变没了，这老天爷也真会跟我们开玩笑。

胖子看了看表，说道：“看样子我们在这里待着也不是办法，就这小破船，等一下我们都得飞到天上去。我先把船开出去，在深海碰到台风还能颠簸一下，这里都是暗礁，一起浪就肯定触礁，你去把那锚给起了。”

说着他点上支烟，啪啪开了几个仪器，动作还像模像样的。我觉得奇怪：“你他娘的会不会开船？这事情可不是开玩笑，我们四个好不容易出来，等一下给你整个儿撞礁石上去，一起喂鱼。”

胖子朝我嘿嘿一笑，说他这叫天赋，不要说船，就算飞机，给他捣鼓几下也能开到天上。

我听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还是很没信心。胖子老练地拉响引擎，对我说他以前上山下乡的时候，当过什么渔队的生产组长，这一套基本的东西他还是会的，加上来的时候看那驾驶的操作过，这些高新科技的东西他都看了个大概，相信如果不遇上什么大风浪，开回去绝对没什么问题。

其实他所谓的“生产组长”，就是撑着个竹筏在山溪里摸鱼，不过当时我看他说得信誓旦旦，不像是在忽悠我，竟然就信了，还屁颠屁颠地跑去起锚。

船开动之后，胖子让我别去烦他，说现在还在暗礁区，他得集中精力。看他一脑门子汗，表情严肃，知道他是在说正经的，就走向甲板去。

闷油瓶正给阿宁揉手，促进她的血液循环，她看起来比刚上来的时候好了一点儿，但是脸色还是难看，呼吸长出短进，很不稳定。我问闷油瓶怎么样，他点点头，估计问题应该不大。





我拿出干粮，给几个人都吃了点儿。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但是总算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了。我放松下来，人就开始犯困，于是换上自己的便服，裹着个毛毯就靠在驾驶室外面打起瞌睡来。

本来我只想睡几个小时，然后就去看看胖子要不要替班，可是人不争气，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

我看了看边上的海。浪很大，零散能看到几只海鸟，都飞得很低，天是阴的，云一片一片压在一起，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海上没什么高楼大厦挡着，乌云充斥你所有的视野，人在这种景象下面，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那种压迫感和城市里不能比。

我瞄了一眼驾驶室，胖子缩在一边睡觉，呼噜打得雷一样。闷油瓶正在掌舵，我刚睡醒，虽然觉得这情景不太对劲，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又转过去睡了个回笼觉，一直到中午才给胖子拍醒了。

“天真无邪同志，吃饭了，自己拿筷子。”

我睁开眼睛，看着胖子煮起个鱼头火锅，正在用筷子拨着，汤已经泛白，火候正好。我看这鱼还挺面熟，好像是船老大的那条石斑，心里一笑，这条鱼胖子垂涎了很久，不过船老大死活不让吃，说是要卖给酒店，没想到还是没逃脱胖子的黑手。

胖子忙着掰葱，放辣椒，拍鱼，看样子也是个老手，我笑道：“行啊胖子，有两下子，这招哪里学来的？”

胖子说道：“老子上山下乡的时候，没娘没老婆，什么都得自己来。那时候在老山区里打猎捞鱼掏蜂窝，什么事情没干过，这区区一鱼汤，小意思。”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胖哥，胖爷，我很少真心佩服人，你他娘的太厉害了，我得向你学习。”

他不吃这一套，骂说：“他娘的马屁少拍，要吃就快吃，不吃滚一边去，口水别喷进去！”

我当然不会放弃美食，马上下筷子抢肉，二十分钟不到，一条三斤石斑就被我们下肚，吃得我直反酸水。

吃饱了胖子就去换闷油瓶的班，这船上有自己的导航装置，我们不会用，不然这船自己就会开。胖子吃饱喝足了，一手扶着轮舵，一手就掏出夜明珠直看，嘴里还哼着小曲：“竹楼里的好姑娘，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啊。”

哼着哼着，他看我呆坐在那里，就把那珠子递给我，说道：“你闲着也是闲着，帮我估计个价格，看看大概能搞多少钱？”

我接过来一掂量，说道：“假的，这不是夜明珠。”



胖子几乎没背过气去，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忙安慰他：“别激动，假的也值钱，这是鱼眼石。你知道啥叫‘鱼目混珠’吗？就是指这个。这东西也极少见，就看有没有买主，我刚才看见的时候就知道了。你想，一个宝顶上安这么多夜明珠，你以为他汪藏海是什么人，可能吗？整个中国皇室，几百年积累下来，也就搞这么十来颗。”

胖子听了心里舒服点儿，骂道：“他妈的你以后说话能不能不要只说一半，气短的能给你吓伤掉。那你给估计一下，这玩意能值多少钱？”

我还真没经手过这东西，只能推测一下我手里那几个主顾大概能出多少。我报了几个价格，胖子都不满意，说这是命拼回来的，要是没好价，宁可放家里当台灯。我叹了口气，说：“那行，我上次在济南认识了一个大客户，回头给你问问，我估计换栋别墅应该问题不大，你就别想了。”胖子说：“那你可得费心，我这别墅可就指望你了。话说回来，他娘的早知道再憋几分钟再敲一颗下来，那就能换艘小飞机开开了，咱也学学美国富豪，对吧。”

我看他白日梦做到天上去了，不去理他，他把珠子放进自己兜里，问我：“这次没找着你三叔，你有啥打算？我看这事情还没完，你还得受累。”

我原本打算回去，把他那屋子翻个底朝天，看看他到底他娘的在搞什么鬼，胖子问起来，我又不能如实说，无奈地笑笑：“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去继续开我的铺子。这斗我是绝对不敢再下来，这赚的是钱，亏的是命，不合算。”

胖子大笑，也没继续说什么。

几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永兴岛，岛上正在做防灾准备，避难的渔船很多。我们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趁着乱就逃了上去，船也不要了。胖子背着阿宁就先送到了岛上的军队卫生院，然后我们找了个招待所住下来。渔民一般都待在自己的船上，有什么事情好照应，台风来了又没几个游客，这招待所基本上都空着。

我们在岛上一直待到航班恢复，大概待了有七天的时间，其间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海底墓穴，得出了不少共识。

第一，我们都承认这个是汪藏海的墓穴，但是打坐在石盘上的金身是不是他，都不能肯定。因为那具干尸明显给人动过手脚，汪藏海虽然古怪，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

第二，云顶天宫就在长白山上，至于里面葬的是谁，也不得而知，只能推断，里面应该是一个蒙古人，而且大有可能是一个身份地位十分特殊的女人。

第三，蛇眉铜鱼出现在鲁王宫和海底墓里，六角铜铃也出现在这两个地方，说明六角铃铛和蛇眉铜鱼，可能有某种联系。鲁殇王是盗墓的，汪藏海是做工程



的，他们两个的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经常要挖土，他们是不是都在某一个地方挖到什么，也是未知数。

第四，是闷油瓶提出的，他画了一张草图给我们，把我们在古墓里的行动路线画了出来，大概勾画了一个古墓的结构。然后他指着几个地方，这些区域是夹在顶室（我们破口的地方）和底下的墓室之间的，这里应该还有几个房间。闷油瓶估计，这个墓室的结构和战国皇陵有点儿像，那这几个悬空的房间，其中一个应该是珍禽异兽坑，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这里来的。

我听了冒白毛汗，问他：“你是说这汪藏海逮着旱魃和禁婆当宠物？这也他娘的太牛×了吧？”

闷油瓶点点头，说：“他不是第一个，商周几个皇陵，始皇陵里都有。特别是汪藏海好这个，他这样做无可厚非。”

我闲暇的时候，不时拿出手提电脑，拨号上网，想查查汪藏海的资料，可是网上资料少得可怜，只知道澳门是他设计的，还是copy另外一座城的样子。接下来几天无聊到死，风大得根本出不了门，第四天的时候电话线都断了，我们只好跟胖子锄大D。闷油瓶不好这个，整天就靠在床上看天花板，一看就是一天，我也拿他没办法。

胖子背上的那些白毛，后来没去管它，竟然莫名其妙地好了，我怀疑还真是我的口水管用，感觉滋味怪怪的。但是这些事情我也不想深究，后来也就忘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感觉到不对劲，无奈性格生死在这里，得过且过，活该我要经历这一劫数。

这几天我也试探着问了闷油瓶的身世，但是他都好像没听见。这人装傻的本领，可能比起阿宁来还要略胜一筹。

第五天的时候，电话线又通了，我又继续上网。这个时候我脑子想着张起灵的身世，突然有了个灵感，既然张起灵可以恢复记忆，那其他的人如果和他的经历一样，说不定也有人恢复了记忆。想着我就鬼使神差地把他的名字打进去搜索，一搜索不得了，全是同名同姓的记录，我随便点了几个，发现都不是有用的信息。

这样找不是办法，我又把三叔的名字也加了进去，这一下子，就只剩下来了一条信息，看标题，是一则寻人启事。

这个发现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一下子感觉到有点儿窒息起来，点开一看，竟然就是那张他们出发前在码头拍的合影，被人扫描了上去，下面还列出了所有人的名字，我一路看下去，发现最后还写了一句话。

这句话才短短的几个字，却把我的思绪全部吸引了过去。

“鱼在我这里。”



五十年前，一群长沙士夫子（盗墓贼）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但那群士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几乎全部身亡。

五十年后，其中一个士夫子的孙子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但谁也没想到，这座古墓中竟然有那么多诡异的事物：七星疑棺、青眼狐尸、九头蛇柏……

这神秘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椁？为什么墓中还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

后来发现的海底诡异船墓、秦岭万年神木以及崇山峻岭中的天宫雪墓与这座古墓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千古之谜？

够胆量就看《盗墓笔记》。

上架建议：盗墓·畅销·小说

ISBN 978-7-80740-727-0



9 787807 407270 >

定价：32.80元